

王夫之著

周易外傳

中華書局

前言

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是我国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周易外传》是他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本书写作于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那时明王朝已经覆亡，王夫之也屡遭险阻，先是在衡阳举兵抗清，失败后奔赴广西参加南明永历政权，又受到当权者的排挤陷害，被迫于一六五二年回到湖南，在零陵、常宁和兴宁一带过着艰苦的流亡生活。王夫之在《周易内传发例·跋》中，曾自叙研究《周易》和写作本书的经过说：「夫之自隆武丙戌始有志于读《易》。戊子避戎于莲花峰，益讲求之。初得『观卦』之义，服膺其理，以出入险阻而自靖，乃深有感于圣人画象、系辞，为精义安身之至道，立于易简以知险阻，非异端窃盈虚消长之机，为翕张雌黑之术，所得与学《易》之旨也。乙未，于晋宁山寺始为《外传》。」文中所说的丙戌，是一六四六年，也就是汀州陷落，唐王被执的那一年。戊子是一六四八年，是他在衡阳抗清失败后，奔赴肇庆的那一年。乙未是一六五五年，即从广东返回湖南后，避难于山中的一年。这里明白地告诉我们，《周易外传》乃是著者经历了多年政治斗争实践以后写成的。王夫之在国家政治生

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感到《周易》哲学中的某些「易理」，对于人们的思想和活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也痛感「异端」学者歪曲「易理」，利用《周易》一书宣扬唯心主义的荒谬和危害。因此，他研究《周易》并写作《周易外传》，一方面是企图向人们提供一种「立于易简以知险阻」的理论、思想武器，同时，也是为了对那些利用《周易》宣传唯心主义思想的情况，进行清理和批判。本书是他关于《周易》研究的第一部著作，除此之外，他还陆续写有《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等。

(一)

《周易》一书产生于殷周之际，本是古代的一部占筮用书。但在它复杂的内容中，也保存了古代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某些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和辩证发展的理解。这些认识或理解，来源于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是对发展变化着的物质世界的抽象概括。虽然这些概括还是极原始的、很不完备的，但它是《周易》哲学中有价值的部分。但秦汉以来，大多数研究《周易》的学者，都是以唯心主义观点来注释、阐发《周易》的。魏晋玄学家用「有生于无」的老子思想来解释「易理」，发展唯心主义。宋明道学家更创造出用所谓「太极图」来解《易》，把「易理」说成是先验的世界模式，称《易》学为「先天之学」，使《周易》更加

神秘化。在这种情况下，《周易》哲学中的某些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只会遭到种种歪曲和阉割，而不可能得到正确的阐发。因此，王夫之对《周易》的研究，首先一项任务是剥去历代学者附与《周易》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外衣，把《周易》中所包含的合理的思想成分，安置在唯物主义的基石上。这一理论任务，王夫之是通过对「易象关系」的唯物主义解决来完成的。

「易」即变易，在《周易》哲学中指客观事物的「生生」变化；「象」即物象，指客观具体事物。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易」）是「物象」所固有的，还是先于「物象」而存在的？《周易》哲学中所阐述的「易理」，是发展变化着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还是什么天赐的「神物」（所谓「河图」、「洛书」），或古代「圣人」凭空的创造？这是一个有关《周易》性质的问题，也是牵涉到哲学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的根本问题。王夫之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明确地提出了「天下无象外之道」、「天下有象，而圣人有《易》」的基本观点。这是说，在王夫之看来，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脱离开具体事物的「道」（「易理」），「象外无道」，「象」和「易」不可分割，是统一在一起的。先有「物象」的客观存在，「圣人」们才依据它而制作《周易》，才有「易理」。他又说「天下之理，万变而无非实有，《易》志之」。这是说，「易理」不过是记载了客观世界中所实际存在的变化之理罢了。也就是说，它既非是什么「圣人」们凭空虚构，更不是

什么天赐的「神物」。这样，被历代神学家和唯心主义者所割裂而颠倒了「易」、「象」关系，以及他们从此出发而对《周易》哲学所做的种种神秘主义的歪曲和附会，就从根本上给纠正了。

当然，王夫之通过上述「易」、「象」关系的论证，对于《周易》性质所做的唯物主义的说明，并不符合《周易》的全部思想。事实上，在《周易》哲学中，脱离客观事物的主观推衍以至神秘主义性质的说教还是不少的。特别是做为古代的一部占筮用书，它虽包括了一些科学思想和辩证法观点，但并没有摆脱神学体系。列宁论述古代哲学时所说的「**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二七五页），在《周易》哲学中表现得还是很明显的。王夫之对《周易》性质所持的观点，实质上是对《周易》体系的一种改造。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纠正历史上对《周易》的旧有认识，以便发掘它的某些合理因素，同时，更主要的目的，是企图利用《周易》的思想资料，进一步发挥他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观点，与历史上的各种唯心主义，特别是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道学思想做斗争。这是王夫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也正在于此。

在中国哲学史上，《周易》是最早出现的一部哲理性著作，后又被列为《六经》之一，因此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过较大的影响。它所提出的一些哲学概念，哲学命题，常为后世哲学家所沿用，哲学上许多重大问题的争论，也常以解《易》的形式展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太极」说上的争论，在「道器」关系上的争论，就是如此。

《周易·系辞上》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话，唯心主义者，特别是宋明道学家，便利用这段话，特别是利用他们对「太极」一词的解释，来宣扬唯心主义的「理本论」。北宋道学家周敦颐发挥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又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在古代哲学中，阴阳二气，代表对立着的两种物质势力；五行，是指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这里的意思是说，物质世界是由「太极」的动、静产生的，「太极」是凌驾于物质世界之上的本体，而「太极本无极」，「太极」又是非物质性的「虚无」。道学家朱熹更进一步直接把「太极」解释成「理」，他说「太极只是一个理」，「言其秩序，须有这实理，方始有阴阳」。「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理生气」。这是说，「太极」是先于物质世界而独立存

在的「实理」，先有「理」而后有物，「理」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是物质世界赖以存在的精神本体。这样一些论题，实际上是构成程朱唯心主义道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王夫之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这些论点，并做了系统的驳斥。

首先，王夫之对「太极」这一范畴做了自己的解释，他说：「是故性情相需者也，始终相成者也，体用相函者也。性以发情，情以充性；始以肇终，终以集始；体以致用，用以备体。……六者异撰而同有，同有而无不至。至则『极』，无不至，则『太极』矣。」这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体，事物的性与情，始与终，体与用，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构成了事物本身及其变化。由于对立的统一规律是宇宙间一切事物所同有的，所以称「极」，无一可以例外，所以称「太极」。根据王夫之的这一规定，《周易》中所说的「太极」，不过是指客观物质世界及其固有的对立统一规律，而并不是象唯心主义、宋明道学家们所虚构的那样，是什么超然于物外的「单个存在物」。因此，王夫之解释《周易》哲学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时说：「『易有太极』，固有之也，同有之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有之则生，同有之则俱生矣。故曰『是生』。『是生』者，立于此而生，非待推于彼而生之。」又说：「惟易有太极，故太极有易。所自生者肇生，所已生者成所生。无子之叟，不名为父也。」这里的意思是说，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是世界上一切

变化着的事物本身所「固有」和普遍所「同有」的。正是因为如此，万物才生生不息，并产生出不同的品类。所谓「是生」，是说任何事物都是在对立的统一这一普遍规律作用下产生的，而不需要在物质世界之外，另外有一个什么本来推动它（「立于此而生，非待推于彼而生之」）。因此，王夫之坚决认定，首先必须承认「易有太极」，即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对立的统一，然后才能说，「太极有易」，即事物的对立统一，产生一切事物的变化。「自生者肇生，所已生者成所生」，只有本身是运动变化着的东西，才能产生出运动变化着的事物，只有已经产生出来的事物，才正好可以说明产生它的本源是运动变化着的。因此，王夫之认为，象宋明道学家周敦颐、朱熹之流，把「冲漠无朕」、「虚寂至无」的理念，说成是推动和创造「生生不息」的物质世界的本源，这只能是「虚为之名而亡实」，这就象称「无子之叟」「为父」一样，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王夫之在「太极」说上所发挥的这种物质世界「浑沦皆备」、自我运动的唯物主义观点，不仅有力地批驳了唯心主义道学家的「理本论」，同时，也是对一切企图在物质世界之外去寻找非物质性本源的唯心主义和神学思想（如老子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佛教的「万法唯识」），也都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三)

在本书中，王夫之对宋明道学家唯心主义的「道器」论，也做了批判。

《周易》哲学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话。唯心主义道学家朱熹对它的解释是「形是这形质，以上便是道，以下便是器」。又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这是说，「形」就是指有形质的物质世界，「形而上者谓之道」，是说「道」是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它是「生物之本」（派生万物的根本），是第一性的。一切具体事物，「形而下之器」，是为「道」所派生的，是第二性的。朱熹所说的「道」（或「理」），只能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第四一—页）。显然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朱熹正是用这种观点来注释《周易》，写作《周易本义》的。

王夫之否定了这一唯心主义观点，他反对朱熹在道、器关系上所做的这种颠倒的说明。他的根据是「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这是说，客观世界是物质性的，「天下唯器」，就是天下除了物，什么也没有。正因为如此，就不可能在客观

物质世界之外、之上，还存在一个什么非物质性的实体——「道」。「道」，只能是「器之道」，而「不可谓之道之器」。「道」对「器」来说，「器」是第一性的，「道」是依附于「器」的，「无其器则无其道」。

他认为「无其器则无其道」，是可以得到事实证明的。他说：「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这是说，从社会历史上看，不同的社会存在，有不同的「道」。社会在发展，「道」也在变化。在没有出现某个社会阶段以前，是不会先有关于这个社会的「道」的。因为要先有事物（「器」）才会有关于这个事物的道理或规律，所以「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絃而无礼乐之道」。而且「道因时而万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后可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道」，还多得很（「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这就充分揭穿了客观唯心主义者所谓「道先器后」，「道」为「生物之本」的全部臆造，同时，对于做为封建名教的理论基础的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也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王夫之的「道器」论和他的「太极」说一样，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路线。他的「无其器则无其道」的观点，乃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哲学，即明确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从而奠定了他的唯物主义体系的基础。

(四)

《周易》哲学中，包含着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关于运动变化的观点，矛盾的对立统一观点等等。这些观点在《周易》哲学中虽然不只是很初步的表述，但它在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却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王夫之在《周易》研究中，也特别重视这方面的内容，做了重要的发挥。

在本书中，王夫之借《周易》中「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等命题，发挥了他关于物质世界永恒运动的观点。他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又说：「天地之间，流行不息，皆其生焉者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自虚而实，来也；自实而虚，往也。来可见，往不可见。来实为今，往虚为古。」这是说，做为宇宙间万事万物之本源的「太虚」之气（按照王夫之的观点，认为『太虚即气』，『气』指世界的物质本源），其自身乃是「不息不滞」，永恒运动着的。「太虚」之气的运动，表现为虚实、往来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虚实、往来的「相乘迭用」，构成了流行不息，古今相继，无穷无尽的物质世界。这是王夫之关于物质永恒运动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他就宇宙生成、变化的整个大图景说的。至于对每一具体事物来说，他认为在它的存在期间，实际上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他说「今日



之日月，非用昨日之明也。今岁之寒暑，非用昔岁之气也。」这是说，有些事物如日月之明、寒暑之气，好象是天天如此，岁岁如常，在外形上觉察不到有什么变化，但其内在的质，实际上也还是无时不在变化之中的，即所谓「质日代而形如一」。他还举出生物体做例子，他说：「凡生而有者，有为胚胎，有为流荡，有为灌注，有为衰减，有为散灭。」这是说，在每个生物体的存在期间，从初生到老死，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而且他认为，一个生物的老死，即散灭，也仅是就这一具体生物形态说的，并不是指物质及其运动的消亡。他说：「又其既，则散灭矣，衰减之穷，予而不茹，则推故而别致其新也。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也。」这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具体事物，它的存在都是暂时的，都在生成着、变化着、消逝着，而且一个事物的终结（「散灭」）也就是另一个事物的开始（「别致其新」）。旧事物的衰亡，是为新事物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茫茫宇宙，万物化生，无始无终，日新不已，这就是三百年前王夫之提出来的宇宙发展观，这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不能不说是十分光辉的。

与物质运动变化的观点相关联的问题，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周易》哲学认为，变化的发生，是由于事物内部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势力或趋势（「阴阳」、「刚柔」、「动静」）互相作用的结果，因而运动是事物自身的运动，不需要从事物外部去寻找。《周易》哲学的这一合理思想，王夫之是充分吸取了的。王夫之袭用《周易》中的概念，称事物内部的

对立面双方为「阴阳」或「乾坤」，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阴阳互交之化」，「乾坤怒气之生」而产生，而变化的。正如我们上边已分析过的那样，王夫之在「太极」说中，对于「太极」（事物的对立统一法则）和「易」（事物的生生变化）的关系，就是这样理解和阐发的。他认为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有「太极」（太极有于易以有易，不相离之谓也），「无所变而无太极」，也就是说，矛盾的对立，是一切事物、一切变化过程所普遍存在的。宋明道学家也认为「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但他们的意思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天地万物的全体之「理」，这是唯心主义的胡说。王夫之认为「无所变而无太极」，意思是说，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物，是指矛盾的普遍性说的，因此，是一个辩证法的命题。

在本书中，王夫之还批判了认为矛盾的双方永远对立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论述了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的思想。他说：「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也；求之于万物，无有也；反而求之于心，抑未谕其必然也。」所谓「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是说「分析」（指互相分裂）、「对待」（指彼此对立）的事物，永远是「分析」、「对待」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同一性，当然也就不能互相转化。这是北宋唯心主义道学家邵雍在他的《易》学著作中所主张的。王夫之否定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把事物的对立双方说成是僵

死的、凝固的东西，把它们看做是彼此截然分离，永远不会互相转化的形而上学观点，是既得不到客观事物的证实，也不会得到「人心」的认可。在王夫之看来，一切对立的事物，总是又对立，又统一的，对立面的双方互相贯通、互相渗透，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的。他举出天地上下、进退存亡，是非善恶等做为例证，说：「天尊于上，而天入地中，无深不察；地卑于下，而地升天际，无高不彻；其界不可得而剖也。进极于进，退者以进；退极于退，进者以退。存必于存，邃古之存，不留于今日；亡必于亡，今者所亡，不绝于将来。其局不可而定也。天下有公是，而执是则非；天下有公非，而凡非可是。善不可为恶，盗跖亦窃仁义，恶不可谓善，君子不废食色。其别不可得而拘也。」这是说，表面上看来是些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东西，实际上是并没有什么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的。它们彼此渗透，相互依存，相反相成，而且两极相通，是可以而且必然要相互转化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辩证法》）当然，王夫之对这一辩证法观点，还仅只是做了非常初步的、远非完备的说明，但历史地看，却仍是十分可贵的。

(五)

《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几千年来一直是令人昏眩的「迷宫」，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总是做为宣扬封建迷信、宿命论的工具而被一些唯心主义者、神学家们所利用。在王夫之以前，只有极个别的哲学家，如北宋唯物主义者张载，曾对《周易》做了一些比较正确的研究，发掘和吸取了它的某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哲学内容，加强了对唯心主义的战斗力。对这一点，王夫之是十分肯定的。他称赞张载「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认为张载的许多重要哲学观点，正是得功于《易》理，故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王夫之对《周易》的研究，正是继承了张载的这一《易》学传统，而更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本书中，王夫之采取传统的传注形式，对于《周易》的体系做了改造，精细而深入地吸收和阐发了《周易》哲学中所包含的合理思想，并结合了自己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做了重要的发展，从而把我国源远流长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传统，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王夫之在本书中，也是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卓越贡献。

当然，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

想，还是朴素的、自发的，缺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论证。特别他的辩证法思想，还既不完备，也很不彻底。例如在他的矛盾学说中，他虽然对矛盾的普遍性，以至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都有所觉察和论述，但却过分强调对立的统一，而不能认识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他虽然看到事物有相反「相薄」的情况，但又认为「薄者其不常」（对立面的斗争不是经常的现象）。因此，他并未抓住辩证法的核心问题，而有调和矛盾的倾向。如此等等，对于王夫之来说，就不仅只是认识上的原因，而是与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地位相联系的了。同时，王夫之在本书中既是以传注的形式，利用《周易》的体系和语言来发挥自己思想的，那么，就使他不能不受到《周易》旧有的思维形式以及语言表达方面的严重束缚，而使王夫之本来就比较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变得更为晦涩难懂，这也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缺点。但是，对于王夫之思想的总的评价，我们应该按照列宁所指出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王夫之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优良传统，认真地回答和解决了传统哲学中所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有力地批判了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和某些形而上学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某些环节上把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结合起来，这是王夫之在我国哲学史上不可抹煞的功绩。对于这样一宗文化

遗产，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从中汲取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的无产阶级理论斗争服务，这是我们今天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并在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推进这一工作。

以上只是我们对于本书和王夫之思想评价方面的一些初步意见，很不成熟，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七七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卷 一

乾	一
坤	二
屯	四
蒙	七
需	九
讼	一〇
师	三
比	三
小畜	四
履	六
泰	六

否 卷 二

剥	五
贲	五
噬嗑	九
观	七
临	四
蠱	四
随	一
豫	四
谦	元
大有	六
同人	五
否	三

卷三

家人	八七
明夷	八五
晋	八四
大壮	八二
遁	八一
恒	七九
咸	七七
离	七五
坎	七三
大过	七〇
颐	六七
大畜	六五
无妄	六〇
复	六五

卷四

震	一三〇
鼎	一八
革	二七
井	一三
困	一〇八
升	一〇六
萃	一〇五
姤	一〇三
夬	一〇一
益	九九
损	九七
解	九四
蹇	九三
睽	九八

艮·····	一三
渐·····	一六
归妹·····	一三
丰·····	一三
旅·····	一四
巽·····	一六
兑·····	一七
涣·····	一四
节·····	一四
中孚·····	一四
小过·····	一四
既济·····	一七
未济·····	一四
卷 五	
系辞上传第一章·····	一七

系辞上传第二章·····	一六
系辞上传第三章·····	一七
系辞上传第四章·····	一七
系辞上传第五章·····	一七
系辞上传第六章·····	一八
系辞上传第七章·····	一八
系辞上传第八章·····	一八
系辞上传第九章·····	一九
系辞上传第十章·····	一九
系辞上传第十一章·····	一九
系辞上传第十二章·····	二〇
卷 六	
系辞下传第一章·····	二五
系辞下传第二章·····	二〇
系辞下传第三章·····	二三

系辞下传第四章·····	二四
系辞下传第五章·····	二六
系辞下传第六章·····	二七
系辞下传第七章·····	三三
系辞下传第八章·····	三四
系辞下传第九章·····	三五
系辞下传第十章·····	三六
系辞下传第十一章·····	四二

系辞下传第十二章·····	四三
卷七	
说卦传·····	四七
序卦传·····	六五
杂卦传·····	六五
校点后记·····	六九

周易外传卷一

乾

一

道，体乎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者也。物生而有象，象成而有数，数资乎动以起用而有行，行而有得于道而有德。因数以推象，道自然者也；道自然而弗借于人，乘利用以观德，德不容已者也，致其不容已而人可相道。道弗借人，则人与物俱生以俟天之流行，而人废道，人相道，则择阴阳之粹以审天地之经，而易统天。故乾取用之德而不取道之象，圣人所以扶人而成其能也。盖历选于阴阳，审其起人之大用者而通三才之用也。天者象也，乾者德也，是故不言天而言乾也。

且夫天不偏阳，地不偏阴，男不偏阳，女不偏阴，君子不偏阳，小人不偏阴。天地，其位也；阴阳，其材也；乾坤，其德也。材无定位而有德，德善乎材以奠位者也，故曰「天行健」。行，则周乎地外、入乎地中而皆行矣，岂有位哉？是故男德刚而女德柔，君子德明而小人德

暗。男女各有魂魄，君子小人各有性情。男不无阴，而以刚奇施者，其致用阳；女不无阳，而以柔偶受者，其致用阴。是故易之云乾，云其致用者而已。

由此言之，君子有情而小人有性，明矣。故小人之即于暗也，岂无颙光不昧、知惭思悔之时哉？此则乾之丽于小人者未尝绝。惟恃其自然，忘其不容已，则乾不绝小人而小人绝乾，故易于小人，未尝不正告焉。穆姜筮占四德而惧，其验也。六阳之卦为乾，乾为天，易不云「天」而云「乾」，用此义也。

或曰：「男不偏阳，女不偏阴，所以使然者天地。天不偏阳，地不偏阴，所以使然者谁也？」

曰：道也。

曰：「老氏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今曰『道使天地然』，是先天地而有道矣；『不偏而成』，是混成矣。然则老子之言信乎？」

曰：非也。道者，天地精粹之用，与天地并行而未有先后者也。使先天地以生，则有有道而无天地之日矣，彼何寓哉？而谁得「字之曰道」？天地之成男女者，日行于人之中而良能起变化，非碧霄黄墟取给而来赋之，奚况于道之与天地，且先立而旋造之乎？

若夫「混成」之云，见其合而不知其合之妙也。故曰「无极而太极」，无极而必太极矣。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静各有其时，一动一静各有其纪，（于）〔如〕是者乃谓之道①。今夫水谷之化为清浊之气，以育荣卫，其化也合同，其分也纤悉，不然则病。道有留滞于阴阳未判之先而混成者，则道病矣，而恶乎其生天地也？

夫道之生天地者，则即天地之体道者是已。故天体道以为行则健而乾，地体道以为势则顺而坤，无有先之者矣。体道之全，而行与势各有其德，无始混而后分矣。语其分，则有太极而必有动静之殊矣；语其合，则形器之余终，无有偏焉者，而亦可谓之「混成」矣。夫老氏则恶足以语此哉！

故圣人见道之有在于六阳者，而知其为乾之德。知其德之乾，则择而执之以利用，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也。

二

「贞」者，「事之幹」也，信也。于时为冬，于化为藏，于行为土，于德为实，皆信也。然则四德何以不言智乎？

象云「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则言智也。今夫水，火资之以能熟，木资之以能生，金资之以能莹，土资之以能浹。是故夫智，仁资以知爱之真，礼资以知敬之节，义资以知制之

①如「原作」于，据文义改。本书「如」于多互误。

宜，信资以知诚之实，故行乎四德之中，而彻乎六位之终始。终非智则不知终，始非智则不知始。故曰「智譬则巧也」，巧者圣之终也；曰「择不处仁，焉得智」，择者仁之始也。是智统四德，而遍历其位，故曰「时成」。各因其时而借以成，智亦尊矣。

虽然，尊者非用，用者非尊。其位则寄于四德，而非有专位也。今夫水，非火则无以济，非木则无以屯，非金则无以节，非土则无以比。是故夫智，不丽乎仁则察而刻，不丽乎礼则慧而轻，不丽乎义则巧而术，不丽乎信则变而谄，俱无所丽则浮荡而炫其孤明。幻妄行则君子荒唐，机巧行则细人捭阖。故四德可德，而智不可德；依于四德，效大明之功，而无专位。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知而后行之，行之为贵，而非但知也。

惟不知此，故老氏谓上善之若水，而释氏以瓶水青天之月为妙悟之宗。其下者则刑名之察，权谋之机，皆崇智以废德。乃知大易之教，为法天正人之极则也。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夫逝者逝矣，而将据之以以为德乎？

三

先儒之言「元」曰：「天下之物，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成而后有败，败非先成者也；有得而后有失，非得而何以有失也。」

请为之释曰：「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则既推美于大始矣。抑据成败得失以徵其后先，

則是刑名器數之說，非以言德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就善而言，元固为之长矣。比败以观成，立失以知得，则事之先，而岂善之长乎？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元者，统大始之德，居物生之先者也。成必有造之者，得必有予之者，（矣）「已」臻于成与得矣，是人事之究竟，岂生生之大始乎？

有木而后有车，有土而后有器，车器生于木土，为所生者为之始。揉之斫之，埏之埴之，车器乃成，而后人乃得之。既成既得，物之利用者也，故曰「利物和义」。成得之未败失者，利物之义也。

夫一阴一阳之始，方继乎善，初成乎性。天人授受往来之际，止此生理为之初始，故推善之所自生，而赞其德曰「元」。成性以还，凝命在躬，元德绍而仁之名乃立。天理日流，始终无间，亦且日生于人之心。惟嗜欲薄而心廓开，则资始之元亦日新而与心遇，非但在始生之俄顷。

而程子「鸡雏观仁」之说，未为周遍。要其胥为所得所成之本原，而非从功名利赖之已然者争败失之先，则一也。意者，立成败得失之衡，以破释氏之淫辞邪？则得之尔矣。

释氏之言，销总、别、同、异、成、坏之六相，使之相参相入，而曰「一念缘起无生」。盖欲齐成败得失于一致，以立真空之宗。而不知败者败其所成，失者失其所得，则失与败因得

与成而见，在事理之已然，有不容昧者。故奖成与得，以著天理流行之功效，使知败与失者，皆人情弱丧之积，而非事理之所固有，则双泯理事、捐弃伦物之邪说不足以立。虽然，于以言资始之「元」，则未也。

是故合成败、齐得失以为宗，释氏「缘起」之旨也。执成败、据得失以为本，法家「名实」之论也。执其固然，忘其所以然，而天下之大本不足以立；以成爲始，以得爲德，而生生之仁不著。吾惧夫执此说者之始于义而终于利矣。

夫功于天下，利于民物，亦仁者之所有事。而以为资始之大用即此在焉，则「享其利者有德」，亦且不知君子正义明道之志，未尝揜失与败而以为非道之存，况天之育万物而非以为功者哉！「元」者，仁也，「善之长」也，君子之以长人者也。成败得失，又奚足论之有！

四

易之有位也，有同异而后有贵贱，有应感而后有从违。若夫乾，则六阳均而成象者也。合六如一，不见其异，六均一致，不相为感，故曰「大明终始」。终始不殊，六龙皆御矣。

惟既已成乎卦也，则亦有其序也。不名之为贵贱，而名之曰先后。先后者时也，故曰「六位时成」。君子之安其序也，必因其时。先时不爭，后时不失，尽道时中以俟命也。

乃均之为龙德，则固不可得而贵贱之。初者，时之「潜」也；二者，时之「见」也；三者，时

之「惕」也；四者，时之「跃」也；五者，时之「飞」也；上者，时之「亢」也。一代之运，有建、有成、有守；一王之德，有遵养、有變伐、有者定；一德之修，有适道、有立、有权、推而大之，天地之数，有子半、有午中、有向晦，近而取之，夫人之身，有方刚、有既壮、有已衰，皆乾之六位也。故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勉以乘时也。

然则初之「潜龙」，其异于蠱之「高尙」、「遁之「肥」明矣。太王剪商以前，公刘迁豳以后，周之潜也。十三年之侯服，武之潜也。而不特此。礼所自制，乐所自作，治所自敷，教所自立，未有事而基命于宥密，终日有其潜焉。有其「潜」，所以效其「见」也。

若秦之王也，穆、康以来，猷、武以降，汲汲于用，以速其飞，而早已自处于亢。当其潜而不能以潜养之，则非龙德矣。非龙德而尸其位，岂有幸哉！故初之「勿用」，天所以敦其化，人所以深其息。故曰「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此之谓也。

五

天以不远物为化，圣人以不远物为德，故天仁爱而圣人忠恕。未有其德，不能无歉于物；有其德者，无所复歉于己。初之为潜，龙德成矣。龙德成而有绝类于愚贱之忧，则大而化者二之功，迹而察者将毋为二之所不（屑）〔用〕也？虽然，彼龙者岂离田以自伐其善哉！故曰「见龙在田」。

王道始于耕桑，君子慎于桔袷。尸愚贱之劳，文王所以服康田也。修愚贱之节，卫武所以勤洒扫也。故天下蒙其德施，言行详其辨聚，坦然宽以容物，温然仁以畜众，非君德，谁能当此哉！位正中而体居下，龙于其时，有此德矣。然则驰情于玄悦，傲物以高明者，天下岂「利见」有此「大人」乎？

六

九四之跃，时劝之也；九五之飞，时叶之也；上九之亢，时穷之也。若其德之为龙，则均也。夫乾尽于四月而姤起焉，造化者岂以阳之健行而怙其终哉？时之穷，穷则灾矣。然而先天而弗违，则有以消其穷；后天而奉时者，则有以善其灾。故曰「择祸莫如轻」。知择祸者，悔而不失其正之谓也。

朱、均之不肖，尧、舜之穷也；桀、纣之丧师，禹、汤之穷也。尧、舜不待其穷，而先传之贤以消其穷，灾不得而犯焉。禹、汤之持其穷也，建亲贤，崇忠质。不能使天下无汤、武，而非汤、武则夏、商不亡，终不丧于夷狄、盗贼之手。景毫之命，宗周之步，犹禹、汤进诸廷而授之矣。

三代以下，忌穷而悔，所以处亢者失其正也。而莫灾于秦、宋之季。秦祚短于再传，宋宝沦于非类。彼盖詹詹然日丧亡之为忧，而罢诸侯，削兵柄，自弱其辅，以延夷狄、盗贼，而

使乘吾之短垣。逮其末也，欲悔而不得，则抑可为大哀也已！呜呼！龙德成矣，而不能不亢，亢而不能不灾。君子于乾之终，知姤之始，亦勿俾羸豕之蹢躅，交于中国哉！

七

天积日以为岁功，岁功相积而德行其中。然期三百六旬之中，擅一日以为之始，则万物听命于此一日，德以有系而不富矣！且一日主之，余日畔之，一日勤之，余日逸之，其为旷德，可胜言哉！

夫「用九」者，天行之健，不得不极，故其策二百一十有六，自冬至子初授一策，以极于大暑后之四日，夏功成，火德伏，而后天之施乃讫焉。则前乎此者，虽夏至当上九之亢，而乾行固未息也。故坤不逮期之半，而乾行过之。其刚健精粹、自强不息者，六爻交任其劳而不让，二百一十六策合致其能而不相先。群龙皆有首出之能，而无专一之主，故曰「天德不可为首」，明非一策一爻之制命以相役也。

然则一元之化，一代之治，一人之生，一善之集，一日之修，一念之始，相续相积，何有非自强之时，可曰「得其要而不劳，择其胜而咸利」乎？故论必定于盖棺，德必驯于至极，治必臻于累仁。用九之吉，吉以此尔。

自老氏之学以居箝处后玩物变而乘其衰，言易者惑焉，乃曰「阳刚不可为物先」。夫雷

出而华荣，气升而灰动，神龙不为首而谁为首乎？德不先刚，则去欲不净；治不先刚，则远佞不速。妇乘夫，臣干君，夷凌夏，皆阳退听以让阴柔之害也，况足以语天德乎！

八

「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大哉！易不言中而可绎矣。夫离「田」而上即「天」也，离「天」而下即「田」也。出乎田，未入乎天，此何位乎？抑何时乎？析之不容毫发，而充之则肆其弥亘。保合之为太和，不保不合则间气乘，而有余、不足起矣。乘而下退，息于田而为不足，乘而上进，与于天而为有余。不足则不可与几，有余则不可与存义。勉其不足之谓文，裁其有余之谓节。节文著而礼乐行，礼乐行而中和之极建。是故几者所必及也，义者所必制也。人为之必尽，一间未达而功较密也。天化之无方，出位以思而反失其素也。舍愚不肖之儉，而绝贤知之妄，日夕焉于斯，择之执之，恶容不「乾乾」「惕若」哉！

夫九三者功用之终，过此则行乎其位矣。功用者我之所可知，而位者我之所不可知也。功用者太和必至之德，位者太和必至之化也。德者人，化者天。人者我之所能，天者我之所不能也。君子亦日夕于所知能，而兢兢焉有余、不足之为忧，安能役心之察察，强数之冥冥者哉！此九三之德，以固执其中，尽人而俟天也。

若释氏之教，以现在为不可得，使与过去、未来同消归于幻妄，则至者未至，而终者杳

不知其终矣。君子服膺于易，执中以自健，舍九三其孰与归！

坤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者至，静者不至。故乾二十四营而皆得九，九者数之至也；坤二十四营而皆得六，六者数之未至也。数至者德亦至，数未至者德有待矣。德已至，则不疾不速而行固健。德有待，则待劝待勉而行乃无疆。固健者不戒而行，调其节而善之，御之事也。无疆者从所御而驰焉，马之功也。天以气而地以形，气流而不倦于施，形累而不捷于往矣。阳以乐而阴以忧，乐可以忘其厉而进，忧足以迷其方而退矣。则坤且凝滞裴回，而凡无以荷承天之职也。故易之赞坤，必赞其行焉。

夫坤何为而不健于行也？流连其类而为所系也。西南者，坤之都也，堕山峻巘之区也。据中国言之。君子之言，言其可知者而已。坤安其都而莫能迁矣。自然不能迁。且乾气之施左旋，自坎、艮、震以至于离，火化西流以养子而土受其富，则坤又静处而得陨天之福矣。其随天行以终八位而与天合者，兑之一舍而已，又祇以养其子也。土生金，天下有仰给于彼，自保其朋，饮食恩育，不出门庭而享其宴安者，足以成配天之大业者哉？

是故君子之体坤也，乾化施而左，则逆施而右以承之。其都不恋，其朋不私，其子不恤，反之于离以养其母。凡四舍而至于东北之艮。艮者，一阳上止，闾坤而不使遂者也。坤至是，欲不弃其怀来而不得矣。

夫阳之左旋也，艮抑阴而止之，震袭阴而主之，离闲阴而窒之，将若不利于阴，而阴且苦其相遇而不胜。然闲之使正，袭之使动，抑之使养其有余，则亦终大造于阴。故陨天之福为阴庆者，非阴所期也，而实甘苦倚伏之自然。使阴憚于行而怀土眷私，仅随天以西旋于兑，亦安能承此庆于天哉？则坤之「利牝马」者，利其行也；君子之以「丧朋」为庆者，庆其行也。

夫地道右转，承天之施，以健为顺，盖亦坤德之固然。而易犹申之以戒者，为「君子攸行」言之也。六三之「或从王事」，义犹此尔。内卦体具而坤德成矣，犹乾德之成于「乾乾」，「至」至此而「终」终此也。四以上，坤之时位矣。

二

气数非有召而至，阴阳不偏废而成。然则易言「履霜」，而圣人曰「辨之不早」，使早辨之，可令无霜而冰乃不坚乎？则可令大化之有阳而无阴乎？

曰：霜者露之凝也，冰者水之凝也，皆出乎地上而天化之攸行也。涸阴沍寒，刑杀万物，

而在地中者水泉不改其流，草木之根不替其生，蛰虫不伤其性，亦可以验地之不成乎杀矣。天心仁爱，阳德施生，则必将于此有重佛其性情者。乃迺于空霄之上，潜于重渊之下，举其所以润洽百昌者听命于阴，而惟其所制，为霜为冰，以（划）（戕）品汇，则阳反代阴而尸刑害之怨。使非假之水以益其威，则开辟之草木虽至今存可也。治乱相寻，虽曰气数之自然，亦孰非有以致之哉？故阴非有罪而阳则已愆，圣人所以专其责于阳也。

先期不听于子羽，则鍾巫不弑。爵祿不偏于宋公，则子罕不僭。宫中无「二圣」之称，则武曌不能移唐。燕、云无借师之约，则完颜、蒙古不能蚀宋。阴之于阳，何有不自阳假之哉？辨之早者，自明于夫妇、君臣、夷夏之分数，自尽焉而不相为假也。

三

乾之九五，乾之位也；坤之六五，坤之位也。五位正而坤道盛、地化光，故乾言「造」而坤言「美」，皆极其盛而言之也。

何以效之？「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因乎有者不名「始」，因乎无者不名「成」。因乎无而始之，事近武，非天下之至健，不能特有所造。因乎有而成之，事近文，非天下之至顺，不能利导其美。夫坤之为美，利导之而已矣。利导之而不糅杂乎阳以自饰，至于履位以正，而遂成乎章也，则岐者、螟者、芽者、莠者，五味具，五色宣，五音发，殊文辨采，陆离煊爛，以

成万物之美。

虽然，凡此皆出乎地上以归功于天矣。若其未出乎中，而天不得分其美者，坤自含其光以为黄。玄色冲而黄色实，玄色远而黄色近。实者至足者也，近者利人者也，「含万物」者在此矣。若是者谓之至美。以其丽乎玄而无惭也，故言乎「黄」；以其不炫乎表以充美也，故言乎「裳」。顺道也，实道也，阴位之正也。圣人体之，故述而不作，以兴礼乐而成文章，则成以顺而美有实，亦可以承天而履非位之位矣。六五阴不当位。

然则黄者言乎文也，裳者言乎中也。不在上而当中。以黄为中，是地与青、赤、白、黑争文，而不足以配天。以裳为下，是五与初、二、三、四齐秩，而不足以居正。子服椒因事偶占，不足据为典要也。

屯

一

夫有其性者有其情，有其用者有其变。极阴阳之情，尽九、六、七、八之变，则存乎其交矣。刚柔之始交，震也；再交，坎也。一再交而卦兴，阳生之序也。故屯次乾坤。于其始交，以刚交柔，不以柔交刚，何也？

阴阳之生万物，父为之化，母为之基。基立而化施，化至而基凝，基不求化而化无虚施。所以然者：阴虚也，而用致实，形之精也；阳实也，而用致虚，性之神也。形之所成斯有性，情之所显惟其形，故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阳方来而致功，阴受化而成用，故乾言「造」，坤言「正位」。造者动，正位者静，动继而善，静成而性，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由此言之，动而虚者必凝于形器之静实。阳方来而交阴，为天地之初几，万物之始兆，而屯绍乾坤以始建，信矣。

乃为玄之言者，谓阴不尽不生，为释之言者，谓之六阴区宇，而欲转之。则浮寄其孤阳之明，销归其已成之实，殄人物之所生，而别有其生。玄谓之「刀圭入口」，释谓之「意生身」。转阳为基，使阴入而受化，逆天甚矣。

夫阳主性，阴主形。理自性生，欲以形开。其或冀夫欲尽而理乃孤行，亦似矣。然而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异情者异以变化之几，同行者同于形色之实，则非彼所能知也。在天为理，而理之未丽于实则为神，理之已返于虚则为鬼。阳无时而不在，阴有时而消。居阳以致阴，则鬼神而已矣，既已为人而得乎哉？故屯者人道也，二氏之说鬼道也。以屯绍乾坤之生，易之以立人道也。

当屯之世，欲达其屯，则阴之所命于阳必矣。而谁与命之？将以其位，则五处天位，而初者其所建之侯也。将以其才，则震之一阳，威任起物，而五处险中，藏固而不足以有为也。然则为之阴者，虽欲不「乘马班如」而不得矣。

呜呼！圣人之以「得民」予初也，岂得已哉！五之刚健中正者，其位是也，其德是也，而时则非也。处泥中而犯霄露，酌名义以为去留，二虽正以违时，四虽吉而近利矣。违时者以难告，近利者以智闻。挟震主之威者，乃引天时，徵人事，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则二安得不以顽民独处其后邪？此子家驹所以消心于返国，司空图所以仅托于岩栖也。

三

畜之极，「亨」也；否之极，「倾」也；贵之极，「白」也；剥之极，「不食」也；睽之极，「遇雨」也。然则屯极而雷雨盈，雷雨盈而草昧启。上六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将无出难之望乎？曰：时可以长者，上也；不可长者，上六之自为之也。

且夫屯虽交而难生，然物生之始，则其固有而不得辞者矣。一阳动于下，地中之阳也。自是而出震入坎之交，物且冒土而求达。乃离乎地中，出乎地上者无几也。水体阳而用阴，以包地外，物之出也必涉焉。出而畅也，则千章之由条，无所禁其长矣。出而犹豫裹

回以自阻也，则夭折而不可长。故方春之旦，雷发声，蛰虫启，百昌将出，必有迅风、疾雨、骤寒以抑勒之，物之摧折消阻者亦不可胜道。非资乎刚健，见险而不腴者，固不足以堪此。上六与坎为体，与五为比，借五之尊，资阳之力，谁足以禁其长者？而柔不知决，其「乘马班如」，犹二、四也，于是而不能出，则竟不出矣。犹乎发土而遇寒雨，乃更反而就暖于地中之阳，首鼠狐疑，楚囚对泣，将欲谁怨而可哉！

呜呼！二、四之马首不决于所从者，在坎中而畏险，人情之常也。上出乎险而远乎初矣，然且栖迟迷留，顿策于歧路，夫何为者？甚哉，初九淫威孔福之动人也！震主而疑天下之心，五虽欲光其施，岂可得哉！唐文、周墀所为洒涕于一堂也。周襄而襄弘诛，汉亡而北海死。虽壮马难拯，而弱泪不挥，非所望于懦夫之激已。

蒙

一

震、坎、艮，皆因乎地以起阳者也。初阳动乎地下，五阳次进而入乎地中，故乾坤始交而屯。综而为蒙之象。阳自初而进二，自五而进上，则屯进而为蒙，天造之草昧成矣。天包地外，地在水中。离乎地，未即乎天，故屯止于坎；沐乎水，即济乎山，故蒙成于艮也。

当其为屯，不能自保其必生，故忧生方亟，求于阳者，草昧之造也；而有生以后，坚脆良桡，有不暇计者焉。逮其为蒙，能自保其生矣，则所忧者，成材致用之美恶，求于阳者，养正之功也；姑息之爱，啖沫之恩，非所望矣。

夫以生求益者，待命于人，而得膏粱焉；以养正求益者，待命于人，而得药石焉。其待命于人均也，而所得则别。求膏粱者于生为急，而急则或堕其廉耻；求药石者于生若缓，而缓则自深其疾疾。圣人以愚贱之廉耻为忧，而深恤其疾疾，故屯以慎于所求为贞，而蒙以远于所求为困。

且以膏粱养物者市恩之事，以药石正物者司教之尊。恩出自下，则上失其位；教行于下，必上假其权。惧屯五入险而失位，故授之以建侯之柄；幸蒙五之顺阳而假权，故告之以尊师之宜。圣人之于易，操之纵之，节之宣之，以平阴阳之权、善人物之生者，至矣哉！

二

六阴六阳备而天地之变乃尽，六位具而卦之体已成。故卦中有阴阳，爻外有吉凶，而卦与爻受之。蒙之上九，象为「击蒙」，岂俯而击下乎？方蒙而击之，是「为寇」，非「御寇」也。四阴为蒙，二阳为养蒙之主，上将何所击哉？

物之用阴阳也，有过、不及，不及于阴则过于阳，不及于阳则过于阴，所过者不戢而伤

其不及者。如是者寇生于内。阴阳之行，不为一物而设，德于此者刑于彼，故芥麦喜霜而靡草忌夏，况其数之有盈虚，乘乎气之有乖沴。如是者寇生于外。寇生于内者，恤其蒙而调之，道在于养，二之以「包」为德也。寇生于外者，捍其贼蒙者而保蒙，道在于御，上之以「击」为功也。

夫阴阳之刑害，日与恩德并行于天壤，而物之壮者或遇之而不伤，物之蒙者乍婴之而即折矣。是故难起于鼎革之初宁，寒酷于春和之始复，欲盛于血气之未定，则非击不能御，非御不能包，二之中与上之亢，亦相资以利用矣。不知击者，索寇于内而诛求之迫，斯嬴政之以猜忍速亡，而入莖之招，激而使之复归于邪也，蒙何赖焉！

需

需之为体，六来居四，自大壮来。以尼乾行，三阳聚升，欲遂不果，虽有积刚至健之才，遇险而不能不有以待之也。顾待之以「往涉大川」乎？行险阻之中而行之未顺也；将待之以「饮食燕乐」乎？介将雨之际而几恐或失也。以往涉为功者，需而不需，束湿苟且以求其成可，为申、商之术；以宴乐为务者，需以为需，守雌处嫜而俟其徐清，为老、庄之旨矣。象、象义殊而适从无定，异端互托而学术以歧，君子之于需，将何所取哉？

则为之释曰：险易者事也，劳逸者势为之也。险有以为险，易有以为易，劳有所为劳，逸有所为逸。其能顺行而弗失者，恃有为之主者存也。无为之主，则进以逢咎，退以失几。主之者存，则犯波涛而不惊，坐鸣琴而不废。

需所恃者何也？自大壮而往，九进处乎天位也。三阳之兴也，淳然莫御者其上行之势，遇四而非其类，则乍骇而阻矣。骤而视之则阴也，遍而察之则险也。故三以仓卒而入泥，初以逡巡而远难。然阴虽来成其险，而不觉自失其尊，阳虽往离其朋，而遂以诞登其位。夫方以类聚，气以同求。五即与四、上为体乎，然其所永好以同功者，三阳其夙侣也。入其中，履其位，操彼之生死而招我之俦伍，则孚可任而贞可恒。五之足恃以为主，决矣。

故二「有言」而「终吉」，三「寇至」而「不败」，得主而行乎险，犹不险也。可以劳，劳则收涉川之功；可以逸，逸则逐宴乐之好。舟附水而利，云依天以游，此所为「光亨」而「贞吉」者尔。彼贸然无主而以需道行之，夫不曰需者事之贼乎？而之以饮食宴乐，则丛台、阿房所以速亡其国，刘伶、阮籍所以疾入于狂也。

讼

天之位乎上者，大正之位也，然而未尝不下济也。雷、火、风、泽之气丽乎地，而时降以应乎天。惟水不然，以下为性，比地而必于不升，处天地之中以与天争权，则天将施于地而水竟其功，天即欲不与俱，「违行」而不得。是讼之自成，水实致之，而二何以得为「有孚」哉？

尝论之：以无情而诬上者，逆也，非讼也，讼则有可言之情矣。气数自然之争，岂犹夫告密投魇之小人，得已而不已者与？二之所执以为言者，阴长而已窒其中也。劳而自矜，已而怨曰：「我之有功于天也，天其德我哉？我不来自遁来，三来居二。而天且偕以遁，我来而抑不我应，五不应二。则是我『窒惕』之劳，漠不相知，而不平之鸣，恶容已邪？」怨自此兴，而讼亦自此长，元咥之所以终于逋亡而不恤也。由是言之，直在坎而曲在乾，明矣。

君子则曰：与其为讼也，不如其为遁也。干我者吾避之，劳于我者吾所应得。拙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越石父且以告绝于晏婴，况其在君臣父子之间乎？故五正中位，不挠于讼而得「元吉」，所谓「大居正而不惭」也。惟夫上九也者，可以致胜于坎者力尽而不止，故卫郑再归而见绝于春秋，讼上锡带而三褫于大易。

呜呼！人事之险阻出于怨望，怨望出于恩德。知恩德为时位之当然而无功名之可恃，则险阻平于心而恩怨消于世。六三舍中位以消遁，柔以承天，善世而不伐，斯足尚乎！

师

自轩辕用兵以征不服，迄乎有扈之役，帅师者皆君也。迨夫太康失御而胤侯徂征，则弗躬弗亲，而兵柄移下。易，衰世之事也，故二以阳为群阴之主，而特为世修命将之典。因王伯之命讨，以治尧、禹之天下，盖弗能违已。然授三锡之命，行开国之赏，令行于师中，功论于宗庙，上为宗庙，威福之权自一也。

乃夫一阳受钺，所帅者皆阴也。捐坟墓，弃妻子，争死生于原野，以贸金钱、牛酒之颁，其非孝子顺孙而为贪欲惨忍之细人，亦明矣。故不律有戒焉，无功有戒焉，弟子有戒焉，小人有戒焉。凡凶者，皆以阴柔而戒也。

阴之为道，蕴毒而不泄，耽欲而不厌，投危地而不前，处成功而善妒。此四者，皆不利于师，而其害相因：溺于利，则义不奋矣；竞于私争，则公战怯矣；媚以居功，则揜败不耻矣。兵刚事，而用柔，则吉一而凶三，岂不危战！

虽然，又岂能舍此而别募君子之军邪？然则如之何？其惟容畜于平居，而致果于临敌乎！以其容畜，奖其致果，则小人之勇可使也。以其致果，用其容畜，则君子之怒已乱也。班仲升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可谓知容畜矣。以三十六人攻匈奴之使，

何其果也！此千古行师之要，授受在心。盖参阴阳之用，酌险顺之宜，而不至学古兵法之区区也。

俗儒之言兵也，贵其「左次」，则「无咎」而已。常仅不失，而变无以御。宋以之亡而不悟，乃曰「君无失德，民不知兵」，以乞命于天下而辞其咎，岂不哀哉？

比

当比之时，群方咸附，五之得众，盖莫盛焉。水润以下，因地奠居，在浚成浚，因川成川，清者与为化光，浊者与为流恶，地皆受之，未尝有所择而致其宠矣。乃群阴之比于五也，岂无所效哉？小人乐得其欲，报以奔走；君子乐得其道，报以忠贞。而二以柔得位，与五为应，则五所怀集，莫有先焉。是大海之有江、汉也，太山之有云、亭也，夹辅之有周、召，列侯之有晋、郑也。若其失一德之威，而但依余光，挹余润，以拟于思媚之细人，则将何以酬「显比」之知乎？

夫上之我昵，非可恃者也。我之可亲，可恃者也。以恃我往者，亲而无惭；以恃彼往者，昵而逢厌。上不厌我于报施，而天下厌我于容悦，则适以成五量之大，而又适以累五德之偏。然则二以正应，为责备之归，岂不甚与？而六二固无忧也。宠至而惊，继之以骄。二

与群阴同其柔以上附，而不自诧殊异之心，则承宠虽盛，不丧其故吾。若夫位与五相为好仇，德与五相为唱和，亦其分尔。五无私，则二亦不有私人之嫌。无嫌，而又何嫌之有乎？

呜乎！宠祿之于人甚矣，况渥之以恩礼哉！贤者自失于功名之际，中人自失于福泽之加。非当位中正，和于群而不矜独遇，如六二者，能勿波靡而风披，盖亦鲜矣。光武无猜，而严光且以要领之绝戒侯霸也，又况在不宁初来之世也哉？

小畜

小畜，巽畜也。大畜，艮畜也。巽体阴而用多阳，艮体阳而用多阴。体者其情也，用者其名也。以名召我而情固止之，甚矣哉，巽之柔而阴鸷也！

夫畜有养道焉。阳任治，阴任养。天下不以养始者，终不能止。飫以所需，则情留而息。自有人事以来，壮夫危行而却步于阴柔者，皆养为之胶饴，而孰能轶此以径行哉！夫养阳者阴之职，虽蹈其机，难辞其奉，圣人亦且因而成之。阳固已却步焉，而犹安之以时数者，亦曰其职也。

虽然，其养之也，则又有厚薄之不齐矣。山之养也，出云升雾以应天者，且合天于蒸歔

之气。若夫风之为体，旁行解散，致养已薄，而徒用其柔，密为之止，则「密云不雨」之势已成。而五、上之阳，方且从彼党而助其用。五矜富力，上载德色。孰知夫周旋不舍者，固长塞其入求三阳之途径，且受转于阴而为之役，则五、上亦愚矣。甚矣哉，六四之坐取群情而柔之于衽席也！

夫薄养而固止之，巽无礼而乾亦不光矣。则夫受止者，失得吉凶之数亦有辨。三，争其止者也；二，静于止者也；初，受其止者也。三进故争，二中故静，初应故受。以争往者入其机，而巽始以机鸣得意，「月望」之凶，「反目」之激矣。以静俟者保其健，而初、三各效其功，彼以邻为富，我以牵为援矣。以受退者老其敌，而四亦以不测自危，血惕之防，四仅免焉。咎责之来，初自信不疑而任之矣。「何其咎」，言负何其咎也。俗以负何字加草作荷，遂训此作谁何之义。其惟初乎！阳受其止，而密制其机，任讥非于当世，而移易其阴鸷之心，故出入于危疑而光明不（咎）「疚」。其吉也，义固许之矣。

夫如是，将斗阴阳而相制以机乎？曰：非然也。小畜之时，不数遇也。止则穷，穷则变，故君子以变行权，而厚用其密云之势。非小畜之世，无尚往之才，而触物之止，即用其机，则细人之术也，而又何足以云！

履

一

为卦之体，惟一阴，而失位以间乎阳，则天下忧危之都，莫履若也。君子以涉于忧危而用为德基，犯难而不失其常，亦反求其本而已矣。

本者何也？阳因乎阴为艮，阴因乎阳为兑。因者为功，所因者为地。兑以阳为地，以阴为功。爻任其功，卦敦其地。任其功者功在阴，阴与阳争，相争则啞。敦其地者敦于阳，内为外主，有主则亨。二阳之基，兑之本也。

险阻生于言笑，德怨报以怀来。厚其怀来之积，消其言笑之机，则物之所不惊矣。初与之与二，无求者也。无求而情必以实，在心为「素」，在道为「坦」。故无求于物者，物亦不得而惊之。

行乎不得已而有履焉，时为之也。逮乎履之既成，而溯其所由以不蹶，非初、二之刚实而无冀乎物情之应者以为之基，则亦恶从致此？故曰「其旋元吉」。上序致祥之绩，固不在所应之六三，而必策勋于初、二矣。若徒以三也，恃言笑之柔，往试于群刚之林，外柔中狠，鬼神闚之，而况于虎之以啞人为道者乎？

「履虎尾，不咥人」，以数馭之乎？以道消之乎？以数馭之者，机变之士，投试不测而售其术，君子羞称之矣。而世所谓以道消之者，非道也，为「婴儿」也，为「醉者」也。虎过其侧而不伤，曰「天和」存焉。天和者，无心以为营，「缘督以为经」，「浮游」于二气之间，而「行不踞地」。若士之北游也，御寇之御风也，绝地而离乎人，与之漠不相与而自逃其难，则亦恶在其为能履虎尾哉？

夫履虎尾者，则既履之矣。虽虎尾，亦素位也。时穷于天，事贞于变，贤者固有不能及之理，圣人亦有不得尽之功。不能及者，勉强及之；不得尽者，无或忘之而不相悖害。然且虎兴于前而且将咥我，尤反而自考曰，「我过矣，我过矣」，益退而考其近行焉。天乃佑之，而物之悍戾者亦惻怛而消其险矣。故其不咥者，实自求之祥，非偶然也。

魚朝恩发郭子仪之「父」墓^①，以激其怨望，而子仪泣对代宗曰：「臣之部曲发人坟墓多矣，能勿自及乎！」子仪之言而虚也，则鬼神閤之矣，惟其实也，斯自反之诚也，其旋之考也。若子仪者，合于君子之道矣，而又奚疑！

①「父」原作「之」，据新唐书郭子仪传及资治通鉴唐纪（唐代宗大历二年）改。

泰

一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誰為為之？道奠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先陰后陽者，數自下生。降其浊者，清者自升，故曰：「天地定位。」終古而奠者如斯，則道者一成而不可易也。今以乾下坤上而目之曰「交」，坤下乾上而目之曰「不交」，則將易其所奠而別立道以推蕩之乎？曰：非也。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則耳目所窮，功效（所）亦廢，其道可知而不必知。聖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極也。

今夫七曜之推移，人之所見者半，其所不見者半。就其所見，則固以東为生，以西為沒。而道无却行，方其西沒，即所不見者之西生矣。沒者往也，生者來也。往者往于所來之舍，來者來于所往之墟。其可見者，則以昏、旦為期；兼其不可見者，則以子半、午中為界。

陰陽之成化于升降也亦然。著候于寒暑，成用于生杀。碧虛之與黃墟，其经纬相通也，其运行相次也，而人之所知者半，所不知者亦半。就其所知，則春為我春，秋為我秋，而道无錯序。不秋于此，則不可以春于彼；有所凝滯，則亦有所空虛。其可知者，則以孟春為

始，兼其不可知者，则以日至为始。

是故泰之下乾而上坤也，坤返其舍，而乾即其位也。坤之阴有一未离乎下，则乾之阳且迟一舍而不得以来。乾之阳有一尚滞乎上，则坤之阴且间一舍而不得以往。往者往而之下，来者来而之上，则天地之位，仍高卑秩然而无所杂也。

若是，则天地之方交，其象动而未宁，何以谓之泰乎？则释之曰：若欲求其不动者以为泰，是终古而无一日也。且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为依。夫阴阳各六，圜转出入以为上下，而可见者六，不可见者六。可见之上，与不可见之下而相际；可见之下，与不可见之上而相际。当泰之世，其可见者，乾下坤上也；不可见者，坤下乾上也。前乎此者〔为〕损，后乎此者为恒。损先难而恒杂。其可见之炳然，显往来之极盛者，莫若泰焉。故曰「小往大来，亨」。此其所以通于昼夜寒暑，而建寅以为人纪，首摄提以为天始，皆莫有易焉。何也？以人为依，则人极建而天地之位定也。

二

今欲求天地之际，岂不微哉！有罅可入皆天也，有尘可积皆地也。其依附之朕，相亲相比而不可以毫发间者，密莫密于此际矣。然不能无所承而县土于空，无其隙而纳空于地。其分别之限，必清必宁而不可以毫发杂者，辨莫辨于此际矣。夫凡有际者，其将分也必渐。

治之绍乱，寒之承暑，今昔可期而不可期也。大辨体其至密，昔之今为后之昔，无往而不复者，亦无复而不往，平有陂，陂亦有平也。则终古此天地，终古此天地之际矣。

然圣人岂以是悠悠者为固然而莫为之主哉？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终不可使其际离焉，抑终不可使其际合焉。故雨晴淫则虹霓炫，列星陨则顽石成。孰使比邻而无瓜李之嫌？孰使晏寝而无桦橈之乱？危乎！危乎！辨不易昭而密难相洽也。则终古此天地之际，亦终古此「艰贞」矣。

所以然者：上者天之行也，下者地之势也。坤之欲下，岂后于乾之欲上哉？且乾欲坤之下，岂后于坤之自欲哉？然初者，四他日之位也；三者，非四他日之位也。使四乘其居高极重之势，骤下而逼阳之都，则纷拏互击而阳且败，归妹所以「无攸利」矣。何也？气轻而不能敌形之重也。居此际也，正其体，不息其行，积其至轻，荡其至重，则三阴不能不迂回其径，率类以往，仍归乎其域，而效「牝马之贞」矣。凡此者，艰贞之功，三阳共之。而三则首启戎行以犯难焉，故于食而有福以报之也。

然则圣人之赞天地以奠其位而远其嫌，岂不严哉！是故知其至密，而后见运化之精；知其大辨，而后见功用之极。彼以为乾坤之气迭上下而相入以致功者为天地之交，将强纳地于天中，而际亦毁矣。

否

一

乾、坤胥行者也。使不診其行之往来，则坤下而乾上，久矣其为天地之定位，而恶得谓否？

乾行健运，坤势顺承。承者，承命也。命有治命焉，有乱命焉。乾自四以放于上，位綦乎尊而行且不息，治将何所拟以为归乎？自其可见者言之，其上无余位也；自其不可见者言之，将偕入地之三阳，逆下而逼阴之都。上无余位，既穷极而遁于虚；逼阴之都，又下侵而旷其应；皆命之乱者也。坤于此而顺之，以随行而蹶其迹，于是乎干上之势成而无可止。是故阴阳有十二位焉，其向背相值也。泰，让所背之三以处阴者也；否，侵所背之三以逼阴者也。得所处则退而自安，逼其迁则进而乘敝。否之成，非乾自貽而孰貽之哉！

嗟乎！来者往之反也，而来之极则成往。欲其不往，则莫如止其方来。故志不可满，欲不可纵。一志一欲，交生于动。天地且不能免，而况于人乎？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则裁成辅相夫天地，亦慎用其动而已矣。

老子曰：「反者道之动。」魏伯阳曰：「任畜微稚，老枯复荣；著麦芽蘖，因冒以生。」则是

已动而巧乘其间，覆稻舟于彭蠡，而求余粒于蚌蟹之腹也，岂不慎乎！

然则乾之健行而君子法之以不息者，何也？彼自乾德之已成者言之也。以六位言之，纯乎阳矣。以十二位言之，阴处乎背，亦自得其居而可使安也。若夫霜冰蹢躅之方来，不可见而无容逆亿之也。于所不见不昧其几，于所不见不忧其变。故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此之谓也。

二

人与人而相于，则未有可以漠然者矣。故上而不谄，所以交上也；下而不黜，所以交下也。不丧其节，不昵其情，止矣。绝已于天下则失义，绝天下于己则失仁。故否之道，无施而可。

虽然，亦视所以用之者。天地且否，而君子岂无其否乎？夫君子之通天下者有二：所以授天下者德也，所受于天下者祿也。舍此，则固由己而不由人，无事拒物而自不与物通矣。德不流行，则绝天下于己；祿不屑以，则绝已于天下。故于田而怀纳沟之耻，出疆而勤雉牖之载。不丧其节，不昵其情，亦未有不如是者也。

乃不有其避难之时乎？避难者，全身者也；全身者，全道者也。道为公，德为私。君子之于道，甚乎其为德，而况祿乎？且夫祿以荣道，非荣身也；荣以辱身，斯辱道也。故俭德

而固其一，祿不可榮而塞其情。固其一，他非吾德也；塞其情，道在不榮也。虽有不忍万物之志，亦听其自为生死而吝吾仁；虽耻以百亩不易为忧，亦安于降志辱身而屈吾义。故伊尹之有莘，避桀难也；伯夷之北海，避纣难也。桀、纣者，敷天率土之共主，神禹、成汤之胄胤。当其不可为龙逢，不可为鄂侯，则无宁塞仁锄义以全道。况乎其不但为桀、纣者乎？

而或为之说曰：「恶不可与同，而德胡不富？吾有其不忍，则遇可闷而且仁。吾知其所宜，则遇可为而且义。吾有所不屈，则伸吾直。吾有其不昧，则施吾智。」是王猛之于苻氏也，崔浩之于拓拔也。启其窞，发其机，渐牖其情，不知其入于利赖而以荣祿终。

呜乎！是将以为泰乎？如不以为泰也，则恶得而不用否也？吝吾仁义，如吝色笑焉。选择于德之中而执其一，天地不能为吾欣，兄弟友朋不能为吾戚。如是而难犹不我违，而后安之若命。彼姝姝然以其德与其荣为避难之善术，曰「入于鸟兽之群而不乱，大浸稽天而不溺」，亦恶知与羽俱翔，与翬俱靡，其下游之必然乎？故君子有否，不但任天地之否也。

三

阳之摈阴，先之以怒；阴之干阳，先之以喜。喜者气升，怒者气沈；升者亲上，沈者亲

下，各从其类以相际。而反其气以为用者，性之贞也。阳非期于揜阴，而当其行，不得不揜。怒者，揜之先见者也。阴非期于干阳，而当其遇，必承以喜。干者，喜之必至者也。既已有其性情，遂以有其功效。故阴之害，莫害于其喜也。

六三阴进不已，而与阳遇矣。遇而得其配，则喜；遇而幸其往而必虚，则又喜。喜沓至而不戢，遂不恤其身之失也，故极性情之婉媚而不以为羞。不以为羞，则物羞之矣。彼往而不我争，利之以为功；彼往而不我狎，奔之以为好；不倡而和，乘虚而入。凡此者，皆阴之怀慝而善靡者也。惟其怀慝，是以善靡。故曰：「名生于有余，利生于不足。」

或曰：「阴之为德，乃顺承天。踵阳而继之，以相阳之不逮，奚为其不可乎？」曰：否之乾老矣，其坤则壮也。以壮遇老，而先之以喜，其心不可问已。且阴阳之善者，动于情，贞于性。先之以刚克，其后不忧其不合。先之以柔进，则后反忧其必离矣。故君子不尽人之欢，而大正始。是以许阳之际阴，而戒之曰「勿恤其孚」；不许阴之际阳，而丑之曰「包羞」；所为主持其中，以分际阴阳，而故反其性情者也。反也者，行法以俟命者也。阳刚而奖之交，阴柔而戒其交，则性情归于法矣。诗云「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其「艰贞」之谓与！书云「巧言令色，孔壬」，其「包羞」之谓与！

周易外传卷二

同人

阴阳相敌，则各求其配而无争。其数之不敌也，阴甘而阳苦，阴与而阳求，与者一而求者众，望甘以为利之壑，则争自此始矣。惟夫居尊以司与者，众拙于势而俟其施，则大有是已。过此者，不足以任之。故同者，异之门也；同人者，争战之府也。

孤阴以同五阳，处中而韬其美，则纷纷者不能给其所求。不给所求，则相寻以搆而怨不释。抑恶知理之宜配者在彼乎？而恶知分之不可干者在彼乎？则臣主交兵而上下乱。故君子甚危其同也。能远其咎悔者，惟初、上乎！近而不比，远而不乖，无位故也。

呜呼！系群情之望，启伎求之门，知我者不希，而我亦不贵矣。保其吝而不失其宗，夫亦各行其志焉尔。然则以一柔而遇众刚，继之以争而不惑，如同人之二者，岂易得哉？「虽速我讼，亦不汝从」。于野之亨，不足以同喜；于宗之吝，不足以同悲。道所宜吝，

① 这句疑应作「则相寻以搆怨而不释」。

不得而亨也。里克之忠，不如荀息之信；徐庶之出，不如庞公之隐。况其显应以卒协于大同也哉？

大有

一

丽大有者，既为五之所有矣。为五之有，则五下交而群阳承之。初，犹同人之上也，孤立而不亲，为德所不及，而君子不受其享。「无交」之害，岂有幸哉！然而可免于咎，则何也？无托而固，不亲而免谪者，其为阳乎！处散地而自保，履危地而自存，遁迹于恩膏之外，傲立于奔走之交，自有其有者，义不得而咎也。

虽然，其亦艰矣。消心于荣宠者，移意于功名；消心于功名者，移意于分义。大人以分义尽伦，曲士以幽忧捐物，古有之矣。道之所不废，则君子亦为存其人焉。然而礼者自履也，行者自型也。合天德之潜龙，行可见之成德，其庶几焉。

若夫土木其形，灰槁其心，放言洗滌，而托于曳龟逃牺之术，以淫乐于琴酒林泉，匪艰而自詭其无交，被衣、啮缺之所以不见称于圣人。

二

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何以效之？有者信也，无者疑也。昉我之生，洎我之亡，祖祢而上，子孙而下，观变于天地而见其生，有何一之可疑者哉？桐非梓，梓非桐；狐非狸，狸非狐。天地以为数，圣人以为名。冬不可使炎，夏不可使寒；蓂不可使杀，砒不可使活。此春之芽絜彼春之茁，而不見其或贸。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

其他光怪影响、妖祥倏忽者，则既不与生为体矣。不与生为体者，无体者也。夫无体者，惟死为近之。不观天地之生而观其死，岂不悖与！圣人之于祭祀，于无而萃之以有，以遇其怙息。异端之于水火，于有而游之以无，以变其濡爇，则何其言之河汉也！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盖言有也。阴阳之理，建之者中，中故不竭；行之者和，和故不爽。不爽不竭，以灌输于有生。阳行不息，阴顺无疆，始以为始，中以为中，迭相灌输，日息其肌肤而日增其识力。故稚之与壮，壮之与老，形三变而神三就。由其并生，知其互载，则群有之器，皆与道为体者矣。故形非神不运，神非形不凭。形失所运，死者之所以有耳目而无视听；神失所凭，妖异所以有影响而无性情。车者形也，所载者神也。形载神

游而无所积，则虚车以骋于荒野，御者无所为而废其事，然而不败者鲜矣。故天地之贞化，凝聚者为魂魄，充满者为性情。日子其性情，使充其魂魄者，天之事也。日理其魂魄，以贮其性情者，人之事也。然后其中积而不可败矣。

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所谓「无」者，未有积之谓也。未有积，则车之无即器之无，器之无即车之无，几可使器载货而车注浆？游移数迁，尸弱而弃强。游移数迁，则人入于鬼，尸弱而弃强，则世丧其身。息吾性之存存，断天地之生生，则人极毁而天地不足以立矣。

故善言道者，由用以得体；不善言道者，妄立一体而消用以从之。「人生而静」以上，既非彼所得见矣，偶乘其聪明之变，施丹垩于空虚，而强命之曰体。聪明给于所求，测万物而得其景响，则亦可以消归其用而无余，其邪说自此逞矣。则何如求之「感而遂通」者，日观化而渐得其原也？故执孙子而问其祖考，则本支不乱。过宗庙墟墓，而孙子之名氏，其有能亿中之者哉？此亦言道者之大辨也。

然则其义何以见之于大有之二也？大有者，有也。所有者阳，所有者阴。阳实阴虚，天生有而火化无。二为五应，为群有之主，率所有以实五之虚，二之任也。乃有以实载虚，以生载化，则有群有者疑于无，而与天地之藏不相肖。故推其任于二，而责之备焉，

曰，非其积中也，败固乘之，而亦乌能免于咎哉？「无咎」者，有咎之辞。二以五之咎为咎，斯不咎矣。故五以「交如」发志，因二以为功也，以「无备」须威，内反而不足也。《象传》之以败为戒，岂为二本位言之乎？

谦

拳石，山也，而极乎泰、华，高下磊砢，盖尽乎象之不平者矣。地之属也，而违其直方，以不平成象，地之憾也。故圣人于艮下坤上之谦，示平道焉以消其不平，忧患之卦也。

夫山之不平也，惟其有多，是以有寡。地加其上，则地形成而山形隐。故平不平者，惟概施之而无择，将不期平而自平。削其多者以授寡者，平道也，而怨起矣。寡者益焉，多者亦裒焉，有余之所增与不足之所补，齐等而并厚，乐施之而不敢任酌量之权。故高极乔岳，卑至培塿，地总冒其上，以自居于厚，而无择于所施。至于多者不能承受而所受寡，寡者可取盈而所受多，听其自取，而无所生其恩怨。其究也，施亦平矣。

呜乎！此君子所以待小人之道也。小人者，不足于人，故「物」之不足与言交，故「施」之。施者货贿之事，裒益者厌足之道也。小人之欲，画于货利，而硯磊颯，率此以兴。地者阴也，利也，养也，柔也，其动为情，其效为财，其德为膏粱，其性为将顺，皆小人之所取给

者也。鹿台之賚，所谓「善人」者，亦沫土之翩翩者尔，故受哀多之锡而鸣其富。岂可施之首阳之二士乎？

然而求定之天下，亦聊以适其聚散之平矣。君子盖不得已而用谦，以调物情之险阻也。故居之也「劳」，而终之以「侵伐」。极小人之欲而终不能歉，则兵刑继之，而天下乃不以我为暴。呜乎！是岂君子之乐为哉？

夫君子之相于也，此无所快，彼无所憾，寡无所求，多无所益，岳岳焉，侃侃焉，论道而无所苟同，当仁而无所复让，序爵以贤，受功以等，上违下弼，匡以道而行以直，而亦奚用谦为！故曰：「谦，德之柄也。」所以持物之长短而操其生死也。谦于是而有阴用焉，而以迎人之好，邀鬼之福，则有余矣，故爻多「吉」而无「无咎」。其吉也，尚未能免于咎夫！呜乎！君子一而小人万，以身涉于乱世之末流，不得已而以谦为亨，君子之心戚矣。

豫

阳求阴与。一阳之卦，众阴争与焉，惟比为得天位而允协其归，外此者各有疑也。在谦与三，在豫与四。受物之与而固处于内，则自见其不足；因物之与而往出于外，则自乐其志行。乃见不足者长二阴之上而自立其望，（志乐）〔乐志〕行者近六五之尊而借以立

功，故謙三戶号曰「民」，豫四正名曰「朋」。「民」云者，各君其国；「朋」云者，众分其权。各君其国，五之所不得统也；侵伐之所由必起；众分其权，五之所得统也；中道之所以不（忘）「亡」。缘此故也：势逼而动，未能为敌；位远而静，艮止静也。反以启戎，则猜庸之主，维系英杰于肘腋之下以掣制其权，而几幸乎晏安者，是或一道矣。

夫谦三之卑职以分民，吾不保其亡他；豫四之奋出以任事，或亦幸其易制。乃众建于疏远之地，利在不倾，害在不掉，而廉级既定，卒有不复，率天下以征一夫，功易就而势不可弱。若因疑怯之情，拘维之于耳目易及之地，削其威灵，降其等列，四不能以民礼使众，众亦不以民礼事四，取苟且之安，席终年之乐，而豫五之疾亦自此深矣。

恒疾者不见疾，不死者重其死。寄生糊食于天位之上，而孤零弱仆，夷狄、盗贼起而乘之，则不死者奄然待尽，而亦孰与救之哉？故安、使不足以亡天宝，而岳、韩不足以起谈、兴。侵伐利而贞疾危，亦千秋之永鉴已。

随

随者，否阳来初以从阴而消否者也。蠱者，泰阳往上以召阴而坏泰者也。随者从也，

①「乐志」原作「志乐」，据上文「则自乐其志行」改。「志行」是豫卦九四象传「志大行也」的省括。

故于其世，下皆随上以进。蠱者待治者也，故于其世，上临下而治之。随，初、五阳随阴，三阴随阳；又内卦一阳随二阴，外卦二阳随一阴。蠱，上、二阳治阴，四阴治阳；又内卦二阳治一阴，外卦一阳治二阴。谓之蠱者，阴入阳内而惑乱之，故待治。然二与五皆相应焉，则随虽相蹇，蠱虽相压，未尝废其所为唱和者也。故随二之「失」，随五之「孚」，贞淫之情别；蠱二「幹母」，蠱五「幹父」，刚柔之克审焉。乃由是思之，随之有功，孰有盛于初者哉！

阳之所以亢而成乎否者，自惜其群而不屑从阴焉耳矣。孰为之阍闾而若或尼之？所难者，奋然一出而已。震于否者，天下之所大惊者也；随于阴者，天下之所大疑者也。冒天下之惊疑而以其不测之勇，将勿为轻试矣乎？曰：非也。否固必倾矣，是天下将渝之日也。天下未渝，而投其身于非类之中，则志未足以白而先失乎己；天下将渝，而无嫌于非类之比附，则犯天下之惊疑而固不自失也。故曰「随时之义大矣哉」。非其时，即其人未可也。非其人，即其时未可也。况所与从者柔中之六二，专心壹好，以与我相缠绵而不舍，斯岂非堂堂鼎鼎，释万物于阴霾闭塞之中，发萌蘖，启蛰伏，以向昭苏之时哉？而又何待焉！

嗚乎！自初阳之侗然绝其类以居下，而天下遂成乎随时矣。初不吝出门之交，则二不恤丈夫之失；三乃决策于丈夫之系，而不恋小子之朋；五亦嘉与上，而上弗能不为维系也。

然则昔之否塞晦蒙，绝天地之通理者，亦岂非阳之愆于弃世，而可仅咎阴之方长也乎？

孔甲之抱器以归陈涉，有苦心焉而无其德；鲁两生之谢汉高而需百年，抑恃其德而失其时。轻出者为天下笑，而绝物者抱尺寸之义以蔑天人。然后知随初之贞，备四德而未尝有咎。君子之托身于否极之世者，非流俗之所能测；而体天为德，则知我者其天乎！

蠱

蠱之上，亦随之初也，综象。而情与事交殊焉。蠱之上，亦随之上也，随阴往，蠱阳往。而德与时交异焉。如蠱上者，乃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矣。

故随初反其道而有功，随上同其往而必穷。随上，柔也，穷而五犹维系之也，五相随而孚者也。蠱上，刚也，五（阳）〔阴〕而不受治于上①，无孚也。因泰而变，上下交而不固，王侯以礼相虚拘焉。贪下贤之誉而无其实，则去之而非其所急；无下贤之实而徒贪其誉，则去之而终不我尤；于此而裴回顾恋，以冀功名于蠱坏之日，其将能乎！

申屠蟠之辞召也，陶弘景之挂冠也，庶几以之。而范希文以谓严光也，则非其类矣。如光者，交不待出门而固合，意可以承考而无疑，奚其傲文叔以相臣，而致惜于君房之要

① 五阴「原作」五阳」。按蠱卦第五爻是阴爻，作「五阴」误，今改。

领哉？

故释氏以生死为大事，君子以出处为生死。钟鼎、林泉，皆命也，而有性焉。性尽而命以贞，君子不谓命也。若其不然，画所见以为门，放其情而无则，则且有伪周已革，而（张说）〔姚崇〕之涕犹零；〔姚崇〕之涕犹零，〔姚崇〕；蒙古已亡，而王逢之悲不已。官已渝矣，志抑无可尚者，迷留于否塞晦蒙而溺以槁死，小人之志节，亦恶足纪哉！

临

一

以临为道，故阴可得而治也。

夫生杀者万物之命，刚柔者万物之性。必欲治之，异端所以訾圣人之强与于阴阳。而非然也。圣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既（以）〔已〕有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生者，所以舒天地之气而不病于盈也。生于人为息，而于天地为消。消其所亢，息其所仅，三才胥受成于圣人，而理以流行。阴性柔而德杀，则既反乎其所以生，虽欲弗治，其将能乎？而何云其「强与」邪！

①〔姚崇〕原作「张说」，据刘毓崧《王船山丛书校勘记》改。

彼固曰：「萧条者形之君，寂寞者气之母。」宜其奖夜行而守雌黑矣。夫萧条之馆，寂寞之宫，虽天地同消之墟，而所由以致其敢杀之功名，则阴独任之。阴既日蓄其惨心以俟阳之衰，覬无与治之，以立功名于萧条寂寞之日，而犹听之而无与折也，则历万物而皆逢其耗。彼且曰：「行不言之教，尸不为之德。」教者无教，德者不德。不德者（形）〔刑〕尔，无教者乱尔。非夜行之雄，孰敢然哉！

且夫君者群之主也，母者子之养也。匪刚，弗克为主矣；匪生，蔑用其养矣。故变蕃者形之君，綢繆者气之母。萧条而寂寞者，何归乎？归乎形之离而气之萎焉耳。反终以为始，任仇以为恩，而后可以不治。不治者乱也。夷狄也，女主也，师狱吏也，任盗贼也，皆自此兴。夫恶得不临治之哉？

然则复何以不治也？植未固也。泰何以不治也？功已成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临独劳而不可辞矣。大亨以正，刚浸长而天体立矣。备乾之四德以予之，作易者之所以宠临也。

二

临，治也；咸，感也。治之用威，感之用恩。咸以为临，道固有异建而同功者乎？临刚浸长，来以消往，初二乘阳质为兑体，贞悔殊地，上下异位，性情相近，母女合功，以卑治尊，以义制恩，势固有不得而竞者也。而终用此以底临之绩也，则何居？

「夫」陰疑而戰，而況其得數多而處位尊者哉？陰之性賊，而勢便于后起，操生死于己，而授兵端于人。借不揣而急犯之，則勝敗之數恒存乎彼，而我失其權。「咸臨」者，名正而不居，力強而不尚，循其素位，報以應得，无机无形，禍不自（巳）（己）（巳），彼且相忘而示我以所懷矣。因其所示，发其所藏，替其所淫，緩其所害，采入而致功，移風革化而怨不起。如是乃可以臨，而无有不順命之忧矣。故以咸為臨，臨之道也。

抑此术也，阴善用之消阳，临且尤而效之，则又何居？曰：不因其情者不足以制，不循其迹者不足以反。今夫兌，外柔而中狠者也。以柔因之，以狠反之。以之消阳则为贼，以之临阴则为正，小人用之则为机，君子用之则为智。不愧于天，不忤于人，其动有功，其静不失。如是者，可以大亨而正矣。而岂若恃名实之有据，硜硜悻悻，继以优游之自丧其功者哉？

韩退之之辟佛也，不测其藏而驳之也粗，故不足以胜缁流之淫辞。景延广之拒契丹也，未酬其惠而怒之也轻，故适足以激胡马之狂逞。使知感之乃以治之，而无损于贞吉，邪之不胜正也，自可徐收其效矣。

然则贾捐之用机而身名俱陨，岂其贤于孔融乎？夫捐之知感而不知贞者也。当好遁

①「己」原作「巳」，据文义改。

之时，行「咸临」之事，德薄而望轻，位卑而权不固，其败宜矣。自非乘浸长之刚，膺治人之责，初二同心而无间者，固未易由此道也。

阴阳之际，存亡之大，非天下之至几者，其孰能与于斯！

观

积治之世，富有者不易居也；积乱之几，仅留者不易存也。观承否之后，固已乱积而不可揜矣，而位未去而中未亡。位未去，圣人为正其名；中未亡，圣人为善其救。

正其名者何也？来者既主，往者既宾。主者挟朋类以收厚实，宾者拥天步而仅虚名。百姓改心，君臣贸势，然而其名存焉。名者，天之经也，人之纪也，义夫志士所生死争焉者也。庶几望之曰：群阴之来，非以相陵而以相观_{平声}，我之为「大观在上」固终古而不易也。然而圣人之所以善救已往之阳者，亦即在此矣。

夫阴逼阳迁而虚拥天位，救之也不容不夙，而尤惧其不善也。善其救者，因其时也。观之为时，阴富而阳贫，生衰而杀王，上陵而下固，邪盈而正虚，人耗而鬼灵。凡此者，威无可用，用之而床且见剥；恩无可感，感之而膏每逢屯。然且褻试其恩威，以与力争其胜败，败乃速亡，胜亦自敝，此既其明验矣。且阴不先动，乘阳之虚；阳不遽虚，因动而敝；机兴鬼

瞰，妖自人兴。然则非通消息之藏，存性命之正者，亦恶能以大观去声而保天位哉？

是故观去声者我也，观平声者彼也。忘彼得我，以我治彼，有不言之教焉，有无用之德焉。故麋鹿兴前而不视，疾雷破柱而不惊。虽然，又岂若孱主嬴国之怀晏安而遗存亡也哉！以言起名，以用起功，大人所以开治也；言以不言，用以不用，君子所以持危也。

今夫荐而后孚见焉，盥者且未荐也。神来无期，神（动）〔往〕无景，抱斋戒之身，往求之于阴暗杳冥之际，盖有降格无端而杳难自据者矣。而不曰「仁孝之心，鬼神之宅」也乎？以此推之，类幽而不可度，势绝而不相与，凡以眇躬际不测之几者，胥视此矣。而君子于此，乃以不荐为孚。

其不荐之孚者何也？阴之感阳也以与，阳之制于阴也以欲。不受其与者，先净其欲。以利中我而利不入清明之志，以势荡我而势不惊强固之躬。宫庭者盥之地，夙夜者盥之期也。恪守典型而喜怒不妄者，盥其垒起之尘也；养其尊高而金车勿乞者，盥其沾濡之垢也。履天位而无惭，畜神威于不试。彼固曰「庶几伺其荐而与之狎」邪！而终日无荐之事，则终日有荐之形。故道盛而不可吐，力全而不可茹，彼寝寝然起而干我者，亦且前且却，欲迎欲随，而两无端，乃以奠瀕危之鼎而俟气数之定。「君子无咎」，良以是与！

故因其不可荐而戒其渎，则地天之通以绝；尽其必盥而治其素，则阴凝之冰不坚；于是

下观化而天下治。高宗承乱而恭默不言，所由异于仲康之胤征、宣王之南伐矣。故曰：「圣人以神道设教。」阴以鬼来，我以神往，设之不妥，教之不勤，功无俄顷而萌消积害。

圣人固不得已而用观。然彼得已而巳者，其后竟如之何也？可以鉴矣。故歌舞于堂则魅媚于室，磔禳于户则厉啸于庭。极于鬼神，通于治乱，道一而已。然且有承极重难反之势，衰用其明威而不戒其瞻听，使僨败起于一旦而莫之救，徒令衔恤于后者悲愤填膺而无所控泄，哀哉！

噬嗑

噬嗑，用狱救法者也。而初、上何以被刑邪？

阴阳之合离也有数，而其由离以合也有道。物之相协，感之以正，则配偶宜矣；时之已乖，强之以合，则怨慝生矣。九四之阳，非其位也；阴得朋以居中，然且强入而与其上下之际，则不可谓之知时而大其辨矣。为初、上者，乃挟颇心以平物，含甘颐而和怨，其能必彼之无吐哉？以理止争，狂戾为之销心，以饵劝竞，猜疑所由增妒也。初、上颐之体，二、五颐之虚。业投实于虚中，以使相离，而又合之，初、上之自以为功，而不知其罪之积也。此苏秦之所以车裂，而李严之所以滴死也。

且初之欲噬以嗑之者，将何为邪？欲强阴以从阳，则屈众以就寡；欲强阳以顺阴，则堕党以崇仇。屈众就寡，武断而不智；堕党崇仇，背本而不仁。施劳于疑战之世，取利于壺飧之间，小人所以甘钳铤而如饴也，岂足恤哉？

然则初之恶浅而上之恶积者，何也？初者震之主，任奔走之劳，而下颌以啮坚致力；上者离之终，街微明之慧，而上齟以贪味为荣。震求合离，而所噬在他，故二、三可以忘怨；离求合震，而所噬在我，故九四早已伤心。则上之恶积而不可揜，五其能揜之哉？夫虚己而不争，履中而不昵，游于强合不亲之世，厉而不失其贞者，惟五其能免夫！

贲

一

噬嗑，非所合也；贲，非所饰也。

颐外实而中虚，外实以成形，中虚以待养。虚中以静，物养自至。饮食男女，无（师）「思」而感☶，因应而受，则伦类不戒而孚，礼乐因之以起。其合也为仁，其饰也为礼。大和之原，至文之撰，咸在斯也。故曰「无欲故静」。无欲者，不先动，动而不杂者也。自阳入

〔「思」原作「师」，据文义及下文「无思而感」改。〕

四以逼阴而阴始疑，入三以间阴而阴始驳。疑，乃不得已而听合于初、上；驳，乃姑相与用而交饰于二、四。皆已增实于虚，既疑既驳而理之，故曰：噬嗑，非所合也；贲，非所饰也。

夫颐以含虚为德，而阳入焉。其能效品节之用者，惟捐乎！二与初连类以生而未杂，故「二簋可用享」，犹未伤其静虚之道也。若乃以损为约，而更思动焉，则分上文柔、柔来文刚之事起，而遂成乎贲。处损约之余，犹因而致饰，此夫子所以箴得贲而惧也。

夫子之世，贲之世也；夫子之文，非贲之文也。履其世，成其象，君子犹自反焉，不谓世也，是以惧。若夫贲，则恶足以当天人之大文，善四时之变，成天下之化哉？

礼者，仁之实也，而成乎虚。无欲也，故用天下之物而不以为泰；无私也，故建独制之极而不以为专。其静也正，则其动也成章而不杂。增之于颐之所不受，则杂矣；动之于损而相为文，则不成乎章矣。分而上，来而文，何汲汲也！以此为文，则忠信有涯而音容外贷，故老子得以讥之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彼恶知礼！知贲而已矣，则以礼为贲而已矣。

夫情无所像而自生，则礼乐不容闕也；文自外起而以成乎情，则忠信不足与存也。故哀乐生其歌哭，歌哭亦生其哀乐。然而有辨矣。哀乐生歌哭，则歌哭止而哀乐有余；歌哭生哀乐，则歌哭已而哀乐无据。然则当其方生之日，早已倘至无根，而徇物之动矣。此所

谓「物至知知，而与俱化」者矣。故曰：贲者，非所饰也。非所饰也，其可以为文乎？

天虚于上，日星自明；地静于下，百昌自荣；水无质而流漪，火无体而章景；寒暑不相侵，玄黄不相同；丹堊丽素而发采，箫管处寂以起声。文未出而忠信不见多，文已成而忠信不见少。何分何来！何文何饰！老氏固未之知，而得摘之曰「乱之首」与？

至实者太虚〔者〕也，善动者至静者也，颐以之矣。无思而感，因应而受，情相得而和则乐兴，理不可违而节具则礼行。故礼乐皆生于虚静之中。而记礼者曰「礼自外来」，是〔变〕〔贲〕之九三，一阳竭至者也。乃以启〔蔑〕〔灭〕裂者之鬻讼，夷人道于马牛，疾礼法如仇怨，皆其有以激之也。故夫子之惧，非徒以其世也，甚惧乎贲之疑于文，而大文不足以昭于天下也。贲者，非所饰也，而岂文之谓哉！

二

及情者文，不及情者饰。不及情而强致之，于是乎支离漫漶，设不然之理以给一时之辩慧者有之矣。是故礼者文也，著理之常，人治之大者也，而非天子则不议，庶人则不下。政者饰也，通理之变，人治之小者也，愚者可由，贱者可知，张之不嫌于急，弛之不嫌于缓。故子贡之观蜡而疑其若狂。礼以统治而政以因俗，况其在庶焉者乎？是以贲不可与制礼，而可与明庶政，所饰者小也。

若夫刑，则大矣。五礼之属三千，五刑之属三千，出彼入此，错综平生系以为用。先王之慎之，犹其慎礼也。而增之损之，不因乎虚静之好恶，强以刚入而缘饰之，则刀锯之僭，资其雕刻之才，韩婴所谓「文士之笔端，壮士之锋端」，良可畏也。故曰「文致」，曰「深文」，曰「文亡害」。致者，非所至而致之，贵之阳来而无端者有焉；深者，入其藏而察之，贵之阳入阴中而间其虚者有焉；亡害者，求其过而不得，贵之柔来文刚者有焉。戒之曰「无敢折狱」。「无敢」者，不忍之心所悚肌而震魄者也。操刀笔以嬉笑，临铁钺而扬眉，民之泪尽血穷，骸霜髓露者不可胜道，然且乐用其贵而不恤，则「敢」之为祸，亦烈矣哉！

三

居贵之世，无与为缘，含虚而不与于物，其惟初、上乎！颐道未丧，可与守身，可与阅世，礼乐以俟君子，已无尤焉矣。三为贵主，二因「与」为贵，四附近而分饰，五渐远而含贞。故功莫尚于三，而愚莫甚于二。居贵以为功，劳极而功小就，功成而矜美，志得而气已盈，三之自处亦危矣。其吉也，非贞莫致，而岂有褒美之孔昭哉？愚哉！二之承三而相与贵也。颐之为用，利以为养，而养非其任；损之为用，所致者一，而一非其堪；因人成事，与物俱靡，然且诃其小文，矜其令色，附唇辅而如旒，随谈笑以取泽，则有识者岂不笑其细之已甚乎！

夫近阳者亨，远刚者吝，爻之大凡，荣辱之主也。而贵以远阳为喜，近阳为疑者，何也？阳不足为主也。未迎而至，易动以兴，饰邻右之须眉，以干戈为燕好。如是以为饰，而人莫我陵，则君子惟恐其远之不夙矣。当刚柔之方杂，而乐见其功名，三代以下，绵蕞之徒，何「贵其须」者之繁有也！此大文之所以终丧于天下也。

剥

卦者，爻之积也。爻者，卦之有也。非爻无卦，于卦得爻。性情有总别而无殊，功效以相因而互见，岂有异哉？剥之为占，「不利攸往」。五逼孤阳，上临群阴，消长之门，咎之府也。而五以「贯鱼」承宠，上以「硕果」得舆，吉凶善败，大异彖占，何也？

夫阳一阴二，一翕二辟。翕者极于变而所致恒一；辟则自二以往，支分派别，累万而终不可得合。是故立一以应众，阳之德也；众至之不齐，阳之遇也。遇有丰歉，德无盈虚。时值其不丰，天所不容已，而况于万物乎？若其德，则岂有丰歉之疑哉？而以一应众者，高而无亲，亦屡顾而恐失其址。恐失其址，道在安止以固居焉。剥之一阳，艮之所由成也。贞位而不迁，则可谓安止以固居者矣。

物性之感，一危而二安，一实而二虚。危者资物而俯，安者善感而仰；实者有余而与，

虛者不足而求。始感而妄从，既求而无节者，阴之性也。以喜往，以求干，不给于与而生其厌，则抱怨以返，而召其陵削，阳之穷也。惟阳德之善者，于其来感，绝其往来，不歆其迎，不拒其至，尽彼之用，而不以我殉之，若是者，艮固优有其德矣。尽彼之用，知其可以为「舆」也，不以我殉，授以「贯鱼」之制而不就与为耦也，则民载君之分定，男统女之势顺矣。民载君，则眇躬立于万姓之上而不孤，男统女，则情欲节于礼义之防而乱自息。故五、上之交，阴阳之制，治乱之门，而卒以得利。

其所不利，惟不往也^①，故彖曰「不利有攸往」。不往，则利矣。盖往者，止之反也。而物之往者，必先之以来。其能不往者，必其无来者也。当剝之世，不能以止道制其来以绝其往，则不可谓之知时矣。

危者求安，情迫而求恒速；虚者求实，情隐而求恒缓。以速交缓，故阳方求而屡求之，以缓持速，故阴实求而名不求。往求之数，阳得之多，阴得之少。而其继也，阴虚往而实归，阳实往而虚归，则阳剝矣。不善处剝者，孤子而惧，惧阴之盛而遐心我也；既而彼以喜动，则歆然忘己而殉之。忘己者丧己，殉阴者力尽而不给于殉，虽欲不惫，其将能乎！如是则往而为来，来而必往，利在室而害在门矣。惟反其道而用艮之止，以阴为舆，载己以

①「其所不利，惟不往也」，据文义应作「其所不利，惟往也」。

动，而已固静，则阴亦自安其壺范，而终不敢相凌。则彖之「不利有攸往」者，正利其止。而五、上之承宠以得與也，惟不往之得利。卦与爻，其旨一矣。

呜乎！阴阳多少之数，俯仰求与之情，见于人事之大者，莫君民、男女之间若也。君一而民众，男一而女众，虚实安危，数莫之过也。嬖之下女，亲迎而授绥，君之下民，先悦而后劳，以宜室家，以怀万国，固其效矣。然非夫剝之时也。不幸而剝矣，而不以艮止之道安宅于上，惑男不已，犹徇其恩，人满无政，犹沾其誉，耽燕寝之私，行媚众之术，则未有不急者也。不逐逐于声色者，女不足以为戎，不汲汲于天位者，民无挟以相叛。韦后要房州之誓，李密散敖仓之粟，攸往之不利，其大者也。而岂但此哉！

复

说圣人者曰：「与太虚同体。」夫所谓「太虚」者，有象乎？无象乎？其无象也，耳目心思之所穷，是非得失之所废，明暗枉直之所不施，亲疏厚薄之所不设，将毋其为圣人者，无形无色，无仁无义，无礼无学，流散澌灭，而别有以为「涤除玄览」乎？若夫其有象者，气成而天，形成而地，火有其熟，水有其濡，草木有其根茎，人物有其父子，所统者为之君，所合者为之类，有是故有非，有欲斯有理，仁有其泽，义有其制，礼有其经，学有其效，则固不可以

「太虛」名之者也。

故夫乾之六阳，乾之位也；坤之六阴，坤之位也；乾始交坤而得复，人之位也。天地之生，以人为始。故其弔灵而聚美，首物以克家，明聪睿哲，流动以入物之藏，而显天地之妙用，人实任之。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圣人者，亦人也；反本自立而体天地之生，则全乎人矣；何事堕其已生，沦于未有，以求肖于所谓「太虛」也哉？

今夫人之有生，天事惟父，地事惟母。天地之际，间不容发，而阴阳无畔者谓之冲；其清浊异用，多少分剂之不齐，而同功无忤者谓之和。冲和者，行乎天地而天地俱有之，相会以广所生，非离天地而别为一物也。故保合则为冲和，奠位则为乾坤。乾任为父，父施者少；坤任为母，母养者多；以少化多而人生焉。少者翕而致一，多者辟而赅众；少者藏而给有，多者散而之无；少者清而司贵，多者浊而司贱。冲和既凝，相涵相持，无有疆畔。而清者恒深处以成性，浊者恒周廓以成形。形外而著，性内而隐。著者轮廓实，而得阴之辟，动与物交。隐者退藏虚，而得阳之翕，专与道应。交物因动，无为之主，则内逼而危。应道能专，其致不用，则孤守而微。阴阳均有其冲和，而逮其各致于人，因性情而分贵贱者，亦甚不容已于区别矣。然若此者，非阴阳之咎也。阴阳者，初不授人以危微，而使失天地之心者也。圣人曙乎此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者，科以为教，则有同功而异用

者焉。

其异用者奈何？人自未生以有生，自有生以尽乎生，其得阳少而内，得阴多而外，翕专辟动以为生始，盖相若也，复道也。阴气善感，感阳而变，既变而分阳之功，交起其用，则多少齐量而功效无殊者，亦相若也，泰道也。此两者，动异时，静异体，而要以求致成能于继善则同焉。故仲尼之教，颜、曾之受，于此别焉。

子之许颜子曰：「颜氏之子，其庶几乎！」庶几于复也。复者，阳一而阴五之卦也。阳一故微，阴五故危。一阳居内而为性，在性而具天则，而性为「礼」。五阴居外而为形，由形以交物状，而形为「己」。取少以治多，贵内而贱外，于是乎于阴之繁多尊宠，得中位。厚利吾生，皆戒心以临之，而惟恐其相犯。故六二以上，由礼言之，则见为己，由己言之，则见为人。对礼之己，虑随物化，则尚「克己」。对己之人，虑以性迁，则戒「由人」。精以择之，一以服膺，乃以妙用专翕之孤阳，平其畸重畸轻之数，而斟酌损益以立权衡，则冲和凝而道体定矣。此其教，尊之以有生之始。舜昉之，孔子述之，颜子承之。邵子犹将见之，故曰「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贵其少也。

若其授曾子也，则有别矣。曰「一贯」，则己与礼不可得而多少也；曰「忠恕」，则人与己不可得而多少也。不殊己者，于形见性；不殊人者，于动见静。则己不事克而人无不可由

矣。此非以奖阴而敌阳也。人之初生，与天俱生，以天具人之理也。人之方生，因天而生，以人资天之气也。凝其〔方〕〔初〕生之理而为「复礼」^①，善其方生之气而为「养气」。理者天之贞常也，气者天地之均用也。故曰「天开于子」而「人生于寅」。开子者复，生寅者泰。为主于复者，阳少阴多，养阳治阴以养太和，故复曰「至日闭关，后不省方」，大养阳也。为用于泰者，阴感阳变，阴阳齐致以建大中，故泰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善用阴也。复以养阳，故己不可以为礼。泰以用阴，故形色而即为天性。然其为裁成而辅相者，先立己而广及物，端本而辨内外者，秩序井然。抑非若释氏之以作用为性，而谓佛身充满于法界也。泰之传曰「内君子而外小人」，则其洁静精微，主阳宾阴者，盖慎之至矣。是故守身以为体，正物以为用。此其教，谨之于方生之成。孔子昉之，曾子述之，孟子著之。程子固将守之，故曰「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泰其交也。

自未生以有生，自有生以尽于生，灵一而蠢万，性一而情万，非迎其始，后不易裁，复以「见天地之心」与化俱而体天道者也。阴感阳而变，变而与阳同功，性情互藏其宅，理气交善其用，泰以「相天地之宜」因化盛而尽人道者也。而要以为功于天地，以不息其生，故曰「同功」也。生者实，不生者虚。而曰「心如太虚」，则智如舜而戒其危，保其微，允执以为不

① 这句承上文「人之初生，与天俱生，以天具人之理也」而言，「方」字应是「初」字之误，今改。

匿其藏，又何为邪？

呜乎！天地之生亦大矣。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惟其日生，故前无不生，后无不至。冬至子之半，历之元也，天之开也；「七日来复」，冬至子之半也。如其曰「天昔者而开于子，有数可得而纪，而前此者无有」焉，则复宜立一阳于冲寂无画之际，而何为列五阴于上而一阳以出也哉？然则天之未开，将毋无在而非坤地之体，充牣障塞，无有间隙，天乃徐穴其下以舒光而成象也乎？不识天之未出者，以何为次舍？地之所穴者，以何为归余也？

初九曰「不远复」，「不远」之为言，较「七日」而更密矣。阳一不交，则阴过而生息。生不可息，复不远矣。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不息之诚，生于一念之复，其所赖于贤人君子者大矣。「有过未尝不知，知而未尝复为」，「过」者阴，「知」者阳。存阳于阴中，天地之生永于颜氏之知，此「丧予」叹而后学穷，绝学无传，夫子之所以深其忧患与！

无妄

天上地下，清宁即位，震之一阳生于地中，来无所期，造始群有以应乎天，寻常之见所疑为妄至而不诚者也。夫以为妄，则莫妄于阴阳矣。阴阳体道，道无从来，则莫妄于道矣。

道有阴阳，阴阳生群有，相生之妙，求其实而不可亟见，则又莫妄于生矣。不生而无，生而始有，则又莫妄于有矣。

索真不得，据妄为宗，妄无可依，别求真主，故彼为之说曰：「非因非缘，非和非合，非自非然；如梦如幻，如石女儿，如龟毛兔角；捏目成花，闻梅生液；而真人无位，浮寄肉团；三寸离钩，金鳞别觅。」率其所见，以真为妄，以妄为真。故其至也：厌弃此身，以拣净垢；有之既妄，趣死为乐；生之既妄，灭伦为净。何怪其裂天彝而毁人纪哉！

若夫以有为迹，以无为常，背阴抱阳，中虚成实，斥真不仁，游妄自得，故抑为之说曰：「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反以为用，弱以为动；糠秕仁义，刍狗万物。」究其所归，以得为妄，以丧为真，器外求道，性外求命，阳不任化，阴不任疑。故其至也：绝弃圣智，颠倒生死，以有为妄，斗衡可折；以生为妄，哀乐俱舍。又何怪其规避昼夜之常，以冀长生之陋说哉！

请得而析之。为释言者，亦知妄之不可依也；为老言者，亦知妄之不可常也。然则可依而有常者之无妄，虽有尺喙，其能破此以自怙哉！王鲔水（如露）入腹而死，水可依而鲔迷所依；蜀犬见雪而吠，雪本常而犬见不常。彼固骄语「大千」「八极」者，乃巧测一端，因自缠棘，而同鲔犬之智，岂不哀哉！鲔迷所依，则水即其毒，故释曰「三毒」；犬目无常，则雪即其患，故老曰「大患」。夫以为毒患，而有不急舍之者乎？则其惧之甚，急之甚，速捐其生理而

不恤，亦畏溺者之迫，自投于渊也。

夫可依者有也，至常者生也，皆无妄而不可谓之妄也。奚以明其然也？

既已为人矣，非蚁之仰行，则依地住；非螾之穴壤，则依空住；非蜀山之雪蛆不求暖，则依火住；非火山之鼠不求润，则依水住；以至依粟已饥，依浆已渴。其不然而已于饥渴者，则非人矣。粟依土长，浆依水成。依种而生，依器而挹。以莢种粟粟不生，以块取水水不挹。相待而有，无待而无。若夫以粟种粟，以器挹水，枫无柳枝，粟无枣实，成功之退，以生将来，取用不爽，物物相依，所依者之足依，无毫发疑似之或欺。而曰此妄也，然则彼之所谓「真空」者，将有一成不易之型，何不取两间灵、蠢、蛟、丑之生，如一印之文，均无差别也哉？是故阴阳奠位，一阳内动，情不容吝，机不容止，破块启蒙，灿然皆有。静者治地，动者起功。治地者有而富有，起功者有而日新。殊形别质，利用安身。其不得以有为不可依者〔而谓之妄〕，其亦明矣。

又既已为之人矣，生死者昼夜也，昼夜者古今也。祖祢之日月，昔有来也；子孙之日月，后有往也。由其同生，知其同死；由其同死，知其同生。同死者退，同生者进，进退相禅，无不生之日月。春暄夏炎，秋清冬凜，寅明申晦。非芽不蕊，非蕊不花，非花不实，非实不芽。进而求之，非阴阳定裁，不有荏苒；非阳动阴感，不相柑蓐。今岁之生，昔岁之生，虽

有巧历，不能分其形埒。物情非妄，皆以生征。征于人者，情为尤显。踞折必喜，箕踞必怒，墟墓必哀，琴尊必乐。性静非无，形动必合。可不谓天下之至常者乎！若夫其未尝生者，一亩之土，可粟可莠；一罍之水，可沐可灌。型范未受于天，化裁未待于人也，乃人亦不得而利用之矣。不动之常，惟以动验；既动之常，不待反推。是静因动而得常，动不因（动）〔静〕而载一○。故动而生者，一岁之生，一日之生，一念之生，放于无穷，范围不过，非得有参差诡异，或作或辍之情形也。其不得以生为不可常而谓之妄，抑又明矣。

夫然，其常而可依者，皆其生而有；其生而有者，非妄而必真。故雷承天以动，起物之生，造物之有，而物与无妄，于以对时，于以育物，岂有他哉！

因是论之：凡生而有者，有为胚胎，有为流荡，有为灌注，有为衰减，有为散灭，固因缘和合自然之妙合，万物之所出入，仁义之所张弛也。胚胎者，阴阳充积，聚定其基也。流荡者，静躁往来，阴在而阳感也。灌注者，有形有情，本所自生，同类牖纳，阴阳之施予而不倦者也。其既则衰减矣。基量有穷，予之而不能多受也。又其既则散灭矣。衰减之穷，予而不茹，则推故而别致其新也。

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然而合事近喜，离事近忧，乍往必惊，徐来非故。

○「静」原作「动」，据上文「既动之常」，不待反推「文」义改。

则哀戚哭踊所以留阴阳之生，靳其离而惜其合，则人所以绍天地之生理而依依不舍于其常者也。然而以之为哀而不以之为患，何也？哀者必真而患者必妄也。

且天地之生也，则人以为贵。草木任生而不恤其死，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废天地之化。故哀与患，人禽之大别也。而庸夫恒致其患，则禽心长而人理短。愚者不知死之必生，故患死；巧者知生之必死，则且患生。所患者必思离之。离而闪烁规避其中者，老之以反为用也；离而超忽游佚其外者，释之以离钩为金鳞也。其为患也均，而致死其情以求生也亦均。「乃若其情，则可以善矣。」情者，阴阳之几，凝于性而效其能者也，其可死哉？故无妄之象：刚上柔下，情所不交，是谓否塞；阳因情动，无期而来，为阴之主，因昔之哀，生今之乐，则天下之生，日就于繁富矣。

夫生理之运行，极情为量，迨其灌注，因量为增。情不尽于（一）「所」生，故生有所限，量本受于至正，故生不容乖。则既生以后，百年之中，阅物之万，应事之蹟，因物事而得理，推理而必合于生，因生而得仁，因仁而得义，因仁义而得礼乐刑政，极至于死而哀之以存生理于延衰者，亦盛矣哉！终日劳劳而恐不逮矣，何暇患焉！授之尧名而喜，授之桀号而戚。喜事近生，戚事近死。近生者可依而有常。然则仁义之藏，礼乐刑政之府，亦孰有所妄也哉！故贱形必贱情，贱情必贱生，贱生必贱仁义，贱仁义必离生，离生必谓无为真而谓生为

妄，而二氏之「邪」说昌矣。

若夫有为胚胎，有为流荡，有为灌注，有为衰减，有为散灭者，情之量也。则生不可苟荣，而死不可致贱。「不可致贱」，则疾不可强而为药。强为药者，忘其所当尽之量而求之于无益，岂不悖与！单豹药之于外，张毅药之于内，老氏药之于腠理之推移，释氏药之于无形之罔两。故始于爱生，中于患生，卒于无生。呜乎！以是药而试之，吾未见其愈于禽鹿之骛走也。

夫治妄以真，则治无妄者必以妄矣。治真以妄，据妄为真，窃据为真，愈诡于妄。逮其末流，于是而有彼家炉火之事，而有嘐嘐观想之术，则礪礪杂投，不可复诘。彼始为其说者，亦恶知患死相沿，患生作俑，其邪妄之一至于此哉！

是故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百年一心，战战栗栗，践其真而未逮，又何敢以此为妄而轻试之药也哉！故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盖言生而有也。

大畜

畜，止也，养也。以养止之，小畜也；以止养之，大畜也。小畜阴之弱者，其畜也微；大

畜阴盛而中，其畜也厚。而不仅仅也。小畜，巽畜之也；大畜，艮畜之也。艮体刚而以止为德，异乎巽之柔而以养为止之术也。

夫乾奠位于方来，而无如其性之健行也。行则舍其方来之位而且之于往。往则失基，失基则命不凝。不止其来，必成乎往。故止之者，所以为功于乾也。

凡欲为功于刚健之才者，其道有二：彼方刚也，而我以柔治之，姑予之养，以调其蹇蹀之气，微用其阴，厚予以阳，一若规之，一若承之。得此道者，以为讽谏。是其为术，倡于庄周人间世之篇，而东方朔、司马相如之流以劝百而讽一。识者固将贱之曰：此优俳之技也。昔者优旃以畜秦之暴主，朔、相如以畜汉之鸷君，谓将承我而规寓焉，无能大改其德而祇以自辱。流俗不审，犹乐称说之曰：「谏有五，讽为上。」呜乎！苏轼、李贽之以惑人心者，庸夫喜之，而道丧久矣。彼方刚也，而患在行而不知反，我亟止之而实以养之，闲邪者敦笃其诚而不舍其中。得此道者，格君心之非。人有不适，政有不闻，伊尹以之放桐而不疑，傅说以之昌言而不讳，孔、孟以之老于行而不悔。而流俗或讥之曰：「此迂而寡效也。」昔者程子以谏折柳枝而致怪于母后，朱子以「惟此四字」而见忌于党人。呜乎！合则行，不合则去耳。又其义不可去者，从龙、比于九京已耳。借其劝百而讽一，不从所讽而乐其劝，将如之何？马融广成之颂，亦效朔、相如而终之以谄矣。

故大畜者，畜道之正者也。牛牯故任载，豕豮故任饲，初不谋彼之我喜，而庆固自来。至于刚正道孚，在彼受輿卫之闲，在我得大行之志，然后吾养之心，昭示上下，质告鬼神而无歉。大川之涉，其理楫占风，郑重于津泊者，非一日矣。故君子弗言事君也，自靖而已矣，弗言交友也，自正而已矣。学博而德厚，德厚而志伸，志伸而威望不诎。可否一准于道，进退一秉于诚。故曰「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正己无求，端凝不妄，然后可以「不家食」而吉矣。

淫行逞，邪说兴，以怀祿固宠之邪心，矜饲虎探鳞之巧技，进以取容悦之实，退以谢寒蝉之咎，施施然曰：「谏有五，讽为上」，「月望」而太阳亏，「輿说」而「征凶」终，将谁尤哉！将谁尤哉！

颐

一

颐，象也。象其为颐，而未象其为养。然则设颐于此，养不期而自至乎？圣人何以劳天下于耕稼渔猎？抑设象于此而复邀养于他，则养固外待，「观朵颐」者又何以凶邪？

夫颐之成象，固阴阳之即位而为形体，而颐之成用，资养之具亦阴阳互致而为精腴。

故二氣構形，形以成；二氣輔形，形以養。能任其養，所給其養，終百年而无非取足于陰陽。是大造者即以生万物之理氣為成人形質之撰，交用其实而資以不匱。則老子所謂「沖，而用之或不盈」，其亦誣矣。

夫頤，中虛者也。中虛似沖，所受不盈，而有生之養資焉，則老子之言疑乎肖。而抑又不然。其將以頤之用，以虛邀實者為沖乎？則頤之或動或止，在輔、車、唇、頤之各效者，用實也，非用虛也。假令以物投于非頤之虛，其虛均也，而與人漠不相與。則頤中之虛，資輔、車、唇、頤動止之實以為用，明矣。將以頤之體，外實中虛者為沖乎？則死者之頤，未嘗有所窒塞，而何以殊邪？外實而靈，中虛而動，屈伸翕辟之氣行焉。則頤中之虛，自有其不虛者，而特不可以睹聞測也，明矣。彼其說，精專于養生，而不知養抑不知生也有如此，故曰誣也。

夫圣人深察于陰陽，以辨養道之正，則有道矣。養万物者陰陽也，養陰者陽也。陽在天而成象，陰在地而成形。天包地外而入于地中，无形而成用；地處天中而受天之持，有形而結體。无形无涯，有形有涯。无涯生有涯，有涯息无涯。无形入有形，有形止无形。陰靜善取，陽動善變。取盈不積，資所厚繼；陽動不停，推陳致新。分為榮卫，暢于四末，四末以強，九官以靈，一皆動而能變者以象運之。故曰養陰者陽也。若其養万物者，陽不專功，

取材于阴，然而大化之行，启不言之利，则亦终于阳也。阳任春夏，阴任秋冬。春夏华荣，秋冬成实，以述言，阴为阳具。然而阳德阴刑，德生刑杀，秋冬物成而止息，春夏物稚而方来，凝实自终，阴无利物之志。是故阳之为言养也，阴之为言幽也。然则观其所养，物养于阳，观其自养，阴养于阳。顺天之道，知人之生，而养正之道不迷矣。

圣人之「养万民」，法阳之富，君子之「节饮食」，法阳之清。有养大而舍小，法阳贵而阴贱；有捐养以成仁，法阳刚而「阴柔」^①。如是，则阳听养于阴，道固宜尔，而四阴致养，何以云「颠」云「拂」也？阳君阴民，阴多阳少。民义奉君，少不给予，其义悖矣。乃养之为道，顺则流，逆则节，故无有不颠不拂而可用养者也。故曰「以人从欲实难」，「经」不可恃也。

乃初、上胥阳，皆养阴者也，而上为「由颐」，初为「观颐」，何也？颐之所以能动而咀物者下也，而上则静。凡剗割之用皆自上而下，而颐之咀物也反是。动者以欲兴而尸劳，止者以静俟而自得；以欲兴者虽劳而贱，以静俟者虽得而不贪；此亦君子小人之别也。均之为养，而初见可欲而即动焉，不亦急乎？功名之会，迫启者阳骄之羞也，而况饮食哉？故君子「慎言语，节饮食」，皆戒之于其动也。

呜乎！鄙夫之动于欲者，不足道已。霸者以养道市民而挟刑心，异端以冲用养生而逆

①「而」字，据上文「法阳贵而阴贱」文例补。

生理，皆陰教也。知陰之无成，阳之任养，于虚而得实，贱顺欲而乐静正，〔尚〕其庶乎！

二

均为「颠」「拂」，而二、三何以凶邪？君子之于养也，别嫌而安所遇。二、三与初为体，今以初贪而不戢，乃非分而需养于上。上为艮止，恩有所裁，不特拂经，欲亦不遂，故二逢于丘之凶，三蔑十年之利。丘者高位，十年远期。位疏而期远，望其相给，不亦难乎！震临卯位，十年而至丑。艮居丑寅之交，即有所施，必待十年之后。晨烟不续，越陌相求，涸鲋难留，河清谁俟，不复能永年矣。虽托贞廉，凶还自致，则何似别嫌而安遇于早，自决于十年之前乎？

上者，三之应也，而不与三以养，何也？贵而无位，所处亦危矣，惟奉大公以养物，斯德施光而自他有庆。系私以酬酢，上义之所不出也。四为艮体，同气先施，挹之不劳，受之不忤，「耿耿」「逐逐」，其何咎焉！使于陵仲子而知此义，可无洁口腹于母兄之侧矣。呜乎！取舍之间，盖可忽乎哉！

大过

有位者，物之贵也；同类者，气之求也。择位而得中，聚族而〔无〕〔与〕处，摈斥异己，远

居裔（宋「夷」），甘言不为之动，害机不为之伤，斯不亦天下之至愉快者哉？大过以之聚四阳于同席，宅四位之奥区，彼初之与上，若欲窥其藩棘而不可得。其择利而蹈，绝拒异己者，可为峻矣。呜乎！峻者所以为甚，甚者所以为过。天下焉有待小人不以其道如此，而能免其谪于君子乎？

夫阴阳之始，非有善恶之垠鄂，邈如河汉也。翕辟者一气也，情各有其几，功各有其效；生者道之生，杀者亦道之杀。有情则各有其愿，有功则各有其时，虽严防而力拒之，不能平其愿而抑其得志之时矣。故怨开于阳而成于阴，势极于阳而反于阴，则亦无宁戒此而持其平。又况性情功效之相需而不相舍乎？

是故君以民为基，生以杀为辅。无民而君不立，无杀而生不继。资其力，合其用，则阳有时舍位而不吝，阴有时即位而不惭。而独使之浮游散地，失据离群，开相怨之门，激相倾之势，则大之过也，亦自桡而自弱矣。故高居荣观者，鳞鬣翼阁，示雄壮之观，而栋则托址于卑下。桡其卑下，则危其崇高，未有能安者也。

且夫阳之过也，以保一时之往也。乃其援引固结，相与以明得意者，其去小人之噂沓背憎，志虽异而情不殊。情不殊则物或瞷之。物或瞷之，则势难孤立。有所欲为而缺阴之用，则有所必求而偷合乎阴矣。故年不谋老少，吉不卜从违，白首无惭，弱龄无待，相邻而

靡，苟得而欢。将昔之怙党居中、绝阴于无位之初志，亦茫然而不可复问。而三、四之倚二、五，以睽离于所应者，且沮丧孤危，或凶或吝而不可保。故始为攻击，继为调停，快志须臾，坚壁难久。古今覆败之林，何有不酿成于此哉？而君子早已辨其无辅而不能久矣。

然则大过无取乎？（以「曰」：取之「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则得矣。故夷、齐兵之而不畏，巢、许招之而不来，自位其位而不位人所争之位，孤保深幽，敦土求仁，虽金刑居上，得势下戕，「灭顶」之凶，不足以咎。此所谓无可奈何而安命以立命者也。过此以往，则吾不知之矣。

坎

夫得貌而遗其心，天地阴阳之撰，足以导邪说、启淫思者，繁有之矣，而况其他乎？

是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内生为心，外成为貌；心肖所生，貌肖所成；然则水其以天为心邪！生事近先，成事近后。而方其生之，旋与为（生）（成）；方其成之，犹与为生；中不先立，成不后建，转造共功，道行无间，又坎之不仅以天为心也。

顾其已成，效动而性静；方其初生，效静而性动。静者阴也，动者阳也。动者效生，则万物之生皆以阳为心。而水之生也，亦乘乎性之动，儿以为生主，则坎固壹以阳为心矣。故

其为象，剛以為中。剛以為中而剛不見于貌，心之退藏于密而不著者也。心藏于密，而肖所成以為貌，水之所以險與！

然則「流而不盈」，陰之用也，行之險也。陰虛善隨，陽實不屈。實以為體，虛以為用，給万物以柔靡，佯退而自怙其堅悍，則天下之機變刻深者，水不得而辭。而老氏猶宗之以為「教父」，曰「上善若水」，則亦乐用其貌而師之，以蘊險于衷。是故天下之至險者，莫老氏若焉。

試與論之。終归于不盈者，豈徒水哉？火、木、土、金，相與終古而不見其積。則消归挽运者，皆不盈以為功。而水特出其不盈者以與人相見，則其險也，亦水之儼薄而未能深几者也。不足与深几，而水亦忧其易毀。乃終古而无易（水）「毀」之忧者，圣人极其退藏而表章之曰「不盈」而「行險」者，何恃乎？恃其不失信而已。

何以知其信之不失也？生之建也，知以為始，能以為成。乾知坤能，知剛能柔。知先自知，能必及物。及物則中出而即物，自知則引物以實中。引物實中，而晶耀含光，无之有改。故乾道之以剛為明者惟此，而水始得之以為內景。物過而納之以取照，照而不迁其形，水固有主而不乱矣。生之積也，初生而盛，继生而減，減則因嬪以相濟，故木、火与金

◎这句据文义疑应作「知者自知」。

皆有所凭借以生，而水无所借。无所借者，借于天之始化也。有借而生者，有时而杀，故木时萎，火时灭，金时蚀，而水不时穷。升降相资，波流相续，所借者真，所生者常，不借彼以盛，不殫彼而减，则水居恒而不间矣。不乱不间，水之以信为体也。

乃若其用，坎居正北，时在冬至，阳动阴中，德室刑野，为乾长子，代天润生，物以为昌，人以为荣。乾德任生，致用在水，故肾为命枢子父之府，黄钟为律纪十二宫之准。终古给生，运至不爽，润而可依，给用而不匮，水之以信为用也。

由是观之，合体用而皆信。乃捷取其貌者不易见焉。故坎有孚，而孚亦维心。坎之心，天之心也，「亨」以此尔。

虽然，心貌异致，信在中而未孚于外，则固险矣。物之险，以信平之；己之险，以信守之。则其为信也，亦介于危疑而孤保于一心也，故曰「不失」。「不失」者，岂不靳靳乎其恐失之也哉？

故信，土德也，而水与土相依而不暂舍。以土制水，水乐受其制以自存。制而信存，不制而信失。未审乎此，而欲不凝滞而与物推移，顾别求「甚真」之信于「窈冥」之中，其居德不亦险乎！故君子于德行则常之，于教事则习之，而终不法其不盈，斯亦不惑于水之貌而取其柔而无质者以为上善也。

离

圣人者，与万物同其忧患者也，生而得其利，死而畏其神，亡而用其教，故阖棺而情未息。若夫任达以怡生，恣情而亡恤，诞曼波流，捐心去虑，忧之不存，明之衰矣。易曰「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岂以奖忘忧而废同患也哉？

尝论之。定大器者非以为利，成大功者非以为名。圣人之生，以其为顓蒙之耳目也，则以为天地之日月也。故物忧与忧，物患与患，胥天下以明而离于暗，而圣人释矣。生而身致之，圣人之力；没而人继之，圣人之心。力尽心周而忧患释，岂其沾沾然以为己之功名而利赖之！是故抚大器，成大功，特详于付托之得人。付之暗，其忧也；付之明，则喜也。幸其以明续明矣；在人无异于在己，其何吝焉，而足劳其嗟哉？

菁华既竭，古人以褰裳异姓而不伤；遂为闲人，后世以妒媚其子而不广。然则歌嗟异意，付托之际，难言之矣。而莫陋乎其有吝心。有吝心者，近而吝留于心身，远而吝留于子孙，握固天下，如死生之与其。借有贤智，编棘树藩，以左掣而右曳之。气馁援孤，卒隕获于老妇孤儿之手，以授之夷狄、盗贼而不恤。陆机之哀魏武，岂徒在稚妻少子之依依者哉？才相均，德相若，情相合，时相擅，先后异体而同明。此而嗟焉，则气萎暮年而情长敝

屣，不已陋与！

惟其然也，故九四之来，亦物理之恒，而成「突如」之势矣。帆低浪涌，局固盗规，刚以相乘，返而见迫，悲欢异室，宾主交疑，前薪地尽而后焰无根，以我之吝，成彼之攘，欺天绝人，无所容而不忘。三、四之际，诚今古寒心之至矣。

呜乎！无不失之天步，无不毁之宗祧，而无可晦昧之人心，无可阴幽之日月。夏、商之授于圣人，贤于周之强国；周之授于强国，贤于汉之奸臣；汉之授于奸臣，贤于唐之盗贼；唐之授于盗贼，贤于宋之夷狄。不能必继我者之重明也，则择祸莫「于」〔如〕轻^①，毋亦早留余地，以揖延俦伍而进之。操暗昧之情，于可继者而吝予之，则不可继者进矣。子曰：「大道之公，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忧周之失所继也。惟圣人（惟）〔为〕能忧其所忧而乐其所乐^②，则圣人终以忧治天下之患，而岂曰苟可以乐而且自乐哉？

① 如「原作」于，据文义及本书乾卦第六论「择祸莫如轻」改。

② 为「原作」惟，据文义改。

周易外传卷三

咸

卦以利用，则皆亲乎人之事，而惟咸则近取诸身，何也？义莫重乎亲始，道莫备乎观成。以始为亲，故寂光镜影，量乍现而性无体者，不足以为本也。以成为观，故潏淖纤靡，视则希而听则夷者，不可得而用也。此圣人之本天道、观物理、起人事以利用，而非异端之所得而乱也久矣。

天、地、人，三始者也。无有天而无地，无有天地而无人，无有道而无天地。故道以阴阳为体，阴阳以道为体，交与为体，终无有虚县孤致之道。故曰「无极而太极」，则亦太极而无极矣。

人之所自始者，其混沌而开辟也。而其现以为量、体以为性者，则惟阴阳之感。故溯乎父而天下之阳尽此，溯乎母而天下之阴尽此。父母之阴阳有定质，而性情俱不容已于感以生，则天下之大始尽此矣。由身以上，父、祖、高、曾，以及乎绵邈不可知之祖，而皆感以

为始。由身以下，子、孙、曾、玄，以及乎绵邈不可知之裔，而皆感之以为始。故感者，终始之无穷，而要居其最始者也。

无有男而无女，无有女而无男，无有男女而无形气。气充而情具，情具而感生，取诸怀来，阴阳固有，情定性凝，则莫不笃实而生其光辉矣。故今日卓然固有之身，立乎现前而形色不爽者，即感之所以为感。岂待别求之含藏种子之先，以为立命之区哉？

若其身之既有，则人之于天地，又其大成者也。乾一索而震，再索而坎，三索而艮，则乾道成矣；坤一索而巽，再索而离，三索而兑，则坤道成矣；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然则坎、离而上，亦阴阳之方经方纶而未即于成者与！

故坤立而乾斯交，乾立而坤斯交。一交而成命，基乃立焉；再交而成性，藏乃固焉；三交而成形，道乃显焉。性、命、形，三始同原而渐即于实。故乾坤之道，抵乎艮、兑，而后为之性命者，凝聚坚固，保合充实于人之有身。

且夫泰者，天地之交也，然性情交而功效未起。由泰而恒，由恒而既济，由既济而咸，皆有致一之感，必抵咸而后臻其极。臻其极，而外护性情，欣畅凝定，以固其阴阳之郭郭者，道乃盛而不可加。阳不外护，则阴（流）（波）流而不知其所止。阴不外护，则阳焰起而不烺其和。自我有身，而后护情归质，护性归虚，而人道乃正。借其不然，亦流荡往来于两

间，而无所效其知能矣。

是故以我为子而乃有父，以我为臣而乃有君，以我为己而乃有人，以我为人而乃有物，则亦以我为人而乃有天地。器道相须而成焉。未生以前，既死以后，则其未成而已不成者也。故形色与道，互相为体，而未有离矣。是何也？以其成也。故因其已成，观其大备，断然近取而见为吾身，岂有妄哉！

然则艮之亦取于身者，何也？艮者，乾道之成男也。阴无成而有终，故兑不足以象身，阳函阴而知始，故艮足以象身。禽狄知母而不知父，细人养小而不养大，惟能尽人道以立极者，尊阳而贱阴。虽然，艮非无阴者也，不如兑之尚之也。咸兼所始，艮专所成。圣人实见天性于形色之中，拟之而后言，岂虚加之也哉？

恒

以居则「亨」，以行则「利有攸往」，而值恒之时，无乎不凶，何也？恒者，咎之徒也。非恒以致咎，其时咎也。故「亨」而可「无咎」，亦断断乎其仅免于咎矣。

阴阳之相与，各从其类以为匹合，其道皆出乎泰否。雷风相际，或恒或益；水火相合，或济或未；山泽相偶，或咸或损。泰通而否塞，咸感而损伤，既济往而未济来，恒息而益生。

以泽注山，则润而生滋；以山临泽，则润而物觝。以水承火，则蕴而养和；以火煖水，则沸而就竭。以雷起风，则兴而及远；以风从雷，则止而向穷。

恒者，既然之卦也。阳老阴壮，为日夙矣。昔之日月不可追，而阳离乎地以且散于碧虚，阴反其居以旋归于穴壑。苟非体天地贞常之道，敦圣人不息之诚，未见其久而不衰者也。故恒者，凶吝之府。而当位者为尤甚焉，三、上之所以大逢其（吝）（咎）也。

气在内而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出矣而升乎风之上，阳志愜矣。气在外而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降乎雷之下，且入矣，阴情慰矣。风末雷收，非亢旱乘之，则噎霾斯起。故阴常散而缓，受交于阳而风雨时；寒暑正者，此益四「告公」之从，非恒初「求深」之获也。

故之六卦者，皆与泰否同情，而以阳下阴上为正。情不可极，势不可因，位不可怙。怙其位以保其固然，故恒四跃马关弓而禽终不获，恒初陆沈隐蔽而贞以孤危。当斯时也，自谓可以永年，而不知桑榆之且迫，何施而可哉！故地贵留其有余，情贵形其未顺。挟其宜上宜下之常，求而得焉，后此者将何继乎？是以君子甚危乎其成之已夙而无所拂也。

阳奋乎上，亢而穷则为灾；阴散乎下，抑而相疑则战。天地也，雷风也，水火也，山泽也，无之而不以阳升而阴降为凶吝之门也。体道者安其故常而不能调其静躁之气，曰「吾

率吾性情之「恒」也，其能「恒其德」而无羞者鲜矣。非恒也而后可以恒，恒者且不恒矣。天地之久照久成，圣人之久道，岂立不易之方，遂恃之以终古乎？故曰：「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规矩者恒也，巧者天地圣人之所以恒也。而仅恃乎天尊地卑、雷出风入之规矩乎！

遁

阴长之卦，由剝而下，莫盛于观，由姤而往，莫稚于遁。观逼处而无嫌，遁先时而早去者，何也？乘时者莫大乎位，正位者莫尚乎中。乍得所尚，虽小喜而志行，犹靳乎尊，虽将盈而意歉。故观四之视五，邈若天地而不可陵；遁二之视三，易若振落而无所忌。阳虽欲恃积刚以弗逝，其可得哉！然则阳之所以遁者，以二也。

二为小主而「小利贞」。当吾世而迫阳刚以不处，陆沈而不可拯，则小亦何「贞」之有哉？曰：阴之逼阳以遁者，时也；六之居二者，正也。正而思柔，与艮为体，而受止于三。此其为情，岂常有阴贼刑害，幸其去以遂僭侈之心乎？而当其时，则固授人以疑。无其心而授疑于人，二亦所遇之不辰矣。

则将告之曰：疑在人而自信者志，志不僭而疑非所嫌也。虽然，阳终疑而逝，则二欲达

其志而不可得。其位正，其势亲，可以挽将驾之轅而莫挽之，或挽之而情不及文，文不达志，无坚固不舍之情，无流连无已之意，则且欲挽之而终不可得。是何也？阳之决成乎必遁之世者，无可前可却之几也。而又孰与谅二相挽之心邪！故白驹之诗似之矣。其可留也，则絜维之，其不可留也，尤怀音于遐心之后。「莫之胜说」而犹且说与，抑亦可以谢咎于天人矣。虽然，二岂以苟谢其咎者自谓终留阳之志哉？

鱼石之止华元也，吕夷简之荐富范也，其情似也，而其德则非。殷之将亡，紂无遁德，而殷先王之庙社，则遘遁之时也。率汝坟之子弟，勤如毁之王家，以维系成汤之坠绪，如文王者，而后可谓「固志」焉。呜乎！难言之矣。

大壮

一

大壮之世，阴留中位，阳之长也。虽视泰为盛，而与复同机。复三阴不应阴，而频复且厉；大壮之三阳阴应，而同其「触藩」之志，岂不惫与！阳之施壮于阴也，非四不为功。震主而不嫌，犯类而不恤，四方劳勤于壮而未有宁，其俯而呼将伯之助，毋亦比邻之是求，乃舍其同气以甘阴之昵，甚矣，三之迷也！

壮者，阳之用也。阳化阴，则阴效阳为；阴化阳，则阳从阴志。物至知知，偕与俱化，而后阳德之壮，反为阴用；阴亦且乘须臾之离，恃内应而争一触，曰「我亦壮也」。是三本君子，特以荏苒私昵，投足于网罗之中而成乎厉，复谁得而援之，曰「此非小人之壮」也哉？甚矣，上六挟不逞以犯难，而三为其所罔也！

呜乎！处壮之世，盖亦难矣。以德，则阳消阴也；以位，则臣干君也。汤放桀于南巢，而曰「后世以台为口实」，则圣人惭矣。公羊奖赵鞅之叛，而王敦、萧道成尸祝之，曰「清君侧之恶」。尚往不止，乱臣借焉。为三不可，为四极难，大壮之吉，非贞何利哉？故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正大而天地之情见」，非以其情絜于天地者，鬻拳之自刖，不如屈子之放逐也。

二

处非所据之位，能因势之不留而去之，其犹足以补过乎！

纪侯大去其国，传曰「与其不爭而去」，非也。纪侯之国，纪侯之据也，非大壮之五也。其犹称纪侯，犹晋执虞公，著其位，罔其亡之易而甚其无悔之劣也。齐潜轅然侈衣带之肥，晋恭欣然操禅诏之笔，有人之心者，亦何以处斯哉？

惟壮之五乎！则触藩之羊，蒙虎皮而仅立于天步，其亡也，忽焉其势也，与哉其理也。

天迟回于久厌之心，而需期已届，人愤懣于无君之憾，而待旦方兴。藩决矣，與壯矣。是积鸷欲澄，东光初起之候也。丧之易，非羊之不幸也。知其易，不惊其丧，则可以自保，可以保其子孙，可以不貽惨毒于生民，可以不羈天诛于旦暮。国有归而朔旦正，蛙已静而雅乐闻，则以谢前者妄窃之辜，而又何悔之有焉！

故妥欢帖木耳之浩然于沙漠也，君子谓之曰「顺」，嘉其「无悔」之情也。完颜氏不遑而糜人膏，析人骨，爭死亡于蔡州，角之羸，亦心之慊矣。金源绝胤而蒙古之族至今存。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岂不谅夫！

晋

晋，进之也，延阴而进之也。夫物以同类为朋，类以相从为协。晋自观来，阴舍四而上处五，是殆绝其类矣。而恶知绝其类者为即尊而开其进之逵径乎？

晋五之于阳，需五之于阴，采入而据其尊，操彼之从违而招我之俦伍，有同情焉。需需阳以主阴，晋进阴以篡阳，情相若，道相反，晋非君子之卦也。则何取于「康侯」之绩乎？

离，丽也。丽乎阳者，非求以消阳也。阳明而阴暗，阴不能自明，故往丽焉。阳翕而

专，阴辟而化。阳处阴中，不随阴暗，故水内景；阴处阳中，随阳而明，故火外景。阴丽乎阳，依阳外著，延照三阴，俾不迷于所往，故离位在午，德任向明。然则五之进其类以升者，将欲祓濯昭苏，革其夙滞，以登于清明。在观之四，且观光于自他之耀，而今自有之，则可不谓人已互荣者与！夫然，而九四之阂于其中以塞阴之进也，亦鄙矣，宜初之傲不受命而不失其「裕」也。

是故阴阳有定质而无定情，君子小人有定品而无定性，则亦乐观其自处者何若也。五惟自昭而昭物，故福锡其类，可以履天位而无惭焉。虽然，四且疑之，上且伐之。阳失位而志不平，亦其宜也。春秋序五伯之绩，而易许晋之「康侯」，其圣人之不得已者与！

明夷

阳进而上三，阴退而下二。进而上者志在外，退而下者志在内，皆绝群之爻也。明夷之象，二顺服事而三用逆取，五贞自靖而四出迎师，则君臣内外之势，其亦变矣。

夫四，与坤为体，而上晦而不见知，与初为应，而初高而不可继。则乘时之士，弃晦从明，反思自效于「南狩」者，在紂其为商容而不为祖伊与？

坤离殊分，臣主异势。上虽暗极，积厚居尊，四国为朋，同恶相依。六四身与同俦，地

与同国，其虚实前却之故，知之深矣，故阳与共事而密观其衅，「获心」而尽彼情形，「出门」而输于新主。则甲子之朝，倒戈北向者，非无有以为之内应也。故暗主淫朋离心离德之隐微，久已听大邑之区画，五虽婉恋以昵于宗邦，麦秀之渐渐，不能谋狡童于秘地矣。故鸣条之誓辞，靳靳其未宣也。武王暴纣之罪，宫壶游观、老夫孕妇之毫毛纤芥而无不悉，士女玄黄、震动臣附之合离早暮而壹不爽其所料，谁令传之？谁与验之？我知「获心」「出门」者之夙输为「南狩」之资也。

然则圣人将以崇阴谋而奖乱乎？曰：上之暗也，失其位也。失其位，则天下之攘臂而觊之者，岂但我哉？授之人也，则不如在我。内揆己德，丽天而明，可以征矣，然且孤注寡谋以召败。彼懵不知，终不足以延登天之势，则盗窃纷纭，晦以承晦者，天下终无昭苏之一旦，岂但十五王之令绪坠地以为忧乎？絜大公之情，求同患之志，「上帝临汝，勿贰汝心」，则功名谋略之士，亦乐进焉，而不复望以松筠之节矣。

宋襄之愚也，却子鱼之谋，而荆蛮气盛。故不如鄢陵之役，贾皇在侧，而一矢壮中原之势矣。成则配天，败则隕祚，岌岌然得失在俄顷之间，而敢以天命民生浪掷而不恤也哉？是故西周之灭也，犬戎蹂乎镐京，幽王死于贼手。秦于是时，进不能匡王国以靖臣义，退不能剪豺狼以请天命，苟安窃取，偃卧西陲。数十世之后，乃始诈给毒刘，争帝于戈铤之下。

失正統者三十余年，际杀运者四百余岁，机失事非，混一而名终不正，再传而天下瓦解，岂徒在攻守异势之末流乎？故谋之周，行之决，进乘时之士而与共功名，未可以贰于所事而厌薄之也。

虽然，极明夷之变，序「南狩」之绩者，周公也。文王之当此，则曰「利艰贞」而已。故周德之至，必推本于文王。而武、周之事，仲尼勿详焉。武、周之功，王之终而霸几见矣。当其世而有君子者，「于飞」「不食」，而勿恤「主人」之言，岂非正哉？「商容之闾虽式，雒邑之顽民，公亦不得视飞廉之罚以剪除之。初九之义，公之所不得废也。」「南狩」之世，无「于飞」之君子，君臣之义息矣。义者，制事以裁理也。王逢处晋之世，而效明夷之飞，人之称此以「不食」也，何义乎？

家人

居尊则喜，处卑则忤，情之常也，虽阴阳而吾知其且然。家人之体，九正位乎五，二不敢干，四不敢逼，以分正情，而忤消乎下，则阴固自处以贞矣。阳居中得正，大正以率物，何患乎阴之不从！而家人之申训，惟在「女贞」者，何也？

阳刚有余，阴柔不足。有余者盛，不足者争。同处而争，阳尊不保。故阴乘阳，女亢

男，天下亦繁有之矣。家人之体，巽与离皆阴也。阴主阳宾，而阴能自守其位，其犹女道之本正而无颇者与！虽然，各处其位，未有歉也；使之止而不洩，静而不竞，刚明外护，以成女之贞而不过者，为「闲」为「威」，初、上之功亦大矣哉！

故阴阳得位之卦四：曰渐，曰既济，曰蹇，曰家人。彼三卦者，皆增阴而启其竞洩；渐疑于下靡，则初厉于小子；既济嫌于上滥，则上厉于濡首；蹇辟户以四达，而终以陷阳而几不得出。其惟家人乎！闲之于下，许子以制母；威之于上，尊主以治从；而后阴虽忮忌柔曼以为情，终以保贞而勿失矣。

或曰：德以绥顺，威以莅逆。二中而为离明之内主，四退而成巽顺之令德，是物本正。而过用其刚，不已甚乎？

则将释之曰：以言乎天地之间，其初岂有不正者哉？虽有哲妇，始必从夫；虽有鬻子，生必依父；是位本正也。闺闼之内，绝爱则夫妇楮；庭庑之下，寡恩则父子离；是情本正也。因其正位，用其正情，习以相沿，而倒施戾出之几，成于至微，而终于不可揜。故君子不强裁以分之所无，而不忽于名之本正，然后正者终正而不渝。故曰：「发乎情，止乎理，和乐而不淫，怨诽而不伤。」逮其既淫既伤而治之，则戕恩害性之事起矣。

言前有性以为物，行余有道以为恒，初、上所以立位外而治位中也。涉于位则情已发，

情已发则变必生。三入二阴之中，赧色危颜以争得失，「妇子嘻嘻」，终不免矣。颜之推曰：「梁元帝之世，有中书舍人严刻失度，妻妾货刺客，伺醉而杀之。」以身试于女子小人之间，授以不正而开之怨，又非徒吝而已也。

睽

一

阴阳失位而至于睽矣，则猜忮乖离，固有出于情理之外，而值其世者恬不知怪也。阳屈处于二、四，其睽也何尤焉！阴进宅于三、五，可以无睽矣，而燥湿异其性情，非分生其矜忌，傲不恤群，成乎离泮。甚哉，小人之不可使乘时而得驾也！

虽然，其犹有差等焉。五履天步而明，三处争地而蓐。其使宁谧之世，戈铤横流者，三其戎首与！才均相逼，激以寡恩，故蔡攸不得全其毛里之仁，张、陈不能保其刎颈之谊。虽然，天下将视其凶终而莫之平与？曰：初、上，其平之者也。

初、上之于家人也，闲之于本合则易为功；于睽也，合之于已离则难为力。逮位之已失也，初、上以柔道散之而奉阳为主，则解免于险；初、上以刚道固之而反为阴用，则睽终以孤。孤而且难，初、上之技亦穷矣。然而平其不平而治其乖者，天之道也，阳之任也。初、

上亦何道以当此而无伤乎？

夫情称乎时者也，事因乎位者也。刻桷不可以得剑，尸祝不可以佐饗。均为阳刚，而位异则异所向，时殊则殊所施。处乎睽之初、上，道各相反以相成，而后术以不穷。

上居尊而俯临以治下，初处卑而出门以合交。治下用刑，合交用礼。初与三为同体，上与三为君臣。小人之忿争而不治也，责望其党以连类之戈矛，犹惧其君有正己之铁钺。同体而相规，则激而赧怒室之色；居高而不我治，则狃而尽攻击之力。初而「张弧」，则救斗而搏轂；上而「勿逐」，则救焚拯溺而用采齐、肆夏之周旋。

是故朋党相倾之世，殆亦非无所忌也。其上养祸端而不辨，其下操清议而不戢。建安遭谗而绍、瓚益争，天复讲和而邪、岐愈构；唐文拟之于河北而见为难，宋徽持之以「建中」而「国」卒不得「靖」。谁实非臣？仰给于我之膏雨，而不能「操」其斧袞，则何惮而不任气以竞雄也？乃为之下者，处士浮议于道涂，小吏亟持其长短，以引去为孤高，以蒙祸为荣誉。而阴邪狠鸷者，假柔主之权，俯而排击，偃月威张，风波狱起，燎原益逞，四海分崩。若令辨之于早，上秉典型而下敦礼让，则岂有此患哉？呜乎！能以此道而治睽者寡矣。自汉（亡）以来，败亡之轨若一辙也。夫天下不能无睽，而有以处之，则天地、男女、万物，「以同而异」者，于异而能同，「辟咎」「亡疑」，岂忧其散之不可收哉？

然则二与四其无责乎？失位而处乎卑，居争世而争不自（巳）（己）（已），二守中而四居退，间关勤困，求所偶而托以诚，自固之道也。久矣，其不复能他及矣。故以恕待之，而不施以悔吝之辞。

二

阴阳之用，君子恒用其壮，异端恒用其稚。用其壮，故直养无害，而塞乎天地之间；用其稚，故处尊致柔，而苟善其全躯保妻子之术。盖阴阳之功效，各自其性情而生：阳动而躁，躁则忧其终穷；阴静而缓，缓则乐其后裕。故震奋而巽弱，坎险而离附，艮衰止而兑欣悦。用阳之壮，则迅起而有功；用阴之壮，则披拂而易制。其稚者，阳替其功，阴难于制，异端顾利用之，以其弱之动、反之用为形君气母而宝之焉。甚矣，其逆唱和之经，而无以克天地之家也！

故易之顺用于阴阳者四：雷水而解也，风火而家人也，皆用其壮者也；水山而蹇（也），火泽而睽也，皆用其稚者也。雷水而解，解则辟，辟则阳得以交阴，而成其广生；风火而家人，家人则翁，翁则阴得以交阳而相其大生。故句萌甲坼生于解，夫妇父子生于家人。生因壮而成形，形因壮而凝性也。性凝气盛，乃以塞天地之间而无憾。

①「原作「巳」。这句是说党争不是由二、四自己造成的，据文义应是「己」字。本书「己」「巳」多互误。

若夫阴稚而睽，阳稚而蹇，则异是矣。阳衰止而不足以生，阴熟尝而果于杀。故见险而止者，彼所谓虎兕无所施其攫也；柔进而上行者，彼所谓万物之生脆弱也。亦聊以自固其生，而卒不知其滨于杀矣。蹇以险为主，故其流而为申、商，纳天下于艰难，而苟居其功，睽以争为道，故其流而为阴符，斗天下于机械，而密用其盗。此阳稚而弱、阴稚而荡者必然之数也。择阴阳而（论）（利用）者，其尚辨诸！

蹇

一

困刚揜也，蹇亦刚揜也，而蹇为甚。困外困之，蹇自不能前也。困阳盛而愤盈，蹇阳孤而自保，故以吉凶言之，蹇优于困矣。志盛者怨时命之不夙，情孤者抱惴志以临渊。然则困且求伸，蹇终自围矣乎？乃君子之欲伸困而勉蹇于不自围，其情同焉。

有小喜者必有大愁，有深疑者必有定虑。许其止也，不许其终止也。三进而五中，况其位之未亡者乎！为五慰曰：「大蹇」则必有「朋来」，何所忧疑于曾波危岸之下，而谓出险之亡其期乎？

夫五之所望者朋也，而朋亦未易致矣。水居高而不给于流，其利薄矣；山载水而不足

以厚，其势夷矣。夫欲有为者之效死于功名，利劝之耳，势动之耳，舍此而其术穷矣。况其相顾而不前，名亦不损，居亦有归，同来亦有群，侃侃之屋，尚庐尔庐，藪藪之谷，尚田尔田，何为舍乐土之优游，迁王都之多故者哉？故一念以为往，一念以为来。（往）〔来〕之名实未丧，而（来）〔往〕则其蹇均也。将以止乱而无定乱之期，疑于怀土而亦有安土之义，则忠孝之情，裴回未决，时实为之，道不得而咎吝之也。成乎大蹇之势，不息其大蹇之心，然后可以激天下之愤心，而蹶躅者亦为之扶杖而起。人也，抑天也。天亦自处于蹇以激气机之复，而况于人乎？

是以石室既囚而后种、蠡奋，三户已徙而后陈、项起，渐台既改而后诸刘兴。夫椒未败之前，寿春未灭之日，孺子之名尚在，元后之玺未投，忠志之士未尝无悲闵之心，而时在难争，名犹未正，则以「中节」之大人，不能必天下于往来。况其浸衰浸微，无求伸之志者乎？

二

夫情遇乍矜，则投兔或先；感因同类，则代马必悲；准义推情，曾悠悠者之无终靳。奚况乎类同刚正，分系君臣，呼号相闻，泥中不恤，而乃牵情小喜，遇险倦归，斯不亦刻薄寡恩、屏庸不振者乎？三为艮主，五之所求，「来反」儉安，实兼斯（吝）〔咎〕（七）。而圣人奖其「能

（一）〔咎〕原作「吝」，据文义改。本书〔咎〕〔吝〕多互误。

止，许以「智」名，则何以服二、上越险而忘身，居高而下应者哉？三为智，则二、上为愚。抑相率以乖离，而后得免于违时之诮邪？

曰：以智处蹇，是或一道，而岂许臣子之奉为典要与！夫三非无能往之志，而非有可往之时也。水流山峙，既终古而不相知，彼德我才，亦欲谐而非其事。且拯患者有不拯，而自固者无不固。今使三攘袂而起，越疆图远，而进即于非次之居，则抑为萃之九四，疑不释而道愈孤，又奚益哉？身安而后动，交定而后求，毋亦自固于敦止之地，合初、二之交，以示声援之有在也乎！大智者无智色，用愚者有智功。况均在刚揜之中，未见其力之独优于五也？则抑养其力以需时可矣！若夫顾妻子以萦怀，畏遭回而却步，鄙夫情短于饲猪，壮士魂移于高会，庸流以为智，君子以为愚矣。

虽然，三之先己后公，恤利害以图万全者，抑絜于二而有惭也。何也？以五之终不免于「大蹇」也。故以智处蹇，期于功立而蹇释；以蹇终蹇，道在拙智而伸愚。蹇蹇之保身，甯愈之卫主，道不同，亦各因其时也已矣。

解

夫动而滨于险者，在我与在物同有沦胥之忧；其能免也，物免而我亦免。而矜独任之劳，据功名之盛，则德量损而令业不终。其亦有捐此而昭大信于天下者乎？则岂不贤乎！

是故解四之以解为已任，而奋击以解之也；二则其朋也，而不相应；五、上则其长也，而不相协；阴阳异。初、三则其敌也，而固不相谋。不谅于二，朋友以为疏已矣；不合于五、上，君长以为逼已矣；不格于初、三，异类以为伤已矣。惊百里而破群幽，得免而喜，乍免而疑，将驱除之绩未终，戈矛之衅内起，我将为四危之矣。而四以得「孚」者，何也？

夫不自信者召疑，处甚高者寡与，期有功者来忌。是故当位而利行者，功之所归，望之所集，有为而为，有获而返。凡此四者，同类且伎媚之，况异己之蒙其德创者乎？若夫解四之不当位，则终古而无当位之日矣。先之非物所望，后之非功所归，无所为而为，不获居尊而退。四退爻。故其解也，适见沦陷之难平而为之不宁，弗待同志之先要而引为已任，亦但曰险不可终而物不可终险也。拊手挥散，孤掌独鸣，天位无苟觊之心，将伯无助予之望。是故三阴之「狐」，六五之「黄矢」，以归「获」于二，居尊而「有解」，因人而成功，以归「吉」于五；震功成而隼获，坎道夷而悖解，以归「利」于上，而后远二之处险，而二不以为疏，临五、上之阴柔而五、上不以为逼，无不自信则疑去矣，处不綦高则忌忘矣，功不期有则谤消矣。此

「朋至」之「孚」，不疾而速，所由异于蹇五之「朋」，需之或然或不然而幸其来也。

二

能得其情者，必与同才者也；能治其妄者，必于乘时者也。才不相肖，言而不亲，时不乘权，威之未服。是以叔鮒说而季孙归，城濮胜而卫侯膏。故卜璧暗投而见疑，虚舟偶触而无怨。虽有盛心，与以那福，而才不相如，时方未集，固未足以消危疑于当世矣。

今以解四之震动不宁，而释天下于险阻，非徒四享之，非徒赠二而分享之，亦所以作主于群阴而调天下之怨也。然而阴阳异才，刚健失位，岂特负乘之六三，即初亦不必其孚矣。是何也？彼方錙一阳而坚持其险也。

迨于六五，而时乘天位，才共阴柔，小人之跂足以望者冀与同情，而五则借解于四以成其君子，欢然相得，纳其昭苏，于是进同类而与谋，诏出险之攸利。则非特际刚之初、六乐与同功，即三方窃君子之器，亦失援消归，继之以孚而不貳矣。是何也？群心已喻，物难已夷，不退何待？不孚何求？无所用险，则有所用解，亦（世）「势」之自然也。而后捐狙诈，罢戈矛，泮涣销融于雷雨之余。倘其不孚，上抑可关弓注矢，而非无名之师矣。

雷之兴也，气动于地中，功出于地上，彻于至高，而后敢凝阴以既雨，则是五为震功之盛，而上乃震变之通也。处盛功者不劳，极通变者无咎，故于上有待时之辞焉。然则四其

时之未至乎！时未至而援剑叱车，濯冯生之忧患，故终叹四德之盛，非圣人不足以当之。

损

泰者，天地之正也。惟至正者为能大通，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建立于自然，而不忧品物之不亨矣。乃性静而止，情动而流；止以为畜，畜厚则流。迨其既流，不需其长，随应而变，往而得损者，亦固然之势矣。

虽然，其往也亦有差焉：恒初往而变四，舍无位以就有位，为致用也；既济二往而变五，中未失而得其尊，为居正也。皆未有损也。损三往而变上，高而无位，极而不返，为宾于阴而疏远于阳，则往而损矣。

是故损之将损下以益上也；初有损之心，而势远难致，则谦让而用「酌」；二有损之责，而怙中不舍，则自保以居「贞」。居贞者既以损委于三之遇，用酌者抑以损任夫三之才，地近易迁，怀刚处进，故毁家纾上，绸缪胶固以合少男少女之交，为三之独任而无所辞。道在忧时，心无惮往，虽交失其位而不恤，荐萃藻而水綢繆，损之所以为「有孚」。然而君子之用损也，亦止于此而已矣。仅此则专，而过此则疑矣。

夫阴阳之未用，先正体以定位；阴阳之既用，尤立体以达权。立体达权则志贞而不靡，

任权堕体则游惰而忘归。乃阳之载阴，喜浮而亟往；阴之乘阳，喜沈而便来。来者日安，往者日危。阳丧其居以助阴之来返，则损极而伤矣。故酌之而不嫌其过慎，薄享而不责其已凉，所以立阳体于不穷而节阴情以各正也。

过此，固不得免于疑矣。任阳之浮，往而不止；徇阴之便，来而无嫌；受污垢以为量，乐虚旷以为高；极不知裁，不变否而已。于是地绝天而柔制刚，亏减之归，人道以息。善保泰者，能勿戒心于此乎！

故君子之用损也：用之于「惩忿」，而忿非暴发，不可得而惩也；用之于「窒欲」，而欲非已滥，不可得而窒也。此「二簋」之不必其丰，而盈虚之必偕于时者也。是何也？处已泰之余，畜厚而流，性甫正而情兴，则抑酌其遇，称其才，而因授之以节已耳。若夫性情之本正者，固不可得而迁，不可得而替也。

性主阳以用壮，大勇浩然，亢王侯而非忿，情宾阴而善感，好乐无荒，思辗转而非欲。而尽用其惩，益摧其壮，竟加以窒，终绝其感。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废才而处于铎，一以为塞岩，一以为枯木，灭情而息其生。彼佛、老者，皆托损以鸣其修。而岂知所谓损者，因三人行而酌损之，惟其才之可任而遇难辞也。岂并其清明之嗜欲，强固之气质，概衰替之，以游惰为否塞之归也哉？

故尊性者必录其才，达情者以养其性。故未变则泰而必亨，已变则损而有时。既登才情以辅性，抑凝性以存才情。损者，衰世之卦也。处其变矣，而后惩、窒之事起焉。若夫未变而亿其或变，早自贬损以防意外之迁流，是惩羹而吹竈，畏金鼓之声而自投车下，不亦愚乎！

益

一

受命者期肖其所生，报生者务推其所利。今夫天地以生为德者，水、火、木、金，与人物而同生于天地。迨其已生，水、火、木、金不自养，天地养之；天地无以养人物，水、火、木、金相化以养之。生者所受也，养者所利也。水、火、木、金相效以化，推养而施于人物，其以续天地之生，而效法其恩育，以为报称者也。

是故五行相养以养群有。受养为壮，施养为老。震位乎寅卯，近水而受滋，木之壮者也；巽位乎巳，近火而施熬，木之老者也。由震而阳上行乎巽，木渐乎老。故无见于此者曰：「木王于卯，衰于辰，病于巳。」其然，将怙养吝施，苟全其形质以居繁富，而沮丧于功用以避菁华之竭，其亦鄙矣。故彖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董子曰：「圣人以仁爱人，以义制我。」震生巽而不忧其穷，则以义制我而不保己以贪其利也；巽达震以普散其材，则以仁爱人而不靳恩以怙其私也。迨其极也，火受木生，而木因火息。薪而焰，焰而地，木且不足以存。萌而荣，荣而实，岁云落矣，黄隕而资人物之养，木抑仅有存者。大哉！终不私靳其滋荣。木之道，体仁之全，而抑自裁以义矣。是何也？肖其所生，推其所利。木长四时，首为天地之功臣，道在必行而无容己者，不及是而道未足以行也，故曰「木道乃行」。道之益，岂问器之损哉？

或曰：「圣人立本以亲用，厚生以厚物之生。使损己而往益，则何以异于墨、释邪？」

曰：拟圣人于阴阳之气数，则各有道矣。圣人者，非必于阴阳而刻肖之也。阴阳与万物为功而不与同忧，圣人与万物同忧而因以为功。故匱而不给之患，阴阳不患，而圣人患之。推移往来，阴阳以无涯而递出；博施忘己，圣人以有涯而或病。圣人节宣五行而斟酌用之，同之以有功，异之以有忧，权其施于仁义，止其事于知能，「长裕而不设」，因以兴利，亦可尽才以配阴阳矣。故益者，圣人忧患之卦也。

二

阳清而亢，轻利而任气；阴浊而幽，取实而后名。益初之阴迁而居四，贸四之阳为主于下，居得为之地，行消否之权，则阴益而阳非损矣。

四之象曰「告公从」。往告而几其从，有喜词焉，则惟恐其不从，而幸其从也。用是见阴阳否塞之代，阴非无向化之心，特其情柔而用幽，虽愿依阳以为益，而无先求于阳之事。

乃阳据尊高而相拒，时过而愒于必去，则观望于下者，始于慚，中于忍，终于忮害而与为敌，曰：「彼亦一乘时也，我亦一乘时也。」时方在我，彼且孤高峭洁，终绝我于酬酢之涂，则我亦可拔茅汇进，建室以相拒矣。「今阳先下降以施，阴遂上迁以报。退谐得主之欢，进获宾王之利。于是睨天位之方尊，恐刚情之难格，飘摇异土，沐浴新泽，顾瞻俦侣，各矜殊疆，乃始婉嫕殷勤，通词而若不逮矣。幸其从而「利用为依」，周旋不舍，以消宿否之气，故曰：「损、益，盛衰之始也。」借非阳上损以施于阴，亦何以起积衰而向盛哉？

故小人革面之难，非君子之忧，而君子过亢之终，亦小人之无可如何者也。迨其相得无嫌，此以德来，彼以情往，巽户既开，雷鸣斯豫，成施生之益，合天地之交，即以絜之太和之新合，亦蔑以加矣。而上九之亢不知制，犹从而「击」焉，将何为乎？故观于四，而后知初德之盛也。大易于此，岂但致抑阴之词，使之必告而诱以所利也哉？

夬

善致功者，用独而不用众；慎修德者，谨始而尤谨终。众力之散，不如独之壹也；终事

之盛，不如始之敏也。

夫以孤阴寄积阳之上而无位，振蒙吹稿，阳势已成，其于决也何有哉？然而女稚善媚，位穷辞衰，以请苟延之命于群阳者，阴固未尝忘卷土以重来也。乃阳之往决也，必有所任。将任之于五，则五与之昵；将任之于四，则四与为体；将任之于三，则三与为应。连鸡形成而跼蹐相顾，吾惧其如六国之扣函关，九节度之临相州也。其惟任之初、二乎！而初不足与为功，则二专其事矣。

夫二非专夫者，而不得不专。寝处其上者，已怀外靡之心。二为夜戎，戎起于近，难伏肘腋，宵旦不宁。不敢告劳，而远攻碍于近掣；成功无日，而同室且有异心。若是乎任事之难，「一簣」之劳，烈于「九仞」矣。故上六之凶，必待之「无号」之后，而方其众寡相持之顷，则以号敌号而未有逊志。夫非阳之处盛而众疑者，授之展转以得有其辞哉？非然，则穷散消归，久无复然之望矣。故「终有凶」者，夫以后之事，非夫世之遽然也。

五阳在位，而一阳之待生于下者，犹蛰伏以需将来。逮乎需者必起，渐次相临，然后五不得洽比其邻，四不得纠连其党，三不得私阿其配，上亦无所容其无情之辞。盖亦难矣。藏众于独，养终以始，藏者发而养者全，然后乾德成而性命正，岂能卒得之「遇雨」「次且」之世乎？故君子积慎以思永，恒豫治其未至之日月，端士纳正以消邪，必多得之继起之后贤。

养勇静謐，而怀情延揽，用斯道也。象所谓「利有攸往」者也。「刚长乃终」，刚不长则无以保其终矣。夫之众，不如复之独也。

姤

君子之道，美不私诸己，恶不播于人，故善长而恶短。善长者长于所扬，恶短者短于所遏，则善虽微而必溥，恶在著而不宣。盖君子者，以扶天之清刚，消物之害气，长人道而引于无穷。故奖善止恶，以凝正命，于彼于此，无所畛限，无穷之生，一念延之，而人类遂绝乎禽（兽）（狄）矣。而苟私善于己，散恶于众，则杀害日进，清刚日微，无穷之生，一人尼之，而人类亦渐以沦亡焉。

剥之六五，上承一阳，柔不私美，「以宫人宠」，则善虽微而长；姤之九二，下近一阴，刚不播恶，「义不及宾」，则恶在著而短。有者，不有者也；不及者，所可及也。凡斯二爻，位虽未当，而中正不偏，以其广心，成其义概。大哉，其善于因变者乎！

姤、剥之世，均为阴长。姤初遇而剥滨尽，则剥五难而姤二易。公善于同类，为众誉之

○「有者，不有者也」，嘉懣抄本作「以者，不以者也」。这句话是承上文「以宫人宠」而言，据文义，疑应作「以者，有以者也」。

归，引咎于一身，居积毁之地，则剝五易而姤二难。剝以劝阴，姤以责阳，劝易从而责难副。「以宫人宠」，道固然矣，而曰「无不利」，其以奖掖小人而君子，「包有鱼」，可以「无咎」矣，而且曰「不利宾」，其以责备君子而圣人与！

嗚乎！处非望之咎，逢蹢躅之豕，五阳所同也。然而远近之差，遇不遇之际，幸不幸存焉。乃小人之遇此也，与相狎昵而波流者，不知恶也。其天性之近善者，知恶之矣，恶之弗能远之，而妒能远者之洁不染，于是己之溺惟恐人之不胥溺也，蔓而延之，多方以陷之，不尽天下以同污而意不释；至于非意之风波，无情之谤毁，总以分其独近小人之耻。则九五陨天之休命，亦蒙其累而不足以承。

夫始之知恶而耻之也，亦天理之犹留于清旦。而逢命不犹，周章失据，吹颺凶德，辱逮清流，则小人之恶始剧。而当乱世，遇淫朋，其欲自好以免于羞者，盖亦危矣。时命无恒，躬丁不造，不履其机，不知其苦。庆历飞云暇之书，柴市传黄冠之请，虽千秋之昭晰难欺，而一时之波涛亦沸矣。然后九二长者之德为不可及也。

虽然，当斯世者，幸得二以为主而已宾焉，则群阳之福已。借其不然，君子遂无以自处乎？姤修益实，过洁而远去，履美而不炫其名，生死与共，而无已甚之色，苍天指正，有陨不诬，彼媚而欲分恶以相赠者，终亦弗能如天何也。故无望人者五之志，「不及宾」者二之义。

志、义各尽，以处于浊世，祸福皆贞，生死如寄，人之不沦于禽（兽）（狄），尚赖此夫！

萃

「无咎」者，有咎者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悔而得无咎，抑可许之「无咎」矣。萃，咎之府也。而爻动以其时，仅然而免，故六爻而皆起「无咎」之辞焉。

曷言之？阴阳之用，以和而相互为功。奠之于所各得，则秩叙以成；纳之于所不安，而经纶斯起。中外无一成之位，则疑忒之情消；出入有必均之劳，则节宣之化洽。夫安有各纪其党，保其居，而恃以长年者乎？故曰：萃，咎之府也。

升、小过亦聚矣，而位非其尊也；大过亦聚矣，而应非其正也。非其尊，无可席之势；无其应，无可恃之情；则其聚也不坚，而不召咎以生其戒心。萃刚居五而四辅之，履天步之安，得心膂之寄，人情翕然，进相唱和，俯仰顾瞻，无有能散我之交者。虽然，而势亦危矣。「不虞」之害，知者灼见于未然，则祷祀终而兵戎起，非过计矣。何也？天下固无有挟同志以居尊，闭户握手，而投异己者于局外，持之以必不我违之势，可以远怨而图安者也。

故二之应五，未必其孚也；「孚乃利用禴」，有不孚而姑禴者矣。初之应四，孚且「不终」也；弗获已而求合，有笑之者矣。三与上，则既不我合，而抑不（成）（我）应，弱植散处于淫威

孔福之勞，漠然无所于交，載「涕」載「嗟」，畜怨于傍窺也，亦將何以平之哉？故怒者可抑也，竟者可釋也，积悲叹而不敢言，「不虞」之戒，勿謂三与上之柔不足忧矣。

夫泽亦水矣。乃泽者有心之化也，水者无心之运也。比以一阳坦然履五阴之中而无忧，无心焉耳。萃得四而群居，积泽而无流行之望，则心怙于所私。以私而聚，以私聚而不孚，以不孚而咎。沾沾然恃其位之存，党之合，物之不容已而「与」我应，以斯免咎，亦靳靳乎其免之哉！

其惟庙中乎！神与人无相杂也，能感之而已足矣。观时失而无可为，则以神道莅人，而权留天位；萃位定而有可孚，则以鬼道绝物，而怨恫交兴。保阒瀦之流，绝往来之益，君子之道而细人之昵，难免于咎，能勿虞乎！

升

圣人之动，必因其时。然终古之时，皆圣人之时也；时因其盈而盈用之，因其虚而虚用之。下此者，则有所忧矣。有所忧者，有所疑也。疑于道之非与时宜，则贬志以几功名；疑于道之将与物忤，则远物以保生死。故一为功利，一为玄虚，而道为天下裂。如是者，皆始于疑时，终于疑己。

夫已亦何疑之有哉？审己之才，度己之量，皆无所待于物而为物之待。天命之体，煌然其不欺也。无待于物，则至正矣。故小功乍集而失道，小名外溢而失德。为物之待，则大公矣。故天下死而已不独生，天下生而已不忧死。而才不审乎正，量不致其公；骛于才，则惊功惊名而以为物即己也；歉于量，则惊生惊死而以为物非己也。疑于己（而）（则）失本，疑于物则争末。之二术者，分歧以起，而国终无人。此无他，疑不释而怵然于所升也。故于时有疑焉，于位有疑焉。

疑于时者曰：「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虽驱世而笑我，我必有其功名」；而卓然自信，立己以为时之幹者，昧不察也。疑于位者曰：「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而坦然自信，推己以济位之穷者，昧不察也。则是盈可用而虚不可用也。且使之用盈，而诡随之术，荡佚之智，抑习用而不贞之冥升，则疑之害亦烈矣哉！

故升之世，非刚之时矣；升三刚而不中，非升之位矣。上窥天位，闕其无人，沍阴上疑，旷无适主，时之不盈甚矣。乃疑者疑以为畏涂，无疑者信以为坦道。秉其至健，进而不忧，涉彼方虚，旷而不惧。子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为圣人之时，岂必尧舜相，民诚物阜，而后足以当圣人之升哉？

然则不系以吉凶者，何也？不可得而吉者时也，不可得而凶者道也。欲尽其道，而以

吉凶爲斷，則疑將從此而起矣。嗚乎！聖人之才，聖人之量，聖人之自信，聖人之信天下，「升虛邑，无所疑也」，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困

一

人之有生，天命之也。生者，德之成也，而亦福之事也。其莫之爲而爲之者，陰陽之良各以其知能爲生之主，而太和之理建立而充襲之，則皆所謂命也。

陽主知而固有能，陰主能而固有知。太和因陰陽以爲體，流行而相嬗以化，則初无垠鄂之画絕矣。以其知建人而充之，使其虛者得以有聰明而徵于實；以其能建人而充之，使其實者得以受利養而行于虛。徵于實，故老耄而忆童年之聞見；行于虛，故旦起而失夙夜之飽飢。誰使之虛實相仍而知能交益者？則豈非命哉！

然天之以知能流行于未有之地，非有期于生也。大德在生，而時乘其福，則因而建立之，因而充襲之矣。以知命之，而爲五事，爲九德；以能命之，而爲五福，爲六極。凝聚而均授之，非有后先轻重于其間，故曰：皆所謂命也。

而二氣之方錫，人之方受，以器爲承而器有大小，以時爲遇而時有盈虛。器有大小，猶

疾雨、条风之或生或杀也；时有盈虚，犹旦日、夜露之或暝或清也；则受命之有余、不足存焉矣。有余、〔不足〕之数，或在德，或在福，则抑以其器与其时。或胜于德而不胜于福，或胜于福而不胜于德，犹蝉、鲋之于饮食也；有时俭于德而侈于福，有时俭于福而侈于德，犹西颿之稼不成穡，而寒暑之疾能失性也。如是者，有余、不足，皆非人所能强。非人所能强，听命之自然，是以其所至者为所致。则君子之于困也，因之而已，而何有于「致命」哉？

夫致者，其有未至而推致之，以必至也。尝与观于虚实之数量，则知：致德命者，有可及乎上之理；致福命者，当穷极乎下之势；而无庸曰自然。自然无为以观化，则是二气之粗者能困人，而人不能知其精〔者〕以自亨也。

请终论之。以知命者以虚。虚者此虚同于彼虚，故太空不可画以齐、楚。以能命者以实。实者此实异于彼实，故种类不可杂以稻粱。惟其同，故一亦善，万亦一善，乍见之心，圣人之效也，而从同以致同，由野人而上，万不齐以〔致〕〔至〕于圣人，可相因以日进，犹循虚以行，自齐至楚而无所碍。惟其异，故人差以位，位差以时，同事而殊功，同谋而殊败，而从异以致异，自与台以〔上〕，万不齐以〔至于〕天子，各如量而不溢，犹数种以生，为稻为粱而

①「至」原作「致」，据下文「自与台以上，万不齐以至于天子」文例改。

不可移。故虛者不足而非不足，天命之性也；「善惡三品」之說，不知其同而可極于上也。實者不足則不足矣，吉凶之命也；「聖人無命」之說，不知其異而或極于下也。

抑太和之流行无息，時可以生，器可以生，而各得其盈縮者以建生也，則福德俱而多少差焉。迨其日生而充其生，則德可充也，福不可充也。非有修德而无修福之謂也，非堪于德者众而堪于福者寡也，非德貴而福賤，天以珍人而酌其丰儉也。則奚以知其充不充之殊也？

德肖于知，知虛而征于實，福有其能，能實而行于虛。實可以載虛，虛不可以載實。實可載虛：一坏之土，上負蒼莽而極于无垠；闕而下之，入于重淵，虛隨以至而不竭。虛不載實：容升之器，加勺而溢，擲一丸之泥于空，隨手而墜矣。故思之所極，夢寐通而鬼神告；鬼神者，命之日生者也。養之所饫，膏粱過而痰疾生；痰疾者，命之不充者也。戴淵盜也而才，華督賊也而義，德之灌注者不中已于小人。强者不可強以廉頗之善飯，羸者不可望以錢鏐之多男，福之县絕者必原本于始生。故致而上者實任之，致而下者虛靡之也。

由此言之：与俱生者，足不足，而上致与下致別矣；日生者，充不充，而上致与下致又別矣。故君子致德之命，致而上極于无已，而穷皎白以高明，肖其知也；致福之命，致而下極于不堪，而穷拂乱以死亡，称其能也。故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命致而后志可遂。君子之

志，审其多寡建立充袞之数，而缜之以不迁，岂旦夕之偶激于意气也哉？

困，刚之为柔揜者，福之致下者也，不胜于器而俭于时。二、五皆以刚中者，德之致上者也，器胜之，时侈之。与生而建，日生而充，极盛而不衰，斯以致于上而为难矣。致德于高明以自旌，致福于凶危以自广，又奚志之不遂哉！若曰「以命授人」，则勇僨而为刺客之雄，非爱身全道者之所尚。困而已矣！非必忠孝之大节，而又何死焉？

二

刚以柔揜，则是柔困刚矣。乃刚困而柔与俱困，何也？

刚任求，柔任与。柔之欲与，不缓于刚之欲求，特刚以性动而情速，遂先蒙夫求之实。蒙其实，不得辞其名。而柔之一若前，一若却，县与以召刚之求，其应刚者以是，其困刚者亦以是而已矣。故未得而见可欲，既得而予以利，阖户而致悦，虚往而实归，皆柔才之所优也。因才为用，乃以网罗生死乎刚于胶饴之中。「酒食」也，「金车」也，「赤绂」也，不待操戈矛，固塞树垒以绝阳之去来，而刚以困矣。然而揆诸得失名实之间，而阴已先困。

夫隆人者先自隆也，污人者先自污也，逸人者先自逸也，劳人者先自劳也。阴之德专，其性则静。专且静，贞随乾行而顺代天工，则以配阳而利往。德之不专，散处以相感，性不能静，畜机以相制；乘其上而蒙蔽之，纠葛频蹙，以迷阳于所不及知。夫然，则抑劳心污下

而无舒畅之一日矣。非其金车，即其酒食，非其酒食，即其赤紱，而趋日下，而木日上，苟以售其胥缚高明之技。是妇寺之情，宵人之道也，而岂不陋与！幸而阳不之觉也。借其不然，岂复有阴之余地哉？

抑不觉者，非阳之过也。须养于小人，退息于向晦，亦君子道之所应享。而当困世而不觉，则阳或过也。守其道之所应享，知而处之以愚，光大而济之以诚，索诸明，索诸幽，洋洋乎有对天质祖之诚，则阳不觉而非不觉也，而阴之术亦穷矣。

于是乎阴终失据，而先丧其贞。然后反事而谋之心，反心而谋之道，「动悔有悔」以为吉，则何其吉之不夙邪！而阳祇守其诚而无所待悔。由是言之，器覆而无遁鼠，国亡而无不死之小人。均丧其实，独隕其名，阳失数寡而阴失数多，则柔先自困而亦终困，岂或爽哉？

故阳，困于人者也；阴，自困者也。困于人者生；越王幸夫椒之功而困于会稽，平原贪上党之利而困于长平，虽中阴之饵而贞不亡。自困者死；怀险致媚，不悔而能保其终者，终古而未之有也。故君子终不困人，而自困亦免焉。其不得已而困于人也，积精诚以保其所不及知，如二、五之享祀以承庆而受福，又孰得而困之？

井

一

困刚揜也，井亦刚揜也。二卦之体，综之而柔皆覆刚，困独蒙其揜，而井利赖其养者，何居？

天下之能加于我者，皆其同类者也。天下之与我异类者，皆其不能加我者也。同类而同情，则性正而情交；异类而异情，则先难而后易；同类而异情，则貌德而衷刑。水之于泽，阴阳非类而与同类。类同而貌同，类非而情异。利其酒食、金瓠之可以相养，而不知支流之没于大浸，水有泽而泽且无水，柔且以加刚而莫能自出。若夫水之与风，凝散异情，判然其不谋矣。巽德虽顺，水终浮溢以出，其不能加我者，犹钟鼓之不足以宴爰居也。不足以宴，不足以饵，则亦不足以揜。故上六虽柔，其能慕阳而杜其「用汲」之功与？

若四之于三，乘刚也，而不为乘刚。三，巽之成也，则固非刚也。疑于刚而乘之，察其非刚而退自保焉，而自饰之不遑，而何乘邪？乘非乘，揜非揜。巽开户以旁行，道不登上，则巽心恻矣。坎履中以自用，情不合于下，则巽心又恻矣。不能揜之，将自求之。是木以载水，收功于本绝之交，尽瘁于可以有为之日，巽免于恻之为福，而岂得与刚为难哉？此

井之通所以异于困之穷也。

故君子之于世也，不数数然于物之类已，而虞其有僭心；其漠不相即者，则徐收之以利用。是故小名不慕，小善不歆，甘言不迓，淡交不绝，则成功于望外，而朋聚于不谋。

虽然，其于此也，则已劳矣。巽劳而坎非不劳者也。巽劳于入，坎劳于出。故挹江河者施桔槔（者），其不穷者则果不穷矣；抱瓮而汲之，重绠而升之，所食者十室之邑，而养将穷。不穷其将穷，恃有劳而已矣。故井亦忧患之门，衰世之卦也。

二

夫人之有情，岂相远哉？怀乾饫之饴者，享壶飧而不惭。诗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珍有事也。今以贪僇庸菲废弃之子，苟给利养，授圈牢之秣饲，而鄙为木石，无使有自致之薄长，则沦没澌菱，卒以抑菀而不永其生。

故先王之于乐也，非无都人士女，敏手跼步，可以娱神人而教肆之；然而伛者击磬，痴者击钟，蒙者审音，瞶者眡度。合天下底废天刑之子，进之于和豫之地，则何也？

乐者，和以养也。和而及于不和之尤，使之消散其一日之哀郁，而后细类劣生不虚养，而有生之情效焉，则亦且荣生而无甘死之心，所以调阴阳之沴，而溥生理于无方也。是故别无收恤拯贷之典，而一登之有事以荣其养。故曰：「圣人辅天地之穷。」

且夫愚柔辱贱之士，其视儼巧便给者，所得于天之短长，吾未得而知也。礼失而求之野，十室而有忠信。疏逃微末而莫由自拔，则皆消沮而忍于长捐。虽有侗愿一得之长，迫其湮没，且以求慰其生而不遂，况望其引伸而奋迅邪？故弃人之世，世多弃人，彼诚无以自振也。

井之初曰：「井泥不食，旧井无禽。」盖哀之也。既以为之井矣，食则其荣而不食其辱，犹夫人之情也。巽而入，入而下，亦非有潢潦沸溢、不可向迹之污垢也。不幸而泥者，时为之，犹之乎为井也。亦各有施焉，因而浚之，薄取而小用之，岂无所望于上哉？置之不食而井旧矣，井旧而无以自新矣。长捐于时而无汲之时，灰心于涓滴之再润者，亦势莫如何，终自废以无禽矣。使遇洄酌挹注之主，功施废疾，而才登膏肓，则居然井也，而岂逮此与？

甚矣，五之至清而无徒也。三功之成，进而相比，洁而自荐，使非数数于求明以受福，且终年抱惻而国莫我知。而况初之疏贱而羸弱者乎！弃其致养则不足以自润，不足以自润则生理愈而生气穷。君子固已哀初之时命，而不得与于先王之劝相矣。出险而有得色，绝物而自著其功，寒俭自洁以调和平之气，井五之「中正」，衰世之德也。衰世之德，惨于盛世之刑与！其为水，不如其为火，子产之得为君子，有（劝）劳（相）之道也夫！

周易外传卷四

革

阳可以久道，阴不可以厚事，刚柔之才异也。火之极，炎蒸而成润；风之末，吹弱而成坚。其既，则润以息火，而坚以止风。盖阴不厚事，则其极盛而迁，每于位亢势终之余，谢故以生新。非若阳之可久者，履盛而志不衰也。

是故离两作，而上明为下明之所迫；巽重申，而后风踵前风以相荡。迫之甚，则郁庵销灼而火道替；荡之不已，则消散凋零而风位不安。故息之者以豫防其替，止之者以早授其安。物将替而为故，乍得安而见新，此离五之阴，避重明以迁于上，革之所以虎变也；巽四之阴，息绪风以迁于五，鼎之所以中实也。其阴过盛以迁，迁而阴先往以倡之变者，均也。

虽然，其于革也，则尤难矣。过乎时而返以乘时，阳革而来五，其势难；履天位而巽乎无位，阴革而往上，其情难。此二者，皆非鼎之所有也。势难者，时相强以为主，二喜于得配而信之，始於迟回而终于光大；情难者，不获已而远去，阳积于其下而迫之，君子以忍难

而昭质，小人以外悦而中忧。如是，而上之变也，较之五而尤难矣。而九三不恤其难，犹恃其赫赫之明，屡起而趣其行，不亦甚乎？故易之于上，奖之无遗词焉。

其为君子也，虽「蔚」而予之以「文」。蔚入声，不舒也。文其所固有，失位而菀，菀而不失其盛，而后君子之志光。其为小人也，虽「革面」而许之以「顺」。「面不可以为革」，中未顺而外悦，悦而不问其心，而后小人之志平。犹且戒之以勿「征」焉。使其征也，阴之凶而阳之幸也。乃既委以难，而犹使之消散以失归，则抑不足以奖天下之能革者矣。

或曰：「离之从革也，势处不厚，同类相逼，内争而息肩于外，革而未离其类，革面而未洗其心，则圣人何奖乎？」

夫离之盛也，其性则阴也，其才则明也。以慧察之姿，行柔媚之德，相助以熳然。虽有蒸逼之患，而非其近忧，然且引身早去，召阳来主，以协于下，此非所易得于离者也。而不见「突如其来」而无忌，「出涕沱若」而不舍，为重离之固然者乎？知难而往，辞尊而让，而遑拒其面，而遑过求其心！此圣人所以道大德弘，而乐与人为善也。

鼎

鼎柔上而居中，则风力聚而火道登矣。天下未定，先以驱除；天下已定，纳以文明。风

以荡之，日以暄之，有其荡而日以升，有其暄而风不散，故离位正而巽命凝也。

然五位之正，以柔正也。纳天下于虚而自安其位，凝其方散而未离其类，其于命之至也，位之康也，受命以施命于物也，非能大创而予以维新也。故「中以为实」，则所据以为实者，位而已矣。据位以为实，夫且有坚固其位之心。乘驱除之余，合万方之散，坚固其位，以柔之道，将无思媚愚贱，抑法而崇惠与！

夫报虐以威者，非圣人之弘；因俗而安者，非圣人之正。何也？皆以其有位之心而据之为实也。则上九之以「玉铉」相节，举重器以刚廉之幹，其可已与？

且夫天位之去来，率非有心者所得利也。鼎五之履位以息驱除，而顾使四「折足」而莫如何者，岂固有也哉？以其号召于始者，长保于终，则日有姑息乎丘民之事。缺礼而伸情，惩强而安弱，于是天下亦有以窥其坚固之志，而倒持逆顺于垄首。即不然，而长冥愚之非，漏舂舟之桀，亦与于「覆餗」，而否之出也无期。故县刚于上，以节而举之，道以裁恩，刑以佐礼，而后辅五而授以贞。授五以贞，则可调气之偏，而计民治于久远。数百年之恒，一日之新也，而后「吉无不利」矣。

汉之新秦也，非其固有也。嘉劳父老，约法三章，柔效登而位正矣。萧、曹定法于上，画一而不可干，而又众建诸侯以强其辅。故刚以节柔，其后一篡再篡而不可猝亡。

宋之新五代也，非其固有也。窃窃然其怀宝，而沾沾然其弄饴。赵普之徒，早作夜思以进堅固之术，解刑网，释兵权，率欲媚天下而弱其骨。故以柔济柔而无节，沦散庭仆，一夺于女直，再夺于鞑靼，而亡亦燬矣。

呜乎！柔之为道，止驱除而新命，得则为周，失则为宋。刚之为道，纳之柔世而卒难舍也，而节则为商，不节亦不失为汉。后之正位而维新者，抑务有以举斯重器，无利天位之实，而沾沾然惟堅固之为图也哉！

震

天下亦变矣。变而非能改其常，则必有以为之主。无主则不足与始，无主则不足与继，岂惟家之有宗庙，国之有社稷哉？离乎阴阳未交之始以为主，别建乎杳冥、恍惚之影，物外之散士，不足以君中国也。乘乎阴阳微动之际以择主，巧迂之轻重、静躁之机，小宗之支子，不足以承祧也。故天下亦变矣，所以变者亦常矣。相生相息而皆其常，相延相代而无有非变。故纯乾纯坤，无时也。有纯乾之时，则形何以复凝？有纯坤之时，则象何以复昭？且其时之空洞而晦塞矣，复何从而纪之哉？夏至之纯阳非无阴，冬至之纯阴非无阳。黄墟青天，用隐而体不隐。贾生欲以至前一日当之，其亦陋矣。纯乾纯坤终无其时，则即

有杳冥恍惚之精，亦因乎至变，相保以固其贞，而终不可谓之「杳冥」「恍惚」也。且轻重、静躁，迭相为君，亦无不倡而先和，终不可谓「静为躁君」也。

尝近取而验之。人之有心，昼夜用而不息。虽人欲杂动，而所资以见天理者，舍此心而奚主！其不用而静且轻，则寤寐之顷是也。且昼之所为，其非寤寐之所得主，明矣。寐而有梦，则皆其荒唐辟谬而不可据。今有人焉，据所梦者以为适从，则岂不慎乎？

彼徒曰：「言出于不言，行出于不行」，而以为是为言行之主。夫不言者在方言、不行者在方行之际，则口与足之以意为主者也。故「意诚而后心正」，居动以治静也。而苟以不言不行有所自出也，则所出者待之矣。是人之将言，必默然良久而后有音；其将行也，必凝立经时而后能步矣。此人也，必断续安排之久，如痲疹之间日而发也，岂天地之正，而人之纯粹以精者哉？

夫理以充气，而气以充理。理气交充而互相持，和而相守以为之精，则所以为主者在焉。而抑气之躁，求理之静，如越人薰王子而强为之君，曰「不言不行，言行之所出也」。今瘖者非无不言，而终不能言；痿者非无不行，而终不能行；彼理（著）〔具〕而气不至也。由是观之，动者不借于静，不亦谗乎？

夫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江河无积水，而百川相因以注之。止水之洼，九夏

之方燠而已涸也。今日其始立〔也〕，则杳冥恍惚以为真也，其方感也则静且轻者以为根也，是禹之抑洪水，周公之兼夷驱兽，孔子之作春秋，日动以负重，将且纷胶瞽乱，而言行交诎，而饱食终日之徒，使之穷物理，应事机，抑将智力沛发而不衰。是圈豕贤于人，而顽石、飞虫贤于圈豕也，则可不谓至诬也乎？故不行者亦出于行，不言者亦出于言，互相为出，均不可执之为主。

自其为之主以始者帝也，其充而相持、和而相守者是也；非离阴阳，而异乎梦寐。自其为之主以继者震也，其气动以充理而使重者是也；非以阴为体以听阳之来去，而异乎瘠痿。帝者始，震者继，故曰：「帝出乎震。」又曰：「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

尸长子之责，承宗社之大，盖其体则承帝而不偏承乎阴阳，其用则承乾而不承坤。何也？坤已凝而阳生，则复是已，是人事之往来也。未成乎坤而阳先起，则震是已，是天机之生息也。复为人事之改图，故屡进而益长；震为天机之先动，故再震而遂泥。帝不容已于出，而出即可以为帝，故言不言，行不行，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帝不容已于出，故君在而太子建，出即可以为帝，故君终而嗣子立。受命于帝而承祚于乾，故子继父而不继母；理气互充于始而气以辅理于继，故动可以为君而出可以为守。借曰坤立而阳始生以为震，因推坤以先震，立静以君躁，则果有纯坤之一时也。有纯坤之一时，抑有纯乾之一时，则将有

未有乾、未有坤之一时。而异端之说，由此其昌矣。

是故以序，则震为乾之长子，而不生于阴；以位，则居寅卯之交，春不继冬，木不承水，阳以建春，春以肇岁，震承乾而乾生于震。震之出于帝，且与乾互建其功而无待于乾，奚况于坤之非统而何所待哉？是故始之为体，则理气均；继之为用，则气倍为功而出即为守。气倍为功，则动贵；出即为守，则静不足以自坚矣。建主以应变者，尚无自丧其匕鬯夫！

艮

一

因（才）〔性〕而授之以处之谓位，得处而即于安之谓所。有定性，无定位；有定位，无定所。定所也者，先立一道以便性而不迁也。处高拒卑，制物以己，而制遇以心也；或物起相干，而绝忧患以自镇也；抑物至利交，而杜情好于往来也；如是而后得以有其定所。故有定所则已成，已成则物亦莫乱之，而物成。各擅其成，已与物有不相保，皆所不谋，而惟终恃其成，而后其为定所也，长建而不易。于其定所见其定位，于其定位行其定性，此绝忧患，杜情好，不介通，不立功，而自成乎己者也，则艮是已。

夫无定所以为定位，则出入皆非其疾，位以安安而能迁，曰素位。无定位以为定性，则

尊卑皆非可逾，性以下济而光明，曰尽性。素者，位之博也；尽者，性之充也。迁以安者，有事以为功于位也；下济而光者，情交以尽性而至于命也。功立则去危即安，身有可序之绩，情交则先疑后信，人有相见之荣。绩著于身，而非以私〔己〕，不得誉之以为功名之侈。荣被于人，而非以徇世，不得薄之以为情欲之迁。是身非不可获，而人非不可见也。

夫功名之与情欲，毋亦去其不正者而止，岂必复然高蹈，并其得正者而拒之哉？拒其正者，则位不博而性不充。不博，则逼侧而位无余〔位〕；不充，则孤畸而性有缺。于以谢事绝交，恃物之自成，而小成于己，而毁居成后者，以非其时而不谋，斯岂非与咎同道者哉？然且艮终不以咎为恤。

高在上者，阳之位也；亢不与者，阳之情也。保其位，任其情，二、五得位，而曰「我终处其上」；四阴同体，而曰「不可与为缘」。尊位在彼，则处其上者直寓也；位寓则身废，同体不容相舍，则靳其交者已隘也；性隘则庭虚。乃艮终不以此为恤者，彼诚有所大恤，而视天下皆咎徒也；谓承乾三索之余，而处阴方长之世也。

气处余者才弱，忧患不在世而在己。欲忘忧患，则先忘其召忧召患之功名。敌方长者意滥，情好虽以正而或淫于邪。欲正情好，则先正其无情无好之崖宇。功不可强立，情不可偶合。归于无功而情不固，徒然侈其性、离其位以自丧，艮亦惟此咎之为恤，而遑有其身

以与人相见乎？

故其成也，无得于身，而身亦不失；无缘于人，而人终不得而干之。阴且憚以思止，阳因止而犹存。立纲正极，保其性，固其位。是天下之恃有艮者，功无可建，即无功以止忧患；情有不施，即无情以讫嗜欲。拯衰者德弘而道大，砥俗者严气而危行。量其世，量其才，君子长保艮以自守，而不敢浮慕于圣人，斯其所以无咎也与！

二

夫乘消长之会，保亢极之刚，止功不试，止情不交，以专己之成者，奚可不择地以自处哉？

夫地有远迩，有险夷，有同别，有彼己。危哉！九三之处地！参于四阴之中，密迩而蹈险，同异类而失已援，犹且以为所而止焉。越人之睹章甫也则怪之，群鸛之睨一鹏也则笑之。匪直怪之，将起而敌之；匪直笑之，念有以污之。横绝其类而使不得合，则戈矛起于夙夜；岳立其侧而形其所短，则簑鼓彻于听闻。四阴之限，岂阳所宜寝处而无嫌者乎？

我不敢知戈矛之不伤我躬也，则亦不敢知簑鼓之不移我志也。不幸而躬伤，君子犹可安于义命；尤不幸而志移，贞士将尽丧其生平。是故火之熏也，日蒸月化，物且变莹白为黹黹矣。其受变而改其素，人惜遁之未远。其不受变而蒙其难，亦何必以察察际汶汶，而竟

大辂柴车之余勇乎？

抑投身于非类之炎灼，而仅保自免之危情，则不变者十三，而变者十七，亦人情难易之大都矣。箕子之于紂，孔子之于季斯，操其屈伸，用其权度，义重而道弘，则同污而自靖。且彼之功侔天地而情贞日月者，志不存于用民也。

若夫抱独立之素者，则无闷以自安。必将远而不与之迹，别而不与之同，离乎险以全乎己，而后闷不足以加之。闷不足以加，则离人珍独，亦足以伸正气，而为流俗之砥柱。

若其情固违之，身且即之，温峤之幸成，撩病虎而盗睡，盖亦危矣。贾捐之介恭，显以行其志，身死而名辱，盖自贻也，将谁咎而可哉！谢朓扁舟造都，熏以得染，不足道已。孔北海之于曹操，嵇中散之于司马，施止于属目，其尚逊管宁而愧孙登与！

「厉熏心」矣，而不系之以凶悔者，何也？身伤则凶，而仅免于咎，志移则悔，而苟免于凶。不能保二者之何居，所以危三者愈甚矣。名可闻，身不可得而见，所谓「不获其身」、「不见其人」者，用此道以自存也。

三

或曰：「万物之化，始于阳，卒于阴。」此据相嬗之迹，而非其甚深之藏也。盈万物而皆卒乎阴，则其末且虔刘隕折，而莫与之为继。然则始以为生，终以为成，皆阳与为功矣。何

以知之？以「敦艮」之「厚终」者知之。

夫万物「成言乎艮」而以厚终，则岂有不厚终者哉？益以知亥、子之交，非果有混沌而未开辟之日。天地之始，天地之终，一而已矣。特其阴中阳外，无初中乘权之盛，而阳之凝止于亢极以保万物之命者，正深藏以需后此之起。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生于道，物必肖其所生。是道无有不生之德，亦无有卒于阴之理矣。

夫艮则有否之象焉。上九阳寄无位，升而不可复，止而不足以行。阴之浸盛，则汰于否之相敌。以貌取者，鲜不疑阳之薄荡无期，而臧替以为之终。乃阳之坚植于外者，不惊其逼，不决于去，泰然安居，处濩落而自息其生理，以养天地之化，而报道之生，则可不谓极厚者与！万物方以此终，即以此始。终于厚者始于厚。厚者，义之至，仁之尽也。故曰「始终于艮」。艮可以终而可以始。化万物者，无不厚之日。旧谷之登，新谷之母也。而何疑其有卒乎阴之一日哉？

故剝消而复长，人事之休咎也；艮止而震起，天理之存存也。商、周尽人以合天，继剝而观息于静，故归藏首坤；由复而备致其盛，故周易首乾。夏后本天以治人，先震以立始于终，故连山首艮。首艮者，首其厚终以成始也。

人事之利害百变乎后，而天道立于其上，恒止而不迁。阴众而阳不伤，乱极而治有主，

皆天所治人之事，而不屑屑然从既生既盛以致功，乃可以历百变而不拔。

禹之治水也，以为治其流，则不如治其源，故先条山而后析水，则夏道固详于山矣。其建治教之宗，则存乎洪范。洪范之畴，建用皇极。极，在上者也；建者，则其止也。《维书》之数，戴九履一。一为皇极，则艮之一阳是已。于以成终，故极建在上；于以成始，故一履于下。乃其数则尽乎九而不及十。天德之存存，以阳始，以阳终，不使阴得为之卒焉。

其制治之道，则尚忠。忠者，心之自尽。自尽而不恤物交之利害，存诚以治情欲之迁流。圣人而修下士之祇敬，天子而躬匹夫之劳苦。功配天地而不矜，名满万世而不争。盖处于盛而以治衰之道居之，则极乎衰，而盛者非不可复用也。

是故继揖让之终而持其流，创世及之统而贞其始。自敦其厚，化不得而薄之。其兴也，有沴行之天，有圯族之父；其衰也，有雒汭之奔，有有穷之篡；而兴无所待，衰不沦亡。非犹夫商、周之兴，世德开先以用其盛，而逮及陵夷，一解而不可复张也。何也？非以终道治始，则变故猝起于不谋，怀来固薄，必无以裕之于终矣。敦艮之「吉」，非大禹其孰能当之！有王者起，建永终之图，其尚审于择师哉！

渐

性情以有节而正，功效以易地而施。不授以节，逢欲非遂志之利；苟据其地，虚名丧实用之资。故阴不以升为嫌，阳不以降为损。

夫阴阳数敌，各据其地以顺其所欲，性情无介以通，功效以小成而不建，夫乃以为否道之成。二、五者，否之主也，或据「磐」以图安，或登「陵」以自尊，安者戒其危而不往，尊者耻于下而不来。三、四位非其任，鉴两君之重迁，奋于事外，因乎密迹，易位以合少长之欢，抑可谓节性而不丧其功矣。

而或则疑之。疑之者，匪直疑阳之来三，而甚疑阴之往四也。图远以逼尊，则疑其志逊而行亢；就近以谋合，则疑其情正而礼愆。其何以保之子之贞乎？

夫阴阳之合，男先下女，泽山之所以通气也。阳极而无所往，用其衰以来主于内，则咸处其盛；阳稚而滨于交，用其新以来主于内，则渐顾处其衰。或散地而得应，或邻眇而失应。是且以盛衰而分离合之多少矣。乃多所合者，近取之身，而手足心口，交营以交感；少所合者，远取之物，而且前且却，暂处以图安，则咸易而渐抑难矣。阳有见御之心，阴无必得之悔，于此而能舍其党以上宾，召失位之阳以来主，则阴亦贤矣哉！

故下女者男之常，而女归者女之变也。变而之正以得正，恃正而滋不正之虞；变而之不正以得正，既正而可望大正之终，则有间矣。故咸亨而专期女以贞，渐利贞而早决女归

之吉。

由是言之，四之往也，矫拂恒经之所命于不相求之阳，大功允归，恒性未乱，固不得以就近而迁、逼尊而处，为之疑矣。

今夫鸿之来宾而往遭也，与寒暑恒相为反以逃其亢。而且往且来，日密移于栺比之南北，非有速于往来也，而日渐进以就阴阳之和，是不亦恒劳而仅保也乎？则因几以变，消否沴而节阴阳者视此矣。

或曰：「寒暑者阴阳之正，不可避也，而避之，是『躁胜寒、静胜热』之说也，岂以受性命之正哉！则于鸿奚取焉？」

曰：阴之必寒，阳之必暑，正也；怙于下以有所寒，亢于上以有盛暑，亦其过也。过在阴阳，而物或因之以否。否有定数而无定气。密迁以就其和，则寒暑非有不可变之势。亦足见阴阳之与冲和，夹辅流行，非必于卯酉之仲，春秋之分，刻限以求和于定时矣。

善事天者，避其过，就其和。臣得匡君，子得幹父，而密用转移于无迹之繁括，则情理交协，允合于君子之用心矣。不逢其欲，不丧其实，则虽否塞之世，而冲和之气固未尝亡。欲为功于天地者，自有密运之权，斯以变而不失其正。不然，无所违之，无所就之，以愆于往来，则乘秋而击，为鸷鸟而已矣；当春而振，为昆虫而已矣。其将以鸷鸟、昆虫为性命之

正哉？

归妹

物之始盛也，性足而效有待。性足则必感而发诸情，效有待则必动而致其功。其感而不容已于动者，变也。立功以时而定情以节，则变而不失其正也。变而不失其正，物亦取正焉。

虽然，自有变正，而不正亦由此而兴矣。故功兴而妄，情兴而淫。天地不能保其贞，而况于人乎？雨日交而虹霓见，昏姻通而奔乱生，其始皆非有不正以为之阶也。

是故天地通而泰交，亦既盛矣。抑阴阳各自为体而化未运，则其交也，性足而情未畅，效著而功犹未起。因而保泰，必需其动以有为；因而固交，必需其感而相入。不然者，亦非可恃泰以长年。斯岂非「天地之大义」而「人之终始」与？

而天地之际，亦密迩矣。因其密迩，功易就而情易谐。三与四不揆而兴，奏最者不待劳力于经时，得朋者弗俟裹粮以远适。阳动而上，曰我以致功；阴感而下，曰我以合情；所归妹矣。阳亏其实，阴失其贞，为妄为淫，岂得免于「征凶」而「无利」也乎？

夫其变而不正也，岂有他哉？利其易而已矣。是故时险而用易，则坦而易亲，渐之所

以得贞也；时夷而用难，则勤而不匮，随之所以成德也。蠱消否而用难，归妹保泰而用易，则各失其道矣。然而以难处险，则量未裕而功自成；以易处夷，则情乱于苟从，而功堕于无待。蠱亡悔而归妹凶，固有别矣。

是以君子终用其难，而小人每歆其易。见利而托义，四与有愆焉！顺感而终淫，三之贱其可（离）〔辞〕乎？正其义不谋其利，慎其始以正其终。礼乐必百年而兴，征伐、刑政视此矣；婚姻必六礼而合，君臣、朋友视此矣。君子终不肖阴阳之苟合，以贪功而媿情，归妹之凶，可以免夫！

丰

日中则昃，阳消而阴也；月盈则食，阴消而阳也。阳消则阴息，阴消则阳息，消乘盈而息起虚。人由盈以虚，而不得不消于鬼神；鬼神寓虚于盈，而不得〔不〕息于人^①。不知人之必鬼神，则将爱生而恶死；不知鬼神之必人，则将忻死而厌生。爱生者贪生者也，忻死者绝其生者也。

贪生一，而为苟免，为淫祀，或诡其说为熊经鸟伸、吐故纳新，推而之于县解以逍遥，缘

①「不」字，据文义补。

督以养生，穷极于虚玄，而贪生之情一也。绝其生者一，而为任侠，为兼爱，或诡其说为蔑弃彝伦、残毁肤发，推而之于无生以为缘起，无余以为涅槃，穷极于深幽，而绝其生之一也。

夫贪非其生^①，而以为贵生，不知（生）〔人〕者也；绝其生非可以死，而以为达死，不知鬼神者也。是故圣人尽人之性，而知鬼神之情。尽人之性，时盈则持满，时虚则保和，达才而正情，故其死也，昭明焄蒿，可以配天而作祖。知鬼神之情，始乎虚者无妄，终乎盈者无妄，立命以养和，故其生也，反本亲始，可以体仁而合天。

所以然者何也？惟圣人为能戒丰，而彼惟不丰之为忧也。忧其不丰，或羨生之丰而巧争其衰槁，或计生之不足以丰而别觊其出离，则所以窃窃焉欲致于丰者，私生死而昧于时，有不恤矣。圣人惟不私其丰而恃之，故勿忧于丰，而尤以为戒。则人有其丰焉者，鬼神亦有其丰焉者；戒人之丰，虚乘于盈，终不恃生以可久；戒鬼神之丰，虚以起盈，终不趣灭以为乐。惟日孳孳而不给于（死）〔生〕，而可惧非死，豫谋其必息，而任今日以无穷之生。其通鬼神之变以贞久者，亦无假于别求，而可贱非生。故为人谋之，为鬼神谋之，一因天地日月之理以慎用其明动，则性尽而息也不妄，情周知而消也不亡。其不然者，人之必消，听之气数

①这句疑应作「夫贪生非可以生」。

而非己之任；鬼神之必息，亦何依以责既屈之知能而致其戒哉？而易何以曰「而况于人乎，而况于鬼神乎」？

旅

圣人仁不求功，智不求名，仁智非以有所期而成。然功名者，亦非圣人之所废。非功非名，无与于万物，而万物亦无恃以立也。

虽然，亦因其时而已矣。时之盛也，则圣人主时，仁成而功溥，智成而名彰，谷应川流，万物繁然，以显其荣泽，功名捷得而不爽，圣人亦终不爽其无求功名之志。时之衰也，则时宾圣人，仁无托以成功，智无丽以成名，圣人为物忧患，将爽其志以利用夫功名，然且暗然揜其仁智之荣泽，故勋业寓于文章，文章存乎忧患。此则圣人之难也。

夫上有君，下有民，皆时会之所趋也。君民期圣人以为主，则圣人始无欲而终无为，而在己仁智，在物功名，非有与也。君民胥无待于圣人而圣人宾，乃圣人固不能忍置天下而靳其仁智，无所欲而欲，知不可为而为。貌取而不相知者，几疑圣人之丧仁而丧智，故曰圣人之难也。

是故旅之变否也，阳逊天位而止乎下，阴非尊贵而丽乎中。六五德中而权借不足，若

强起代权以主其世，是五主天下而天下且宾五矣。且阳之集于三也，刚来而穷，浮寄于上下之间而成乎止，与上相配偶而不相应，不相应则情不及所当感。而况于（五）（三）（一），浮寄以止，则苟于求安而无志于求明；穷，则天命将舍而不足与谋。五为离主，道在施明，而三障之以不延于下，栖栖汲汲，世莫我知，质柔而为宾，亦孰与听之乎？

是故雉者，五之固有也，而代物忧患，不得已而大欲存焉，知不可为而为焉。固有而不见推于世，若非所固有而往有之。非所固有，是雉外而起射之矣。射者，不可必得之辞也。固有而射，射而得雉之非难，射而不得雉之难也；不得雉而矢在之非难，不得雉而矢亡之尤难也。雉所获也，矢所用也。功名相左，则所获者虚，仁智徒劳，则所用者亦丧矣。

夫五岂果有亡矢之患哉？后世见之为文章，当时见之为忧患。而仁无可施之福泽，智无即格之幽明，则貌取而不相知者，固笑其一矢之仅亡也。而圣人亦慨然深思，谓吾矢之未尝不亡也。射而亡，不射而亦亡。不亡因于不射，不射乃同于亡。矢在则射，亡不亡非其〔所〕恤，所射在雉，获不获非〔其〕所期，而后圣人乃真有其矢而固有其雉。礼、乐正、诗、书定，行在孝经，志在春秋，当时之功名闕然，万年之誉命鼎鼎矣。

彼悼牺曳尾之流，自以为保矢于不亡，而矢非以射，器不称名，名不称德，彼亦保非其

〔三〕原作「五」，据上文「且阳之集于三也，刚来而穷，浮寄于上下之间而成乎止」改。

矢，而焉用保为！故曰以仲尼为旅人。人非仲尼，其孰足以当之！周公东征而赞易，成王卒悟而公归，斧虽破而矢不亡，时为之也。时为之，亦存其义以俟后此之圣人而已矣。

巽

进者巽之才也，退者巽之德也。才乘其时，德敦其位。以时，则阴且消阳而才可任；以位，则下以承上而德不淫。故巽之于初，疑进疑退，无信志也。志不信，无以信天下矣。才若可信而非可信者也，因以用才则乱；德若不可信而固可信者也，果于修德则治。是以君子望初之深，而因示以所利；利在「贞」而不在「武」，贞既利而武亦无疑矣。裁其窥侵之技，责以负戴之忧，则武用登而天下之疑可释也。

夫君子以其德教为天下裁其进退，念虽孔挚，而不能施责望于不自信者之心。彼且不自信矣，而恶乎望之！督之以威而益其伎也，奖之以福而增其骄也。然而终以保武人之「志治」，则何也？

世虽阳壮，化不能废阴；治虽崇文，人不能废武。然或以成僭逼之萌，或以效祗承之命，则存乎其位矣。时者天也，位者人也。争时而乘之，饶天而（巳）（己）非可恃①；素位而

①「巳」原作「己」，据文义改。

安之，尽人而世莫我尤。故巽阴之下起也，亦阴阳之会，疑战之府也。而位固处于卑散，情自系乎仰给。位可居也，情可谐也，其不欲骤起以逼阳，志亦明矣。故才德争其拙伸，而机括堪为敛戢，则俯思退听，抑惨杀以从阳治者，君子可终保其志已。

及乎六四，重申以阴杀而有功矣。有功之可恃，不如无位之能贞也。故二纷「史巫」之求，以起初于侧陋；五秉「先庚」之令，以警四于居功。甚哉，择位而居，能消时之险阻而平之，阳有所自全，阴有所自正。故曰「利见大人」，以荣阴之善下也。

兑

巽以近阴为美，兑以远阴为正。均于正中，而「孚剝」之「厉」，非「有终」之「吉」也；均于无位，而「和兑」之「吉」，无「资斧」之「丧」也。且夫远之将以正志，而情相间则无功；近之将以合交，而势相昵则失已。俯恤其内，仰承其外，二者亦无县绝之贞淫。而何以得失之径庭邪？

尝论之。阴阳之有长少，则有余、不足之数因之。阳躁而乐施，阴静而吝与，故阳始于有余，终于不足；阴始于不足，终于有余，盖静躁之效也。故阳一索而虩虩以动，再而险以不盈，三而翕然止矣；阴一索而习习以和，再而相附以炎，三而发气满容，肆然以得意于物矣。然则兑者，阴之有余也。用阴之有余，饰已之方少，欣然行志意于天下，其情狠矣。说

以相诱，狼以相制，则阳之宜与远而不宜与相近，岂顾问哉？

且夫巽之得中而近柔者，将以正阴而成其顺也。顺者巽固有之，而因以正之，则因以成之。在外不入而周旋不舍，荡涤其柔蒙以使物受其洁齐。巽之二、五为功于初、四者，要非能争阴之壑而强以所不听也。阴之初入，才不胜德，因不足之才，登固有之德，行权之功侔于保合矣。

若其在兑也，阴德穷而才见者也。德穷而怙尊高，才见而饰言笑，而抑相与为缘，则且孰与正之？毋亦仅与成之乎？仅与成之，渐染其柔曼，而隐助其刚很，亦内顾而可为寒心矣。

借曰「履中之位固在也」，夫位者仅以临下而有其权，夫岂仰欢而犹足恃乎？故赫赫之威，销于婉笑；堂堂之势，屈于甘言；狎以相忘，习而益弛。彼阴中之方稚者，尽用其有余以淫逞其上，始则「孚于兑」，继则「孚于剝」，尚得谓刚中之足据哉？策马近关而逾垣空谷，毋亦悔其远之不早与？

然则二何以免于厉邪？三失据而相就，上居亢以相牵，失据则以得说为幸，居亢则以取必相持，强弱势殊，而（上）〔五〕之剝切矣。二位不当而危，五（则）〔位〕正当而安，危则

⑤「原作」上，据上下文义及兑卦九五爻辞「孚于剝，有厉」改。下文「而五之厉甚矣」句同。

处乐而有戒心，安则遇欢而无固节，敬肆殊情，而（上）（五）之厉甚矣。故夫时乘盛满而物感丰盈者，其尤为忧患之归，愈知所戒也夫！

二

物有宜疾，君子疾之。虽有好音与其令色，遙望之如瀟垢，必芟之如荆棘。「商兌未宁」而后疾焉，不已晚乎！吾惧其商之迟回而疾之荏苒也。乃以恕待人而乐其成者不然。以其时量其心，略其心序其绩，断然以「有喜」归之。盖审知其处此之难，而终能贞恶以自全者之未易也。

夫耳目不纷，嗜好不起，巍然以绝非正之感者，类有余地以自息。其息于余地矣，耳目无所交，嗜好无所授，山之椒、水之涘可以乐饥而忘年，而天下且荣之曰「不淄」。四非无愿于此，乃求所息而固不得也。将息于所与为邻，则「来兑」者狎之矣；将息于所与为体，则「引兑」者招之矣。人欲逃其刑戮，我欲逃其荣泽，俯仰而皆导我以淫豫。避世不可，避人不能，拊心自谋，而盈目无托，谁为余地以听其巍然？其商也，诚不容已于商也。而四（尤）「犹」且安其位以自退，与三殊体，与上隔援，厌彼劳劳，全其皜皜，斯不亦斟酌无迷，而怀来有素者乎？然而神听和平，物亦莫能伤之矣。其庆也，非其所期也。则君子亦乐道其「有喜」，而不容訾其初心之不决也。

六朝之季，處未寧之地者，或內絕強臣之歡而外投戎羯，或外脫異域之網而內附篡攘，商之未詳，返回以喪其守者衆矣。晏子不從昏淫，不與崔庆，商之已詳，而不知退之爲愈也。況里克之中立祈免者乎？耳目交而不亂，嗜好投而不疑，非貞生死以遺榮利者，其孰能之！

或曰：「兌陰外說而中狠，商而不與，伎害隨之，而何庆之有？」夫莫壽于糞生而膏兰非天，莫富于首阳而薇蕨非飢。君子道其常，則四之于庆，誠多有之，而又何让焉！

渙

阳保聚以上亢，阴护党以下凝。虽然，亦各安其位而利之矣。乃欲亏其所党，解其所聚，毋亦非其所欲迁？惟不乐已成而挠之使败，然后功可得而起。

渙之时亦难矣。阳往而不复安于上以奠其居，亢不以为恤，否不以为忧。使越疆而迁焉，是殆犹夫奔也。况乎奔而入于险中，虽终得所愿，始固非其愿焉者也。然则成渙之功者，四之绩亦烈矣哉！故曰：「挠万物者莫善于风。」始则挠而破其塞，终则挠而散其险，解悖吹郁，疾于影响。呜乎！可不谓盛与！

夫渙四之得此也，惟无私而已矣。阴奋出以就四，虚其所处之位以召阳来处，则二是

已。夫其居二也，于己为安，于物为主。于己安，则重迁；为主于物，则物归而不能相舍。逮乎既去之后，所与为等夷者，犹昕夕引领，庶几抚我以慰其思也，此亦物情之最难决者矣。平居相保，断去于一朝，余慕未忘，牵留而不顾，岂果轻去其群而愒于情也哉？以义裁情，捷往赴义。昭质益彰，不蔽于私昵；大劳不倦，不安于小成。「光大」之怀，所可告于天人而无愧也。

呜乎！安小成而蔽私昵者，非直利赖存焉，为物所牵而不能制义者，多有之矣。彼刚正者或且不能自割，而况于柔之善牵者乎？戴之为丘，推之挽之以为宗，思之不忘，縈之维之以为好，利之所集也，势之所趋也，小义之不可裁，私恩之不可负也，而易望其解悖吹郁之一日哉？因物之戴，聊与为主，迟回未决，而骑虎之势成，宋祖不能自免于陈桥。况曹操之仅还四县，而欲孙权之不踞炉著火邪？

舍中正，即散地，升丘而观天位之光，受命以还，开户以荡物之险，其惟大人乎！则天下为功，而鬼神可格。刘虞有其德而无其才，陶侃有其才而无其德，固未足以几此也。圣人以正待人，而不疑于忧患，挠之乃以通之，危之乃以拯之，光大无惭而神可假，曾何险阻之足云！

节

阴阳分而数均，阳皆内，阴皆外，二阳上二阴，一阳上一阴。则德正。夫如是，节且侔功于天地矣。而抑有不然者。文质，相承者也；恩威，相倚者也；男女，相谐者也；君子小人，相养者也。故泰之道盛矣，不惜五位以居阴也；享其实，并不取其名也。既济之道得矣，授阴以二使自遂也；正其分，不更替其权也。故质宾文而文亦有尚，恩宾威而威亦有功，男宾女而女亦有位，君子宾小人而小人亦有居。既均其数，又宾其德，犹复两宅其中，以制柔于散地，节于是而苦矣。

可以惟吾意之所欲为，施之物而不敢违，传之天下后世而不得议，吾自甘之，能俾天下之不苦之乎？孤行自尚，苦不可贞，亦危矣哉！履正位而不惭，制万有而为之主，五可行也，二则何居！察闺门之细过，则衅起于萧墙；尸百执之小事，则人离其心德。虔矫逮于用恩之地，则和气戾于周亲；坚忍去其不容已之文，则至情因而吝儻。规规然以宰制天下之大纲，为门庭之细目，蔑论人也，抑自顾其身心亦荼孽终年，而不见道之可乐矣。乃苟以谢于人曰，我与彼之数均而非有余也，我自宜为主而宾之，乃以安之也，又谁信之？

呜乎！古今之不相若，厚薄之差也。三代不可复矣，刑赏皆其忠厚，清议亦尚含宏。至

于汉而德意犹有存者，故史迁、班固之传酷吏也，皆有砺节亢行，损物而先自损者也。至于宋而公论遗矣。包拯之酷也，而天下颂之。然在当时，犹有忧其乱天下者。流及于海瑞，而合廷野之人心，蔑不翕然焉。夫拯与瑞，则「不出门庭」之智计而已。管仲匡天下而犹曰「器小」，况拯与瑞之区区者乎？泰遯天位以永安，既济予禴祭以锡福，君（予）「予」之道固如此。○「不可贞」者，自鸣其贞，而天下之害烈矣。始于相苦也，终于相激也，故天下之害烈也。

中孚

夫欲施信于天下，则内不失己，外不废物，以作之量。废物，则己无所载，大过揜阴，栋之桡也；失己，则物无与依，小过去中，飞鸟之凶也。称情以为本末，而未无废位；要礼以为重轻，而重无失权；阳中而阴内，夫乃以情理尽而疑贰消；则中孚是已。

且夫阳，主阴者也。主阴者，统阴而交之也。统之而与为交，而先授之以必疑必贰之势，推衅端者必以咎阳心之不固焉。将往主之，必先有以宅之；揜之而疑生，则亦纳之而疑释矣。将欲交之，必固有以予之；居约而予之者俭，则意不厌而贰；如其处实而予之者

○「予」原作「予」，据文义改。

丰，则欲可给而壹矣。

是故三、四位散，二、五位正，中孚之奠阴阳于所丽者，既截然以分其贵贱之区。然兑巽皆阴，二、五得中而非其世，则权终不盛；三、四为兑巽之主，宅散而不得正，则位非所安。而中孚之交尽于情理者，二、五积阳于初、上，固得辅以自强；三、四连阴于异体，乐处内以益亲。得辅以强，阳可留中而不替；处内益亲，阴且外比而不忧。揆之理，絜之情，存大正而授物以安，疑贰之消，不待合于介绍矣。

夫阴阳非类也，其相与非应也，时与位其尤不齐也，而且孚以无间，由是天下岂有不可施之信哉？执己之坚而摈物，然后物起而疑之；随物以谐而丧己，然后物得而贰之。况夫阴之柔弱而仅相保者，亦深愿树阳以为藩屏，而冥处于奥区乎？

故就啖以息肩，深藏而保富，授之乐土而无吝，贞其疆域而不干，则始于悦以消愁，终于顺以革亢，「豚鱼」可格，无往不孚，阳之所受，亦弘矣哉！枢机在我，而「好爵」无私，孚乃「化邦」，岂有爽与！

若夫贬己徇物以效其悬悬，拒物全己以守其硜硜，而徇物则贼己，拒物则绝好，信之蔽也贼，末之免矣。上亢而不亲，初「有他」而不定，己与人之间，情理未尽，则仅为二、五之辅而不足也。

小过

中孚，阳之盛也，而卦皆阴；小过，阴之盛也，而卦皆阳。德不乘时，才不胜势，故以中孚之阳履乎中，且保阴而结以信，况小过之阴柔而能怙过以终乎？虽然，乘有余而取赢，不量德而求胜，则阴恒有之而未肯戢也。

今夫鱼，阴也，故中孚以之；鸟，阳也，故小过以之。鱼火属而性沈，鸟水属而性浮。中孚象离，小过象坎。火必丽木，依于实也，故鱼投之空则死；水流于不盈之地，托于虚也，故鸟蹠乎实则擒。然阳躁而和，和者无必得之势；阴静而狠，狠者无思徙之心；故鸟可下而鱼不可使上。火丽实而利于虚，水流虚而载于实，则情与德有相贸之殊致，以各成其利赖。而要之，上野而下室，上往而下来，上威而下恩，上施而下受，莫不以下为吉焉，是以鸟可下而鱼必不可使（下）（上）也。下者进，上者退；进者伸，退者屈；故阴阳亦莫不爭下以为吉。中孚之阴，小过之阳，皆在中而未有上下之势。未上未下。可上可下。于是中孚之阴，小过之阳，各有欲下之情，其理势然也。

阳无必得之势，阴无思徙之心。在中孚，而阴之欲沈，阳和而不爭，虽处极盛，仅与敦

①「上」原作「下」，据文义改。

信以遂其志，幸而阴安其未上未下者，则阳坦然矣。在小过，则阳为震艮之主，可决阴以必下而遂其志；然阴且怙其盛满宅中之势，挟阳以破樊而游于虚。虚者阴之乡，下者阳之利，背利以适非其乡，而阳犹靡然以听其以，以者不以者也，靡然听其以而莫能自主。

呜乎！妇乘夫，子胁父，臣制君，挟以翱翔而不适有居。甚矣，阴之狠也。惟然，而阳之或「戕」或「厉」，终不能免于悲鸣矣。而乃以激天下忠臣孝子之心，慙菀愤起，而争之以下。故极重而返，乱极而复，挟主周旋而能长保其飞扬跋扈之雄，有是理哉？逆弥甚，失弥速，见睨消，密云散，君子有以豫知其「大吉」矣。

夫阴阳之往复，物理诚有之，而人之于性情也亦然。性处情中，而情盛乘权，则挟性以浮游于无实之地，逐物迁流，丧其起元之贞，性亦无如之何矣。逮乎吝而失，失而悔，退忧戕败，进处危机，则诚发于中而生怨艾之音，亦中人以上之必然者。然后矫所挟以来复，性情各安其所，而终返乎其根。故曰「人恒过，然后能改」。

惟然，而「弋取」之劳亦甚矣。非不憚其「在穴」之难获者，不能得也。故震之勤伟矣。治乱之数，止不胜止，动则兴也。理欲之数，遏不胜遏，求乃得也。九三之「防」，所由不及九四之「遇」也。夫「密云」无久沍之阴，「在穴」有得禽之理，情不敌性，邪不胜正，虽「或戕之」，大有为者之资也。以为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飞鸟以凶」，尚谁「咎」乎？

既济

一阴一阳之谓道，无偏胜也。然当其一一而建之，定中和之交，亦秩然顺承其大纪，非屑屑焉逐位授才而一一之也。此天地之所以大，虽交不密、叙不察，而无损于道，则泰是已。若屑屑焉一一建之，因一一和以交之，此人事之有造，终不及天地之无忧矣。故济者人事也。舟之方之，榜之帆之，以通旁午，以越险阻，亦劳矣哉！

天地之可大，天地之可久也。久以持大，大以成久。若其让天地之大，则终不及天地之久。有「初」有「终」，有「吉」有「乱」，功成一曲，日月无穷。方其既而不能保，亦不足以配天地之终始循环，无与测其垠鄂者焉。

岂惟其衰，盛亦有之。阳内进而长，阴外退而穷，各就其位，互致其交，此得不谓人事之最盛者与？而君子鳃鳃然思而防之，方自此始，则何也？

天下之方兴也，国是无大辨于廷，清议无成言于野，非有楚楚然必定之清浊也。承经纶之方起，上下各尽其能而如不逮，固无余力以及此焉。而万物之相与，各趋其用也。用之既趋，功必求当，人心有余，而规模日起。择位争时，以大剖阴阳之界，经制明而公论彰，区别建立之繁，无遗地而亲疏分；势乃由此而定。则尽人事者，固已极盛而无所加。一以为

阳，确然而授之以位；一以为阴，确然而授之以位。安不愆之素，合不僭之交，竭往来之情，历正变之久，相与争于繁芜杂互之地，乃以得此一日，则中流鼓枻而津岸以登矣。夫此一日者，岂可久之日哉？自屯之始交而方遇此一日也，顾未济之且乱而仅有此一日也，则其为几，亦岌岌矣。

且夫阳来下以致功，阴往上以受感，阳安而阴恒危。阳躁而乐，阴静而忧，乐者忘而忧者思。以其忘危，故其思安，鼓瑟于宫中，而聚谋于沙上，是阳固授阴以且惧且谋之药石而激之兴也。又况夫迭建迭交，琐琐焉以夹持之也？如是，则小固未亨而亨自此而起。小之亨，大之乱，如衡首尾之低昂而无爽矣。是故乱终自此而生。

二处誉，则七日勿逐以老敌；四处惧，则终日疑戒以求安。非上六之无位以穷者，皆未有须臾忘也。清浊太别而疑战承之，岂或爽哉！甘、傅申训之后，尹、仲作诵以还，汝南月旦之方明，雒、蜀是非之既定，商、周、汉、宋，此四代者，亦由是而不延。故君子诚患之也，诚防之也。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衰乱，有忠臣。」其感此而激为言，似之矣。虽然，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三年伐鬼方而既惫，抑不克鬼方

○这句疑应作「则小固未亨而乱自此而起」。

而抑何以为高宗？时会迁流，因而自弛，则亦终无此既济之一日，又岂可哉？不能使河无波，亦不能使无渡河也。

人事之所争屑屑，而不及天地之大者，命也。学焉而必致其精微，以肖天地之正者，性也。知其不能及天地，故君子乐天；知不能及，而肖其正以自奠其位，故君子尽人。穷理尽性而至于命，亦曰防之，而岂早计以吹齏之幸免与？

秦燔诗、书，仁义废矣；晋尚玄虚，智慧隐矣；平王忘大戎之仇，孝慈薄矣；譙周、冯道受卖国之赏，忠臣寢矣。曾不足以防患，而终于沈溺。老氏将谁欺哉！

夫君子之慎微明辨，争位于纷杂之余，正交于肆应之地者，不敢惮劳，非曰永固，亦以延天地之盛于一日，则后起者弗以澌灭而不可继。固勿庸以既济为戒涂，而倒行于雌雄、黑白之间，依「不盈」「不足」以自保也。

未济

一

水火之为功，不及天地之盛，因是而有害亦不如阴阳亢战之穷。逊其可大，故其成也小；让其可久，故其毁也不长。故天地而无毁也。借有毁天地之一日，岂复望其亥闭而子

开，如邵子之说也哉？成之小者不足以始，故易首乾坤而不首坎离；据「天一生水」，则当首坎矣。毁之长者不可以终，故终未济而不终坤。

且夫火，阴也，而以阳为郛；水，阳也，而以阴为輿。非郛不守，非輿不载，凭之以以为固，含之以以为光。既不能显出其神明以备阴阳之盛，抑不欲孤恃其锋棱以致穷亢之灾。得数少而气承其伸，则物不能长盛而不终，亦非有久终而不返。水火之撰，固有然矣。

若夫天地之所为大始者，则道也，道固不容于缺也。不容于缺，必用其全。健全而乾，顺全而坤。因是而山、泽、雷、风、水、火，皆繁然取给于至足之乾坤，以极宇宙之盛，而非有渐次以向于备。何也？道无思而无为。渐次以向于备，则有为吝留，有为增益，是且有思而有为，其不足以建天地之大也久矣。

震、巽、坎、离、艮、兑，男女之辨，长少之差，因气之盈缩而分老壮，非长先而少后也。终古也，一岁也，一日也，一息也，道之流动而周给者，动止、散润、暄说皆备于两间，万物各以其材量为受，遂因之以有终始。始无待以渐生，中无序以徐给，则终无耗以向消也。其耗以向消者，或亦有之，则阴阳之纷错偶失其居，而气近于毁。此亦终日有之，终岁有之，终古有之。要非竟有否塞晦冥、倾坏不立之一日矣。

尝试验之。天地之生亦繁矣，倮介、羽毛、动植、灵冥，类以相续为蕃衍。由父得子，由

小向大，由一致万，固宜今日之人物充足两间而无所容。而土足以居，毛足以养，邃古无旷地，今日无余物，其消谢生育相值，而偿其登耗者适相均也。是人之兵役饥谨，率历年而一遇，则既有传闻以纪之。若鸟兽草木登耗之数，特微远而莫察。乃鸛攫、冻喝、野烧、淫涨之所耗者，亦可亿而知其不盈。则亦与夏昼冬夜长短之暗移，无有殊焉。要其至足之健顺，与为广生，与为大生，日可以作万物之始。有所缺，则亦有一物而不备矣。无物不备，亦无物而或盈。夫惟大盈者得大虚。今日之不盈，岂虑将来之或虚哉？故易成于既济而终未济，未济之世，亦乾坤之世，而非先后之始终也。

未济与乾坤同世，而未济足以一终者，何也？阴阳之未交也，则为乾坤。由其未交，可得交。乃既交而风雷、山泽，亦变矣。其尤变者，则莫若水火。一阳而上生一阴，一阴而上生一阳，以为离。一阴而上生一阳，一阳而上生一阴，以为坎。互入相交，三位相错，间而不纯。既或以为坎，或以为离矣，因而重之：离与坎遇，离三之阳，上生一阴，因以成坎，而为既济；坎与离遇，坎三之阴，上生一阳，因以成离，而为未济。互交以交，六位相错，间而不纯。阴阳之交，极是乎而甚。故此二卦者，乾坤之至变者也。由其尽交，非有未交，交极乎杂，无可复变，是故有终道焉。

既济得居，未济失居。杂而失居，伤之者至矣。水胎阳而利降，火胎阴而利升。既济

水升火降，升者有余位以降，降者有余位以升。未济水降火升，降极而无可复降，升极而无可复升。性流于情，情孳于生，交极位终，则既济成而未济终。固一日之间，一物之生，皆有此必终之理行乎阴阳，听万物材量之自受，则未济亦可以一终矣。

然而交则极也，阴阳则未极。阴阳之极者，未交则乾坤也，已交而得居则泰也，已交而失居则否也。乾坤之极，既已为始，否之极，又不可终。非乾则坤，非坤则乾。十二位之间，向背而阴阳各足，既不容毁乾而无坤，毁坤而无乾，又不得绝否之往来以终于晦塞。惟夫往来皆杂，十二位相错，而未有纯者，则未济遂足以一终。

乃一阴立而旋阳，一阳立而旋阴，阴阳皆死生于俄顷，非得有所谓「地毁于戊，天毁于亥」也。盖阴孤而不可毁阳，阳孤而不可毁阴。未济之象，亦一阴一阳之道，而特际其乱者尔。

先天之位，未济居申，申者日之所入也。日绕于大圜之虚，而出入因地以渐移，则申有定位而无定时。无定时，则亦（重）〔且〕无定位。是终日可寅，终日可申，终日终而终日始，拘于所见者莫之察尔。且申为秋始，秋司刑杀。百谷落而函活藏于甲核，昆虫熊燕蛰而生理息于臚宫，则亦貌杀非杀，而特就于替也。未济亦替而已矣，岂有杀哉？非杀不成乎永终，天地无永终之日矣。

且雷、风、山、泽之代天以主物也，非暄润不为功，故人物非水火不生，而其终也亦非水火不杀。雷、风、山、泽，不能杀物者也。因其任杀，故亦可以一终。而水火之杀，则亦惟水火之不盛也。阳亢而阴凝则盛，故雷风之用著，水火之用微；山泽之体实，水火之体虚。阴间乎阳而为离，阳不得亢；阳间乎阴而为坎，阴不得凝。其在未济也，离火南上而（且）息乎金，失木之养；坎水北下而注乎木，失金之滋；尤非有炎烁汜澜之势也。特以交之已杂，成乎一时之衰，而物遂受其凋敝。故盛为生，衰为杀。盛衰者偶也，生杀者互相养者也。岂有极重难返之势，以迄于大终而待其更始乎？

释氏之言曰：「劫之将坏，有水灾焉，有火灾焉。」以未济观之，火上散而水下漏，水火不给于暄润，则于人物为死，于天地为消。其无有焯焯之焰，滔滔之波，以灭万物、毁二仪而坏之，亦明矣。

天地之终，不可得而测也。以理求之，天地始者今日也，天地终者今日也。其始也，人不见其始；其终也，人不见其终。其不见也，遂以谓邃古之前，有一物初生之始；将来之日，有万物皆尽之终；亦愚矣哉！

是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原始要终，修其实有之规，以尽循环无穷之理，则可以知生死之情状而不惑，合天地之运行而不惭，集义养心，充塞两间而不馁。呜呼！尽之矣。

二

凡夫万有之化，流行而成用。同此一日之內，同此天地之間，未有殊才异情，能相安而不毀者也。情以御才，才以给情，情才同原于性，性原于道，道则一而已矣。

一者，保合和同而秩然相节者也。始于道，成于性，动于情，变于才。才以就功，功以致效，功效散著于多而协于一，则又终合于道而以始。是故始于一，中于万，终于一。始于一，故曰「一本而万殊」；终于一而以始，故曰「同归而殊涂」。

夫惟其一也，故殊形绝质而不可离也，强刑弱害而不可舍也。舍之以为远害，离之以为保质，万化遂有不相济之情才。不相济曰未济，则何以登情才而成流行之用乎？舍之离之，因万化之繁然者，见其殊绝之刑德，而分以为二。既已分之，则披纷解散，而又忧其不合，乃抑矫揉销归以强之同，则将始于二，成于一。故曰，异端二本而无分。

老氏析（负抱阴阳）〔抱阳负阴〕之旨，而欲复归于一；释氏建八还之义，而欲通之以圆。盖率以道之中于万者以为大始，而昧其本。则才情之各致，或有相为悖害者，固变化之不齐，而以此疑为不足据，乃从而归并于无有，不亦宜乎！

夫同者所以统异也，异者所以贞同也，是以君子善其交而不畏其争。今夫天地，则阴阳判矣；雷风、山泽、水火，则刚柔分矣；是皆其异焉者也。而君子必乐其同，此岂有所强

哉？迅雷之朝，疾风以作；名山之上，大泽以流；震巽、艮兌之同而无所强者固然矣，而抑又不足以相害。若夫水火，吾未见其可共而处也，抑又未见其处而不争也。处而不争，则必各顺其性，利其情，相舍相离，而后可同域而安。火炎上，因而上之；水润下，因而下之；则已异矣。炎不熯水，润不灭火，则又以为同矣。呜乎！此未济之世，远害而「亨」，而卒以「无攸利」于天下，而易且以终者也，可不慎与！

今夫物之未生，方之未立，一而已矣。成才而为物，则翼以翔空，跬以蹈实，而辨立，准情而建方，则耳目知左，手足知右，而居奠。虽有父母师保，而不能强之以不异。虽然，其异焉者中固有同然者，特忘本者未之察耳。

故极乎阴阳之必异，莫甚于水火。火以熯水，所熯之水何往？水以灭火，所灭之火何归？水凝而不化，熯之者所以荡而善其化；火燥而易穷，灭之者所以息而养其穷；则莫不相需以致其功矣。

需以互交，先难而后易，情德而貌刑，故忘本者尤怱然而畏其争。将以为本异而不可同也，于是析兄弟之居，察情欲之辨，解而散之，因而仍之。因而仍之以以为自然，解而散之以以为解脱。之说也，其于道也，犹泝澼絜之于渊鱼也。万化之终协于一以藏大始者，固不因之以阨。彼益傲然曰：「其成也固然，而欲互交以致功者，亦拂阴阳之性而无当于成败。」

其迷也，亦可謂大哀也矣！

天地之正，不听彼之乱之。圣人之教，辅相以合之者，又维系之。彼既任其相离相舍，则亦徒有其说而无其事，故无能大损于道也。借其不然，胥古今上下以未济，则一终者将以永终，且亦不可以得一终也，则可不谓大哀者与！

呜乎！君子之慎未济也，亦为其难而已矣。情异则利用其才，情才俱异则胥匡以道。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以自治也；礼以齐之，刑以成之，以治人也。然后凝者不以寒沈而泄，燥者不以浮焰而衰。斟酌融通，虑始难而图成易。则天地之间，昭明流动，保合而无背驰瓦解之忧，元化且恃之以成矣。是故未济之慎，则其可以济之秋也。

夫水沈而舟浮，舟静而楫动，而理之相因一也。从其情才之迹而任之，以舟撑舟，以水运水，人且望洋而退，岂有赖哉？故卦凶而爻或免，亦以其应而已矣。火之刑水，其害薄，水之刑火，其害酷。离可以引退，不恤其害，犹与交应，则离贤矣。明者下烛而有孚，险者怙终而自曳。六三位进而才退，弃余光而保险，未济之害，独多有之，则凶亦至矣。离贤于坎，坎利于离。得害多者，君子之常，避祸速者，小人之智。成未济者，坎也，而老子曰「上善若水」，其为术可知矣。

周易外传卷五

系辞上传第一章

章句依朱子本义。

夫易，天人之合用也。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成乎人，不相易者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离者也。易之则无体，离之则无用。用此以为体，体此以为用。所以然者，彻乎天地与人，惟此而已矣。故易显其用焉。

夫天下之大用二，知、能是也；而成乎体，则德业相因而一。知者天事也，能者地事也，知能者人事也。今夫天，知之所自开，而天不可以知名也。今夫地，能之所已著，而不见其所以能也。清虚者无思，一大者无虑，自有其理，非知他者也，而恶得以知名之？块然者已实而不可变，委然者已静而不可兴，出于地上者功归于天，无从而见其能为也。虽然，此则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既离之以有其生而成乎人，则不相为用者矣。此之谓「不易」也。

乃天则有其德，地则有其业，是之谓乾坤。知、能者，乾坤之所效也。夫知之所废者多矣，而莫大乎其忘之。忘之者，中有间也。万变之理，相类「相」续而后成乎其章，于其始统

其终，于其终如其始。非天下之至健者，其孰能弥亘以通理而不忘？故以知：知者惟其健，健者知之实也。能之所穷，不穷于其不专，而莫穷乎窒中而执一。执一而窒其中，一事之变而不能成，而奚况其蹟！至善之极，随事随物而分其用，虚其中，析其理，理之所至而咸至之。非天下之至顺者，其孰能尽亹亹之施而不执乎一？故以知：能者惟其顺，顺者能之实也。

夫太极○之生元气，阴阳者，元气之阖辟也。直而展之，极乎数之盛而为九，九者数之极，十则仍归乎一矣。因坤之二而一盈其中为三，统九三而（一）贯之「为一」，其象奇一。始末相类，条贯相续，贞常而不屈，是可彻万理于一致矣，而三位纯焉；因而重之，六位纯焉。斯以为天下之至健者也。元气以敛而成形，形则有所不逮矣。地体小于天。均而置之，三分九而虚其一为六，三分三而虚其一而为二，其象偶一。天之所至，效法必至，宁中不足而外必及。中不足者，以受天之化也。虚其中以受益，勉其所至以尽功，是可悉物理而因之，而三位纯焉；因而重之，六位纯焉。斯以为天下之至顺者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无思无虑而思虑之所自彻，块然委然而不逆以资物之生，则不可以知名而固为知，不见其能而能著矣。而夫人者，合知、能而载之一心也。故曰「天人之合用」，人合天地之用也。

夫弥亘初终而持之一贯，亦至难矣。虚中忘我，以随顺乎万变，勉其所至而行乎无疆，

亦至繁矣。则奚以言乎「易简」也？曰：惟其纯也。乾者纯乎奇矣，坤者纯乎偶矣。当其为乾，信之笃而用之恒，不惊万物之变而随之以生识，则历乎至难而居天下之至易。当其为坤，已不尸功而物自著其则，受物之取而咸仍其故，则历乎至繁而行天下之至简。乾则以位乎天者此，以达乎人者此，以施乎地者此；六爻三才也。坤则以应乎天者此，以运乎人者此，以成乎地者此。因而重之，罔不皆然。此之谓纯。

夫天秉乾德，自然其纯以健知矣。地含坤理，自然其纯以顺能矣。故时有所鼓，有所润。时互用而相为运，时分用而各有成。震、巽、坎、离、艮、兑之大用，而在六子之各益者，天地初未尝有损，杂者自杂，不害其纯。则终古而无不易也，无不简也，皆自然也，吉凶其所不讳也。圣人所忧患者，人而已矣，故显用于大易，使知欲得夫天下之理者，合天地之用，必其分体天地之撰而不杂者也。

夫知，用奇也则难而易，用偶也则易而难；能，用偶也则繁而简，用奇也则简而繁。然而天下之辨此者鲜矣。

知者未尝忘也。甫其有知，即思能之，起而有作，而知固未全也。因事变而随之以迁，幸而有功焉，则将据其能以为知，而知遂爽其始。故知，至健者也，而成乎弱。弱而不能胜天下，则难矣。

能固未欲执一也。方务能之，而恃所能以为知，成乎意见，以武断乎天下，乃其能亦已仅矣。物具两端，而我参之以以为三，非倚于一偏而不至也，则并违其两，但用其独。故能，至顺者也，而成乎逆。逆而欲与物相亲，则繁矣。

是何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不能分秩乎乾坤，则知能顾以相淆，健顺固以相困矣。夫人亦有其动焉，亦有其入焉，亦有其幽明之察焉，亦有其止焉，亦有其说焉。然而惟能以健归知，以顺归能，知不杂能，能不杂知者，为善用其心之机，善用其性之力，以全体而靡荡之，乃能成乎德业而得天下之理。借其不然，天之明固在也，地之力固在也，莫知所秩，乘志气之发而遂用之，故德二三非其德，业将成而或败之矣。是以周易并建乾坤以为首，而显其相错之妙。天事因乎天，地事因乎地。因乎天而坤乃有所仿，因乎地而乾乃有所成。故易者，圣人之以治天下之繁难而善其德业者也。

虽然，亡他焉，全体之而得矣。全体之，则可以合，可以分。诚积而必感，自摩之以其几，道备而可给，自荡之以其时。乾坤定则贵贱位，刚柔断，聚以其类，分以其群，象不啻，形不朽，皆定之者不杂也。是故可鼓可润，可寒可暑，可男可女，诂合而不乱。贤人以之为劝为威，为行为藏，为内治为外图，成震、巽、坎、离、艮、兑之大用。故曰「易，天人之合用也」，盖纯备之、分秩之之谓也。

「鼓之以雷霆」，震也。「润之以风雨」，巽也。「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坎、离也。离秉阳以函阴，为日；坎秉阴以承阳，为月。日运行乎阳中为昼，月运行乎阴中为夜。日运行乎离南，赤道之南。月运行乎坎北，二至月道极乎南北。则寒；日运〔行〕乎坎北○，赤道之北。月运〔行〕乎离南，则暑也。「乾道成男」，艮也；「坤道成女」，兑也。乾坤怒气之生，为草木禽兽，其大成者为人。天地慎重以生人，人之形开神发，亦迟久而始成。乾坤之德，至三索而乃成也。于此而见阴阳致一之专，于此而见阴阳互交之化。然皆其迹而已矣。盖学易者，于此而见阴阳皆备之全焉。

雷霆、风雨相偕以并作，则震巽合矣。日月、寒暑相资而流行，则坎离合矣。男女相偶以正位而衍其生，则艮兑合矣。震之一阳，自巽迁者也。巽之一阴，自震迁者也。坎艮之阳，自离兑迁也。离兑之阴，自坎艮迁也。迁以相摩，则相荡而为六子；未摩而不迁，则固为乾坤。故震巽一乾坤也，坎离一乾坤也，艮兑一乾坤也。惟其无往而非纯乾纯坤，〔故乾坤〕成卦，而三位各足，以全乎乾之三阳、坤之三阴而六位备；因而重之，而六位各足，以全乎乾之六阳、坤之六阴而十二位备。周易之全体，六阳六阴而已矣。其为刚柔之相摩，荡

①「行」字，据上文「日运行乎离南，月运行乎坎北」文例补。下包「行」字同。

为八卦者，无往而不得夫乾坤二纯之数也。其为八卦之相摩，荡为六十四卦者，错之综之，而十二位之阴阳亦无不备也。无不备，无不纯矣。

故非天下之至纯者，不能行乎天下之至杂。不足以纯而欲试以杂，则不贤人之知能而已矣。故曰「所恶于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霸者之术，亦王者之所知，而王道规其全，则时出为事功，而无损于王者之业。异端之悟，亦君子之所能，而君子体其全，则或穷乎孤至，而无伤于君子之德。

故天下无有余也，不足而已矣；无过也，不及而已矣。撰之全，斯体之纯；体之纯，斯用之可杂。几不能不摩，时不能不荡。以不摩不荡者为之宗，以可摩可荡者因乎势，以摩之荡之者尽其变。故可鼓也，可润也，可运也，可成也。而未鼓未润，未运未成，乾坤自若也；方鼓方润，方运方成，乾坤自若也。统六子而为乾坤，六子之性情咸具，而但俟其生。与六子而并为八卦，父母之功能固著，而不倚于子。故致一者其机也，互交者其情也，皆备者其诚也。诚者亡他，皆备而已尔。

呜乎！使君子而为小人之为，则久矣其利矣；使圣人而为异端之教，则久矣其述矣；使王者而为桓、文之功，则久矣其成矣。小人之利，君子亦谋之以育小人；异端之教，圣人亦察之以辨异端；桓、文之功，王者亦录之以命牧伯。而特更有大焉，彻乎万汇之情才而以昭

其德，更有久焉，周乎古今之事理而以竟其业。刚极乎健，而非介然之怒生与惰归之余勇。柔极乎顺，而非偶用之委蛇与不获已之屈从。天下之德固然，贤人之相肖以成位乎中者，其能歉乎哉？

未至于此者，学之博，行之笃，弗能弗措，以致曲于全，尚庶几焉。老氏仅有其一端之知，而曰「曲则全」，其劣著矣。雷风不相薄，水火「不」相射，男女不相配，自有天地以来，未有能为尔者也。执一废百，毁乾坤之盛，而骄为之语曰「先天地生」，夫孰欺？

三

大哉周易乎！乾坤并建以为大始，以为永成，以统六子，以函五十六卦之变，道大而功高，德盛而与众，故未有盛于周易者也。

连山首艮，以阳自上而徐降以下也。归藏首坤，以阴具其体以为基而起阳之化也。夏道尚止，以遏阴私而闲其情；然其流也，墨者托之，过俭以损其生理。商道拨乱，以物方晦而明乃可施；然其流也，霸者托之，攻昧侮亡以伤其大公。

呜乎！道盛而不可复加者，其惟周易乎！周道尚纯，体天地之全以备于己。纯者至矣，故诗曰「鸣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文王之所以配天也。

乾坤并建于上，时无先后，权无主辅，犹呼吸也，犹雷电也，犹两目视、两耳听，见闻同

覺也。故无有天而无地，无有天地而无人，而曰「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其说拙矣。无有道而无天地，而曰「一生二，道生天地」，其说拙矣。无有天而无地，况可有地而无天，而何首乎艮坤？无有道而无天地，谁建坤艮以开之先？

然则独乾尙不足以始，而必并建以立其大宗，知能同功而成德业。先知而后能，先能而后知，又何足以窥道阃乎？异端者于此爭先后焉，而儒者效之，亦未见其有得也。夫能有迹，知无迹，故知可诡，能不可诡。异端者于此，以知为首，尊知而贱能，则能废。知无迹，能者知之迹也。废其能，则知非其知，而知亦废。于是异端者欲并废之。故老子曰：「善行无辙迹」，则能废矣；曰：「涤除玄览」，则知废矣。释氏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则能废矣；曰：「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则知废矣。知能废，则乾坤毁。故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不见易者，必其毁乾坤者也。毁乾坤，犹其毁父母也矣。故乾坤并建，以统六子，以函五十八卦之大业，惟周易其至矣乎！

抑邵子之图易，谓自伏羲来者，亦有异焉。太极立而渐分，因渐变而成乾坤，则疑夫乾坤之先有太极矣。如实言之，则太极者乾坤之合撰，健则极健，顺则极顺，无不极而无专极者也。无极，则太极未有位矣。未有位，而孰者为乾坤之所资以生乎？

且其为说也，有背驰而无合理。夫乾坤之大用，洵乎其必分，以为清宁之极，知能之量

也。然方分而方合，方合而方分，背驰焉则不可得而合矣。

其为说也，抑有渐生而无变化。夫人事之渐而后成，势也，非理也。天理之足，无其渐也。理盛而势亦莫之御也。易参天人而尽其理，变化不测，而固有本矣。奚待于渐以为本末也？如其渐，则泽渐变爲火，山渐变爲水乎？

其曰乾坤为大父母者，不能不然之说也。其曰复姤小父母，则其立说之本也。宋郑决、秦阶亦有此说。不然，则父母而二之，且不能解二本之邪说，而彼岂其云然？

自复而左，左生乎颐，明夷左生乎贲，临左生乎损，泰左生乎大畜。自姤而右，右生乎大过，讼右生乎困，遁右生乎咸，否右生乎萃。而无妄无以生明夷，升无以生讼，则复姤又不任为小父母。

乾右生夬，履右生兑，同人右生革，无妄右生随。坤左生剝，谦左生艮，师左生蒙，升左生蠱。而泰无以生履，否无以生谦，则乾坤又不任为大父母。

如其以泰生临，履生同人，明夷生复，否生遁，谦生师，讼生姤，为往来之交错，则姤复为云仍之委绪。以无妄生同人，明夷生临，履生乾，升生师，讼生遁，谦生坤，为中外之（互）绕，则乾坤为奕叶之苗裔。

（互）原作「之」，据文义改。

凡此者，既不能以自通，抑不足以自固。而但曲致其巧心，相为组织，遂有此相因而成，平渐者以为之序，相背而分其疆者以为之位，而其说遂以立。

夫乾尽子中，何以为乾？坤尽午中，何以为坤？子中无乾，何以为子？午中无坤，何以为午？抑与其「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之说相叛，而率之何以为道？修之何以为教？则亦谈天之艳技而已。

夫天，吾不知其何以终也；地，吾不知其何以始也。天地始者，其今日乎！天地终者，其今日乎！观之法象，有乾坤焉，则其始矣。察之物理，有既济未济焉，则其终矣。故天可以生六子，而必不能生地。天地可以成六子，而六子必不能成天地。天地且不相待以交生，而况姤复乎？乃且谓剝之生坤，夬之生乾，则其说适足以嬉焉尔矣。

考邵子之说，创于导引之黄冠陈图南，传于雕虫之文士穆伯长，固宜其煊乱阴阳，拘牵迹象之琐琐也。而以为伏羲之始制，旷万年而何以忽出？此又不待智者而知其不然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夫子之学易，学此者也。非仲尼之徒者，惟其言而莫之违，而孰与听之？

系辞上传第二章

阴阳与道为体，道建阴阳以居。相融相结而象生，相参相耦而数立。融结者称其质而无为，参耦者有其为而不乱。象有融结，故以大天下之生；数有参耦，故以成天下之务。象者生而日生，阴阳生人之撰也；数者既生而有，阴阳治人之化也。

阴阳生人而能任人之生，阴阳治人而不能代人以治。既生以后，人以所受之性情为其性情，道既与之，不能复代治之。象日生而为载道之器，数成务而因行道之时。器有大小，时有往来，载者有量，行者有程，亦恒齟齬而不相值。春霖之灌注，池沼溢而不为之止也；秋潦之消落，江河涸而不为之增也。若是者，天将无以祐人而成「天下」之务矣①。

圣人与人为徒，与天通理。与人为徒，仁不遗遐；与天通理，知不昧初。将延天以祐人于既生之余，而易由此其兴焉。

夫时固不可饶也，器固不可扩也。饶时而时违，扩器而器败。则抑何以祐之？器有小大，斟酌之以为载体；时有往来，消息之以为受。载者行，不载者止；受者趋，不受者避。前使知之，安遇而知其无妄也；中使忧之，尽道而抵于无忧也；终使善之，凝道而消其不测也。此圣人之延天以祐人也。

虽然，亦待其人矣。器不足以承祐，圣人之于人犹天也，不能保诸既祐之余。然则能

①「天下」二字，据《易系辞》「故能成天下之务」及上文「故以成天下之务」补。

承圣人之祐者，其惟君子（也）〔乎〕？

且夫兴鬼神以前民用者，龟筮之事，是不一类，而恒不能壹因于道。象而不数，数而不象，有遗焉者矣。器与时既不相值，而又使之判然无以相济也。若夫象肖其生，数乘其务，吉凶之外有悔吝焉，昼夜之中有进退焉，则于以承祐也甚易矣。然而舍君子则固不胜者，愚不肖不与其深，贤智恒反其序也。故君子之器，鲜矣。

何也？易之有象也，有辞也，因象而立者也；有变也，有占也，因数而生者也。象者气之始，居乎未有务之先；数者时之会，居乎方有务之际。其未有务则居也，其方有务则动也。居因其常，象，至常者也。动因乎变，数，至变者也。

君子常其所常，变其所变，则位安矣。常以〔制〕〔治〕变[○]，变以贞常，则功起矣。象至常而无穷，数极变而有定。无穷故变可治，有定故常可贞。

无穷者何也？阴阳形器之盛，放乎天地而察乎臣妾、鼠豕，不胜繁也；始乎风雷而极乎剝、号、笑，不胜迁也。有定者何也？非其七九，则其六八也；非其七八，则其九六也。

君子无穷其无穷，而有定其有定。所观者〔统乎〕设卦之全象，所玩者因乎变动之一爻。居不以苟安为土，纤芥毫毛之得失，皆信其必至。动不以非常为怪，仓卒倒逆之祸福，

①〔治〕原作〔制〕，据下文〔无穷故变可治〕及本书二二一页〔于常治变〕改。

一听其自然。信其必至，故度务之智深。听其自然，故敦止之仁壹。智深而必无少见多怪之惊，仁壹而必无周旋却顾之私。则可安可危，而志不可惑也；可生可死，而气不可夺也。是以能于易而承天之祐也。

其非君子也，则恒反其序。反其序者，执象以常，常其常而昧其无穷，乘数以变，变其变而瞀其有定。是故耳穷于隔垣，笙簧奏而不闻；心穷于诘旦，晴雨变而无备。偷窳于今日之暇，局促于咫尺之安，专之以为利，保之以为欢，而天下则固然其将变矣。此亦一端矣，彼亦一端矣，则又迎之而笑，距之而啼，因杌而疑鬼，因牛羊而梦王公。吉不胜喜，喜至而吉尽；凶不胜惧，凶去而惧未忘。仆乱俚皇以邀福而逃祸者，卒不知祸福之已移于前也，而况能先祸福以择名义之正也哉？矇瞽塞目于黼黻，稚子揜耳于雷霆，象非其象而数非其数，乃以怨天之不祐也，天且莫如之何，而况于圣人乎？

呜乎！圣人之承天以祐民者至矣。诗、书、礼、乐之教，博象以治其常；龟筮之设，穷数以测其变。合其象数，贞其常变，而易以兴焉。智之深，仁之壹，代阴阳以率人于治，至矣，蔑以尚矣。而非君子之器，则失序而不能承。故天之待圣人，圣人之待君子，望之深，祈之夙。而学易之君子，将何以报圣人邪？

系辞上传第三章

得数之体，多者为大，少者为小。阴阳动静乎太极，阳倡而阴和，倡者捷得而廉，和者徐收而贪，故阳一而阴二，则阴多也。阳数一、三、五、七、九，积二十五；阴数二、四、六、八、十，积三十，是阴犹多也。大衍之数五十五，去中五以用五十，阳未用而早挂其五，是阴又多也。三百八十四位之象，阴阳各半，阴抑不处其少也。然而阴卒以少为小，岂其才之不给，盖情之不逮矣。

夫数，将以用之也。有数而不用，均于无数；用而苟恤其私，均于不用。故能用者少而有余，不用者多而不足。纣之亿万，不寡于周之十人也？唐高之一旅，非富于子孙之天下也？阴阳均受数于太极，逮其既用，阳之揲四，凡七凡九，而余者或十三，或二十一；阴之揲四，凡六凡八，而余者或十七，或二十五。阴之所余，恒多于阳之一揲。不以揲而以余，阴非不足。而吝于用，于是阴遂成乎小焉。

夫崇己以替天下，则簞豆见色，利天下而节于己，则膏泽不屯。人莫窥其所藏，而窥其所建，于是乎阳任大而无惭，阴欲辞小而不得。

何也？廉于取者其施必轻，贪于求者其与必吝。受数少，则富不足以自矜，而与物若

借。受数多，则情常怙于取赢，而保己恒深。鹿台、巨桥之发，封桩之世不能也，而必见之开创之日。酒浆乾餱之愆，薇蕨之士亡有也，而多得之千金之子。薰风之吹，不能如朔风之久，及其怒号披拂，荣百昌之生也，昼夜而有九春之势，惟其用之大也。

夫俭其身以利天下者，宜天下多以利报之，则大易而小险，情相称也。然而数则有不然者。莫大于龙，而亢或有悔；莫小于鱼，而贯或承宠。且不但此也。阳一索而震，动物者先自惧也；再索而坎，固物者先自劳也；三索而艮，止物者先自戢也。则皆险也。阴一索而巽，入物者已自遂也；再索而离，丽物者已自明也；三索而兑，说物者已自和也。则皆易也。是故卦小而易，卦大而险。天下替而已崇，天下利而已损，物之不齐，亦莫能得其施报之平矣。

然而易之有辞，恒消息其险易以剂之平。称阳而险之，或以阻其乐施之气；称阴而易之，或以奖其畜厚之私。是故因其所之，以指吉凶，而存介以忧，存悔以无咎，则奖阳而沮阴，权行乎其间焉。大壮之「尚往」，夬之「中行」，泰然足以大施于物，然且劝之以必进；大过之「灭顶」，节之「贞凶」，茶然不保其小于「已」「已」，然且慰之以非罪；终不戒阳奢而忧阴以凉也。且夫险者平之基，易者危之府。忧于其介，悔于其震，阴阳之险易，亦岂有

①「已」原作「巳」，据文义改。

恒哉！

若夫异端之窃易也，亦知贵阳而贱阴也，而恒矫阴阳之性情以为小大。保阳于己，数盈而不勤于用；外阴于物，数歉而乘之以游。其精者以为贵生，曰「不凝滞于物，而与物推移」。其粗者以为养生，曰「进阳火而退阴符」。与物推移，则无贵于大矣。阴符必退，则有受其小者矣。凭险而弃易，以自得其易。易在己，则险在两间。始于贵阳，而究与阴同功。是逆数以斗阴阳之胜矣。

呜乎！阳之大也，惟其用之天下而大也。其险也，则忧悔之所由以致功也。己不足以死者，物不足以生。不靳生以死天下，是为大人而已矣。

系辞上传第四章

引阴阳之灵爽以前民用者，莫不以象数为其大司。夫象数者，天理也，与道为体，道之成而可见者也。道，非无定则以为物依，非有成心以为期于物。予物有则，象数非因其适然，授物无心，象数亦非有其必然矣。适然者尊鬼，必然者任运，则知有吉凶，而人不能与谋于得失。

神祠之茭卜也，何承天之蓍卜也，火珠林之钱卜也，皆听其适然而非有则也，尊鬼之灵

以治人，而无需于人谋。或为之说曰：「齐戒之诚，神明之通也。」夫自以其诚为神明，则曷不断之心，而又推之于不可知也乎？以诚迓神，诚者人之心，神者天地之道，有往来焉，而岂神之无道以但听于心邪？

此其说猥陋而不足以眩知者，则又有进焉者：或凭宿舍，或凭日月，或凭候气，皆取其必然而非无心也。取其必然，则固以所凭者为体。故禽壬、奇门、太一之类，其说充塞，而皆依仿历法之一端以为体。体循于化迹，而不知其所由变，因其已成，而非有神以司其动，则亦任运而无需于鬼谋。即使先知之以以为趋避，则亦登祸福而废善恶，乘捷以争阴阳之胜也。

乃彼自成乎技，而未敢窃易以与圣人争鸣，则又有托于易以鸣者：纳甲以月为体，卦气以辰为体，滥而及于五行之生克，占日之孤虚。缩天地之大德，而观之于一隙，既已乱矣。然乱之于数，而未敢乱其理也。又有进焉者：京房之律也，魏伯阳之契也，扬雄之玄也，关朗之包也，司马公之虚也，蔡氏之畴也，则要理以为体矣，因要理以置之于其方矣。

夫律者上生下生，诚肖乎七八九六之往来，而黄钟之数十一，则天五地六之一数也。数全而仅用其二，以之建方，以之立体，是拘守其一，而欲蔽其全矣。故易可以该律，律不可以尽易。犹易可以衍历，历不可以限易。盖历者象数已然之迹，而非阴阳往来之神也。

故一行智而京房迷矣。

伯阳之以十二时火符进退为复姤，以子寅为屯蒙，执而不可易。故交变错综之捷于往来者，不能与知，而画阴阳之墟使相敌战，因揆自姤以往为必退之符。则将使天地之气断而不续，有小知之观时，而无大仁之安土也。

卦言乎象，爻言乎变。故四千九十六，从人事之类以取决于阴阳。元包、潜虚、录卦而废爻，方有涯，体有定。则将使人事之理有静而无动，守不流之仁，而无旁行之知也。

畴演 雒书，而七十二之位，不能摩荡于风雷水火之变，是冬无燠日而夏无阴雨也，尧、汤不异治而政教不合施也。建一极以准福极，则无知命之变迁，而亦无敦土之繁备也。

乃其尤倍者，则莫剧于玄焉。其所仰观，四分历粗率之天文也。其所俯察，王莽所置方州部家之地理也。进退以为鬼神，而不知神短而鬼长。寒暑以为生死，而不知冬生而夏杀。方有定而定神于其方，体有限而限易以其体。则亦王莽学周公之故智。新英雄而雄美新，固其宜矣。

要而言之，之数者皆索神于方，而疑数于体。其于易也，犹爨火之于日月。何也？「神无方而易无体」，易与神合，而非因物以测神。神司变而物蔽物，易弥纶天地，而彼褻天地之绪余，则得失之相去，岂特寻丈哉？

夫数之有七八九六也，乾坤之有奇偶也，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之各有（当）〔象〕也，四营之积一三三二、十有八变之乘三六以备阴阳也，三百六十、万一千五百二十之各有当也，六变而七、九化而八之以往来为昼夜也，象数昭垂，鬼不得私，而任谋于人。五十而用四十有九也，分而为二，用其偶然而非有多寡之成数也，幽明互用，人不得测，而听谋于鬼。待谋于人而有则，则非适然之无端；听谋于鬼而无心，则非必然之有眚。是故推之律而在，推之历而在，推之符火而在，推之候气而在。凡彼所推者，皆待生于神。待者一隅，所待者大全，则固未可以方方矣。

若夫五十六卦之综也，捷往捷来，而不期以早暮；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之错也，捷反捷复，而不期以渐次。始交而屯，不以复泰；一终而未济，不以剥否。一奇一偶而六，六而四十八，四十八而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而四千九十六，四千九十六而出入于三百八十四之中。推之律而无定，推之历而无定，推之符火而无定，推之候气而无定。凡彼所推者，皆因生得休。因生者非可因，所因者无不可因。无不可因，则固未可以体休矣。是何也？方者方而非众方，体者体而非众体；东西纬而不可伸以为经，南北经而不可展以为纬。耳目法天以虚，使举实而无力；手足法地以实，使察虚而无权。故将以知取方而知不能守，以仁守方而仁不能取，以知用体而知不能举，以仁举体而仁不能用。方体有

限而仁知偏拙也。

若夫道之于阴阳也，则心之于人也。方者其所字也，体者其所使也。俄而立于此，则此为东南，此为西北；俄而移于彼，则彼为西东，彼为南北。方其使耳目以视听，而手足不以实为扞格；方其使手足以持行，而耳目不以虚相浮荡。方惟其所字而皆非乱也，体惟其所使而皆不废也。一彼一此，则知可取；一彼一此而不乱，则仁可守；使之必任，则仁可举；使在此而彼不废，则知可用。是以知仁并用于心，而人鬼交谋于道。

盖无方者，无方之不仁；无体者，无体而不充；惟其有则，惟其无心而已矣。待谋于人者其有则，听谋于鬼者其无心；易之所以合神而与天地准也。由是而守其则，则可以安土敦仁而能爱；信其无心，则可以乐天知命而不忧；而弥纶天地之道建矣。

夫有则者，因器而无定则；无心者，万物皆见其心；则是恂悦者不足以遇之，希夷者尤不足以君之也。岂彼一技一理，足以与其大哉？然而乐广之言，犹曰「易以无为体」，是益求虚而限于滞矣。

有所谓为体者，既困易于体之中；有所谓无者，又立无于易之外。无不给有，天下无需于易而易废；体非其用，圣人用易而与易相违乎！夫不见七八九六之成于无心以分二，而无心所分之二，受则于七八九六而不过也乎？故托玄、老以窃易，覆使易有体而滞焉。善

言易者，合天地以皆备，穷幽明物理以见心，其得辄立一体以拟之哉？

系辞上传第五章

一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故有微言以明道。微言绝而大道隐，托之者将乱之，乱之者将叛之，而大道终隐于天下。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或曰，转聚而合之一也；或曰，分析而各一之也。呜呼！此微言所以绝也。

以为分析而各一之者，谓阴阳不可稍有所畸胜，阴归于阴，阳归于阳，而道在其中。则于阴于阳而皆非道，而道且游于其虚，于是而老氏之说起矣。观阴之窍，观阳之妙，则阴阳瓦解而道有余地矣。

以为转聚而合之一者，谓阴阳皆偶合者也，同即异，总即别，成即毁，而道函其外。则以阴以阳而皆非道，而道统为摄，于是而释氏之说起矣。阴还于阴，阳还于阳，则阴阳退处，而道为大圆矣。

于是或忌阴阳而巧避之，或贱阴阳而欲转之，而阴阳之外有道。阴也，阳也，道也，相与为三而一其三。其说充塞，而且嚣嚣然曰：「儒者言道，阴阳而已矣。是可道之道，而非

常道也；是沕合之尘，而非真如也。」乱之者叛之，学士不能体其微言，启户而召之攻，亦烈矣哉！

尝论之曰：道者，物所众著而共由者也。物之所著，惟其有可见之实也；物之所由，惟其有可循之恒也。既盈两间而无不可见，盈两间而无不可循，故盈两间皆道也。可见者其象也，可循者其形也。出乎象，入乎形；出乎形，入乎象。两间皆形象，则两间皆阴阳也。两间皆阴阳，两间皆道。夫谁留余地以授之虚而使游，谁复为大圆者以函之而转之乎？其际无间，不可以游。其外无涯，不可以函。

虽然，此阴阳者，恶乎其著而由之，以皆备而各得邪？易固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之一之云者，盖以言夫主持而分剂之也。

阴阳之生，一太极之动静也。动者灵以生明，以晰天下而不塞；静者保而处重，以凝天下而不浮；则其为实，既可为道之体矣。动者乘变以为常，锐而处先，故从一得九；静者安居以待化，辟以任受，故从二得十；则其数，既可备道之用矣。夫天下能治其所可堪，不能强其所不受，固矣。是以道得一之一之而为之分剂也。

乃其必有为之分剂者：阳躁以廉，往有余而来不足；阴重以啬，来恒疾而往恒迟；则任数之固然而各有竭。阳易迁而奠之使居，阴喜滞而运之使化，迁于其地而抑弗能良。故道

也者，有时而任其性，有时而弼其情，有时而尽其才，有时而节其气，有所宜阳则登阳，有所宜阴则进阴。故建一纯阳于此，建一纯阴于此，建一阴老而阳稚者于此，建一阳老而阴稚者于此，建一阴阳相均者于此，（见「建」）一阴阳相差者于此，建一阴阳畸倍者于此，建一阴少而化阳者于此，建一阳少而主阴者于此，建一相杂以统同者于此，建一相聚以析异者于此。全有所任而非刚柔之过也，全有所废而非刚柔之害也，两相为酌而非无主以浑其和也。

如是，则皆有分剂之者。子得母多而得父少，不奖其多，子必继父以立统。德逸于知「而」劳于能，不奖其逸，德要于能以成章。故数有多少而恒均，位有亢疑而恒定，极乎杂乱而百九十二之数不损。耳目长而手足短，长以利远而短以利近。手足强而耳目弱，强以载大而弱以入微。孰为为之而莫不为，则道相阴阳，孰令听之而莫不听，则阴阳亦固有夫道矣。

动因道以动，静因道以静。任其性而有功，弼其情而非不乐也。尽其才而不倦，节其气而不苑也。人之生也固然。溯而上之，有天有地，以有山泽水火雷风，亦岂有不然者哉？惟然，非有自外函之以合其离也，非有自虚游之以离其合也。其一之一之者，即与为

①「建」原作「见」，据太平洋书店排印本及上下文例改。

体，挟与流行，而持之以不过者也。无与主持，而何以情异数畸之阴阳，和以不争而随器皆备乎？和以不争，则善也，其有物之生者此也，非有先后而续其介以为继矣。随器皆备，则性也，非待思为而立其则以为成矣。

是故于阴而道在，于阳而道在，于阴阳之乘时而道在，于阴阳之定位而道在，天方命人，和而无差以为善而道在，人已承天，随器不亏〔以为性〕而道在，持之者固无在而不主之也。一之一之而与共焉，即行其中而即为之主。道不行而阴阳废，阴阳不具而道亦亡。言道者亦要于是而已。

是故有象可见，而众皆可著也；有数可循，而无不共由也。未有之先此以生，已有之后此以成。往古来今则今日也，不闻不见则视听也。斡运变化而不穷，充足清宁而不乱。道之温，尽此而已。如曰转聚而合之也，分析而置之也，以是谓之曰一，道恶乎而不隐，易恶乎而不废哉！

二

人物有性，天地非有性。阴阳之相继也善，其未相继也不可谓之善。故成之而后性存焉，继之而后善著焉。言道者统而同之，不以其序，故知道者鲜矣。

性存而后仁、义、礼、知之实章焉，以仁、义、礼、知而言天，不可也。成乎其为体，斯成

乎其为灵。灵聚于体之中，而体皆含灵。若夫天，则未有体矣。

相继者善，善而后习知其善，以善而言道，不可也。道之用，不僭不吝以不偏，而相调，故其用之所生，无僭无吝以无偏，而调之有适然之妙。妙相衍而不穷，相安而各得，于事善也，于物善也。若夫道，则多少阴阳，无所不可矣。

故成之者人也，继之者天人之际也，天则道而已矣。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道生善，善生性。

道无时不有，无动无静之不然，无可无否之不任受。善则天人相续之际，有其时矣。善具其体而非能用之，抑具其用而无与为体，万汇各有其善，不相为知，而亦不相为一。性则敛于一物之中，有其量矣。有其时，非浩然无极之时；有其量，非融然流动之量。故曰「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也。

小者专而致精，大者博而不亲。然则以善说道，以性说善，恢恢乎其欲大之，而不知其未得其精也。恢恢乎大之，则曰「人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犬之性」亦可矣。当其继善之时，有相犹者也，而不可概之已成乎人之性也，则曰「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共命」亦可矣。当其为道之时，同也共也，而不可概之相继以相授而善焉者也。惟其有道，是以继之而得善焉，道者善之所从出也。惟其有善，是以成之为性焉，善者性之所资也。方其为善，

而后道有善矣。方其为性，而后善凝于性矣。

故孟子之言性善，推本而言其所资也，犹子孙因祖父而得姓，则可以姓系之。而善不在于性而始有，犹子孙之不可但以姓称，而必系之以名也。然则先言性而系之以善，则性有善而疑不仅有善。不如先言善而纪之以性，则善为性，而信善外之无性也。观于系传，而天人之次序乃审矣。

甚哉，继之为功于天人乎！天以此显其成能，人以此绍其生理者也。性则因乎成矣，成则因乎继矣。不成未有性，不继不能成。天人相绍之际，存乎天者莫妙于继，然则人以达到天之几，存乎人者亦孰有要于继乎！

夫繁然有生，粹然而生人，秩焉纪焉，精焉至焉，而成乎人之性，惟其继而已矣。道之不息于既生之后，生之不绝于大道之中，绵密相因，始终相洽，节宣相允，无他，如其继而已矣。以阳继阳而刚不馁，以阴继阴而柔不孤，以阳继阴而柔不靡，以阴继阳而刚不暴。滋之无穷之谓恒，充之不歉之谓诚，持之不忘之谓信，敦之不薄之谓仁，承之不昧之谓明。凡此者，所以善也。则君子之所以为功于性者，亦此而已矣。

继之则善矣，不继则不善矣。天无所不继，故善不穷。人有所不继，则恶兴焉。利者俛得俛失者也，欲者偶触偶兴者也。仁者存存者也，义者井井者也。利不乘乎俛得，安身

利用不损乎义，惟其可贞也；欲不动于偶触，饮食男女不违乎仁，惟其有常也。乍见之怵惕，延之不息，则群族托命矣；介然之可否，持之不迁，则万变不惊矣。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思得于永，微显相次而显察于微。其不然者，禽兽母子之恩，嚙嚙麋麋，稍长而无以相识；夷狄君臣之分，炎炎赫赫，移时而旋以相戕。则惟其念与念之不相继也，事与事之不相继也尔矣。从意欲之兴，继其所继，则不可以期月守。反大始之原，继其所自继，则终不以终食忘。何也？天命之性有终始，而自继以善无绝续也。川流之不匮，不忧其逝也，有继之者尔。日月之相错，不忧其悖也，有继之者尔。知其性者知善，知其继者知天，斯古人之微言，而待于善学者与！

故专言性，则「三品」「性恶」之说兴；溯言善，则天人合一之理得；概言道，则无善、无恶、无性之妄又熺矣。大者其道乎！妙者其善乎！善者其继乎！壹者其性乎！性者其成乎！性可存也，成可守也，善可用也，继可学也，道可合而不可据也。至于继，而作圣之功蔑以加矣。

系辞上传第六章

拟易以所配，其义精矣。非密审其理者，未易晰也。故天阳而地阴，天地亦阴阳也；春

夏阳而秋冬阴，四时亦阴阳也；而仅配阴阳于日月者，谓夫阴阳之侧成而不易者也。

天道有阴，地道有刚，以言天地不可矣。四时密相禅，而生杀各有其时，以言四时不可矣。故日月而后其配确也。日行出（则）〔为〕昼而入为夜，月明生于夜而死于昼，相与含吐而各保其时，相与匹合而各贞其德。各保其时，则广有眄而大有涯；各贞其德，则有通理而无变化。斯以为阴阳之侧成而不易者尔。

若夫广大者，阴阳之用也；变通者，阴阳之制也。

其为用也，日月、风雷、山泽，赅而存焉，非日月所能尽也；合一岁以成功，储其无穷以应气机，非四时之有待也。非天地，其孰有此不匮之神邪？

其为制也，四时均此一日月，而无分阴分阳之象；统此一天地，而流行于广大之中。当其移易也，微动而无垠；当其著效也，专致而不备。故冬之变春，老阴之上生一而七也；夏之变秋，老阳之下化一而八也；春之通夏，少阳之上生二而进九也；秋之通冬，少阴之下化二而退六也。任生者奇，任成者偶。六而七，九而八，各用奇而生；七而九，八而六，各用偶而成。生者外生，成者内成。外生变而生彼，内成通而自成。故冬以生温于寒，夏以生凉于暑；夏以成温而暑，冬以成凉而寒。力有余而数未尽，则损益各二以尽之。数已终而力竭，功必以渐而不可骤，则损益各一以渐易之。酌其虚盈，变必通，穷必变；酌其多少，为度

于数；故曰阴阳之制也。

七曜之或进或退，通也，而历以推。十二宫之上生下生，变也，而律以调。律历本于易之变通，而于阴阳之侧而为质，广大之体而为用者，则未之有准也。故易可以推律历，律历不可以尽易。无所准于天地则德行废，无所准于日月则成质亏。久矣，卦气之说碍于一隅矣。

是故备乎两间者，莫大乎阴阳，故能载道而为之体，以用则无疆，以质则不易，以制则有则而善迁。天之运也，地之游也，日月之行也，寒暑气候之节也，莫不各因其情以为量，出入相互，往来相遇，无一定之度数，杂然各致，而推荡以合符焉。

故圣人之于易也，各因其材以配之，形象各得，生成各遂，变化各致，而要不相为凌背，则吉凶著而化育成矣。若守其一隅，准诸一切，则天理不相揜，而人事相违，又恶足以经纬乎两间哉？故曰：「神无方而易无体」，广大之谓也。

乃为月令之说者曰：「春夏阳，秋冬阴。王者继天而为之子，春夏用赏，秋冬用刑。」是春夏废阴而秋冬废阳也。赏以法阳，刑以法阴，一如日月之县象，侧一成而不易，昭垂于庶民，使其以昼夜之行为吉凶，则刑赏之法日月是已。变刑而先赏，变赏而先罚，通赏以五典，通刑以三刺，则变通以情理，犹冬无凄阴，夏无酷暑也。赏以劝善而恶者愧，刑以惩恶

而善者安，非刑无阳而赏无阴，则上下进退之生积备矣，岂规规然画四时以生杀乎？如其画赏于春夏，画刑于秋冬，抑无以待人事之变，而顺天命天讨之宜，卒有肘腋之奸，待之数月而戎生于莽，大功既建，而印刳未与，倘其不逮期而溘先晨露，将勿含憾于泉壤哉？故曰：赏不逾时，罚不旋踵，无所待以昭大信也。

然则月令之书，战国先秦道丧而托于技，盖非圣之书，而吕不韦、刘安以附会其邪说。戴氏杂之于礼，后儒登之于经，道愈裂矣。变复之术，王充哂之，亦知言者夫！

系辞上传第七章

天地无心而成化，故其于阴阳也，泰然尽用之而无所择：晶耀者极崇，而不忧其浮也；凝结者极卑，而不忧其滞也。圣人裁成天地而相其化，则必有所择矣。故其于天地也，称其量以取其精，况以降之阴阳乎？

圣人赖天地以大，天地赖圣人以贞。择而肖之，合之而无间，圣人所以贞天地也。是故于天得德，于地得业。尊天之崇，不以居业；顺地之卑，不以（择）（宅）德。借不然者，违其量，不（测）（择）其精，务过高之僥行，不与百姓相亲，安不足之凉修，不与禽（兽）（狄）相别；行过高而业不称义之宜，修不足而德不揜道之充。乃为之说曰：「大德若不足。」或为之说曰：

「究竟如虛空。」恒得陰陽之過而倒循之，其邪說誠行之成，有自來矣。

夫以崇法天，以卑效地，聖人以擇之既精者，判然而奠位。然非其判然奠位，而遂足以貞天地也。

天終古而崇，無所留以為滯；地終古而卑，無所隙以為浮，其位是已。而一往一來，一動一靜，其界也迥別而不相襲，其際也抑密迤而不容間。故天崇而以其健者下行，地卑而以其順者上承，虛實相持，翕辟相容，則行乎中者是已。「行乎其中」者，道也，義也。道以相天而不驕，義以勉地而不倍。健順之德，自有然者，而道義行焉矣。

繼善以後，人有其生，因器以為成性，非徒資晶耀以為聰明，凝結以為強力也。繼其健，繼其順，繼其行乎中者，繼者乃善也。行乎其中者，則自然不過之分劑，而可用為會通者也。

知因虛以入實，其用下徹；禮因器以載道，其用上達。下徹者要崇而納之于不浮，上達者致卑而升之于不滯，紹介以使之相見，密絡以不使之相離。故知、禮者，行乎天地之中，以合其判然者也。

惟然，故聖人有門以上而遵道于天，有門以下而徙義于地。天不以處之尊，惔然舍人而養其高；地不以位之實，頽然舍人而保其廣。于彼不舍者，于此得存，故存天存地。而行

乎其中者，成性固存之矣。

奚以明其然也？天虚而明，地繁而理。礼法繁理，手足为容；知效虚明，耳目任用。下彻者虚明之垂也，上达者繁理之积也。虚明下彻，故日星风雨，足以析物之根荄而酌为授；繁理上达，故草木虫鸟，足以类化之精华而登其荣。是故知无不察，所知者不遗于毫毛；礼无不备，所体者不舍乎仁孝。著龟感于无形，吉凶者，居室之善否也；俎豆修于在列，昭明者，上帝之陟降也。不然，异端浮其量以为知，崇而不来，觉识无以作则；祝史滞其文以为礼，卑而不往，歌哭无以发情。知礼不相谋，崇卑不相即。笃实之性去于异端，哀乐之性去于祝史。去者不存，不存则离。天亢上而地沈下，匪特其中之离也，抑无以安其位矣。

大哉！圣人之用易也。择其精，因其中，合其妙，分以剂之，会以通之，人存而天地存，性存而位存，析乎其有条也，融乎其相得也，斯则以为「存存」也。玄者之窃易曰：「存存者，长生久视之枢也。」释者之窃易曰：「存存者，不生不灭之真也。」夫百圣人存之而如一圣人，一圣人存之而正万愚不肖，要以设人位而贞天地之生。彼之固命以自私，灭性以远害者，其得窃文句之似以文其邪哉？

系辞上传第八章

大过之初，阴小处下，履乎无位，其所承者，大之积刚而过者也。以初视大，亢乎其相距矣。以大视初，眇乎其尤微矣。以其眇者视其亢者，人之于天，量之不相及也。阳虽亢而终以初为栋，阴虽眇而终成巽以入，人之事天，理之可相及者也。若此者，其象也。圣人因以制事天之典礼，斟酌以立极，则非拟议不为功。易曰：「借用白茅，无咎。」非拟议之余，因象以制动，亦恶足以知其慎哉？

是故圣人之事天也，不欲其离之，弗与相及，则取诸理也；不欲其合之，骤与相及，则取诸量也。荐之为明德，制之为郊禋，不欲其简，以亲大始也；不欲其黷，以严一本也；则取诸慎也。

日至以月之，上辛以日之，騂白以腆之，三月以涤之，升歌以和之，天尊而人事事之，以登人而不离于天。陶匏以将之，三爇以献之，蚩粟以进之，玄酒以求之，大裘以临之，天迓而神事事之，以远天而不爽于人。不敢褻者量，不忍离者理。通理以敦始，故方泽不敢亢于圜丘，称理以一本，故上帝不可齐于宗庙。传曰：「绝地天通，」「错诸地」之谓也，虽有几筵重席，不敢登矣。诗曰「上帝临女」，「借之用茅」之谓也，视诸扫地无坛，则已加矣。扫地以质，借茅以文。要求诸质，进求诸文，求诸文而借之茅焉。虽然，亦止于此而已矣。不逮此者则已简，过此者则已黷，岂慎也哉？

且夫人之生也，莫不资始于天。逮其方生而予以生，有恩勤之者而生气固焉，有君主之者而生理宁焉。则各有所本，而不敢忘其所递及，而骤亲于天。然而有昧始者忘天，则亦有二本者主天矣。忘天者禽，主天者狄。羔乌之恩，知有亲而不知有天；蹄林之会，知有天而不恤其亲。君子之异于禽也，岂徒以禋祀报始哉？巡守则类焉，民籍则献焉，钦承以通之，昭临女之毋贰也，故曰「乾称父，坤称母」。若其异于狄也，则用重而物则薄也，天子之外未有干焉者。等人而专于天子，而抑又用之以薄，非能侈然骤跻于帝之左右矣。狄之自署曰「天所置单于」，黠天不疑，既已妄矣。而又有进焉者，如近世洋夷利玛窦之称「天主」，敢于褻鬼倍亲而不恤也，虽以技巧文之，归于狄而已矣。

呜乎！郊祀之典礼至矣哉！不敢昧之以远于禽，不敢主之以远于狄。合之以理，差之以量。圣人之学易，于斯验矣。德业以为地，不敢亢人以混于杳冥；知礼以为茅，不敢绝天以安于卑陋。故曰：「惟仁人为能飨帝。」「知其说者之于天下，其如示诸掌乎！」慎之至而已矣。

大过之初六，克肖之矣。柔而安下，不敢或黜；成巽顺入，不敢或简。故曰「齐乎巽」。齐也者齐也，侧皆切，祓一其德以即于慎，岂有咎与！而不见（乎）「夫」上六乎？跻而升积阳之上以致其说，无礼而黜，有巫道焉，则地天通而阴阳乱，「灭顶」之凶，亦可为不慎者之

戒矣。

系辞上传第九章

太极之在两间，无初无终而不可间也，无彼无此而不可破也，自大至细而象皆其象，自一至万而数皆其数，故空不流而实不窒，灵不私而顽不遗，亦静不先而动不后矣。夫惟从无至有者，先静后动而静非其静，从有益有，则无有先后而动要以先。若夫以数测者，人由既有以后测之而见者也。象可以测数，数亦可以测象。象视其已然，静之属；数乘其自有，动之属；故数亦可以测象焉。要此太极者混沌皆备，不可析也，不可聚也。以其成天下之聚，不可析也；以其入天下之析，不可聚也。虽然，人之所以为功于道者，则断因其已然，而益测之以尽其无穷；而神而明之，分而剂之，衰而益之，则惟圣人为能显而神之。

其测以数者奈何？太极之一〇也，所以冒天下之数也，而恶乎测之？测之者因其所生。动者必先，静者必随，故一先二，二随一，相先相随、以臻于十。和者非有益于倡者，则无所事于和矣。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由是而之于十，皆加一者，相对之数也。阴欲值阳而与之对，必虚阳之所值而实其两端，以辟户而受施，不然则相距而齟齬，故一不可对三，二不可对四。一对三则中央相距，二对四则两端相距也。二一而二，二二而四，由是而

二五而十，皆倍加者，阴承阳一，因其增益之性以为习，使可辟而有容也。一而三，三而五，由是而之九，皆增二者，阳感阴化，因其所辟而往充其虚也。从一合六以得七，由是而从五合十以得十有五者，因生数之终，加其所进以为成，成不能成，功因乎生也。生数止五，成数尽十者，从太极测之而固有之也，太极○之实有也。

动者横以亘，无不至也，故为径；静者张以受，无不持也，故为交；动流而不滞，故为圆，静止而必齐，故为方；外齐者其中径也，故为弦。于径测之，亘一而一矣；于交测之，×而二于所径矣；于圆测之，○流动中规，而三于所径矣；于方测之，□四距中矩，而四于所径矣；于弦测之，上弦○二有半，下弦△二有半，合以计之，而五于所径矣。五则中实，中实则可为主于外，而地效其充以相成。生始于阳而终于阳，成始于阴而终于阴。性情之起，功效之登，一也。


于方测阴而得四，阴体定矣。以其交者而自实，以方函交，⊠而六于所径矣。交、方皆阴也，阴数纯备而为老阴。阳函阴，动有静，以圆纳方，⊙而七于所径矣。阳外成，则体阳而为少阳。天包地外，而亦行乎地中。天行地中，施其亘化，以方纳圆，径一充之，⊖而八于所径矣。阴外成，则体阴而为少阴。天固包地，尽地之用，地道无成，竭其功化以奉天，以圆纳方，方有其交，⊗而九于所径矣。浑天之体，于斯而著，故为老阳。「阳知大始，阴作

成物」，物数之成，于阴而訖，合径一、交二、圆三、方四，而十于所径矣。至于十，而所以测太极之术尽矣。无以测之，而天地之数一终矣。

若夫有径一而无竖一者，天地之际甚密，不可以上下测。测之以竖者，太玄、元包、潜虚之所以成乎其妄也。大极之有十，浑成者也，非积而聚之、剖而析之也，而何所容测焉？

乃数因于有象，象则可测矣，可测则可积矣。故积之以二十有五，积之以三十，而天地之数纪焉。积之者，天地以为功而无穷，圣人既于其象而灼知之。虽然，固然之积引于无穷者，尤存乎分剂而裒益之，则易兴焉。

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大衍之数五十。其差五者，以积计之，裁地之有余，同天之不足。健行者速而得廉，顺承者迟而得奢，亦勉地而使配天行也。且静者无由以得数，因动而随，则虚中而重其两端，数斯立矣。两端建而中皆虚一，所增者仅与天及，外密而反以中疏，是五位皆缺其一，而数亦二十有五矣。

以乘计之，北南东西者，阴阳老少之位，中无定位，以应四维。阴不适主，阳之珠聚者，与太极同而无所歉，故以天乘地而为五十。天乘地而非地承天者，一可以生十，二必不可以成九，数之固然也。裁而成之，称量而乘之，而大衍之数登焉。

大衍五十而一不用，一者天之始数也，亦地之始数也。一一而二，二固始于一也。由是而十，由十而五十，皆以一为始。太极之有数生于动，易之变化亦动也。动君动，则一可不用，以君四十有九。故自此而七八九六，合符而不爽，岂非其固然者哉？

不用之一，以君动而不以君静，故大衍之数，常者五十，而乘乎变者四十有九。一因动以为君，未动则合五十而为一。合而为一者，太极混沌周遍之体，而非动而倚数，于五十之中立一以为一矣。立一以为一，而谓之太极，韩康伯之臆说也。立一于数外，与四十有九参立，乃自外来而为之君，此老氏之所谓一也。易固不曰「挂一以象太极」，太极不可与阴阳析处而并列也。由是而变矣，则数以测象矣。自挂一象三以后，及于万一千五百二十之象万物，皆有成则之可法；分而为两，无成（则）〔数〕而托于无心者①，神之所为无心而成化也。有成则者，范围天地之成化，所以显道；无成数者，上迓太极之无心，所以神德行也。道显于有则，故恒而可由；德神而无心，故与时偕行。故曰：「神无方而易无体。」非然，则吉凶仰成于必至，谁与为「震无咎」之功，谁与为「忧悔吝」之几也哉？以天治人而知者不忧，以人造天而仁者能爱，而后为功于天地之事毕矣。

①数原作「则」，据本书系辞上传第四章「分而为二，用其偶然而非有多寡之成数也」及下文「无成数者，上迓太极之无心」改。

乃若四营、十八变之数有则者，亦与无心者相间，而后道无不显而德无不神。象两象三，四时闰期，万物之数，象各有当，其有则焉固矣。

其揲四之数，六揲而二十四，七揲而二十八，八揲而三十二，九揲而三十六，六七八九，河图之成数，水火木金之化也。归奇之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五，三四五六以乘四而加一，其一为余，余者奇之归，皆挂一不用，以为一爻之君也。初变之余皆五九，再变、三变之余皆四八者，因其盈而多余之，因其虚而少余之，自然之樽节而不滥也。三变之数，中分无心，其所变者初揲一、二揲二、三揲三、四不足于揲，自五以至四十四，凡百九十六变，奇九十，偶百有六。三变之偶多于奇者十六，积十八变而多于奇者九十六。偶多而奇少者，称其固有之数，阳少而阴多也。而筮者之所得，未尝见偶多于奇，周流于六十四，各足于百九十二，阴虽多而无心之化必平也。

大衍之数，六积而三百；天地之数，六积而三百三十。裁地以相天，则拙其三十而为衍；相天以冒地，则伸其三十而为期。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天行之度，不息之健，虽少而恒速，亦固有之也。

四十有九，六积而二百九十有四，六十四积而万八千八百十六。老阳之余七十八，少阳之余百二十六，少阴之余百有二，老阴之余百五十，乾坤之余二百二十八，二篇之余七千三

百八十。其不逮四十有九之策万一千六百有四，较之二篇之策不相值者七十有四。凡此，皆无心而不期于肖也。铢铢而期之，节节而肖之，是阴阳无往来，而吉凶无险阻矣。撰者有则，天地之成理；余者无心，天地之化机。以化归余，而不以余归撰。君子贞其常以听变，非望之福不以宠，非望之祸不以惊，优游于变化之至，固不取截然均析以为体，如邵子之四块八段，以归于无余也。

呜呼！道之大也，神之无方也，太极之动，奇一偶二而已。非可与神者，其孰能与于斯！然而圣人终尽之于乾坤，则奇一偶二者，万变之取为实而随化皆始者也。圣人约之于仁知，贤者充之以知能，「可与酬酢，可与佑神」，此物此志也夫！

系辞上传第十章

天下非特有深也，累浅而积之，则深矣。天下非特有几也，析大而详之，则几矣。舍浅而浚之，略大而察之，谓有深且几者立于天下之外，捷取焉而以制天下，岂不悖哉！然则天下非特有神也，行乎浅而已深，图乎大而已几，有所以至而人莫测其即此而至，斯天下之至神者矣。是故至深者天下也，至几者天下也。莫深于天下之志，莫几于天下之务也，故足以相因而底于成与通也。

奚以明其然也？天下之志亦浅矣，而求其通，则深也。天下之务亦大矣，而溯所成，则几也。中人以上极于圣，中人以下极于顽，或敝屣天下，或操刃锼铄，或愿尽闺堂，或图度荒裔，其不相通也而欲通之，则查乎其未易测矣。一事之本末，变之不胜其繁，一代之成毁，开之不俟其巨，质文之尚，达乎幽明，喜怒之情，动乎海岳，俟之后王而万祀，逮之编氓而九州，其不易成也而欲成之，则纤乎其无所遗矣。夫未易测者以为通，无所遗者以为成，圣人之于天下，鼎鼎焉，营营焉，爱而存之，敬而尽之，存其志，尽其务，其不敢不忍于天下者，以是为极深而研几也。

是故不曰「我高以明而天下之志不足知，我静以虚而天下之务不足为」。极天下之固有，攘君滓母，皆志之所必悉；极天下之大有，酒浆瓜枣，皆务之所必勤。固有者象也，大有者变也。小大有象，往来有变。无小无大，无往无来，一阴一阳之间，有其至蹟而极详者。岂以增志之所本无，而强务以所不必也哉？

是故金夫之女，负乘之子，不食之飞，得敌之鼓，志无穷而象与之无穷；濡之衣袂，系之苞桑，前禽之失，得妾之子，务靡尽而变与之靡尽。未易测者，小大之生生不可测也。无所遗者，往来之亹亹不可遗也。若此者，藏天下于爻，府天下于卦，贞天下于乾易坤简，以其易简，推之近远，抵之幽深，会其参伍，通其错综，然后深可极而几可研。要岂立易简于事

外，以忍于不知，而敢于不为也哉？

是故志下通于愚贱，而顽谗可格；务积成于典礼，而天鬼不违。《诗》曰「求民之莫」，极深之谓也；《书》曰「所其无逸」，研几之谓也。夫乃以大通而集成矣。

彼何晏、夏侯玄之流，麦菽不知，萧墙不戒，遁即荒薄，而窃其目以相题，戕其身而祸人家国，盖有由矣。《春秋》之纪事也，纂君召王，无不志也；蜮蜚鷁石，无不详也。采物之覆亡，阴阳之愆状，与易为表里。故曰：「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守经事而知宜」，以极深也；「遭变事而知权」，以研几也；而固已早合于神矣。太子弘废商臣之篇，王安石恣「烂报」之诬，宜其与何晏、夏侯之徒异车而同轍也。

系辞上传第十一章

是故性情相需者也，始终相成者也，体用相函者也。性以发情，情以充性，始以肇终，终以集始，体以致用，用以备体。阳动而喜，阴动而怒，故曰：性以发情，喜以奖善，怒以止恶，故曰：情以充性；三时有待，春开必先，故曰：始以肇终；四序所登，春功乃备，故曰：终以集始；无车何乘？无器何貯？故曰：体以致用，不贮非器，不乘非车，故曰：用以备体。六者异撰而同有，同有而无不至。至则极，无不至则太极矣。

「易有太极」，固有之也，同有之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有之则生，同有之则俱生矣。故曰「是生」。「是生」者，立于此而生，非待推于彼而生之，则明魄同轮而源流一水也。

是故乾纯阳而非无阴，乾有太极也；坤纯阴而非无阳，坤有太极也。剝不阳孤，夬不阴虚，姤不阴弱，复不阳寡，无所变而无太极也。卦成于八，往来于六十四，动于三百八十四，之于四千九十六，而皆有太极。策备于五十，用于四十九，揲于七八九六，变于十有八，各尽于百九十六，而皆有太极。故曰「易有太极」，不谓「太极有易」也。惟易有太极，故太极有易。

所自生者肇生，所已生者成所生。无子之叟，不名为父也。性情以动静异几，始终以循环异时，体用以德业异迹，浑沦皆备，不漏不劳，固合两仪、四象、八卦而为太极。其非别有一太极，以为仪、象、卦、爻之父，明矣。

故太极之于河图，未有象也，于易未有数也，于筮未有策也，于卦未有占也。象皆其象，数皆其数，策皆其策，占皆其占。有于易以有易，莫得而先后之。

故吉凶日流于物，大业日兴于事，知礼日行于两间，道义日存于人心。性善而情善，情善而才善，反身而诚，不远而复。天下之道冒，而圣人之藏亦密矣。冒者于彼于此而无不

被，密者于彼于此而无或疏也。是太极有于易以有易，易一太极也，又安得层累而上求之？

乾凿度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危构四级于无形之先。哀哉！其日习于太极而不察也！故曰：「闔户之谓乾，辟户之谓坤。」有户，则必有材以为户者，则必有地以置户者。闔，则必有闔之者；辟，则必有辟之者。为之置之，闔之辟之，彼遂以为是太极也，且以为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也。夫为之置之，必有材矣，大匠不能搏空以造枢橰；闔之辟之，必有情矣，抱关不能无司以为启闭。材则其阴阳也，情则其往来也。使阴阳未有之先而有太极，是材不夙庀，而情无适主，使仪象既有之后，遂非太极，是材穷于一用，而情尽于一往矣；又何以云「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也乎？

故不知其固有，则细有以崇无；不知其同有，则奖无以治有。无不可崇，有不待治。故曰「太极有于易以有易」，不相为离之谓也。彼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纷纭者，虚为之名而亡实，亦何为者邪？彼且曰：「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有无者。」或且曰：「七识以为种子，八识以为含藏，一念缘起无生。」呜乎！毁乾坤以蔑易者，必此言夫！

系辞上传第十二章

夫緼者，其所著直略切也。著者，其所归也。归者，其所充也。充者，其所调也。是故无以为之緼，既郛立而不实，亦瓦合而不浹矣；既绝党而相叛，亦杂类以相越矣。而不见天地之间乎？则岂有坚郛外峙，而庞杂内塞者乎？

今夫阳以成男，阴以成女，其以达情，即以达性也。饮以养阳，食以养阴，其以辅形，即以充神也。然而牝牡异质，姬姜异宗，水土异产，甘咸异味。夫妇之合，非巧媒所能〔介〕也。荣卫之分，非良庖所能齐也。于此于彼而各有宜，于此于彼而互有成，宜以不乱，成以不过，则谁为为之而有非其著焉者也？

以为即器而保器，器无情者也，而恶乎保之？以为离器而用器，则器贱矣，贱者惟贵者之所使，则胡不惟其情之所便以相昵，惟其形之所可受以相取，而又恶乎相调而各有司邪？且盈天地之间，则皆有归矣。有其表者，有其里者，则有其著者。著者之于表里，使其二而可以一用，非既已二而三之也。盈天地之间，何非其著者之充哉？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上下之际，密迩而无毫发之间，则又恶所容其著者？而又非也。天下济而行，地上承而合。下行之极于重渊，而天恒入以施。上合之极于层霄，而地恒蒸以应。此必有情焉而必有性焉，必有以辅形而有以充神焉。故乾曰「时乘六龙以御天」，乾者所以御天而下济也；坤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坤者所以行地而上承也。盈天地之间

皆器矣。器有其表者，有其里者。成表里之各用，以合用而底于成，则天德之乾，地德之坤，非其缁焉者乎？

是故调之而流动以不滞，充之而凝实而不馁，而后器不死而道不虛生。器不死，则凡器皆虛也；道不虛生，则凡道皆实也。岂得有坚郭峙之以使中屡空也？岂得有庞杂窒之而表里不亲邪？故合二以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是故乾坤与易相为保合而不可破。破而毀，毀而息矣。极乎变通，而所缁者常与周旋而不离，而易备。

故夫天下之蹟，天下之动，事业之广，物宜之繁，典礼之别，分为阴，分为阳，表里相待，而二二异致，而一存乎其人，存乎德行。德行者所以一之也。在天地为乾坤，在人为德行。乾坤固以其德行充两间而调之，而后器不死而道不虛生。

由此思之，七八九六之数，上生下生之变，吉凶悔吝之辞，以实道而虛器，大哉充满，流通于天地之间，岂不一诚而无妄哉？若夫县道于器外以用器，是缁与表里异体，设器而以道鼓动于中，是表里真而缁者妄矣。先天之说，囊籥之喻，其于易之存人以要天地之归者，又恶足以知之！

二

「谓之」者，从其谓而立之名也。「上下」者，初无定界，从乎所拟议而施之谓也。然则

上下无殊眇，而道器无易体，明矣。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无道也。

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君子之所不知，而圣人知之，圣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妇能之。人或昧于其道者，其器不成，不成非无器也。

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

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

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辞，辞者辨器者也。故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自其治而言之，而上之名立焉。上之名立，而下之名亦立焉。上下皆名也，非有涯量之可别者也。

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故曰：「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践其下，非践其

上也。

故聪明者耳目也，睿知者心思也，仁者人也，义者事也，中和者礼乐也，大公至正者刑赏也，利用者水火金木也，厚生者谷蔬丝麻也，正德者君臣父子也。如其舍此而求诸未有器之先，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而不能为之名，而况得有其实乎？

老氏瞀于此，而曰道在虚，虚亦器之虚也。释氏瞀于此，而曰道在寂，寂亦器之寂也。淫词（裸炙）〔炙裸〕，而不能离乎器，然且标离器之名以自神，将谁欺乎？

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无形无下，人所言也。无形无上，显然易见之理，而邪说者淫曼以衍之而不知惭，则君子之所深鉴其愚而恶其妄也。

故「作者之谓圣」，作器也；「述者之谓明」，述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明其器也。识其品（别）〔式〕，辨其条理，善其用，定其体，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皆有〕成器〔之〕在心而据之为德也。

呜乎！君子之道，尽夫器而已矣。辞，所以显器而鼓天下之动，使勉于治器也。王弼曰：「筌非鱼，蹄非兔。」愚哉，其言之乎！筌、蹄一器也，鱼、兔一器也，两器不相为通，故可以相致，而可以相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非以相致，而何容相舍乎？「得言忘象，得意忘言」，以辨虞翻之固陋则可矣，而于道则愈远矣。

周易外传卷六

系辞下传第一章

〔章句依朱子本义〕

一

为治水之术者曰「陞其所自溢」，是伯鯨之术，而白圭袭之者也。则为安身利用之术者曰「杜吉凶悔吝之所从生」，亦犹是而已矣。

天下固有此泽洞浩瀚之流行之地中，中国自足以胜之。惊其无涯而陞以侥幸，禁其必动，窒其方生，汨乱五行，而不祥莫大焉。知吉凶悔吝之生乎动也，则曰「不动不生，不生则不肇乎吉，不成乎凶，不貽可悔，不见其吝，而以逍遙乎苍莽，解脫乎火宅」。呜乎！无以胜之，而欲其不生，则将谓「稻麦生夫饥，丝麻生夫寒，君师生夫乱，父母生夫死」，亦奚为而不可？其云「大盗生于圣人，无明生于知见」，犹有忌而不敢昌言。充其所操，惟乾坤父母为古今之大害，而视之若仇讎。乃要其所挟，则亦避祸畏难之私，与禽兽均焉而已矣。

夫圣人亦既知之，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者矣。而吉者吾道也，凶者吾义也，悔者吾行

之几也，吝者吾止之时也。道不可疑，义不可避，几不可逆，时不可违，恒有所奉以胜之。故袵衣、鼓琴而居之自得，夏台、羑里而处之不忧。怨艾以牖其聪明，而神智日益；退抑以守其坚忍，而魄骨日强。统此者，贞而已矣。惟其贞也，是以无不胜也。无不胜，则无一矣。

且夫欲禁天下之动，则亦恶从而禁之？天地所贞者可观，而明晦荣凋弗能禁也。日月所贞者可明，而阴霾暈珥弗能禁也。天下所可贞者君子之一，而得失忧虞弗能禁也。当其吉，不得不吉，而固非我荣；当其凶，不得不凶，而固非我辱。

如曰「无吉则无凶，无凶则无悔吝」，则莫如舍君子而野人。野人之吉凶，不出乎井庐者也，则莫如舍野人而禽鱼。禽鱼无所吉，而凶亦不先觉也，则莫如舍禽鱼而块土。至于块土，而吉凶悔吝之端泯，终古而頽然自若也。乃天既不俾我为块土矣，有情则有动，且与禽鱼偕动焉；抑不俾我为禽鱼矣，有才则有动，且与野人偕动焉。抑彼自谓细才去情，以偕乎野人，而抑以擅君子之实，思以易天下，有道则有动，必将与君子偕动焉。姑且曰「胡不如野人之贤智，胡不如禽鱼之狃狃，胡不如块土之冥冥」，以摇天下憊畏偷安者，而自命为道。呜乎！勿忧其无冥冥之日也。死则亦与块土同归，动不生而吉凶悔吝之终离，则虚极静笃，亦长年永日而宴安矣。故其为道也，与禽为嬉，与鱼为泳，与土为委，与野人为偷，与

死为灭，与鬼为幽。

乃其畏凶而悼悔吝也，畏死而已矣。畏凶者极于死，畏悔吝者畏其焦肺忧心以迫乎死。然而与死为徒焉。此无借之子逃析杨而自雉经之智计，亦恶足比数于人类哉！

其为心也，非无所利于吉也。畏不得吉，无可奈何而宁勿吉也。夫君子则无所利于吉，而何畏乎非吉？故守贞而一之，而道乃无穷。其视天下，不可无吉也，无吉则道不行；不可无凶也，无凶则义不著；不可无悔也，无悔则仁不复；不可无吝也，无吝则志不恒。

故不知进退存亡，而龙德乃备；不悼玄黄之血，而天地以杂而成功。则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动者，道之枢，德之牖也。易以之与天地均其观，与日月均其明，而君子以与易均其功业。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离乎死之不动之谓也。

彼异端者，导翁姬瓮粟之欲，守稚子枉席之逸，虽鬼琐蔓延，而虑不出乎此；乃窃大易之言，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吉一而凶三。天下皆羿之彀，不如窒其动以绝其源。」洞湍汪濊，亦何从而测其所归哉！

二

乐行而不释其焦劳，忧违而不改其欣适，贞夫一矣。则得失皆贞也，吉凶悔吝可以俱

忘，而奚有于卜筮以审其疑邪？

夫天下之有所大疑者二，得之思保之，未得思致之，未失思存之，失而思安之，位也、财也。天下之得失尽于此而已矣。蔑君罔亲而图之者，奸人也。拙节茭廉以利之者，庸人也。图功取誉而终身以之者，当世之士也。如是，则圣人奖当世之士，而启庸愚奸宄以争疑信于不必得之中，则何贞之有哉？

曰：非然也。位者仁之藏，「何以守位曰仁」，「仁」字当如字。财者义之具也。故天下无吉凶，而吉凶于财位；君子无吉凶，而财位有吉凶。此所谓与百姓同其忧患者也。察原观化，浑万变而一之，浑涵于仁义之大有，则位恶得而不宝，财恶得而不聚乎？

且位恶从而设于伦类，财恶从而流行于事物哉？愚者见位，知其贵而已也，而骄肆以丧其仁；愚者见财，矜其富而已也，而鄙吝以堕其义。故位非其位，而财非其财。若夫位则有所自设矣，若夫财则有所自殖矣。

天地之大德者生也，珍其德之生者人也。胥为生也，举歧行喙息、高骞深泳之生汇而统之于人，人者天地之所以治万物也；举川涵石韞、専荣落实之生质而统之于人，人者天地之所以用万物也。胥为人矣，举强武智文、效功立能之生理而统之以位，位者天地之所以治人也；举赋质修事、劝能警惰之生机而统之以财，财者天地之所以用人也。

不得其治，则叛散孤畸，而生气不翕，天地于此有不忍焉。不任以用，则委弃腐萎，而生道不登，天地于此有不倦焉。故翕天下以位而人统乎人，人乃以统乎物；登天下以财而人用乎人，人乃用乎物。故天地于其所生，无所翊置于已生之余。莫之喻而喻，使之自相贵而位以定；莫之劝而劝，使之交相需而财以庸。然则位者，天地不忍不治之仁，因以秩之；财者，天地不倦于用之义，因以给之。

圣人钦承于天，而于天步之去留，天物之登耗，（单）「殫」心于得失之林。○弗容已矣。其得也，吉也；其失也，凶也；其悔也，欲其得也；其吝也，戒其失也。请命于天，与谋于鬼，大公于百姓，兴神物以使明于消息存亡之数，尚德而非以奖竞，崇功而非以导贪，而天地之德，亦待圣人而终显其功。

呜乎！彼骄语贫贱，何为也哉？「金夫不有躬」，非其财也。「负乘致寇至」，非其位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以安位也。「困于赤绂，乃徐有说」，以节财也。非然者，贫其身以贫万物，巽于床而丧资斧；贱其身以贱天下，折其足以覆公餗。于陵仲子以餒成其不义，延陵季子以让成其不仁，君子将厚责之，况乎创越人熏穴之言，拾食蛤遨游之说，桎梏宝命，尘垢天物，以绝仁弃义，而刳天地之生者哉？

○「殫」原作「单」，据文义改。本书系辞下传第二章「古之圣人，思有以治天下，其心殫矣」，可以参证。

故圣人之于易也，据位财为得失，以得为吉，以失为凶，以命之不易、物之艰难为悔吝，与百姓同情，与天地同用，仁以昌，义以建，非偏心之子所可与其深也。故洪范以福极为向威，春秋以失地亡国为大恶，诚重之也，非徒与陶、猗争区区之廉，莽、操争涇涇之节也。

系辞下传第二章

「法象莫大乎乾坤。」法皆其法，象皆其象，故曰「大」也。资始资生而万物之数皆备，易知简能而天下之理皆得，是尽天下之象而无以当之。故佃渔耒耜以给养，交易以利用，弧矢门桥以御害，舟楫服乘以致远，宫室棺槨以卫生而送死，书契以纪事而载道，民用之所以浹，王道之所以备，而皆不足以当乾坤。

衣裳之垂，其为生人之用，亦与数者均尔。且其始于毛革，继以丝枲，冬以温，夏以清，别嫌疑，厚廉耻，犹其切焉者也。若夫上衣下裳，施以綉，间以绘，采以五，章以十二，配以六冕，缀以黻佩，应乎规矩，中乎准绳，炎非以适，寒非以温，为之也劳，服之也若赘。乃圣人独取乾坤之法象以当之，而以天下之治系之。呜乎！孰有知其为天地之大经，人禽之大别，治乱之大辨，以建人极而不可毁者乎？

夫法象之于天地，亦非有其功德之切，与于人物者也。县日月星辰于上，而人有不可

法之知；奠海岳丘原于下，而人有不可效之能。始有所以始，而可观者非能为美利；生有所以生，而昭著者非能为变蕃。然而文之所著，变之所自察；理之所显，化之所自宜；无功之功，启群伦之觉；无用之用，安万汇之宜；天地不事以其德业詹詹与万物寡过，而治莫尚焉矣。故水、火、雷、风，不能越其广大；六子、五十六变，不能乱其崇卑。

大哉法象乎！而生人之事，圣人所以继天而致治者，孰足以当此乎？天位尊，地位卑，上下定矣；天成象，地成形，文章著矣。上下定，故万物戢然而不敢干；文章著，故万物訢然而乐听其命。戢然而不敢干，訢然而乐听其命，则天地可得而治万物，人可得而治物，君子可得而治野人。而非此者，则乱。

古之圣人，思有以治天下，而其心殫矣。久而乃得之于法象焉。人之所可受吾治者，惟其敬爱而已矣。怵然不敢干之心生，则敬兴；訢然乐听其命之心生，则爱（生「兴」）。触目而天地之法象在焉，莫或不敬也，莫或不爱也。人成位乎中，而君子者野人之耳目也。人成位乎中，则可以效法天地而无惭；君子为野人之耳目，则利用其敬爱法象之心，以作其敬爱而受治。

故衣裳之垂也，上下辨焉，物采昭焉，荣华盛焉。洁齐，以示无散乱也；宽博，以示无虔鶚也。天地方圜之仪则，天产地产之精华，咸备焉；阴阳损益之数，律度规矩准绳自然之

式，咸在焉；以示人极之全也。而天下悉观感以生其敬爱，于是而圣人者亦有其无功之功，以与天地相参。故惟衣裳可以配乾坤，而非他制器尚象所得而拟焉者也。

呜乎！衣裳之于人，大矣哉！可敬者义之府也，可爱者仁之缊也。是善恶之枢也，生杀之机也，治乱之司也，君子野人之辨也。而尤莫大乎人禽之别焉。鸛鵒负叶以覆露，水鸛畜鬻以御寒，欧蛋文身以辟蛟，濊貂重貂以履雪，食衣裳之利而去其文，无以自殊于羽毛之族而人道亡，则乾坤之法象亡矣。

黄帝以前，未之备也，及其有之而乾坤定。赵武灵以后，沦于替也，寢以乱之而乾坤伤。姬已男冠以亡殷，何晏女服以覆晋，宋齐邱羽衣而灾及其身，王旦披缁而辱逮于死。小变而流于妖，祸发于当年；大变而滥于禽，祸且移于运会矣。古之圣人，法象治之而有余；后之王者，干戈争之而不足。易曰：「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殆易毁而乾坤将息之日也与，悲夫！

系辞下传第三章

天下无象外之道。何也？有外，则相与为两，即甚亲，而亦如父之于子也。无外，则相与为一，虽有异名，而亦若耳目之于聪明也。父生子而各自有形，父死而子继；不曰道生象

而各自为体，道逝而象留。然则象外无道。欲详道而略象，奚可哉？

今夫象：玄黄纯杂，因以得文；长短纵横，因以得度；坚脆动止，因以得质；大小同异，因以得情；日月星辰，因以得明；坟埴墟壤，因以得产；草木华实，因以得财；风雨散润，因以得节。其于耳启窍以得聪，目含珠以得明，其致一也。象不胜数，而一之于易。易聚象于奇偶，而散之于参伍错综之往来，相与开合，相与源流。开合有情，源流有理。故吉凶悔吝，舍象而无所徵。乾非六阳，无以为龙；坤非六阴，无以为马。中实外虚，颐无以养；足欹铉断，鼎无以烹。推此而言，天下有象，而圣人有易，故神物兴而民用前矣。

汉儒泥象，多取附会。流及于虞翻，而约象互体，半象变爻，曲以象物者，繁杂琐屈，不可胜纪。王弼反其道而概废之，曰：「得象而忘言，得意而亡象。」乃传固曰：「易者，象也。」然则汇象以成易，举易而皆象，象即易也。何居乎以为兔之蹄、鱼之筌也？

夫蹄非兔也，筌非鱼也。鱼、兔、筌、蹄，物异而象殊，故可执蹄筌以获鱼兔，亦可舍筌蹄而别有得鱼兔之理。畋渔之具夥矣。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舍筌蹄而别有得鱼得兔之理，舍象而别有得易之涂邪？

若夫言以明象，相得以彰，以拟筌蹄，有相似者。而象所由得，言固未可忘已。鱼自游

于水，兔自窟于山，筌不设而鱼非其鱼，蹄不设而兔非其兔。非其鱼兔，则道在天下而不即人心，于己为长物，而何以云「得象」、「得意」哉？故言未可忘，而奚况于象？况乎言所自出，因体因气，因动因心，因物因理，道抑因言而生。则言、象、意、道，固合而无畛，而奚以忘邪？

盖王弼者，老、庄之支子，而假易以文之者也。老之言曰：「言者不知。」庄之言曰：「言隐于荣华。」而释氏亦托之以为教外别传之旨。弃民彝，绝物理，胥此焉耳。

呜乎！圣人之示人显矣。因像求象，因象成易。成而为材，动而为效。故天下无非易而无非道，不待设此以掩彼。俱无所忘以皆备，斯为善言易者与！若彼泥象忘理以支离附会者，亦观象以正之而精意自显，亦何必忘之而始免于「小言破道」之咎乎？

系辞下传第四章

君用独以统群，民用众以从主。君制治而民从法，故莫要于立君以主民，而民但受治焉。

君子恒顺，小人恒逆，而卦之阴阳肖之。奇一也，偶二也。阳卦以一阳统二阴，以奇为君，以偶为民，是一君而二民也，故曰顺。阴卦以二阳归一阴，以偶为君，以奇为民，是二君

而一民也，故曰逆。

试论之。道之流行于人也，始于合，中于分，终于合，以始终为同时同撰者也。始者生也，终者死也，中者今日是也。

君子以人事天，小人以鬼治人。以人事天者，统乎大始，理一而已。理气一也，性命一也。其继也，合于一善而无与为偶。故君子奉一以为本，原始以建中，万目从纲，有条不紊，分之秩之，两端审而功满天下。一念之诚，一心之健，推而准之于无穷，皆是物也。若其所终，则无事逆挽以求合。言满天下，行满天下，斯以为全归而已矣。故谨于知生而略于知死。

若夫小人之道，则亦有一之说矣，而必先之以二。君二者，因中以归终也。「载营魄」以始，「抱一」以终，「万法」以始，「归一」以终。从多致寡，从寡致无，以鬼统人，而返人于鬼。是故期于知死，而忽于知生。先后、制从之间，逆计而挽其末流，则志慑而气亦萎矣。

故圣人之与异端，均言一矣。彼曰「归一」，此曰「一贯」；彼曰「抱一」，此曰「一致」。抱以归者所终也，处后而从治之绩也；贯以致者所始也，处先而制法之主也。故君子君一而小人民一。民一而未尝不一，小人乃无忌惮而以一傲君子矣。

是以异端必滥于鬼，而圣人必本于天。惟然，故习于小人之道以应吉凶之务

者①，亦君子恒顺而小人恒逆。君子之动，荣辱贵贱、安危生死之殊绝，喜怒忧乐、醖赏重罚之沕用，敦土以旁行，安身以定交，皆本一诚以先，而洋溢敷施，万变而无必然之信果。究其所归，尧、禹异治，姬、孔异教，天下见君子之大，而不见君子之一。君得所丽，民得所纪。亦犹深宫无褻见之天颜，而比屋有可书之闾党矣。

小人之动也，一荣一辱而志移，一喜一怒而情变；持两端以揣势，分两念以图全；一以为祸福而瞿然恐，一以为善恶而厌然畏。早作夜思，双行于义利而庶几其可合。机深巧售，终以自得，曰吉凶之变于前而终归于画一之算也。则小人亦利赖其一以安矣。先利而后义，先成败而后是非。要其所君，则中庸模棱为固藏之宗主，拥戴而高居者也。

呜乎！以一为君，德主天而行主义。以二为君，德尚鬼而行尚利。鬼、利者，阴之性也。一乱其统，疾入于小人之道而不复。巽之「频」，兑之「来」，离之「沱若」，且不自保，而况其变焉者乎？

系辞下传第五章

一

①「小人」二字上，疑脱「君子」二字。

天地之間，流行不息，皆其生焉者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自虛而實，來也；自實而虛，往也。來可見，往不可見。來實為今，往虛為古。來者生也，然而數來而不節者，將一往而難來。一噓一吸，自然之勢也，故往來相乘而迭用。相乘迭用，彼異端固曰「死此生彼」，而輪回之說興焉。死此生彼者，一往一來之謂也。夫一往一來，而有同往同來者焉，有異往異來者焉，故一往一來而往來不一。化機之妙，大造之不可為心，豈彼異端之所得知哉？

嘗論之。天地之大德，則既在生矣。陽以生而為氣，陰以生而為形。有氣无形，則游魂蕩而无即；有形无氣，則骸骨具而无灵。乃形氣具而尚未足以生邪！形盛于氣，則壅而萎；氣胜于形，則浮而枵，為天為疔為不慧，其去不生也无几。惟夫和以均之，主以持之，一陰一陽之道，善其生而成其性，而生乃伸。則其于生也，亦不數數矣。

男女構精而生，所以生者誠有自来。形氣離叛而死，所以死者誠有自在。聖人之与异端，胥言此矣。乃欲知其所自来，請驗之于所自往。氣往而合于杳冥，犹炊热之上為濕也。形往而合于土壤，犹薪炭之委為尘也。所以生者何往乎？形阴气阳，阴与阳合，则道得以均和而主持之。分而各就所都，则无所施和，而莫适为主。杳冥有则，土壤有实，则往固可以复来。然则归其往者，所以给其来也。顾既往之于且来，有同焉者，有异焉者。

其异者，非但人物之生死然也。今日之日月，非用昨日之明也；今岁之寒暑，非用昔岁之气也。明用昨日，则如镜如镜，而有息有昏；气用昨岁，则如汤中之热，沟浍之水，而渐衰渐混。而非然也。是以知其富有者，惟其日新，斯日月贞明而寒暑恒盛也。阳实而翕，故昼明者必聚而为日；阴虚而辟，故夜明者必凝而为月。寒暑之发敛而无穷，亦犹是也。不用其故，方尽而生，莫之分剂而自不乱，非有同也。

其同者，来以天地之生，往以天地之化，生、化各乘其机而从其类，天地非能有心而分别之。故人物之生化也，谁与判然使一人之识亘古而为一？（一物之命）谁与判然（使一物之命）亘古而为一物？且惟有质而有形者，可因其区宇，画以界限，使彼此亘古而不相杂。所以生者，虚明而善动，于彼于此，虽有类之可从，而无眛之可画，而何从执其识命以相报乎？夫气升如炊湿，一山之云，不必其还雨一山；形降如炭尘，一薪之粪，不必（其）还滋一本。有形质者且然，奚况其虚明而善动者哉？则任运自然，而互听其化，非有异也。

是故天地之以德生人物也，必使之有养以益生，必使之有性以纪类。养资形气，而运之者非形气；性资善，而所成者丽于形气。运形者从阴而浊，运气者从阳而清。清浊互凝，以成既生以后之养性，浊为食色，清为仁义。其生也相运相资，其死也相离相返。离返于

（一）其「字，据上文「不必其还雨一山」例补。

此，运资于彼。则既生以（为）后，还以起夫方生。往来交动于太虚之中。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其来也，因而合之；其往也，因往而听合。其往也，养与性仍弛乎人，以待命于理数；其来也，理数绍命，而使之不穷。其往也，浑沦而时合；其来也，因器而分施。其往也，无形无（已）（色），而流以不迁；其来也，有受有充，而因之皆备。转造无心，势不能各保其（故）（固）然，亦无待其（故）（固）然而后可以生也。

清多者明，清少者愚；清君浊者圣，浊君清者顽。既以（已）弛人而待命矣，听理数之分剂，而理数复以无心，则或一人之养性散而为数人，或数人之养性聚而为一。已散已聚，而多少倍蓰因之以不齐。故尧之既崩不再生而为尧，桀之既亡不再生而为桀。借其再生，则代一尧而国一桀矣。

清聚者，积中人而贤，积贤而圣；清散者，分圣而数贤，分贤而数中人。浊散者，分顽而数中人，分中人而数贤；浊聚者，积贤而中人，积中人而顽。清本于阳，二十五而不足，故人极于圣，而不能无养。浊本于阴，三十而有余，故人极于顽，而不知有性。又极而下之，则狗马鹿豕、蚓蠃梟獍之类充矣。要其方往而方来之际，或聚或散，固不可以刻桷以问遗。

①「其来也，因而合之；其往也，因往而听合」，疑应作「其往也，因来而合之；其来也，因往而听合」。

②「已」原作「以」，据文义改。

剑也。

使此一人焉，必死于此而生于彼，魂魄既分于升降，又各寻其合，而营营往来，交午于道，亦纷诡而必迷矣。故往之或来，来之必往，可信其自然，以为天地之大德。而往来之冲，聚散多寡之际，听乎理数之无心，则所谓「过此以往」者也。有心可（以）亿（以）其（因）心，无心无定以召亿。「未之或知」，岂复有知此者哉？虽欲知之，而不能强无心者以听我，徒眩而忧。忧而召妄，固将悲其往而幸其不（老）（来），则生老病死皆苦，将灭情绝识，居长策于无生矣，则又何贵乎知之邪？

不必知之，而圣人之利用以贞来而善往者，固有道矣。生化之理，一日月也，一寒暑也。今明非昨明，今岁非昔岁，固已异矣。而实而翕者，明必为日，虚而辟者，明必为月，温而生者，气必为暑，肃而杀者，气必为寒，相因以类，往来必贞。故人物之生，莫之壹而自如其恒。特其用也，阳数寡动，以喜来而大；阴数多静，以喜往而小。养与性均，以有生。养数多，下逮乎虫鸟；性数少，递杀于中人。多者不恤其往，寡者重予以来，圣人之所以必尽性而利天下之生也。

性之数既寡，而人抑不能存之，且亏替之。大宝在位，而聪明强力之足任，则为功于往来以节宣阴阳者，存乎其人矣。充性以节养，延于他日，延于他人，而要有余清。充养以替

性，（則）延于他日，延于他人，而要有余渫。故成周之刑措百年，衰晉之五胡云扰，善惡之積，亦有往來，率數百年而一復。

然且聖人忧之者，化不可知而几甚危也。是故必尽性而利天下之生。自我尽之，生而存者，德存于我；自我尽之，化而往者，德归于天地。德归于天地，而清者既于我而扩充，则有所埤益，而无所吝留。他日之生，他人之生，或聚或散，常以扶清而抑渫，则公诸来世与群生，圣人因以赞天地之德，而不曰「死此而生彼」，春播而秋获之，铢铢期报于往来之间也。是故诗、书、礼、乐以敦其教，纲常秩叙以峻其防，功不预拟于将来，事必先崇于今日。为埤益之，勿吝留之，正昏姻以厚男女之别，谨飨食以制饮食之度，犹日无朒朙而月有盈虚也，犹寒暑相半而和胜于寒以助温也，则圣人与天地之相斟酌深矣。

且今日之来，圣人之所珍也；他日之往，圣人之所慎也。因其来而善其往，安其往所以善其来。物之来与己之来，则何择焉？是则屈于此而伸于彼，屈于一人而伸于万世，长延清纪，以利用无穷，此「尺」螻之「屈」，「信」而龙蛇之「伸」，「存」，其机大矣。故生践形色而沒存政教，则德遍民物而道崇天地。岂舍「安」身以「他」求入神之效也乎？惟然，故不区画于必来，而待效于报身也；抑不愁苦于必往，而苟遁于一来不来也。

然则天下之淫思而过虑者，何为也哉？释守性以为己真，老守命以为己宝，以同所异

而异所同，立藩棘于荡平之宇，是亦共、欢朋党之私，屠酤固吝之情已耳。故曰：「君子和而不同。」与天下万世和也，而不怙必同于己也。

然则何以见其义于咸之九四也？艮，男之成也；兑，女之成也。三、四之爻，男女相感之际，人道之终始，往来之冲，而取诸身者为心。心感而思，感思以止，秉贞而尽道之常，不安养之悦以叛性，不专己而绝物，故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下和平，则己之思虑释矣。若夫迷于「往来」之恒理，惑其「憧憧」，而固守己私，以觊他生之善，谓死此生彼之昧者，始未尝不劝进于无恶。而怙私崇利，离乎光大以即卑暗，导天下以迷，而不难叛其君亲。圣人有忧之，故于此三致戒焉。

呜乎！圣人之时，彼说未来也，而知人思虑之淫，必有疑于此者，故早为之剖析于千岁之上，可不谓「前知」者与！列御寇西方圣人之说，又何诬焉！虽然，圣人之于此，广矣，大矣，易道备矣，岂独为咸四言之与？

二

「归」者其所自来也，「致」者其所自往也。天下有所往非其所自来者乎？则是别有一壑，受万类之填委充积而消之，既归非其归，而来者抑数用而不给矣。由此言之，流动不息，要以敦本而亲用，恒以一而得万，不强万以为一也，明矣。

异端之言曰「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信万法之归一，则一之所归，舍万法其奚适哉？是可截然命之曰「一归万法」，弗能于一之上索光怪泡影以为之归。然而非也。万法一致，而非归一也。致顺归逆也。

夫彼之为此说也，亦有所测也。谓天下之动也必增，其静也必减；其生也日以增而成，其死也日以减而灭。千章之木，不给于一埵之灰；市朝之人，不给于原阜之冢。初古之生，今日而无影迹之可举。因而疑天下之始巨而终细也。独不曰前此之未有，今日之繁然而皆备乎？

且以为由一而得万，如穹风之吹于巨壑，或疑其散而不归；浸以万而归一，如石粟之注于蠡瓢，不忧其沓而难容邪？强而归之，必杀其末以使之小，是以轻载重，以杪承幹，而化亦弱丧以不立矣。

且夫「同」而「一」者非其少也，「殊」而「百」者非其多也。天下之生，无不可与道为体。天下之理，无不可与道为本。成熟扩充，以臻于光大，随所入德而皆有。其大备而量有不齐，则难易差焉。故君子择其精粹以为之统，则仁首四端而孝先百行，其大凡也。立本者，亲始者也。序立而量能相给也。亦非有一之可执以臣妾乎万有，况得有一立于万有之余以吸万而为之藏哉？

天地之间大矣，其始终亦不息矣。盈然皆备而咸保其太和，则所谓「同归」而「一致」者矣。既非本大而末小，亦非本小而末大。故此往彼来，互相经纬而不碍。夫道，则必与天地相称也。彼之言曰「世界如腰鼓颡」矣，抑以道为两端小而中大，则是天地之两端有余，而道之中央无顿舍也，其亦不相揜以相称矣。

且其谓津液暖气之属归乎地水火风，亦既粗测夫即化之归，而要以致辨于知死。知死而不知生，是故地水火风之精粹，听往来以利天下之用，来归而为生者，顾略而不审。又恐其断灭而说不立也，则取乎既同既一之化，栴比而丝续之，曰「死此而生彼」。乃「殊涂」「百虑」之不可齐者，横立此疆彼界于大同之中，思其无可思，虑其无可虑，乱始终之条理，而曰「芥子纳须弥」。「纳」者，不受而强致之也，亦未知芥子、须弥之同原而异理也。骛天下于往来而昧其生道，则其为害岂胜道哉！

子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一本万殊之谓也。借曰「殊涂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则二本而无分矣。同而一者，所以来也；殊而百者，所以往也。过此以往，为殊为同，为一为百，不容知也。子曰「未之或知」，岂复有知之者？而必推本以观其往来，岂强知之哉？亦以明其不可知者而已。殊涂百虑，不胜知矣。稍进而亲始，不胜知者，亦可以止思虑之滥，而作「憧憧」之防。书不尽言，言不尽圣人之意，莫与绎之，将谁纪以别于异端？

三

下生者其本立，积之再三者其本盛，故乾坤其蔑以加矣。未至乎乾坤者：艮，阴之盛也；兑，阳之盛也；泰，阴阳之盛也。阴盛于艮，乾道乃致一而成之；阳盛于兑，坤道乃致一而成之；阴阳盛于泰，损乃致一而成之。三致一阳于上，上乃下交而为友。未盛者，授之成而不能成，欲致之而未可致也。故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时雨将至，炎气隆隆，宿霭欲消，寒清肃肃。炎之薄而密云无以成其膏泽，寒之浅而旭日无以成其涤清，天地且不能强致，而况于人乎？

三人行，则可损一人矣。三人损一以行，则友得矣。借其惟一人之踽踽，欲往合而定交，非徒其损极而无以自存，佻佻之子，物亦且疑之，而孰令听之乎？故曰「介于石，不终日」；「匪介于石焉，终日而犹忧其速也。」武王之所以养之于十三祀而耆定于一朝也。故曰「安其身而后动」；其身不安焉，民不与而伤之者至矣。孔子之所以天下莫与而莫能伤也。故曰「成器而动」，「动而不括」；器不成焉，弗能不括而遽释也。孟子之所以三见齐王而不言事也。

是故损之为德，俭人之所修；致之为功，惠人之所乐；友之为益，通人之所尚；而絪縕者，莫之能逮。夫絪縕者，而岂易言哉！旁薄以充阳之能，欲怒以发而不为震之「虩虩」，

欲汨以至而不为坎之「不盈」，凝固以厚阴之藏，欲利其入而不为巽之「纷若」，欲丽其明而不为离之「突如其」；动静交贞以奠阴阳之所，欲往合其孚而不为恒之「浚」以「振」也。夫然后以之损而可损，巨桥之发，非李密敖仓之发也；以之致而可致，罔、毕之命，非襄王河阳之命也；以之友而可友，庸、蜀、羌、髳之合，非苏秦洹水之合也。

故威不厚者不可以恩，恩不笃者不可以威；知不彻者不可以行，行不慥者不可以知。周公七年而定宗礼，非叔孙绵蕪而创汉仪也；孔子五十而学大易，非扬雄泚笔而作太玄也。博学不教者，内而不出，多闻而阙者，必慎其余。道溢于事，神充于形。神充于形，则不谓之耳目；而「谓之聪明」，道溢于事，则不谓之功名而谓之学问。

故损其有余以致诸天下之不足，雷雨之屯犹惜其不满，火风之鼎犹虑其不足以安。然后行者其三人也，非震震而呼将伯也；致者可一人也，非连鸡而相观望也。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震巽坎离让其成以俟艮兑久矣。偕行者众，而投之于可迁之地，求之不深，给之不捷，天地且然，而况于人乎？

大哉，絪縕之为德乎！阳翕以固，景融所涵，极碧霄，达黄墟，而轮囷不舍。阴辟以演，滋膏所沁，极碧霄，达黄墟，而洋溢无余。不息者其惟诚也，不间者其惟仁也，不穷者其惟知也。

故君子以之为学，耄勤而不倦；以之为教，循循而不竭；以之为治，御百姓之场圃筐筵而皆浹乎深宫之志；以之为功，体万方之壶浆歌舞而勿贰其施钺之心；而后道侔于天而阳施于首出，德均于地而阴畅于黄裳，天下见其（志）〔致〕而乐其仁，天下见其损而服其义，天下见其一而感其诚。亦孰知损之而不匮，二阳仍定位于下。致之而不劳，三、上非用爻。自有其植本之盛乎？

「三」者，数之极也，天地人之合也；「行」者，动之效也，阴阳之和也；「损」者，有余之可损也；「致」者，致之所余而能受也；「得其友」者，交无所歉而后无所疑也。皆絪縕之所可给也。致其一焉，斯醇矣。故举天地之大德，万（化）〔物〕之生化①，而归之于损三，岂虚加之哉？

系辞下传第六章

道之见于数者，奇偶而已矣。奇一偶二，奇偶合而三，故八卦之画三，而数之分合具矣。

然此者，数之自然，未能以其德及乎天下也。推德以及天下，因其自然而复为之合。

①「物」原作「化」，据《易系辞下》「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改。

三亦奇也，偶其所奇而六，故六十四卦之画六，而天地之德合。合以成撰，撰备而体不缺，德乃流行焉。一其三，三其二，而奇偶之变具矣。

然此者，天地之德固然，人未有以与之也。迓天地之德，以人谋参之，因其固然而复为之合。六亦偶也，奇其所偶而十八，故四营之变十有八，则三极之往来尽矣，而奇偶之分合止矣，过此者皆统于此矣。

要而论之，奇偶合用以相乘，易与筮均是物也。筮者，人之迓天者也；三其六，以奇御偶，圆数也，圆而神者以通神明之德。易者，天地固然之撰也；二其三，以偶御奇，易简之数也，易以贡者以体阴阳之（物）〔撰〕○。故筮用十八，而易尽于六。六则德以合矣，体以全矣，无有缺焉，抑岂有能缺者哉？

夫阳奇阴偶，相积而六。阳合于阴，阴体乃成；阴合于阳，阳体乃成。有体乃有撰。阳亦六也，阴亦六也。阴阳各六，而见于撰者半，居为德者半。合德撰而阴阳之数十二，故易有十二；而位定于六者，撰可见，德不可见也。阴六阳六，阴阳十二，往来用半而不穷。其相杂者，极于既济、未济；其相胜者，极于复、姤、夬、剥；而其俱见于撰以为至纯者，莫盛于乾

○撰「原作」物」。按：这句话是由《易系辞》下「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脱化而来，「物」字是「撰」字之误。

坤。故曰：「乾坤，其易之门邪！」

乾之见于撰者六阳，居以为德者六阴；坤之见于撰者六阴，居以为德者六阳。道有其六阳，乾俱见以为撰，故可确然以其至健听天下之化；道有其六阴，坤俱见以为撰，故可隤然以其至顺听天下之变。尽见其纯，以「待」(受)变化之起(一)，则天下之相杂相胜者生矣。借非然而已杂已胜，天下亦且日以杂胜为忧，而务反之纯，安能复与之为相杂而为相胜乎？故门立，而开阖任乎用。牖无阴，开而不能阖；墙无阳，阖而不能开。德不备而撰不能以相通矣。

由此观之，阴阳各六，而数位必十有二，失半而无以成易。故因其撰求其通，窥其体备其德，而易可知已。于乾知六阴，于坤知六阳也，其杂胜也，能杂于六，而有能越于十二者哉？

何以明其然也？易以称天地之量，而不能为之增减。增者外附而量不容，减者内餒而量不充。乾无六阴，阴从何来？而坤为增矣。坤无六阳，阳从何来？而乾为增矣。相胜者：夫、姤一阴，而五阴何往？复、剝一阳，而五阳何归？相杂者：阴阳之或少或多，已见者

①「待」字，据下文「既各备其六以待变化，故不必其均而杂胜起」及「乾坤各见其六以待变化之起」补。「受」字是「变」字的误衍，今删。

在，而未见者何亡？以为本无，则乾坤加于数外矣。以为本有，则余卦宿于象中矣。以一有而一无，一多而一寡，则无本之藏，离合起灭于两间，亦妖眚之不数见，而痼疾之时去来矣。

夫由乾而知道之必有六阳也，由坤而知道之必有六阴也，乾坤必有而知数位之十二皆备，居者德而见者撰也，是故有往来而无死生。往者屈也，来者伸也，则有屈伸而无增减。屈者固有其屈以求伸，岂消灭而必无之谓哉？

阴阳各六以为体，十二相通以合德，而可见者六以为撰。既各备其六以待变化，故不必其均而杂胜起。要非可尽之于可见，而谓爻外无位，位外无数也。爻外有阴阳，杂者岂忧其越哉？由可以来，知其未来者之必有数以储待；由以往，知既往者之必有位以居停；由相胜相杂而不越于乾坤，知未见之数位与已见者而相均。爻外有阴阳，而六外有位，审矣。

然可见者，所撰者也。有撰者可体，故未有撰者可通。圣人依人以为则，准见以为道，故曰：「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未过此者可知以所见，形色之所以为天性，而道之所以不远人与！

今夫门有开阖，则近而比邻，远而胡越，皆可用吾往来也。今有人焉，行不自门，驰魄

飞形而以往以来，为怪而已矣。故用而可见者以为之门，乾坤各见其六以待变化之起，则亦民行济而得失明矣。若其实有夫十二者，则固不可昧也。故学易者设十二位于向背之间，立十二数于隐见之异，以微显阐幽，则思过半矣。

系辞下传第七章

时有常变，数有吉凶。因常而常，因变而变，宅忧患者每以因时为道，曰「此易之与时盈虚而行权」者也。夫因常而常，气盈而放逸，因变而变，情虚而诡随，则常必召变，而变无以复常。今夫月之有盈虚也，明之时为生死，而魄自贞其常度也。借明死而遂失其十有三度之节，则终古虚而不足以盈矣，而何云「因变而变」邪？故圣人于常治变，于变有常，夫乃与时偕行，以待忧患。而其大用，则莫若以礼。

礼之兴也于中古，易之兴也亦于中古。易与礼相得以章，而因易以生礼。故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韩宣子观易象与春秋，而曰「周礼尽在鲁矣」，殆有以见其然也。

易全用而无择，礼慎用而有则。礼合天经地纬以备人事之吉凶，而于易则不敢泰然尽用之，于是而九卦之德著焉。易兼常变，礼惟贞常。易道大而无惭，礼数约而守正。故易极变而礼惟居常。

其以中古之天下已變矣，變不可與變，則莫若以常。是故謹于衣裳結綌，慎于男女飲食而定其志，則取諸履；哀其多以為節，益其寡以為文，執平施之柄，則取諸謙；別嫌明微，克己而辨于其細，則取諸復；失位而必應，涉于杂乱而酌情理以不拂于人心，則取諸恒；柔以懲忿，剛以窒欲，三自反以待橫逆，則取諸損；因時制宜，如雷風之捷用而条理不窮，則取諸益；君子為小人所揜，守禮自盡，不竟而辨，則取諸困；挹之于此，注之于彼，施敬于人而不孤恃其潔清，則取諸井；情之難格，行之以順，理之以正，出之以讓，权度情理，以入乎險阻，則取諸巽。

夫九卦者，聖人以之實其情，酌其理，束其筋骸以強固，通其志氣以聰明，岩岩乎其正也，折折乎其安也，若不知有忧患之故，而卒以之涉忧患，而道莫尚焉。蓋聖人反變以盡常，常立而變不出其範圍，豈必惊心耀魄于忧患之至，以與為波靡也哉？

故得與如剝，中行如夬，在苦而甘如節，有積而必散如渙，乃至飛于天而如乾，行于地而如坤，非无以大治其變者而有所不敢用，則以智勇加物而已未敦，道義匡物而情未協，固不如禮之盡諸己而達于情，為能約陰陽之杂而使之整也。故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亂。」劉康公曰：「威儀所以定命。」安危之理，生死之數，于此焉定矣。

夫禮，極情守經以用其盛，非與忧患謀，而若與忧患反。故世俗之言曰：「救焚拯溺而

用乡饮酒之礼。」谓其不相谋而相反也。而非然也，苟乡饮酒之礼行焉，君子以叙，小人以睦，闾井相亲，患难相恤，于以救焚拯溺也，固优为之，岂必求焦头从井之功于饮博椎埋之攘臂者乎？变者其时，常者其德。涉其迹者疑其迂，体其实者知其大。而奈何曰「因变而变，而奚礼为」也？

老子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因之以剖斗折衡，而狙佞乱于市；因之以甘食美居，而嗜欲乱于堂。诈伪方兴，而愚天下以乘其变，而天下亦起而愚之矣。文王因之，则无以事播恶之主；周公因之，则无以格淫酗之俗；孔子因之，则无以惧乱贼之党。故三圣人者，本易以治礼，本礼以作春秋，所谓以礼存心而不忧横逆之至者也。

且夫圣人之于礼，未尝不因变矣。数盈则忧患不生，乃盈则必溢而变在常之中。数虚则忧患斯起，乃虚可以受而常亦在变之中。故天地必有纪，阴阳必有序。数虽至变，无有天下地上、夏寒冬暑之日也。圣人敦其至常而不忧，则忠信无往而不存，斯以厚其藏而物咸受治，亦因乎理之有定者焉尔。

彼驰骋天下而丧其天则者：一为聃、周之徒，游万物而自匿，则以礼为薄；一为权谋之士，随万物而斗智，则以礼为迂。此李斯之所以亡秦，而王衍诸人之所以祸晋也。而未世之忧患不瘳矣。

系辞下传第八章

经文「其出入以度外内」句，「使知惧」句，详见稗疏。

俗以「其出入以度」断句者不通。

今且设神物而不能自运也，登爻象于书而不能自诏也，立位于六而不能使数之即位也，该数于奇偶而不能使位之受数也，然则兴神物、合爻象、奠数于位、通位于数以用易者，岂非人哉？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是故六位无常，刚柔相易，其变亦大矣。天地固有其至变，而存之于人以为常。尽天地之大变，要于所谋之一疑；因所谋之一疑，通天地之大变。变者非所谋，谋者不知所变。变在天地而常在人。

四营十八变之无心，人自循其常耳，非随疑以求称所谋而酌用其多寡也。执常以迎变，要变以知常。故天地有易而人用之，用之则丽于人，而无不即人心之忧。故曰：变在天地而常在人。

若夫世之言易者，居而不迁；居之以律，居之以气，居之以方，居之以时。则是易有常而人用之以变也。于变以得常，则人凝性正命，以定阴阳之则；取常以推变，则人因仍苟且，以幸吉凶之移。故彼言易者，有吉凶而无忧患，历忧患而不知其故。盖外内有定形，不

从其出入以致吾度，数伸而理屈，罔于其故而莫知所惧，而何以云「洁静精微，易之教也」哉？

夫立法以制之从，师保之职也；从无造有以成其性命，父母之道也。父母无心以授之生，而必予以成；师保立法以导之从，而不保其往；故师保不足以配父母之大。易以无心之变为其生生，授人以变，而人得凝以为常，明其故以处忧患，而非但示以吉凶。则如所性之受于父母，而尽之在我，不仅趋其所趋，避其所避，规规然奉师保之诏以为从违，而冀以去祸而就福。故易者，正义明道之教，而非谋利计功之术也。神道以教，而用终在人。典常在率辞之后，而无有典要立于象数之先。然则邵子且未之逮也，而况京房、管辂之徒乎？

系辞下传第九章

夫彖者材也，爻者效也。效者，材之所效也。一木之生，枝茎叶花合而成体者，互相滋也；一车之成，辐毂衡轴分而效用者，功相倚也。其生也，不相滋则破而无体；其成也，不相倚则缺而废用。故爻倚彖以利用，抑滋于彖以生而成体。吉凶悔吝之效，未有离彖以别有指归者也。故曰：「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有如曰：「易者意也，意者乘人心之偶动，而无定则者也。」无定则以求吉凶之故，抑将

〔率〕〔索〕之位与应而止，比之初亦坤之初矣，履之五亦乾之五矣。位齐应均，而情殊道异，则位岂有定，而应岂有准哉？

夫筮以得象，则自初至上而积为本末。易之有卦，则六位皆备，而一成始终。积以相滋，而合之为体，是故象静而爻动。动者动于所静，静者固存也。仅乘其感以据所处之位而为得失，感之者无本，据之者滞，将任天下之意知，诡天则以为善败，恶能原始要终，以为通变之质乎？故君子以人合天，而不强天以从人。则奈何舍所效之材，以惟意是徇邪？

夫易，广矣，大矣。学易者，或有所择矣，然亦择材而非择效。择材则专，择效则固也。故颜子用复，曾子用泰，以择德也。文王、箕子同事暗主，则皆用明夷，既济、未济共临坎险，则胥伐鬼方，以择用也。择德者从其性之所近，择用者从其心之所安，咸必其材之具成，而后始成乎其章。故利用者，亦以静为主，而动于其静。故动亦大矣，非乘于一效之偶著，而舍所主以从之，为能应天下之蹇也。盖静者所生，动者其生。生于所生，则效固因材而起矣。

乾惟利贞，是以上过贞而龙亢。坤惟先迷，是以初在迷而履霜。师利丈人，是以三稚而舆尸。履阳不疚，是以阴孤而虎噬。复期七日，是以上失期而君凶。剝戒攸往，是以五承宠而得利。遁小利贞，是以二能执革。壮宜大正，是以五必丧羊。夬无即戎之功，是以

前趾「而」不胜。姤非取女之道，是以无鱼而起凶。萃亨于大人之见，是以三、上遇小而咨嗟。升志在南征之行，是以上六北辕而不富。兑道在贞而乖于苟说，故三凶于上。巽命必申而利于攸往，故四吉于初。

凡此数者，或彖方致誉，而爻以凶；或彖非有功，而爻无懼。然且即彖以推，存亡具在，况其相因以起义，彖爻道合，如无首之后夫，女贞之中饋者哉？然则彖外无爻，而效必因材施教，不亦审与！

惟析彖爻以殊物，则抑谓三圣之异宗。多歧既以亡羊，后来弥多标指，故且曰「有文王后天之易，有施牺先天之易」。天且剖先后以异道，而况于圣人？则羲、文自为门户，周、孔各为朋党，亦奚恤哉！

彼将曰：「易者意也，圣人各以其意遇之也。」圣人有其意，则后之为术数异端者，亦可有其意矣。私意行则小智登，小智登则小言起。故或以律为易，或以兵为易，或以节候为易，或以纳甲为易，或以星度为易，既偶测其偏，而纳全体于一偶，由是而王辅嗣以重玄为易，魏伯阳以炉火为易，李通玄以十玄六相为易，则滥淫于妄，而诬至道以邪辞，亦曰「意至则易存，意不禁则易无力」。故易讼于庭而道丧于室，非一晨一夕之故矣。

且夫彖之效而为爻，犹爻之效而为变也。极四千九十六于三百八十四之中而无异占，

极三百八十四于六十四卦之中而岂有殊旨哉？焦延寿尝屑屑以分矣，卒无别研之几，故但有吉凶而无忧患之故，则亦恶用此纷纷射覆者为也！

故君子之于易也博，用其简。细人之于易也铄，用其繁。用其简，则六十四象之中以备杂物撰德而不遗；用其繁，则极延寿之四千九十六占，以讵于邵子万万有奇之策，以测其始终本末而不能该。故曰：「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日新」「富有」，岂他求之哉？

或曰：「元亨利贞，象与文言殊矣，则文王、孔子非异意与？」曰：四德者，合体用而言之也。体一成，而用有先后，有生有成。仁生礼，义成信，故「元亨」以元故亨，「利贞」贞而得利。二篇之辞，终无曰「元利」而「贞亨」者，体用相因之序也。文言四德之目，又岂邵子四块八方、瓜分瓦合之说邪？而又何疑焉！

系辞下传第十章

「悉备」者，大全统乎一端，而一端领乎大全也。易之六位，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为易所备，而非奉以为典要也。

道一成而三才备，卦一成而六位备。六位备而卦成，三才备而道成。天地有与来，而

人有与往。都往来之通，凝天地之交，存乎其中，人乃以肖道而主天地。凝而存之，成位乎中，故于德有中焉，于位有中焉。德有中，贞之以二为中；位有中，悔之以五为中。然德位有定矣，神而明之，通人于天地，非有定也。时在退，初、四俱为藏密之人事；时在进，三、上俱为尚往之人谋。故曰：三才之道，易所悉备，而非有典要之可奉也。

且夫天地之际，间不容发，人与万物，皆天地所沦肌浹髓以相涵者也。道所必动，生生者资二气以变蕃之。乃物之生也，因地而形，因天而象，赅存乎天地，不能自有其道而位亦虚。人之有道也，成性存存，凝继善以妙阴阳之会，故其与天地也，数有盈虚，而自成乎其道。有其道者有其位，无异本者无异居。故可别可同，而与天地相往来焉。喜德者阳之生，怒刑者阴之发。情以盛之，性以主之。于天地之外而有道，亦入天地之中而备其道，故人可乘六位以御天而行地。故天地之际甚密，而人道参焉。相容相受，而人终不自失。别而有其三，同而统乎人。易之所以悉备乎广大也。

今夫凡言位者，必有中焉，而易无中，三之上、四之下无位也；凡言中者，必一中焉，而易两中，贞之二、悔之五皆中也。无中者散以无纪，而易有纪；两中者歧而不纯，而易固纯。何以明其然也？有中者奇，无中者偶，奇生偶成。聚而奇以生，散皆一也；分而偶以成，一皆散也。故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未发者，四情合一，将盈天下皆一，无非

中矣；已发者，各形为理，将盈天下皆道，不见中矣。朴满一室，始终内外，浑成一中，而无有主辅之别，当位皆实，中不可得而建焉。故易立于偶，以显无中之妙，以著一实之理，而践其皆备者也。一中者不易，两中者易。变而不失其常之谓常，变而失其常，非常矣。故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中立于两，一无可执，于彼于此，道义之门。三年之哭无绝声，哀亦一中矣；燕射之终无算爵，乐亦一中矣。春秋助而国不贫，恩亦一中矣；衅社孥戮而民不叛，威亦一中矣。父师奴，少师死，俱为仁人；伯夷饿，太公封，俱为大老。同其时而异其用，生死进退而各一中矣。则极致其一而皆中也。

其不然者，移哀之半，节乐之全，损恩之多，补威之少，置身于可生可死之中，应世以若进若退之道，乃华士所以逃讥；而见一无两，可其可而不可其不可，畸所重而忘其交重，则硜硜之小人所以自棘其心也。

一事之极致，一物之情状，固有两涂以合中，迹有异而功无殊。两中者，尽事物而贞其至变者也。故合体天地之撰而用其盈，则中之位不立；辨悉乾坤之德而各极其致，则中之位可并设而惟所择。故曰：三才之道，大全统乎一端，而一端领乎大全也。非达于天人之际者，无以喻其深矣。

若陋者之说易曰：「初为士，二为大夫，三卿，四公，五天子，上为宗庙。」或曰：「二为臣，五为君，上为师。」以人之位限天之理，以物之滞锢道之灵，技术之鄙，训诂之愚，学易者斥而绝之久矣。

系辞下传第十一章

夫以易心而行危道者，汤、武是已。其行危，其时盛，故处危而不疑。处危不疑，道一而已矣。顺百姓之心，已无惭于后世；承非常之庆，而不悖于先猷。以德以福，一而已矣，故道不疑而心恒易。其心易者，其辞易，故书简而直，诗至而和。

若夫以危心而行危道者，其惟文王乎！其君明夷也，其世密云也，决于飞而非其小心，安于潜而无其余位，进则革命于崇朝，退则不保其囚戮。季历之事，势不能为；武王之举，心不忍发；迟回郑重，终守候服。非仅末世难济之可忧，抑亦盛德难终之足恤矣。盛德欲终，惧以终始，则心不敢易而疑生焉。心不易者，辞不易，故岐土无诗，崇征无誓，简直和至之言沮，而洁静精微之义著也。呜乎！此文王之所以为盛德也。

灵承者天，周知者人，昭对者心。以俯以仰，以外以内，以出以入，而皆有参差两不相承之数，则疑天、疑人，而还自疑其心。于是精白齐祇，疑其所疑，舍天人之信，而讫用其

疑。是故易者，谋天下之疑也。谋天下之疑，道恒不一。不一，故大。大，故百物备焉。阴阳之险阻，祥变之消长，悔吝之往来，可生可死，可危可安，可难可易，一皆象数之固然，为百物之自有。阅百物而莫不有其道，故进不必为武王，退不必为季历，以退让事天，以忧闵恤人，以战栗存心，无所从违而道乃定。故备百物以安于数，要危惧以养其德。安数者乐天，养德者敦仁，尽仁知于震动之介，而德终以不衰。

是故以德，则文王阳也，紂阴也；以位，则殷阳也，周阴也。有德不恃，故阳亢而戒其灾，阴中而幸其有庆；守位不革，故阳失当而代为之忧，阴乘时而不欲其长。命与义争而命胜者，天也；理与命争而理胜者，文王也。争则危，危则疑。疑以教天下之疑，而民用之，吉凶悔吝，咸得用其疑以存忧患而审几微。抑将曰天下之大疑，有甚于文王与紂之时者乎？而文王犹然其无咎矣，则危何不可使易，倾何不可使平？研几于百物不废之中，而载惧以终始，则亦何咎之有哉！是故文王以西伯终，周易以未济终，惧以终也。

自公羊高谓文王受命称王，而异说滋。董仲舒、何休、蔡邕附会而为之征，而圣人之道隐。夫文王受理而不受命。假使受命而不必受理，则道一而无疑，事不危而辞易，陈诗以歌先公之德，称誓以暴独夫之罪，当不俟武王而早为之矣，乃斤斤然仅托危辞于易象乎？

六国亡，秦欲亟自尊以争衰周之统，九鼎、三川未亡，早计而捷得之，故为之说曰：「先

受命而后伐商，以自文其僭诞也。汉儒因之，不亦愚乎！武王有诗、书，文王有易，圣人之情见乎辞矣。

系辞下传第十二章

阳健阴顺，积阳以纯健而乾成，积阴以纯顺而坤成。积故能至，纯故至，而天下之至者莫至也。至健而易，至顺而简，易简而险阻知，惟其纯也。

若夫一变而六子，再变而五十六卦，阴阳多少之数畸而不积，杂而不纯，然且吉凶定而亶亶成，以分功于乾坤，则何也？

曰：因此而知阴阳之数，凡卦而皆六，未有缺矣。阴阳各六而十二，其来也有位，其往也必有居。以其来知其往，亦因而知向背之位，凡卦皆十二位，而未有缺矣。

昨日谋之，今日行之，是行者来之位，谋者往之位也。今日行之，他日改之，是行者来之位，改者往之位也。不可见而有其理，方可见而有其事。理与事称，六位相准而必均。然而盈虚多寡之不齐，则谋与行舛错于物变，而行与改参差于事情也。理与事称，吉凶非妄，而事有理。事与理称，吉凶不虚，而理有事。事有离合，理有柔刚，理事各半。事在理之中而居理之半，理在事之中而居事之半。合离柔刚各分其所半，互相乘以成乎半。故阴

阳之各六，与十二位迭运于往来而相若焉。

数与位之相若，则与六位相若也，与一位亦相若也。故以往以来，而健顺之至者，恒一成具在而无不足。往来相期，存发相需，多寡相倚，理事相符。有其至积，〔给〕〔成〕其或畸，有其至纯，治其或杂。六子五十六卦，皆具六阴六阳于向背之六位，无不具者无不至，无不至者无不知，而又何疑邪？

老阳之积，老阴为冲，少阴为委。老阴之积，老阳为冲，少阳为委。其冲也，道以配而相制；其委也，道以渐而不穷。故用九用六之余于爻外，输其委也；八错五十六综，反其冲也。有所可输，有所必反。是阴阳本至，而一日、一事、一物，无或歉缩矣。一日无缩，一事无歉，故可尽无穷于一象，而皆其健顺之至。用其往者以待其来，居其来者以听其往，故阴阳无极盛不复之理，恒用其半以运于无穷，而纯以必杂，杂而不失，积以必畸，畸而不亡，数赅而存，位留而有待。故乾可以有坤，坤可以有乾，乾坤可以有六十二卦，六十二卦可以有乾坤。乾坤恒有，则健顺恒至，恒至而恒无不知。则六十二卦之效法听治于一存一发之乾坤，而又何疑乎？

且夫天下何以有险阻邪？健者过刚以峻炭，阴往遇之，坚峭而不能入，则阻生。顺者过柔以潏弱，阳往莅之，沈没而不能出，则险生。是险阻者，阴阳德行之固有，而相交不偶

之必然也。

健以成阻，顺以成险。当其至，则本天亲上，本地亲下，相与应求而德位称所驰骋，故乾易而未有险，坤简而未有阻。其偶有者，亦初、上之即于冲委尔。及其积者可畸而必畸，纯者可杂而必杂，畸杂以交相遇莅，阴行于阳而触于峻巖，阳行于阴而蹈于潏弱，险阻者六十二卦之固有也。

因其畸杂而险阻生，有其至足而险阻在。相敌则疑，偏孤则忧。以至生不至，则险阻起，以至治不（足）〔至〕，则险阻消。消之者即其起之者也。健顺本予天下以险阻，按其怀来，知其情伪，达其性情，辨其药石。使非至足者交乘乎向背以相往来，亦孰从于其不足知其有余，于其有余知其不足，以备悉乎险阻之故，而通其消息哉？

夫不至而险阻生，至而易简得。不至者因于至，故险阻亦至者之必有，易简亦不至者之赅存。向背往来，蒸变参差而无所少，其数全也，其位全也，数全、位全而时亦全也。故曰：无有乾而无坤之一日，无有坤而无乾之一日，无阴阳多少不足于至健至顺之一日。要所用者恒以其数位之半，相乘于错综而起化。故气数有衰王而无成毁，蒸陶运动以莫与为终始，古今一至，而孰有不至者哉？

邵子曰：「天开于子，消于亥；地辟于丑，消于戌。」不知至健之清以动者，何容施消，至

順之渙以靜者，何所以受其消也？此殆陳抃狎侮陰陽之言，非君子之言理氣之實也。

周易外传卷七

说卦传

一

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反而求之于心，抑未谂其必然也。故以此深疑邵子之言易也。

阴阳者，二仪也；刚柔者，分用也。八卦相错，五十六卦错综相值，若是者可谓之截然而分析矣乎？天尊地卑，义奠于位；进退存亡，义殊乎时；是非善恶，义判于几；立纲陈常，义辨于事；若是者可谓之截然而分析矣乎？

天尊于上，而天入地中，无深不察；地卑于下，而地升天际，无高不彻。其界不可得而剖也。进极于进，退者以进；退极于退，进者以退。存必于存，遽古之存，不留于今日；亡必于亡，今者所亡，不绝于将来。其局不可得而定也。天下有公是，而执是则非；天下有公非，而凡非可是。善不可谓恶，盗跖亦窃仁义；恶不可谓善，君子不废食色。其别不可得而

拘也。君臣有义，用爱则私，而忠臣爱溢于羹墙；父子有恩，用敬则疏，而孝子礼严于配帝。其道不可得而歧也。

故麦秋于夏，萤旦其昏，一阴阳之无门也。金炀则液，水冻则坚，一刚柔之无眚也。齿发不知其暗衰，爪甲不知其渐长，一老少之无时也。云有时而不雨，虹有时而不晴，一往来之无法也。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者，天地无有也，万物无有也，人心无有也。

然而或见其然者，据理以为之铢两已尔。夫言道者而不穷以理，非知道者矣；言道者而用其耳目思虑以穷理于所穷，吾不敢以为知道者也。夫疏理其义而别之，有截然者矣，而未尽其性也，故反而求之于吾心无有也；而未至于命也，故求之于天地无有也，求之于万物无有也。天地以和顺而为命，万物以和顺而为性。继之者善，和顺故善也。成之者性，和顺成矣。

夫阴阳者呼吸也，刚柔者燥湿也。呼之必有吸，吸之必有呼，统一气而互为息，相因而非反也。以燥合燥者裂而不得刚，以湿合湿者流而不得柔，统二用而听乎调，相承而无不可通也。呼而不吸，则不成乎呼；吸而不呼，则不成乎吸。燥之而刚，而非不可湿；湿之而柔，而非不可燥。合呼吸于一息，调燥湿于一宜，则既一也。分呼分吸，不分以气，分燥分湿，不分以体，亦未尝不一也。

是故易以阴阳为卦之仪，而观变者周流而不可为典要；以刚柔为爻之撰，而发挥者相杂而于以成文，皆和顺之谓也。和顺者性命也，性命者道德也。以道德徙义而义非介然，以道德体理而理非执一。大哉，和顺之用乎！

故位无定也；坤位西南而有东北之丧，小畜体乾巽而象西郊之云，解体震坎而兆西南之利，升体坤巽而得南征之吉，行六十四象于八方之中，无非其位矣。序无定也；继乾坤以屯蒙而消长无端，继屯蒙以需讼而往来无迹；运六十四数于万变之内，无非其序矣。

盖阴阳者，终不如斧之斯薪，已分而不可合；沟之疏水，已去而不可回；争豆区铢彙之盈虚，辨方四圜三之围径，以使万物之性命分崩离析，而终无和顺之情。然而义已于此著矣，秩其秩，叙其叙，而不相凌越矣。则穷理者穷之于此而已矣。

今夫审声者，辨之于五音，而还相为宫，不相夺矣。成文者，辨之于五色，而相得益彰，不相揜矣。别味者，辨之于五味，而参调已和，不相乱矣。使必一宫一商，一徵一羽，序而间之，则音必暗；一赤一玄，一青一白，列而纬之，则色必黯；一苦一酸，一酸一辛，等而均之，则味必恶。取人禽鱼兽之身，而判其血气魂魄以各归，则其生必死；取草木谷果之材，而齐其多少华实以均用，则其效不成。子曰：「使回多财，吾为尔宰。」假令邵子而为天地宰也，其成也毁，其生也死，又将奚赖哉！

故参天两地，一义也；兼三才而两之，一义也；分以两，挂以奇，变以十八，一义也；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相错，一义也；出乎震，成言乎艮，一义也；始以乾坤，历二十六卦而继以坎离，历二十卦而继以震艮，历四卦而继以巽兑，一义也。皆命之所受，性之所成，和顺因其自然，而不可限以截然分析之位者也。

理数既然，则道德之藏从可知矣。诚斯几，几斯神。几不可期，神不可测，故曰：「神无方而易无体。」故疑邵子者，非徒疑之于性命也，且疑邵子之于理也，执所见以伸缩乎物，方必矩而员必规，匠石之理而已矣。

京房分八宫为对待，不足于象，而又设游魂、归魂以凑合之，尤其不足言者也。故所恶于执中之无权者，惟其分仁义刚柔为二而均之也。穷理而失其和顺，则贼道而有余。古今为异说不一家，归于此而已矣。

二

两间之有，孰知其所自昉乎？无已，则将自人而言之。今我所以知两间之有者，目之所遇，心之所觉，则固然广大者先见之，其次则其固然可辨者也，其次则时与相遇，若异而实同者也，其次则盈缩有时，人可以与其事而乃得以亲用之者也。

是故寥然虚清，确然凝立，无所不在，迎目而觉，游心而不能越，是天地也。故曰「天地

定位」。谓人之始觉知有此而位定也，非有所在有所不在者也。

有所不在者，平原斥磧之地，或穷年而不见山，或穷年而不见泽。有所在，故舟居而渔者，穷年见泽而不见山；岩栖而钁者，穷年见山而不见泽。乃苟见之，则一如天地之固然，峙于前而不移也。故曰「山泽通气」。陟山而知地之固不绝于天，临泽而知天之固不绝于地，非截然分疆而不相出入也，固终古恒然，无与为期者也。

抑有不可期而自有期者，遇之而知其有，未遇不知其何所藏也。盖阴阳者恒通，而未必其相薄，薄者其不常矣。阳歛薄阴而雷作，阴歛薄阳而风动，通之变也。变则不数与之相遇，历时而知之，始若可惊，继乃知其亦固然也。故曰「雷风相薄」。惟其不可期也，而为两间之固有。

其盈也，人不得而缩之；其缩也，人不得而盈之；为功于万物，而万物不得执之以用。若夫阳燧可致，钻木可取，方诸可聚，引渠可通，炆之淪之而盛，扑之陞之而衰，虽阴阳之固然，而非但以目遇、以心觉也，于是而始知有水火。故终之曰「水火不相射」。合致其功于人，而人以合阴阳之感者也。

可亲者顺之德，有功者健之德。道定而德著，则曰「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德至而道凝，则曰「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其理并行而不相拂矣。

夫动乎暄润之几，成乎动挠之用，底乎成以忻悦乎有生，此变化以成物有然者，然而非己所固然而见其然矣。无已，则察乎他物以知之。固然而有天地，见其位定；固然而有山泽，见其气通；时而知有雷风，见其相薄；与其事而亲之以为功，则知有水火，疑其相射而终不相射也。此人之所目遇而心觉，知其化有然者。

惟然，故「后天、先天」之说不可立也。以固然者为先天，则其次而有者其后矣。以所从变化者为先天，则已成者为后天矣。两者皆不可据也。以实言之：彻乎今古，通乎死生，贯乎有无，亦恶有所谓先后者哉？

无先后者天也，先后者人之识力所据也。在我为先者，在物为后；在今日为后者，在他日为先。不貳则无端委之殊，不息则无作止之分，不测则无渐次之差。故曰：「神无方而易无体。」

东西南北者，人识之以为向背也。今昔初终者，人循之以次见闻也。物与目遇、目与心谕而固然者如斯，舍所见以思所自而能然者如斯。要非理气之但此为先，但此为后也。

理之御气，浑沦于无门，即始即终，即所生即所自生，即所居即所行，即分即合，无所不肇，无所不成。彻首尾者诚也，妙变化者几也。故天之授我以命，今日始也；物之受性于

天，今日始也；成形成色，成生成死，今日始今日终也。而君子以之为体天之道：不疑未有之先何以为端，不亿既有之后何以为变，不虑且无之余何以为归。夭寿不貳而死生贞，学诲不倦而仁智定。乃以肖天地之无先无后，而纯乎其天。不得已而有言，则溯而上之，顺而下之，神明而随遇之，皆无不可。而何执一必然之序，櫟括大化于区区之局格乎？「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错」为一章。「数往者顺」三句为一章。本文拘邵子之说，合为一章。其说牵强支离，出于陈抟仙家者流，本不足道，而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伏羲至陈抟时，将近万年，中间并无授受，其诞可见。盖抟师吕崑或托云「伏羲不死，而授之崑」也。

三

象日上昭，数由下积。

夫象数一成，咸备于两间，上下无（别）〔时〕也，昭积无渐也，自然者无所谓顺逆也。而因已然以观自然，则存乎象；期必然以符自然，则存乎数。人之仰观俯察而欲数之，欲知之，则有事矣。有事则有时，有时则有渐。故曰：象自上昭，数由下积。

象有大小，数有多寡。大在而分之以知小，寡立而合之以为多。象不待合小以知大，数不待分多以知寡。是犹掌与指也：立全掌之象于此，而拇、食、将、无名、季指之别，粲乎分之而皆可知；掌象不全，立一指焉，弗能知其为何指也。若以数计指也，则先拇以为一，

次食以爲二，次將以爲三，次无名以爲四，次季以爲五，而后五數登焉，未有先五而后得〔四〕、三、二、一者也。

故象合以听分，数分以听合也。合以听分，必先上而后下；先下而后上，则上者且为下所蔽矣。分以听合，必先下而后上；先上而后下，则下者枵而上无所载矣。象，阳也；数，阴也。日月之照，雨露之垂，自高而及下；人物之长，草木之茂，自卑以至高。

是故畴成象以起数者也，易因数以得象者也。畴，人事也，而本乎天之自然；易，天道也，而行乎人之不容已。畴因维书，起九宫而用阳；易因河图，以十位合八卦而用阴。畴以仿，易以谋。仿务知往，谋务知来。畴徵而无兆，易兆而无徵。

畴之始五行，以中五始也；维书象见于龟，龟背隆起，中五在上。次五事，以戴九先也；次八政五纪而后皇极，履一在下也。详具思问录外篇，蔡氏旧解非是。五行，天也，天所垂也。人法天。天垂象，人乃仰法之，故畴先上而后下。

若易之本于河图也，水一火二，水下火上，则先一而后二，先少而后多矣。先少而后多，故卦首初，次二，次三，次四，次五，以终于上。十八变之策，由少而多；六爻之位，由下而上。下不先立，则上浮寄而无所承。易因数以得象，〔自〕分以听合，积〔下〕以渐上，所由异于畴〔之因象以起数〕也。

夫〔上下，定分也〕。自上下者顺，自下上者逆，故曰「易逆数」也。〔夫数则岂有不逆者哉！〕逆以积，积以成，人迺天而后天牖人。其往也逆，则其来也顺。非数有顺者而易不用，顾用其逆者以巧为合也。

故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离，三索而得兑，无非逆也。其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阴自上生，以次而下，乃生乎巽、坎、艮、坤，以抵乎纯阴而阳尽无余，吾未知天地之果有此象焉否也。若夫数，则必无此悬虚建始于上，而后逮于下之理矣。

易之作也以著，著之成象也以数，故有数而后有象。数自下积，而后象自上昭。自有易以来，幽赞于神明而倚数者必无殊道。伏羲氏邈矣，见闻不逮，授受无人矣。以理度之，亦恶能外此哉？故言易者，先数而后象，先下而逆上，万世不易之道也。

四

著其往，则人见其往，莫知其归矣；饰其归，则人见其归，莫知其往矣。故川流之速，其逝〔者〕可见，其返而生者不可见也；百昌之荣，其盛者可知，其所从消者不可知也。虽然，耳目之限，为幽明之隔，岂足以知大化之神乎？大化之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故曰：「阖户之谓乾，辟户之谓坤，一阖一辟之谓变，往来不穷之谓通。」

圖有辟，辟有圖，故往不穷来，来不穷往。往不穷来，往乃不穷，川流之所以可屡迁而不停也；来不穷往，来乃不穷，百昌之所以可日荣而不匮也。故圖辟者疑相敌也，往来者疑相反也。然而以圖故辟，无圖则何辟？以辟故圖，无辟则何圖？则谓圖辟以异情而相敌，往来以异势而相反，其不足以与大化之神久矣。

是故动之使合，散之使分也，其势殊矣；润之使柔，暄之使劲也，其质殊矣；止之使息，说之使作也，其功殊矣；君之使动，藏之使静也，其德殊矣；则疑乎阴阳有各致之能，相与偶立而不相浹。而非然也。

统此大钧之中，雷洊风申，晴熏雨蒸，川融山结，健行而顺受，充盈于一日，沦浹于一物，而莫之间矣。抑就其分用者言之：雷迅则风烈，风和则雷起；极暄而雨集，至清而日霁；山夹碣以成川，川环丘而成嶂；天包地外而行地中，地处天中而合天气。故方君方藏，其错也如响之应声；方动方散，方润方暄，方止方说，如影之随形。为耦合也，为比邻也。无有南北隔乎向背，东西四隅间乎方所，划然成位，而各止其所，以不迁也。

位乾健于南，而南气何以柔和？位坤顺于北，而北气何以刚劲？位离于东，而春何以滋膏雨？位坎于西，而秋何以降水潦？则震、巽、艮、兑之非定位于四隅，抑又明矣。顾不谓乾不可南，坤不可北，离不可东，坎不可西也。错综乘乎化，方所因乎时，则周流八方，唯

其所适，而特不可以偶然所值者为之疆域尔。

故动散合势，润暄合质，说止合功，君藏合德；一错一综而闢辟之道立，一错三综而闢辟之道神，八错二十八综而闢辟之用〔道〕备。故方言雷而即言风，方言雨而即言日，方言艮而即言兑，方言乾而即言坤。钧之所运，轴之所转，疾以相报，合以相成。一气之往来，成乎二卦，而刚柔之用全。则散止以著动说之往，君暄以饰藏润之归。君子之于易，无往而不得妙万物之神，曾何局于方、划于对、剖于两、析于四、淆于八之足云！

五

震东兑西，离南坎北，因河图之象，奠水、火、木、金之位，则莫之与易矣。若夫乾坤者，经乎四维者也。乾非隅处于西北也，位于西北而交于东南；风者天之余气也，风莫烈于西北，而被乎东南，故巽为乾之余，而受位于乾之所经。坤非隅处于西南也，位于西南而交于东北；山者地之委形也，山莫高于西南，而迤于东北，故艮为坤之委而受位于坤之所经。震、兑、坎、离之各有其位，受职于天地，居其所而不相越。天地经水、火、金、木而运其化，故络贯乎其间，而与巽、艮合其用。乾坤非隅也，行乎四维而各适有正也。震、兑、坎、离非正也，受乾坤之化而各司其一偏也。谓之「正」，谓之「隅」者，人之辞也。大圜普运，无往而非正也。此八方配卦之大纲也。

夫八卦有位焉，虽天地不能不与六子同乎其有位也，昭著乎两间者有然也。乾坤有神焉，则以六子效其神而不自为功者也，体两间之撰则实然也。位者其体也，神者其用也。体者所以用，而必有其定体，虽无用而自立乎其位；用者用其体，而既成乎用，则无有定位而效其神。

神不测，则六子之用，相成相济而无其序。乃丽乎万物而致功，则神且专有所主而为之帝，帝则周流于八方，以有序而为始终。故易不可以一理求者也。参观之而各有其理，故在帝言帝，于是而万物之生成有序，亦因之以有序焉。故曰「帝出乎震」，帝于震乎出，非谓震方之德为所出之帝也。

由是以行乎巽而「齐」，行乎离而「相见」，行乎坤而「致养」乎地，行乎兑而「说」，行乎乾而「争功」于天，行乎坎而「归」，行乎艮而一终以更始，历其地则致其功，逮其期则见其效，而果谁为之帝乎？

妙万物而丽乎物者也。或动或挠，或燥或说，或润或止者也。故六子之神，周流于八卦，而天地则在位而为午贯之经，在神则为统同之主。妙矣哉！浑沦经纬，无所拟而不与道宜。故「神无方」者可为之方，「易无体」者不可为之体。同别合离，体用动静，罔不赅存于道，而易妙之。惟然，则岂滞于方所者之所与知哉？

夫易于象有徵焉，于数有实焉，于化有权焉。拟之以其物，奠之以其位，象之徵也。上生者积以生变，下生者节以成合，逆而积之，得乃知之，数之实也。彻乎数而与之，为损益，行乎象而与之，为盈虚，化之权也。

拟〔物〕者必当其物，以乾为金，以艮为土，则非其物也。奠位者必安其位，位乾于南，位坤于北，则非其位也。阳可变八，而所下生者七，阴可合七，而所上生者八，乾生兑，坤生艮，则非所生矣。逆而积之而数非妄，得乃知之而数无方，而变从上起，限以其序，则无实而不可与尽变矣。彻乎数而皆在，往来无时也，而序之以天时人事之一定，则有不周矣。行乎象而皆通，帝之由出以成，闋八位而皆有功也，而限之以对待倚伏之一局，则不通矣。

况夫位者，资数以为实，资化以为权，而尤未可据者也。大畜之「天衢」，在明夷而为「入地」；小过之「西郊」，在既济而为「东邻」；贲无水而「濡如」，随无山而「用亨」；睽火亢之极而「遇雨」，巽东南之卦而「先庚」。然则数淆而起变，化运而因时，帝之所临，初无必然之衰王，神之所集，何有一定之险夷？故冀代之士马，或以强，或以弱；三涂、四岳之形胜，或以兴，或以亡。天无拘方之生杀，人无据位之安危，其亦审矣。

盖乾坤之德具行于六子，六子各禀乾坤之撰，六子之用遍历乎八卦，乾坤亦载六子之

施，易之所以妙万物而无典要，故六十四象、三百八十四变之大用显焉。典之要之，而易理限于所域，此后世术数之徒所以终迷于大化也。

不然，天无乎不覆，地无乎不载，健顺之德业无乎不行，且无有于西北、西南之二隅，又何乾南坤北之足言乎？今夫天圆运于上，浩乎其无定眇也；人测之以十二次，而天非有次也。配之以十二辰者，不得已而为之验也。局之以分野者，小道臆测之陋也。黄道密移而皆其正，昏旦日改而皆其中。易与天合者，可以悟矣。

六

天地府大用而官之，震、巽、坎、离、艮、兑受材于乾坤而思肖之，繁然各有其用。故天地之间，其富矣哉！圣人受材以肖阴阳之德，阴阳之富有，皆其效法也。将繁然而尽用之乎？繁然尽用之，则纯者、驳者，正者、奇者，弗择而求肖之，必将诡而趋于不经。故有所用，有所不用；有所用以兴利而不以立教，有所用以立教而不以兴利。惟圣人为能择于阴阳之粹精，故曰：「蹟而不可恶，动而不可乱。」

是故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象之盛者也，他有象而不足以拟其盛也。然而大过、益、升、井、鼎、渐、渙、中孚，则退风之功而升木于用者，乘木而观往来之通塞，贤于风之拂散而无功也，故君子择于巽而利用木也。

傳曰：「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舍水火而用雨日，日不偶月而配雨，擇之尤严者也。雨性足于潤，日性足于烜。乃以潤以烜，豈徒以其性之足者哉？徒以性，則水丰于雨，火烈于日矣。以者，有所施也；潤之烜之，有所麗也。施以爲恩，麗以爲效，則潤烜之德，水火不及雨日之用矣。何也？水火之德不勝刑，雨日之刑不勝德；雨儉于水，故鮮淪沒之害；日和于火，故无焚灼之災也。

天地之生化消息万物者，有以藏之，有以散之，有以止之，可以弗忧其盛而难继矣。而尤授水火以刑害之权^①，则万物其伤矣乎！老氏之言曰「上善如水」，其有刑之心也夫！故言刑名者、言兵者皆祖之。然后知天地之生，圣人之德，用雨日而非用水火也。

乃若天地之最无以为功于万物者，莫若月焉。继日以明，而不能废夜作之烜；秉阴以清，而不能减暑夕之炎；照物若暴，而不能焚濡湿之气；漾物若流，而不能津既暵之草。一盈一虚，资日而自揜其魄，类无本者。疾行交午，以争道于阳，类不正者。特其炫洁涵空，微茫晃烁，以验宕人之柔情，而容与适一览之欢，见为可乐，故释氏乐得而似之。非色非空，无能无所，仅有此空明梦幻之光影，则以为「法身」，则以为「大自在」，则以为「无住之住」，以天下为游戏之资，而纳群有于生化两无之际。然则非游惰忘归之夜人，亦谁与奉月

①「尤」，疑应作「犹」。下文「用以利而尤不尽用之」、「用以教而尤不尽用之」、「尤」字同。

以为性教之藏也哉？故其徒之覆舟、打地、烧庵、斩猫也，皆月教也。求其明且润者而不可得，乃曰此亦一明也，亦一润也，岂不悲乎！

是故圣人知月非天地之用，而终不以月为用。中孚之四，小畜之五，阴中而「月望」^①，「月望」而阳疑，故「既雨」不能免小畜之凶，「匹亡」而后谢中孚之「吝」^②。则斟酌其功过之实，以为扶抑，其亦审矣。

故天地之所可弗用者月也，其次则风也。佐阳以行令而不能顺承以兴利，则可散而不可聚。乃释氏则又效之以为教矣，其言曰：「愿风持世界。」无实于己，而但求动焉；萃末之起无端，怒号之吹自己。盖将以散之者持之，而破亡摧折之余，其得存于两间者能几也，而曾足以持之不毁乎？

是故易之于水火也，不用以教而用以利，用以利而尤不尽用之。敛其炎，取之于日，节其淫，取之于雨。其于风也，不用以利^③而用以教，用以教而尤不尽用之。或取之木，以使有实，或取之风，取其及远而已矣。其于月也，无所取之也。故诗曰：「彼月而微，则惟其常。」天地之间，即无月也，而亦奚损？而或以侵阳，则害生焉。是故伐鼓责阴，而端冕请

①按：「月几望，凶」是小畜上九爻辞，不是第五爻，也不是阴爻。这里说「小畜之五」，又说「阴中」，当是记忆错误。

②「咎」原作「吝」，据中孚六四爻辞「月几望，马匹亡，无咎」改。

阳，贵日而贱月，则利存而教正。君子择阴阳之德而慎用之，岂徒然哉！彼纳甲之例，以月为卦体，益陋而不足录矣。

七

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其孤行者，欹危幻忽而无体，则灾眚是已。行不孤，则必丽物以为质。质有融结而有才，才有衰王而有时。为之质者常也，分以为才、乘之为时者变也。常一而变万，其一者善也，其万者善不善俱焉者也。才纯则善，杂则善不善俱；时当其才则善，不当其才则善不善俱。才与时乘者万，其始之因阴阳之翕辟者一；善不善万，其始之继善以成者一。故常一而变万，变万而常未改一。是故乾坤六子，取诸父母男女，取诸百十有二之象，无不备焉。

呜呼！象之受成于阴阳，岂但此哉？而略括其徵，则有如此者。大为天地而无惭，小为蟹蚌苇蕰而无损；贵为君父而非僭，贱为盗妾而非抑；美为文高而不夸，恶为臭眚毁折而不贬；利为众长而非有缺，害为寡发耳痛而不能瘳；皆阴阳之实有而无所疑也。

实有无疑，而昧者不测其所自始，而惊其变。以为物始于薄，则善不善之杂进，何以积也？必疑此不善之从来矣；以为始一而后不容有万，则且疑变于万者之始必非一也；故荀悦「三品」之说以立。其不然者，以不善之无所从来，抑且疑善所从来之无实，故释氏之

言曰「三界惟心，万法惟识。」如束芦之相交，如蕉心之亡实，触目皆非，游心无据，乃始别求心识消亡之地，亿为净境，而斥山林瓦砾之多以为浊土。则甚矣，愚于疑者之狂惑以喙鸣也！

夫天下之善，因于所继者，勿论矣。其不善者，则饮食男女以为之端，名利以为之缘。非独人有之，气机之吐茹匹合，万物之同异攻取皆是也。名虚而阳，利实而阴；饮资阳，食资阴；男体阳，女体阴。无利不养，无名不教，无饮食不生，无男女不化；若此者岂有不善者乎？才成于转聚之无心，故融结偶偏而器驳；时行于推移之无忧，故衰王偶争而度舛。乃其承一善以为实，中未亡而复不远，是以圣人得以其有心有忧者裁成而辅相之。

故瞽者非无目也，蹇者非无足也，盗之憎主非无辞也，子之淬母非无名也；梟逆而可羹，莩毒而可药；虽凶桀之子，不能白昼无词而刃不相知之人于都市。有所必借于善，则必有缘起于善矣。故曰：常一而变万，变万而未改其一也。

是以君子于一得善焉，于万得善不善之俱焉，而皆信以为阴阳之必有。信而不疑，则即有不善者生起泡生于不相谋之地，坦然不惊其所从来，而因用之以尽物理。奚况山林瓦砾，一资生之利用，而忍斥之为浊乎？

是故圣人之教，有常有变。礼乐，道其常也，有善而无恶，桀度中和而侧成不易，而一

准之于书，书者，礼乐之宗也。诗、春秋兼其变者，诗之正变，春秋之是非，善不善俱存，而一准之于易，易者，正变、是非之宗也。

鹑之奔奔、桑中诸篇，且有疑其录于国风者矣。况于唐太子弘者，废读于商臣之弑，其能免于前谗而后贼也哉？天下之情，万变而无非实者，诗、春秋志之。天下之理，万变而无非实者，易志之。故曰：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是以君子格物而达变，而后可以择善而执中。贞夫一者，所以异于执一也。

序卦传

序卦，非圣人之书也。

乾坤并建而捷立，周易以始，盖阴阳之往来无淹待而向背无吝留矣。故道生于有，备于大繁，有皆实而速行不息，太极之函乎五行二殊，固然如斯也。

有所待非道也；续有时则断有际，续其断者必他有主，阴阳之外无主也。〔有所留非道也〕；存诸无用则出之不力，出〔且〕〔其〕存者必别有情，往来之外无情也。是故六阴六阳，十二皆备，统天行地，极盛而不缺，至纯而奠位，以为之始，则万物之生，万物之化，质必达情，情必成理，相与参差，相与夹辅，相与补过，相与进善，其情其才，其器其道，于乾坤而皆

备。抑无不生，无不有，而后可以为乾坤，天地不先，万物不后。而序传曰：「有天地，而后万物生焉。」则未有万物之前，先有天地，以留而以待也。是以知序卦非圣人之书也。河内女子献于购书之时，传于专家之学，守文而困于理，昧大始而破大成，故曰非圣人之书也。

其为说也：有相因者，有相成者，有相反者。相因者，「物生必蒙」之类也；相成者，「物稚不可不养」之类也；相反者，「物不可以苟合」之类也。因之义穷则托之成，成之义穷则托之反，惟其意之所拟、说之可立而序生焉，未有以见其信然也。

天地之间，皆因于道。一阴一阳者，群所大因也。时势之所趋，而渐以相因，遂私受之以为因，亦无恒而统纪乱矣。且因者之理，具于所因之卦，则屯有蒙，师有比，同人大有，而后卦为赘余矣。况如随之与蠱，渐之与归妹，错卦也，相反之卦也，本非相因，何以曰「以喜随人者必有事」，「进必有所归」邪？如是者，因义不立。

受成者器，所可成器者材。材先而器后。器已成乎象，无待材矣。前卦之体象已成，岂需后卦乎？假无后卦，而前卦业已成矣，而何以云「履而泰然后安」，「革物者莫如鼎」邪？若无妄之承复，萃之承姤，阴阳速反而相报，非相成明矣，而曰「复则不妄」，「相遇而后聚」。如是者，成义不立。

阴阳各六，具足于乾坤，而往来以尽变。变之必尽，往来无期。无期者，惟其无心也。无地之既无心矣，淫亢孤虚，行乎冲委，而不辞其过。故六十四象有险有驳而不废，一隆世之有顽谗，丰年之有夷稗也。险而险用以见功，驳而驳用以见德，胥此二气之亭毒。险易纯驳，于彼于此，不待相救而过自寡。谓寡过者必待后起之救也，吾未见贲立而噬嗑之合遂不苟，遁来而恒可舍其所而弗久居也。以此卦之长，补彼卦之短，因前卦之屈，激后卦之伸，然则南粤之暄，致北胡之冻，诘旦之风，解今日之暘乎？是以极重相争者与艰难之际，抑亦乱必安之土而强施桢括于阴阳矣。如是者，反义不立。

三义不立，而舞文句以相附合，故曰：非圣人之书也。

然则周易何以为序邪？曰：周易者，顺太极之浑沦而拟其动静之条理者也。故乾坤并建而捷立，以为大始，以为成物。资于天者皆其所统，资于地者皆其所行。有时阳成基以致阴，有时阴成基以致阳。材效共情而情无期，情因于材而材有节。有节则化不溢于范围，无期则心不私于感应。

借其不然，无期而复无节，下流且不足于往来；有节而复有期，一定之区，一形之范，将一终而天地之化竭矣。此京房八宫世应之术、邵子八八相乘之数所以执一以贼道，而周易之妙则固不然也。

故阳节以六，阴节以六，十二为阴阳之大节而数皆备；见者半，不见者半，十二位隐见具存，而用其见之六位，彼六位之隐者亦犹是也。故乾坤有向背，六十二卦有错综，众变而不舍乾坤之大宗。闢于此闢，辟于此辟，节既不过，情不必复为之期。消长无渐，故不以无心待天佑之自至，往来无据，故不可以私意邀物理之必然。岂必乾左生夬、下生姤，坤左生剥、下生复之区区也邪？

虽然，博观之化机，通参之变合，则抑非无条理之可记者也。故六十四卦之相次，其条理也，非其序也。夫一闢一辟而情动，则皆道之不容已。故其动也，极而正，不极而亦正。因材以起万变，则无有不正者矣。乾坤极而正者也，六十二卦不极而亦正者也。何也？皆以其全用而无留无待者并建而捷立者也。

坎离，小过中孚，合其错而阴阳各六，视乾坤矣。六十四卦向背颠倒而象皆合错，象三十六，其不可综者八，凡综之象二十八，其可综者固可错也。合四卦而一纯，则六阴六阳之全再备矣。错者捷错，综者捷综，两卦合用，四卦合体，体有各见而用必同轴。故屯蒙之不可离析，犹乾坤也；颐、大过之无所需待，犹乾坤也。非始生必蒙，不养则不可动也。化不停，知之所以周流，复不远，仁之所以安土也。乾坤并建以捷立，自然者各足矣。

天地自然，而人之用天地者，随其隐见以为之量。天地所以资人用之量者，广矣、大

矣。伸于彼者拙于此，乃以无私；节其过者防其不及，乃以不测。故有长有消，有来有往，以运行于隐见之殊，而人觉其向背。易以前民用，皆言其所向者也，则六位著而消长往来，无私而不测者行焉。消长有几，往来有迹，而条理亦可得而纪矣。

乾坤定位，而隐见轮周，其正相向者，值其纯阳，旋报以纯阴，则为乾坤；欹而侧也，则或隐而消，或见而长，为泰、否、临、观、剥、复、遁、大壮、夬、姤。故消长之几，为变化之所自出，则之十二卦者以为之经。乾坤合用，而乘乎不测，以迭相屈伸于彼此，其全用而成广大之生者，则为乾坤；乾不孤施，阴不独与，则来以相感，往以相受，分应于隐见之间，而为坎、离、震、艮、巽、兑。故往来之迹，为错综之所自妙，则之八卦者以为之经。此二经者，并行而不悖者也。

自两卦而言之，错者捷错，综者捷综，乾坤通理皆在，而未尝有所缺于阴阳健顺之全。自八卦之所统、十二卦之所络而言之，往来不以均，消长不以渐，交无适交，变无定变，故化不滞，进退乘时之权也；盛不益盛，衰不浸衰，故道不穷，阴阳弥纶之妙也。自六十四卦、三十六象兼二经而并行者言之，于消长有往来焉，于往来有消长焉；消长不同时，往来不同域，则流形无畛，而各成其诃合。

①以上二句，嘉德抄本作「消往不同时，长来不同域」。

盖以化为微著，以象为虚盈，以数为升降，太极之动静固然如此，以成其条理。条理成，则天下之理自此而出。人以天之理为理，而天非以人之理为理者也。故曰相因，曰相成，曰相反，皆人之理也。易本天以治人，而不强天以从人。观于六十二卦之相次，可以亡疑也。其图如左：

因三画八卦而重之，往来交感，为天地、水火、雷山、风泽之定体，其卦八，其象六：

乾三三三

坤三三三

坎三三三

离三三三

震三三三

巽三三三

乾坤首建，位极于定，道极于纯，十二位阴阳具足，为六子五十六卦阖辟显微之宗。乾见则坤隐，坤见则乾隐。隐者非无也，时之所乘，数之所用，其道在彼不在此也。以其隐而未著，疑乎其无，故方建乾而即建坤，以见阴阳之均备。故周易首乾坤，而非首乾也。其次为坎离。卦以中位为正，坎得乾之中，离得坤之中也。乾坤、坎离，有错而无综。天虽周行而运行乎上，地虽四游而运行乎下，而高卑不移，虚实不改，水火无变，从不革，不曲不直，其性不易，其质不迁。

四卦为往来之定经，而震艮、巽兑以交为往来，一经一纬之道也。阴阳之动，一上一下，变之复也；阳先阴后，理之顺也；故震艮先而巽兑后。震艮、巽兑，有错有综，震错巽，艮

錯兌，用綜而不用錯，陰陽不宅其中，則以捷往捷來見运行之神。乾坤、坎離既已著陰陽十
二之全有矣，于此而著气机流行之妙，经（金）〔以〕设而靜，纬（水）〔以〕积而动也。凡綜卦合
四卦而见陰陽之本数，非震艮之有八阴，巽兌之有八阳也。

因六爻而消长之，乾坤、泰否、临观、剝复、遁大壮、夬姤阴阳屈伸之数，其卦十二，其
象七：

乾三三 坤三三三 泰三三三 临三三三 剝三三三 遁三三三

夬三三三

乾坤首建，极陰陽之至盛，以为变化之由，故曰：「乾坤，其易之门邪！」消长之数，皆因
此而生。惟极盛也，而后可以消，可以长，可以长而有其消，可以消而复能长。若谓自复而
上，历临、泰、大壮、夬而至乾，自姤而上，历遁、否、观、剝而至坤，则是本无天地，因渐而成
矣。无其理，无其实，无其象，无其数，徒为戏论而已。此京房候气之鄙说也。

乾坤立而必交，其交有多寡，多因谓之长，寡因谓之消，非消遽无而长忽有。其交之
数，参伍不容均齐，陰陽之妙也。继乾坤以泰否，不以复姤，则非渐长，不以夬剝，则非渐
消。继之以泰否者，乾坤极盛，泰否次盛。其位实，其德均，其变纯，六阴六阳隐见于向背，

则为乾坤。凡二卦而阴阳全，错综于向背，六阴六阳，其位固纯，则为泰否。即一卦而阴阳全具，则泰否亦立于极盛以起变者也。

又次而临观，又次而剥复。消长之机，阳先倡之，长则必有消，用之广则必反之约，故次以二阳之卦二，次以一阳之卦二也。阳变则阴必合，故次以二阴之卦遁、大壮，次以一阴之卦夬、姤也。临阳长也而先观，复阳生也而次剥，遁阴长也而先大壮，姤阴生也而次夬，阴阳迭为主，一翕一辟，而先后因之也。

由乾坤而生泰否以（上）（下）之十卦，十卦皆乾坤所有之通变也。由乾坤泰否而及临观以（上）（下）之八卦，八卦皆天地相交之变通也。以次而变合，不以次而消长，天地浑沦无畛之几固然也。

乾坤定位以交感而成六子，六子立而与乾坤分功，则乾坤亦自有其化矣。凡乾坤之属，其卦二十六，其象十四：

屯	䷂	蒙	䷃	需	䷄	讼	䷅	师	䷆	比	䷇	小畜	䷈	泰	䷊
同人	䷌	大有	䷍	谦	䷎	豫	䷏	随	䷐	蛊	䷑	临	䷒	噬嗑	䷔
剥	䷖	复	䷗	无妄	䷘	睽	䷥	颐	䷚			大过	䷛		

坎离之属，其卦二十，其象十：

咸 ䷞

遁 ䷗

晋 ䷢

家人 ䷤

蹇 ䷦

损 ䷨

夬 ䷪

萃 ䷬

困 ䷮

革 ䷰

震艮之属，其卦四，其象二：

渐 ䷴

丰 ䷶

巽兑之属，其卦六，其象四：

涣 ䷺

中孚 ䷼

小过 ䷽

即济 ䷾

乾坤之德纯，其数九十而得中，乾坤之数，老阳则五十四，老阴则三十六；少阳则四十二，少阴则四十八。皆合为九十。故其卦多。坎离之位正，其数九十，与乾坤均，坎之数，老阳则十八，老阴则二十四，为四十二；离之数，老阳则三十六，老阴则十二，为四十八。合为九十。坎之数，少阳则十四，少阴则三十二，为四十六；离之数，少阳则二十八，少阴则十六，为四十四。亦合为九十。阴阳合德，水火相入，热入汤中，油升焰内，浑合无间。故其卦次多。震艮毗阳，巽兑毗阴，德既不合，用亦相违，其数非过则不及，震艮老阳皆十八，老阴皆二十四，为四十二，合八十四。少阳皆十四，少阴皆三十二，为四十六，合九十二。巽兑老阳皆三十六，老阴皆十二，为四十八，合九十六。少阳皆二十八，少阴皆十六，为四十四，合八十八。故其卦少。巽兑之属虽六卦，而既济未济与乾坤相为终始。乾坤，纯之至者也；既济未济，杂之尤者也。一致而百虑，故

始乎纯，终乎杂。则既济未济不系乎巽兑而自为体，是巽兑之属四，与震艮均也。颐、大过，乾坤之用终。中孚、小过，六子之用终。颐、大过、中孚、小过，四隅之经，与乾坤坎离相为维络者也。故既济未济，绍合天地之初终，而错综同象，为卦变之尽神者，以成乎浑沦变合之全体焉。

天地之交感以阳始，故一索得震，再索得坎，而为屯；再索得坎，三索得艮，而为蒙。阳倡其先，阴定其体，故为物始生而蒙昧之象焉，此以继天地之生者也。自此而天以其神生水者为需、讼，地以其化成水者为师、比，而皆以受天地之中者成天地之化矣。天乃以其全体生巽生兑，而交乎阴，为小畜、履。天既交阴，则合乎地而为泰、否，天于是乎成火而为同人、大有。地受天施而效其化，亦以其全体应乎阳，生艮生震，而为谦、豫。天地屡交以施生，则其化且错，故随、蠱阴阳交杂而自相错。随、蠱者，杂之始，少长相耦而不伦，而天地之纯将变矣。地于是乎生巽兑而为临、观，以效天化之履、小畜也。而又杂变乎噬嗑、贲，震杂离，离杂艮，亦阴阳之不相伦而尤杂者也。凡相杂者，以未定者为未离乎纯；已定其伦，则成乎杂矣。故随、蠱、噬嗑、贲未成乎杂，而地之生剝生复犹纯也。乃孤阳之仅存，而地之用亦訖矣。地之生也，极乎震、艮；天之生也亦因之，故无妄、大畜为天化之终也。震艮者，帝之终始，故合而为颐，而天地之终始备；其错为大过，则泽风以备地化而应乎（随）

〔順〕者也。頤之有位者纯乎坤，大过之有位者纯乎乾，盖亦乾坤之变，而反常之象有如此者。而頤象离，大过象坎，则又以起坎离焉。此二卦者，天地水火之枢也。

坎、离者，阴阳相交之盛者也。阳得乾之中而为坎，阴得坤之中而为离，于是而备阴阳交感之德。故其为属也，始乎咸、恒；离中之阴升而上，坎中之阳升而三；离中之阴降而初，坎中之阳降而四；水火升降之始也。坎中之阳升而三以应乎天，则为遁；坎中之阳降而四以聚乎阳，则为大壮；皆坎之合乎乾者也。而晋、明夷，离之丽乎地者也。离中之阴降而四，为家人；升而三，为睽；火之自化者也。坎中之阳升而三，为蹇；降而四，为解；水之自化者也。离中之阴升而三，坎中之阳升而上，为损；坎中之阳降而初，离中之阴降而四，为益；水火之交化者也。离中之阴升而上，为夬；降而初，为姤；皆火之应乎天者也。离中之阴升而上，为萃；降而初，为升；火之应乎地者也。坎欲交离，而离中之阴升而上，为困；降而初，为井；火不与水应而杂者也。于是水用不登，而火道亦替。离中之阴降而初，为鼎；升而上，为革；火自化而无水以济之，水火之道变矣，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也。凡水火之属，火之化多于水者，水生于天，行于地，与雷风山泽为依，而火自生灭于两间，其为独用多也。若屯蒙、需讼、师比、同人，大有，则义从天地，水火不得而私之；既济未济，水火之交不失其位，与泰否同其为经者，则阴阳终始之几，坎离固不得而属之。

震艮、巽兑，阴阳杂而不得中，故其卦仅有存者。巽道犹存而震变，阳杂起而上于三，则为渐；震道犹存而巽变，阴杂起而上于三，则为归妹；交错之卦，象之杂者也。震存可以交巽，而巽阴升乎二，不与震应，为丰；艮存可以交兑，而兑阴降乎五，不与艮应，为旅；此震、艮、兑之将交而以杂不合，杂之尤者也。巽存可以交震，而震阳升乎二，不与巽应，为渙；兑存可以交艮，而艮阳降乎五，不与兑应，为节；此巽兑之变，与丰旅其尤杂者也。故是四卦相错，杂出于震、艮、巽、兑之间，互为往复，其相比附也，密迩呼应。杂不可久，将反贞也。反其贞，而巽、兑交而为中孚，震、艮交而为小过。于是而震艮、巽兑之体定，杂之必贞也。震艮、巽兑之体定，而有坎离之象，则六子之体咸于此定，故继以水火交合之定体焉。既济、未济，水火交定，而乾坤相交之极致，亦于是而成。一上一下，水火相接而成化；一阴一阳，乾坤相错而成章。其于震、艮、巽、兑也，则既济震阳上升于五，巽阴上升于二，艮阳下降于五，兑阴下降于二；未济则震阳上升于二，巽阴上升于五，艮阳下降于二，兑阴下降于五；皆升降相应，往来而得中者也。自屯蒙以来，阴阳相交相（杂）（错），迨是而始定，乃殊涂之极则，百致之备理也。故列乾坤于首以奠其经，要既济未济于终以尽其纬，而浑沦无垠，一实（蕃）（万）变之理皆具，此周易之所以合天也。

凡错而不综之卦八，即以错相从，见六阴六阳皆备之实。

乾三三

颐三三

坎三三

中孚三三

坤三三

大过三三

离三三

小过三三

乾坤、中孚、小过以为始终，颐、大过、坎、离以位乎中，天地水火之有定体也。颐、大过外象坎离，内备乾坤之德，其有位者一乾坤之纯也。中孚、小过外象乾坤，中含坎离之理，其致用者一坎离之交也。凡不综之卦，非不可综也，综之而其德与象无以异，其志定，其守贞，其德凝，故可以始，可以终，可以中，而为变化之所自生也。

凡错综同象之卦，其卦八，其象四：

泰三三

随三三

渐三三

既济三三

否三三

蠱三三

归妹三三

未济三三

错综同象，其德成乎异之甚，虽变更来往而亦不齐也。故泰通而否塞，随从而蠱改，渐贞而归妹淫，既济成而未济毁，非若屯、蒙相仍，师、比相协，同人、大有相资，损、益相剂之类也。泰、否者，乾坤之大机；随、蠱、渐、归妹者，雷风山泽之殊用；既济、未济者，坎离之极致。随、蠱从乎乾坤，雷风山泽之承天地也；渐、归妹之际乎震艮、巽兑，从其类也。

凡综卦有错，用综不用错者，以大化方往方来，其机甚捷，而非必相对待，如京氏、邵子

之说也。故曰「易圆而神」，「神」以言乎其捷也，「圆」以言乎其不必相为对待也。其卦四十八，其象二十四：

屯	需	师	小畜	临
䷂	䷄	䷆	䷈	䷒
鼎	晋	同人	大有	豫
䷱	䷢	䷌	䷍	䷏
噬嗑	剥	无妄	咸	家人
䷔	䷖	䷘	䷞	䷤
井	夬	升	损	解
䷯	䷪	䷭	䷨	䷧
震	丰	巽	渙	
䷲	䷶	䷸	䷺	

卦相次而各成象，象立而有德，因德以为卦名而义行焉。其综卦相次者，以捷往捷来著化机之不滞，非因后起之名义而为之次，明矣。故二卦相综，名义有相反者，如剝复、家人睽之类；有相合者，如屯蒙、咸恒之类；抑有以错而相反者，如需晋、剝夬之类；有因错而相合者，如蒙(萃)「革」、师同人之类；抑有于错于综，名义绝不相涉者，如小畜于履、谦于豫之类。盖卦次但因阴阳往来消长之象，天之所以成化也。名义后起于有象之余，人之所以承天，初非一致也。

乾坤为化之最盛，以该十卦之成，凡消长者皆自此而出。凡乾坤之属，其卦八，其

象四：

屯 ䷂

需 ䷄

师 ䷆

小畜 ䷈

泰否者，三阴三阳适得其均，消长之不偏者也。分体乾坤之纯，故足以继乾坤之盛。凡泰否之属，其卦六，其象三。

同人 ䷌

谦 ䷎

随 ䷐

临观二阳之卦，泰否之阳渐消。凡临观之属，其卦二，其象一。

噬嗑 ䷔

剥复阳再消而为一（阴）〔阳〕，阳之消止矣。消则〔不〕〔必〕长。泰、临皆先而复独后剥，以起阳也。凡剥复之属，其卦八，其象六。

无妄 ䷘

颐 ䷚

大过 ䷛

坎 ䷜

离 ䷄

咸 ䷞

遁大壮，阴之消以渐也。凡遁大壮之属，其卦八，其象四。

晋 ䷢

家人 ䷤

蹇 ䷦

损 ䷨

夬姤阴消之极，消亦且长，于是而阴阳交相为进退，以极变化之繁。至于既济未济，而后复于泰否之交。凡夬姤之属，其卦二十，其象十一。

萃 ䷬

困 ䷮

革 ䷰

震 ䷲

渐 ䷴

丰三三三

巽三三三

涣三三三

中孚三三三

小过三三三

既济三三三

凡二变而得阴消之卦三十二，二阴则四阳，二阳则四阴。乃消之卦多系之阴消阳长，而不系之临观、剥复者，阴不可久消，阴不可久长，周易扶抑之权也。

乾坤者，众变之统宗，故其属卦八，酌其中也。泰否则减，而属卦六。临观二而已。剥复而复八，消极则长也。遁大壮阴消之始，其卦八。夬姤阴消之极，阴消而阳大有功，故属卦最多。天化之昌昌于此，人事之黷黷于此也。

《象》曰：「刚柔始交而难生。」刚柔者，乾坤也。屯、蒙阳生阴中，以交阴而消之，消之故难生。一阳始交于二阴之下，继交于二阴之中，为屯；继交于二阴之中，遂交于二阴之上，为蒙；阳道不迫以渐升也。阳用其少以丽于阴之多，变之始也。始交乎阴，不致一而内外迭用二阳，变之未甚，其数犹丰也。需、讼二阴交阳之卦，阴之未长者也。乾以二阳交阴为屯、蒙，坤以二阴交阳为需、讼。阴阳盛，各致其交，于此四卦为始合。阳生得中，阴生不得中，阴之始化不足以中，柔道然也。初长而即消：师、比，乾之消也；小畜、履，坤之消也。凡消长之理，不遽不渐，出入百变，旋往旋复，旋复旋往。验之于呼吸，而知阳消则阴长，阴消则阳长。阳长而小畜、履失中，阴长而师、比未失中，刚道然也。要所谓消长者，自其显而

见者言之；若合其隐而藏者，则无有消长。故屯、蒙之错为鼎、革，屯、蒙生也，鼎、革化也，生化合而六阴六阳之用全矣。需、讼之错为晋、明夷，皆争卦也，消长渐盛而争矣。师、比之错为同人、大有，皆和卦也，阴函阳而不使失中，阳亦养阴而使（下）〔得中〕也。小畜、履之错为谦、豫，阳安阴，阴亦不得危孤阳也。凡错卦合四卦而道著，皆仿此。六十二卦皆乾坤之有，而独此八卦系之者，自其化之纯盛者而始动于微则如此。

否长二阳于初、三为同人，泰长二阳于四、上为大有。长必二者，大化无渐长之几，能长则必盛也。（同人、大有）阳长而阴不失其中，阳之消阴，不遽夺其正位，君子道也。泰长二阴于初、二为谦，否长二阴于五、上为豫。阴阳迭为消长，消长必二，阴阳之变同也。阴长而据阳之中位，小人道也。且消长所临必参差，亦于此而见化机无对待之理矣。前有师、比、小畜、履，后有同人、大有、谦、豫，夹泰否于中，消长相互，天地之交乃定也。（阳消）〔阴长〕不已，无即至于临观之理；阳长不已，无即至于遁大壮之理。消长必乘乎大变，随蠱者，大变之卦也。泰仅留上一阴下一阳，而中位皆变，为随；否仅留上一阳下一阴，而中位皆变，为蠱；二卦错综同德，其变大矣。变之极而后临观乃来，阳非极变，不遽消也。

临观，泰否之消长也。消不可久，消盛则变。复长一阳而杂之阴，居中位得势而安。噬嗑阳迁于四，与所长之上九合而函五；贲阳迁于三，与所长之初九合而函二。盖临观、剥

复之际，阳道已微，不能顺以受消，杂乱起而后阳乃不绝。故噬嗑为强合，贲为强饰。其错为井、困。噬嗑、贲刚合柔，井、困柔揜刚，皆以迎其长而息其消也。

剥复，阳消之极矣。消之极，则长之不容不速。其长也，必有所因。剥余艮上之一阳，复余震下之一阳，而震、艮皆阳体，故可以召阳而为君。坤之错乾也，长之速而反其所错，为无妄、大畜，其错为萃、升。当乍长乍消之际，消者相保，以诚而聚，以聚而兴，四卦之德，所以继剥复、夬姤也。

剥复之属，无妄、大畜而已。自颐至于咸、恒六卦，则统三十二阳卦而尽其消长之变。剥长为太畜而艮体存，复长为无妄而震体存。震艮者，阳之所自终始，故合震艮而为颐。颐、大过、坎、离、咸、恒，皆乘消长之机，相摩相荡而为之枢者也。颐之错为大过。至于颐而阳卦之变止矣，则见其所隐，而大过以来。颐，阳消之极也，有位之位，皆阴处之。大过，阳处于位而阴揜矣，阴消之尤也。迭相为消，所以为变化之枢也。消则必长，失则必得，往来之机，速于响应，故颐有离象而失位，二阳旋得乎中，则为坎；大过有坎象而失位，二阴旋得乎中，则为离。颐、大过、坎、离定位于中，而阴阳消长乃不失其权衡。权衡定而阴阳渐反于均，则大过阴生于二而为咸，生于五而为恒。抑此二卦，乃坎离中爻之升降，相摩荡以复泰否之平，而特为感通以可久，则自泰否以来，消长之机一终，而阴消之卦起矣。咸、恒

之错为损、益。咸、恒起遁、大壮，损、益起夬、姤，其义一也。阴阳均定，而消长生焉。咸、恒、损、益，久暂多寡之待酌者也。

遁大壮，阴于是而消矣。消则必长，晋、明夷阴长而据其中，阴进而阳伤也。其长甚则又消，家人、睽阳又长而阴反其消。明夷阳上长居九五之中而为家人，晋阳下长居九二之中而为睽，闲其伤、散其进也。阴不久消，长乎初、上而为蹇、解，其中犹家人、睽也。此四卦互相为错，捷隐捷见。盖自遁、大壮以来，阴阳衰旺之冲，不适有宁，再消再长而定之以损、益。损三之阳不复为泰以益上，益四之阳不复为否以益下，所以平其争而后阴安于消也，则夬姤可来矣。晋、明夷者，需、讼之错也。需、讼阳初起而疑，晋、明夷阴将伏而争，皆大变之机也。

夬姤，阴消之极矣，故阴愤盈而骤长，阳乃聚处而保其位于五，为萃；于二，为升。长极而渐消，阳乃渐生以得中，而终陷于阴中，为困、井。困、井杂矣。水火相贸，因困、井之巽、兑，而水贸为火，以增长乎阳，为鼎、革。阴之暴长，凡三变而始消，阴之难于消也如此。亦惟其难于消也，相持之久而终消，故其消以定，于是而为震艮。阴虽长而体则阳，阳乃召阳以长居于中位，而为渐、归妹。渐、归妹，错综合之卦也，变之尤也。自是而丰、旅、涣、节，阴阳皆均。阴上下皆中而为丰、旅，阳上下皆中而为涣、节，四卦交错以相均。震、艮、巽、

兑，四卦交错以互胜。消长迭乘，而一阴一阳之局沍成，则阴阳各相聚合以持消长之终。阳长而保阴以为中孚，阴长而含阳以为小过。中孚一离也，小过一坎也。相杂而安，则天地之化，于斯备矣。长之无可复长也，消之无可复消也，而一阴一阳尽。泰否之交，既济未济，斟酌常变，综之则总十卦消长之文，错之则兼乾坤六阳六阴之质，无有畸焉，无有缺焉。故周易者，浑成者也。

是故易有太极，无极而太极。无所不极，无可循之以为极，故曰无极。往来者，往来于十二位之中也。消长者，消长于六阴、六阳之内也。于乾坤皆备也，于六子皆备也，于泰、否、临、观、剥、复、遁、大壮、夬、姤皆备也，于八错之卦皆备也，于二十八综之卦皆备也。错之综之，两卦而一成，浑沦摩荡于太极之全，合而见其纯焉，分而见其杂焉，纯有杂而杂不失纯，孰有知其始终者乎？故曰：太极无端，阴阳无始。

为之次者，就其一往一来之经纬而言之尔。往来之序，不先震、巽而先坎、离，消长之几，不先复、姤而先泰、否。道建于中以受全体，化均于纯以生大用，非有渐也明矣。

如以渐而求之，则乾必授震，坤必授巽，乾必授姤，坤必授复。强元化以稚、老、生、死之几，而元化之始终可执，其不肖天地之法象明矣。

无待也，无留也。无待，而后卦不因前卦而有；无留，则前卦不资后卦以成。浑沦之中，随所变合，初无激昂，又何有相反？而规规然求诸名象以刻画天地，不已固乎！

二经交错，各行其化，属卦之多寡，阴阳之登耗，不相值也。故六子之属，与十二卦之属，犬牙互相函受，而无同分之眄以成断续之迹。取诸法象，则日月五纬经星之相错，旷万年而无合璧连珠之日，易亦如是而已矣。故曰：「神无方而易无体。」

动静，其几之见尔；吉凶，其时之偶尔；贞淫，其象之迹尔。因而为之名，名不相沿，如鱼鸟木石之各著也。因而有其义，义不相倚，如君父刑赏之各宜也。在天有不测之神，在人有不滞之理。夫岂求秩叙于名义，以限天人之必循此以为津涂哉？故曰：「序卦，非圣人之书也。」

杂卦传

夫错因向背，同资皆名之材；综尚往来，共役当时之实；会其大全而非异体，乘乎可见而无殊用。然则卦杂而德必纯，德纯而无相反之道，其亦曙矣。而杂卦之德，恒相反者，何也？道之所凝者性也，道之所行者时也；性之所承者善也，时之所承者变也；性载善而一本，道因时而万殊也。

则何以明其然邪？一阴而不善，一阳而不善，乃阳一阴一而非能善也。坚软合则熨之而不安，明暗交则和之而必疑，求与勤则施之而不忘，非能善也。其善者，则一阴一阳之道也；为主持之而不任其情，为分剂之而不极其才，乃可以相安相忘而罢其疑，于是乎随所动而皆协于善。

虽然，阴阳之外无物，则阴阳之外无道。坚软、明暗、求与、赅而存焉，其情不可矫，其才不可易也。则万殊仍乎时变，而必有其相为分背者矣。往者一时，来者一时，同往同来者一时，异往异来者一时。时亟变而道皆常，变而不失其常，而后大常贞，终古以协于一。小变而输于所委，大变而反于所冲，性丽时以行道，时因保道以成性，皆备其备，以各实其实。岂必其始之有殊心，终之无合理，而后成乎相反哉？故纯者相峙，杂者相迁，听道之运行不滞者，以各极其致，而不忧其终相背而不相通。是以君子乐观其反也。

杂统于纯，而纯非专一也。积杂共处而不忧，如水谷燥润之交养其生，生固纯矣。变不失常，而常非和会也。随变屡迁而合德，如温暑凉寒之交成乎岁，岁有常矣。杂因纯起，即杂以成纯；变合常全，奉常以处变；则相反而固会其通，无不可见之天心，无不可合之道符也。

是以乾为刚积，初则「潜」而不「飞」；坤用柔成，二则「直」而不「括」。比逢乐世，「后夫」

抱戚于「无号」；师蹈忧危，「长子」谐心于「三锡」。未济男穷，「君子」之降有「吉」；夫刚道长，「独行」之愠「若濡」。即此以推，反者有不反者存，而非极重难回以孤行于一径矣。

反者，疑乎其不相均也，疑乎其不相济也。不相济，则难乎其一揆；不相均，则难乎其两行。其惟君子乎！知其源同之无殊流，声叶之有众响也，故乐观而利用之，以起主持分剂之大用。是以肖天地之化而无惭，备万物之诚而自乐。下此者，惊于相反而无所不疑，道之所以违，性之所以缺，其妄滋矣。规于一致，而昧于两行者，庸人也。乘乎两行，而执为一致者，妄人也。

夫君子尽性不安于小成，因时不饶其极盛。性无小成，刚柔之向背而同体；时不饶盛，忧乐之往来而递用；故道大无私，而性贞不乱。其不然者：一用其刚，一用其柔，且有一焉不刚不柔，以中刚柔而尸为妙；一见为忧，一见为乐，且有一焉不忧不乐，以避忧乐以偷其安。则异端以为缘督之经，小人以为诡随之术矣。

异端者，小人之捷径也。有庄周之「寓庸」，斯有胡广之「中庸」；有庄周之「至乐」，斯有冯道之「长乐」。曰：「盛一时也，衰一时也。盛德必因于盛时，凉时聊安于凉德，古人之道可（及）（反），而吾心之守亦可反也。吾自有所保以怙成于一德，而他奚恤哉？」怙成于消而迷其长，严光 光武而用豔，怙成于往而迷其来，许衡 素夷狄而用随。其尤者：熊周 卖国而

自鸣其爱主，可云既济之定；张邦昌篡位而苟托于从权，且矜大过之颠。匡之以大，则云「吾循其一致」；责之以正，则云「吾善其两行」。始以私利为波行，继以猖狂为邪说，如近世李贽之流，导天下以绝灭彝性，遂致日月失其贞明，人禽毁其贞胜，岂不痛与！

天之生斯人也，道以为用，一阴一阳以为体。其用不滞，其体不偏。向背之间，相错者皆备也；往来之际，相综者皆实也。迹若相诡，性奚在而非善？势若相左，变奚往而非时？以生以死，以荣以贱，以今以古，以治以乱，无不可见之天心，无不可合之道符。是故神农、虞、夏世忽徂，而留于孤竹之心；周礼、周官道已坠，而存于东鲁之席。亦奚至惊心于险阻，以贼道于贞常也哉？

是以君子乐观其杂以学易，广矣，大矣，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充天地之位，皆我性也；试天地之化，皆我时也。是故历忧患而不穷，处死生而不乱，故人极立而道术正。传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圣人赞易以俟后之君子，岂有妄哉！岂有妄哉！

校点后记

本书是据一九六二年排印本修订重排。原排印本是用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金陵（今南京）刻《船山遗书》本为底本，参照周调阳用嘉恺抄本（时代早于金陵刻本）对勘写的校勘记，及一九三三年上海太平洋书店排印本，进行了校勘，并标点、分段。这次修订重排，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改正标点、分段错误和不妥之处。

二、修正原有校勘并补校。底本的错字、衍文仍保留，用小字排，外加（ ）号；改、补的字，外加〔 〕号。但底本有意删节而作□□的字，及因所据本字迹不清而空缺的字，则直接据嘉恺抄本填充，不加符号。凡据嘉恺抄本改补的，一律不出校记；底本不误而抄本误的，也不再说明。少数由我们根据上下文意义或与其他古籍对勘而改补的，在当页末出校记，说明改动原因。

三、有些异体字、古体字、通假字，改成现在通用的字。个别漏改的避讳字（如孔丘的丘原书作邱）也予改正。

四、改正排印上的一些错误。



五、同一标题之下有两篇或两篇以上论说的，加一、二、三、四的编号。

六、改用简体字排印。但为了避免阅读时可能发生的误解，有几个字仍用繁体。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七六年八月